

書叢本基學國

集亭書曝

(下)

撰尊彝朱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集 亭 書 曝

(下)

撰 尊 彝 朱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86308.1)

國學基本叢書  
曝書亭集三冊

每部定價大洋貳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者 朱 彝 尊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C五三六五平

鎮

#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六

考一

## 孔子弟子考

序曰。孔氏之徒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子。其云三千。不取盈于三千也。其云七十。不限止以七十也。自孔子徒入法。既亡。而文翁石室象在顯晦之間。世儒據以考定弟子之籍。惟史記之傳。家語之解。而已。議配祀之典。先橫七十之目于心胸。慮溢七十二人之外。于是論者紛綸。以臆斷爲進退。舉凡論語。春秋傳。禮記。漫不知省。或又于複姓者改姓一字。書之栗主。自國學下至府州縣學。皆然。是尙得爲知禮也乎。歸田之暇。爰作孔子弟子考。下及門人。暨孟子弟子。竊思杏壇設教。必先長幼之序。斯史記家語咸紀弟子之年。茲先書三十二人。而萊蕪侯無年歲。次于衛公者。依侍坐四子倫序書之。不可以鄙公先之也。餘從羣書采獲具列焉。

魯秦子商。字不茲。

家語作不慈。史記作子丕。

少孔子四歲。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贈上洛伯。宋大觀四年。贈馮翊侯。

按高郵夏氏孔門弟子記略。及闕里廣志。皆云商少孔子四十歲。然秦子父董父。偃陽之役。與叔梁紇俱以力聞。宜與孔子生年相近。今據家語舊聞。暨史記索隱。蘇氏古史文正之。又宋大中祥符元年。贈

孔門弟子侯爵。商未得與。至大觀四年。禮局上言。遂補贈馮翊侯。闕里志誤以秦祖鄆城之封移之商。非也。

魯顏子無繇。家語少無字繇作由。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唐追贈杞伯。宋贈曲阜侯。元進杞國公。諡文裕。

蒲大夫卜子由。字子路。子亦作季。少孔子九歲。唐追贈衛侯。宋贈河內侯。進衛公。

魯南武曾子蒧。亦作點。字子皙。唐追贈宿伯。宋贈萊蕪侯。

蔡漆雕子開。字子若。史記作子開。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唐追贈滕伯。宋贈平輿侯。

漢藝文志。漆雕子十二篇。

鄭康成曰。魯人。

按龜山楊氏先聖大訓。以開爲憑。恐誤。

魯閔子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唐追贈費侯。宋贈琅琊公。改費公。

按閔子少孔子十五歲。史記家語文同。小司馬索隱可證。今本家語多譌作五十歲。夏氏從之。非也。

魯冉子雍。字仲弓。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追贈薛侯。宋贈下邳公。改薛公。

按今本家語。仲弓無年歲。而史記索隱文有之。

魯冉子求。字子有。家語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追贈徐侯。宋贈彭城公。改徐公。

魯商子瞿。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贈蒙伯。宋贈須昌侯。

齊梁子鱣。或本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作二十九歲。唐贈趙伯。宋贈千乘侯。

魯顏子回。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唐追贈兗國公。宋因之。元至順中。贈復聖公。

衛士師齊高子柴。字子羔。左傳作季羔。禮弓。韓非子作子皋。少孔子三十歲。家語作四十。唐贈共伯。宋贈共城侯。

鄭康成曰。衛人。

王應麟曰。衛高柴爲孔子弟子。後居于魯。

單父宰陳巫馬子施。字子期。史記作旗。少孔子三十歲。唐贈鄆伯。宋贈東阿侯。

鄭康成曰。魯人。

魯衛相衛端木子賜。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唐贈黎侯。宋贈黎陽公。進黎公。

魯有子若。字子有。或作子若。少孔子三十三歲。唐贈卞伯。宋贈平陰侯。

按小司馬據家語文云。少三十三歲。今本家語作三十六歲。殆誤也。

武城宰吳言子偃。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史記作四十五。唐贈吳侯。宋贈丹陽公。改吳公。許慎說文。偃作於。象旌旗之游。字子游。

魯樊子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家語作四十六。唐贈凡伯。宋贈益都侯。

鄭康成曰。齊人。

宋原子憲。檀弓稱仲憲。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唐贈原伯。宋贈任城侯。

鄭康成曰。魯人。

魯大夫武城澹臺子滅明。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唐贈江伯。宋贈金鄉侯。

單父宰魯宓子不齊。字子賤。少孔子三十九歲。唐贈單伯。宋贈單父侯。

按史記索隱引家語云。少孔子四十九歲。而今本家語無九字。索隱又引史記文三十。而今本史記作四十。流傳既久。均失其故矣。

陳陳子亢。說文作伉。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唐贈穎伯。宋贈南頓侯。

按班固古今人表。其載孔門弟子甚略。獨陳子三見。一陳亢。一陳子禽。居中。一陳子亢。居下。不得其解。

魯公西子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唐贈郟伯。宋贈鉅野侯。

莒父宰衛卜子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晚爲衛文侯師。唐贈魏侯。宋贈東阿公。或作河東公。改魏公。

鄭康成曰。溫國人。

南武城曾子參。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初仕于莒。其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唐開元中。追贈郟伯。宋大中祥符二年。進郟侯。政和元年。改贈武城侯。咸淳三年。進郟國公。元至順中。贈宗聖公。

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

王應麟曰。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

魯顏子幸。通典作柳成淳臨安志作韋或作辛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唐贈蕃伯。宋贈陽穀侯。

陳顓孫子師。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唐贈陳伯。宋贈宛丘侯。改陳公。

魯冉子孺。字子魯。或作曾少孔子五十歲。唐贈紀伯。宋贈臨沂侯。

蔡曹子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唐贈曹伯。宋贈上蔡侯。

魯伯子虔。家語作處字子析。家語作質少孔子五十歲。唐贈聊伯。宋贈沐陽侯。

按伯虔。史記家語不著何地人。考咸淳臨安志云是魯人。宋思陵贊曰。有虔子析。全魯之彥。當必有所

本也。聊伯志作駢伯。

魯顏子高。史記索隱云家語名應今本家語作顏刻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唐贈琅瑯伯。宋贈雷澤侯。

魯叔仲子會。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魯峻石壁畫像云唐贈瑕丘伯。宋贈博平侯。

鄭康成曰。晉人。

楚公孫子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唐贈黃伯。宋贈枝江侯。

按家語稱龍衛人。然唐宋追封皆楚地。蓋從北海鄭氏之說。若爲堅白異同之論者。乃趙人。樂正子與。



謂其行無師。學無友。非孔子弟子可知。

右有年歲著于家語。史記。隸續者。三十有一人。并曾臧。共三十二人。內顏淵年數。王肅疑其錯誤。中都宰魯冉子耕。字伯牛。唐贈郕侯。宋贈東平侯。改郕公。

按聖門志。闕里廣志。稱伯牛少孔子七歲。不審何據。

臨淄大夫魯宰子子。字子我。唐贈齊侯。宋贈臨淄公。改齊公。

魯史記齊家語公冶子長。字子長。唐贈莒伯。宋贈高密侯。

范寧曰。名芝。字子長。

魯南宮子縉。或作縉一名括。或作適字子容。唐贈郟伯。宋贈襲丘侯。改汝陽侯。

夏洪基曰。南宮適之爲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集注亦云。諡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適見家語。一名縉。是適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子。遣從孔子。時定已娶于強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于有道之邦邪。愚以敬叔之與南宮適。

皎然二人矣。

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論語括作适家語南宮縉字子容鄭康成注檀弓稱南宮縉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又稱南宮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左氏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杜預注云說南宮敬叔僖子之子然則括也适也縉也說也閱也一子容而名有五也崇禎末高郵夏弘基元開輯孔門弟子傳略以南宮縉适括字子容爲一人以仲孫說閱諡敬叔者爲一人至于說苑所載南宮邊子謂是适字之譌然漢書古今人表既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又有南宮邊子顏師古注于南容則云南宮縉也于敬叔則名南宮适也是縉與适适與邊子均未可混而爲一矣。

齊公哲子哀家語作克字季次或作沉唐贈郟伯宋贈北海侯。

顧炎武曰汶上縣有漢衛尉卿衡方碑其文曰履該顏原兼修季由洪适以顏原爲顏淵原憲而都穆以季由卽季路與兼修義不協按公哲哀字季次不爲家臣太史公與原憲並稱一稱字一稱名亦古文所嘗有也。

陳公良子孺字子正唐贈東牟伯宋贈牟平侯。

宋司馬子耕家語耕上有黎字字子牛唐贈向滕或作滕伯宋贈楚丘侯改睢陽侯。

衛琴子牢。字子開。一字子張。唐贈南陵伯。宋贈頓丘侯。改贈陽平侯。

家語有史記無。

秦秦子祖。字子南。唐贈少梁伯。咸淳臨安志作沙梁。宋贈鄧城侯。

衛奚容子蒧。字子哲。一云字子楷。唐贈下邳伯。宋贈濟陽侯。

魯公祖子句茲。字子之。唐贈期思伯。宋贈卽墨侯。

衛廉子潔。字子庸。唐贈莒父伯。宋大觀中補贈胙城侯。

齊公西子輿如。字子上。唐贈重丘伯。宋贈臨朐侯。

宰或四。父子黑。字子素。唐贈乘丘伯。宋大觀中補贈祁鄉侯。

魯公西子戲。字子尚。唐贈祝阿伯。宋贈徐城侯。

秦壤駟子赤。字子徒。或作從。唐贈北衛伯。宋贈上邽侯。

魯冉子季。字子產。唐贈東平伯。宋贈諸城侯。

薛子邦。字子從。

鄭子國。字子徒。唐贈滎陽伯。宋贈胸山侯。

司馬貞曰。家語薛邦字從。史記作國。而家語稱邦者。蓋避漢祖諱而改。鄭與薛字譌也。

按仲尼之徒。名字同有同者。既有曾蒧。亦之奚容蒧。又有公西蒧。既有冉耕。亦有司馬耕。既有宓不齊。又有任不齊。既有公西赤。亦有壤駟赤。既有卜商。亦有秦商。既有原亢。亦有陳亢。既有狄黑。亦有宰父黑。既有冉孺。亦有公良孺。既有秦祖。亦有顏祖。此名不嫌同也。冉求字子有。有若漆雕徒父。亦字子有。顏無繇字季路。仲由亦字季路。顓孫師字子張。琴牢亦字子張。巫馬施字子期。叔仲會亦字子期。公西蒧字子上。公西輿如亦字子上。秦非字子之。公祖句茲亦字子之。原憲字子思。燕伋亦字子思。曾蒧字子皙。伯虔。狄黑。奚容蒧亦字子皙。壤駟赤字子徒。鄭國亦字子徒。秦冉字子開。琴牢亦字子開。申續字子周。公伯繚亦字子周。榮旂字子祺。縣成亦字子祺。顏噲字子聲。樂歆亦字子聲。漆雕哆字子斂。邾戡亦字子斂。此字不嫌同也。然則薛邦。鄭國。子徒。子從。安見其名字相類而并疑其姓氏之誤邪。乃議祀典者。封鄭而罷薛。安見其必爲一人。揆之于禮。終有未安也。

齊后今本家語誤石子處。字子里。唐贈營丘伯。宋大觀中補贈膠東侯。

魯左人子郢。字子行。唐贈臨淄伯。宋贈南華侯。

衛狄子黑。字子皙。家語作哲之唐贈臨濟伯。宋贈林慮侯。

魯商子澤。字子秀。唐贈睢陽伯。宋贈鄒平侯。

楚任子不齊。字子選。唐贈任城伯。宋贈當陽侯。

魯榮子旂。家語作祈。字子祺。家語作顏。唐贈雲婁伯。宋贈厭次侯。

魯顏子噲。字子聲。唐贈朱虛伯。宋贈濟陰侯。

原子亢。家語作桃。字子藉。唐贈萊蕪伯。宋贈樂平侯。

晉或作魯公肩子定。字子中。唐贈新田伯。宋大觀中補贈梁父侯。

魯秦子非。字子之。唐贈汧陽伯。宋贈華亭侯。

漆雕子徒父。家語名從。字子文。或云字子友。唐贈須句伯。宋贈高苑侯。

燕子伋。或作級。字子思。唐贈漁陽伯。宋贈汧源侯。

魯公夏子守。字子乘。宋大觀中補贈鉅平侯。

按魏志有公夏浩。或子乘之後。

衛勾子井疆。字子疆。唐贈淇陽伯。宋贈滎陽侯。

齊少叔子乘。字子車。唐贈淳于伯。宋贈博昌侯。

按應劭風俗通云。凡氏于字伯仲叔季是也。氏有太叔仲叔。則有少叔。無足異者。子車之姓。家語史記

諸書皆作步。而廣韻注云。孔子弟子有少叔乘。係複姓。今從之。

石作子蜀。字子明。唐贈石邑伯。宋贈成紀侯。

魯邦子巽。史記索隱作邦巽。文翁石室圖作國選。家語巽亦作選。字子斂。唐贈平陸伯。宋贈高堂侯。

魯施子之常。字子恆。唐贈乘氏伯。宋贈臨濮侯。

魯申子續。字子周。家語今本作績。

申子棠。字周。史記今本作黨。禮殿圖作儻。唐贈邵陵伯。宋贈淄川侯。

申子根。論語字子續。咸淳臨安志作阿伯。唐贈魯侯。宋贈文登侯。

陸德明曰。申根。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績。字周也。

司馬貞曰。文翁圖所記有申根。申棠。

王應麟曰。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績。字周。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績爲續。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繫。無申棠之欲。亦以根爲棠。則申棠。申根。一人耳。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根。魯伯。本朝祥符。封根。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卽棠也。一人而爲二人。失于詳考。陸氏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棠。申根。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根。

按七十子。顏氏居其八。冉氏居其五。秦氏居其四。公西氏。漆雕氏居其三。商氏。縣氏。原氏居其二。若申根。申棠。文翁圖記並列。開元祥符亦並追封。鄭康成。陸德明疑爲一人。則以續。黨並字周也。夫棠。黨字義相近。合之可耳。而高郵夏洪。基強以棠。根爲諧聲字。亦近鑿。且如公西藏。公西輿。如同字。子上未嘗

不並祀。何獨續與黨同字。必常去其一乎。竊謂唐宋議禮諸儒。未爲不是。有其舉之。莫或廢也。記有之矣。

魯樂子欬。或作欣。字子聲。唐贈昌平伯。宋大觀中。補贈建成侯。

按春秋定公十二年。費宰公山不狃率費人以襲魯。孔子命申須句。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杜預注以二人爲魯大夫。考樂欬家語作樂欣。欣與頎偏旁相同。疑頎卽是欣。且文云孔子命之。其爲弟子未可知也。

魯顏子之僕。字子叔。唐贈東武伯。宋贈冤句侯。

魯孔子忠。或作弗。字子蔑。孔子兄孟皮子。唐贈汶陽伯。宋贈鄆城侯。

魯漆雕子哆。字子斂。唐贈武城伯。宋贈濮陽侯。

魯縣子成。字子祺。今本家語作子橫。唐贈鉅野伯。宋贈武城侯。

魯顏子相。史記作相。字子襄。唐贈臨邑伯。宋大觀中。補贈富陽侯。

司馬貞曰。家語無此人。

按孟子。昔者曾子謂子襄曰。或是語顏子亦未可定。

魯公伯子寮。論語作寮。史記索隱作寮。今本作僚。又作遠。或云卽申寮。字子周。唐贈任伯。宋贈壽張侯。

馬融曰。寮魯人弟子也。

按公伯寮見史記弟子傳。又見文翁禮殿圖。必非無稽之言。後儒以愬子路一事。斷爲非聖人之徒。然論語聖門六十人所記。公是公非。有過未嘗少隱。卽宰我。冉有。陳亢。過皆不免。似未可以一眚而盡掩其生平也。子長引孔子之言。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寮蓋其一矣。而致堂胡氏。因家語不列其名氏。謂史記失之。迨明程敏政。乃建議。謂是聖門之蠹。請罷其祀。嘉靖中。行人司正薛侃。復謂公伯寮及秦冉。顏何。皆不見于家語。而傳會于史記。請均去之。愚謂家語。史記。周公禮殿圖。傳聞異辭。則有之。若專信家語。以史記爲傳會。未免失之偏矣。

鄒子單。字子家。唐贈銅鞮伯。宋大觀中。補贈聊城侯。

史記禮殿圖有家語無。

秦子冉。字子開。唐贈彭衙伯。宋贈新息侯。

史記禮殿圖有家語無。

魯顏子何。字子冉。唐贈開陽伯。宋贈堂邑侯。

史記有家語無。

按秦冉顏何二子。于弘治元年。少詹事程敏政請正祀典。疑爲字畫相近之誤。而罷其配食。自詡不舛。



于禮。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爲百世可遵之典。然生數千載之後。安見二子必無其人。釋曇積上言于周太祖曰。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升堂入室者。莫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斥逐。彼釋氏之言。尙然。乃以臆見斥先賢之祀。天資刻薄之言。吾未信爲百世可遵也。

廉子瑀。

禮殿圖有家語史記無。

魯孺子悲。

按小戴禮雜記。恤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鄭康成注云。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方愨注云。喪禮將亡。聖人不可以不書。必待孺悲學之。然後孔子書之者。以明禮之不廢。亦有所因也。蓋孔門自子夏兼通六藝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而傳士喪禮者。實孺悲之功也。惟因論語紀悲欲見。而孔子以疾辭。疑孔子拒之門牆之外。不屑教誨。當知始雖辭疾。終授以禮。以親受禮于孔子之儒。反不得與配食之列。斯則祀典之闕矣。

公罔子之裘。

序子點。

按二子從射矍相之圃。孔子使揚觶而語。見禮記射義。射既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則家語載之。記首言孔子與門人習射于矍相之圃。子路之云。曰二三子。是二子爲孔子弟子無疑也。

仲孫子何忌。僖子纘之子也。卒諡懿子。

按春秋左氏傳。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徒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後。必屬說與何忌于孔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據此。緣僖子病不相禮。故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乃屬二子事孔子學禮焉。懿子問孝。對曰。無違。蓋語以無違。僖子學禮之命。樊遲不知。子告之以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舍禮無以教懿子也。孔叢子又載懿子問書欽四鄰之義。不可不附弟子之列云。

仲孫子說。亦作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居南宮。又曰南宮敬叔。

按世本。仲生纘。生南宮縉。孔安國以南宮适卽敬叔。魯大夫。鄭康成注禮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是也。又云。南宮縉。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陸德明釋文云。南宮閱。一名縉。司馬貞史記索隱亦云。南宮括。家語作南宮縉。按其人是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近高郵夏洪基辨南宮适。括。縉。字子容。是一人。仲孫閱。說字敬叔。是一人。考春秋名號歸一圖。仲孫卽閱。南宮敬叔。僖子之

子。孔子弟子也。而不及括。縉則夏說似屬可從。昔孔子將適周。敬叔言于昭公。資車一乘。馬二匹。與敬叔俱至周。問禮于老聃。問樂于萇弘。歷郊射之所。考明堂之制。察廟朝之度。自周反魯。弟子稍益進焉。子曰。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是敬叔在弟子之列。有功于聖門者矣。今祀典配适而無闕。不無可議焉。

孔子璇。

按嘉靖中。張孚敬改定祀典。以秦冉。顏何疑爲字畫之誤。而罷其祀。又以薛邦疑卽鄭國。遂亦罷祀。而并黜孔璇。其說本于程敏政。考秦冉開元中。追封彭衙伯。大中祥符間。加封新息侯。顏何開元中。封開陽伯。大中祥符間。加封堂邑侯。自唐迄明。從祀已久。所謂有其舉之。莫或敢廢。而孚敬廢之。過矣。家語。孔璇。叔仲會年相比。俱執筆。迭侍孔子。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于學豈能識于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天性也。習慣若自然也。惟因二子合傳。故不復別標璇名。今會旣得祀。璇不應獨遺矣。此則祀典之闕也。

衛司寇惠叔蘭。

按家語。子游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蘭相善。使之受學于夫子。司寇惠子之喪。檀弓文也。鄭司農注云。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古今議弟子從祀者。率本家語。而孔璇。惠叔蘭獨遺之。不當

補其闕乎。又荀卿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櫟括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楊倞注云。夫子弟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爲號。据此。疑卽蘭也。

魯太史左丘子明。唐貞觀十三年。詔與顏淵同從祀廟庭。宋祥符中。贈瑋丘伯。政和中。改贈中都伯。

葉夢得曰。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出左丘氏。則不得爲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

按左氏爲孔子弟子。主其說者衆矣。謂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者。嚴彭祖也。謂左丘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者。劉歆也。謂仲尼與丘明觀魯史記。有所褒貶。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者。班固也。謂左氏傳理長。至明至切。至直至順。長于二傳者。賈逵也。謂春秋諸家。去孔子遠。左氏傳出孔子壁中。近得其實者。王充也。謂丘明之傳。囊括古今。表裏人事者。盧植也。謂丘明受經于仲尼。是爲素臣者。杜預也。謂孔子作春秋。丘明子夏造膝親受者。荀崧也。謂謂丘之傳。釋孔氏之經。子應乎母。以膠投漆者。孔穎達也。謂丘明躬爲魯史。受經于仲尼者。劉知幾也。謂左氏受經于仲尼。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萬代之下。見其本末。比餘傳功最高者。啖助也。謂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經。丘明受仲尼之經。而爲傳者。

權德輿也。謂孔氏之門。左氏富而不誣。有以見聖賢之心者。劉軻也。謂丘明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參求其長。左氏爲上者。陳岳也。蓋自唐以前。諸儒之論。皆以丘明受業孔門。故貞觀永徽中。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是時孔庭配食。止顏淵。左丘明二人。褒崇之禮若此。迨宋。羣儒盡舍三傳說春秋。久而論世者惑于趙匡之說。則疑左氏在孔子之前。惑于王安石之說。則疑左氏生孔子之後。衆口紛綸。迄無定論。遂使唐代特祀之先賢。并不得與七十子之列。然則漢晉以來。經生之說。均不足信邪。竊以爲議禮者之失矣。

又按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應劭風俗通。丘姓。魯左丘明之後。然則左丘爲複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爲作傳。春秋止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孔子旣卒。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爲弟子者。自當諱師之名。此第稱左氏傳而不書左丘也。

魯林子放。唐贈清河伯。宋贈長山侯。

按家語弟子解。史記弟子傳。均無林放姓名。惟蜀禮殿圖有之。  
牧子皮。

趙岐曰。牧皮事孔子學者。

按孟子與琴張。曾皙並稱。此必孔子之所與。似不宜置之祀典之外。

常子季。

按莊子德充符篇。常季問于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郭象注。常季。孔子弟子。魯大夫子服子何景伯。

按漢魯峻石壁畫七十二子像。有子服景伯。唐劉懷玉作孔聖真宗錄。以子服景伯在七十子之間。賓牟子賈。

廣韻注。漢複姓。魯有賓牟賈。

按樂記。賓牟賈侍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斯弟子之職也。子曰。居。吾語女。論語之命季路。孝經之命子輿。皆然。孔子蓋以師道自居。則賈在弟子之列明矣。惟是孔子語弟子必呼其名。而記稱之曰吾子。豈記禮者去聖人之世稍後。遂有此失乎。

鞠子語。

按晏子春秋。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悅之。孔叢子詰墨篇。亦載其事。蓋曾參。閔損。高柴。仲由。孺悲而外。又一孝子也。

齊大夫顏子涿聚。或作濁鄒。

按呂覽云。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于孔子。爲天下名士。以終其壽。而史記孔子世家。稱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衆。則雖不在七十子之列。然不可謂非孔氏之徒矣。右家語弟子解七十六人。又與叔孫會合傳有孔璇。又別見者惠叔蘭。共七十八人。史記弟子傳七十七人。別見孔世子家者。有顏涿聚。共七十八人。蘇轍撰古史。著錄七十九人。家語有而史記無者。琴牢。薛邦。申續。陳亢。縣亶也。史記有而家語無者。公伯寮。鄭國。申棠。鄒單。秦冉。顏何也。益以文翁禮殿之廉瑀。林放。魯峻。石壁。畫象之子。服何。禮雜記之孺悲。射義之公罔之裘。序點。春秋左氏傳之仲孫何忌。仲孫閱。晏子之鞠語。孟子之牧皮。莊子之常季。通計九十八人。竊謂中有姓氏相近者。不常以臆見去留。先師之庭。宜槩應從祀。他若論語之闕黨。互鄉二童子。魯峻。石壁。畫象之丘子慮。襄子孺。襄子魯。公子庶。顏子思。夫子高。韋續書品。爲素王紀瑞製麒麟書之中。姓名闕失。又蘧伯玉。孔子嚴事之友。施存。雖載陶弘景真誥。在三千人之數。不與弟子之列。不復著錄。恐滋後學之惑也。

又按孔門弟子籍。漢藝文志有孔子徒人圖法二卷。隋經籍志有鄭康成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唐藝文志作論語

篇目弟子惜俱失傳。議禮者止以國語爲憑。至斥史記爲附會。若文翁禮殿圖。置之不復參詳矣。又會要。通典。祖庭廣記。素王紀事。孔門僉載。闕里志等編。紀諸弟子。連書姓名。統不分析。以致明南北雍闕里廟。暨海內外府州縣衛學。從祀弟子。率改復姓爲一字姓。沿其誤而不知。今依廣韻注。如奚容。壤。

駟。左人。少叔。石作。左丘。悉爲更正。冀信古之君子有取焉。又按古今人表。于孔子弟子居第二等者。左丘明。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居第三等者。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曾子。子張。曾皙。子賤。南容。公冶長。公西華。有若。漆雕啓。澹臺滅明。樊遲。巫馬期。司馬牛。子羔。原憲。顏路。商瞿。季次。公良。顏刻。顏柳。居第四等者。孟懿子。南宮敬叔。公伯寮。公肩子。子石。琴牢。賓牟賈。居第五等者。顏燭。籬。陳亢。林放。申枨。子服景伯。





#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七

考二

孔子門人考

成回。

劉向曰。成回學于子路。

楚馯臂子弓。或作弘。

司馬遷曰。孔子傳易于商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

應劭曰。子弓是子夏門人。

韓子曰。苟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曰馯臂子弓。吳萊曰。苟卿所重。仲尼。子弓。子弓未審何人。韓子曰。仲尼弟子有馯臂子弓。漢儒林傳。商瞿授易仲尼。瞿傳魯橋疵。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子弓與仲尼不同時。又行事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邢昺論語疏。引王弼說。逸民朱張。字子弓。然弼說又不見有他據也。要之孔子嘗稱冉雍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雍字仲弓。蓋與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然也。將苟卿之學實出于子弓之門人。故尊

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列。

按子庸傳易于子弓。弓或作弘。吳氏欲更作雍。未免失之鑿矣。

魯橋庇子庸。

班固曰。商瞿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

司馬貞曰。橋庇。世本作蟻疵。字子肩。魯莊公族。

按子木傳易。史記謂子弘授子庸。漢書漢紀釋文謂子庸授子弓。所載互異。今並存之。

魏文侯都。

司馬遷曰。文侯受子夏經藝。

徐廣曰。名都。世本曰。斯也。

鮑彪曰。桓子之孫。

吳師道曰。名勘。

按文侯受經藝于子夏。撰有孝經傳。蔡邕明堂論引其文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又賈思勰齊民要術耕田篇引其文曰。民春以力耕。夏以鋤耨。秋以收斂。當是孝經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注也。

晉段干木。

呂不韋曰。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于子夏。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

羅泌曰。段干氏。初邑段。後邑干。因邑爲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氏姓注。乃以爲姓段。名干木。蓋以呂氏春秋干木光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誤之。唐百官表遂謂封段而爲干木大夫。疎矣。幽通賦云。木偃息以藩魏。干木豈其名哉。

田無擇子方。

李頤曰。魏文侯師也。名無擇。

韓子曰。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

齊高行子。

趙岐曰。高子。齊人。

徐整曰。子夏授詩于高行子。

王應麟曰。高行子。卽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

曾申子西。

劉向曰。左丘明授春秋于曾申。

趙岐曰。曾西。曾子之孫。

陸德明曰。曾參之子。受詩于子夏。

王應麟曰。曾西。趙岐注以爲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于此可考。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

按史記。吳起事曾子。其母死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所云曾子。疑是曾申。

齊公羊高。宋贈臨淄伯。

戴宏論春秋曰。子夏傳與公羊高。

荀崧曰。公羊親受子夏。

梁武帝曰。公羊稟西河之學。

孔穎達曰。孔子授春秋于卜商。商授弟子公羊高。穀梁赤。各爲之傳。

吳兢曰。公羊高乃子夏弟子。

魯穀梁赤。宋贈饒丘伯。改贈睢陽伯。

應劭曰。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

楊士勛曰。穀梁子名俶。字元始。

顏師古曰。穀梁子名喜。受經于子夏。

按羅長源撰路史。炎帝之後。不言有公羊穀梁氏。羅子蒼識遺云。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脚。疑爲姜姓假託。然自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見于戴宏所記。而班氏古今人表。載有二子。居第四等。計劉氏。宋氏。世本亦必載之。未必假託也。

又按春秋爲孔子所作。則說春秋者必係孔氏門人。若公羊傳所稱沈子。司馬子。女子。北宮子。曾子。高子。穀梁傳所稱尸子。沈子。皆是已。子言之。春秋屬商。其皆子夏之徒與。

魯孔伋子思。宋崇寧初。贈沂水侯。咸淳中。加贈沂國公。

孔鮒曰。子思受業于曾子。

韓子曰。子思之學。蓋出曾子。

按班氏古今人表。子思居第二等。

樂正子春。

鄭康成曰。曾子弟子。

魯檀弓。

陸德明曰。檀弓。魯人。善于禮。

胡寅曰。檀弓。曾子門人。纂修論語。

沈猶行。

趙岐曰。曾子弟子。

按廣韻注。沈。直深切。漢複姓。魯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不常從上聲讀。

陽膚。

包咸曰。陽膚。曾子弟子。

公明高。

趙岐曰。公明高。曾子弟子。

公明宣。

劉向曰。公明宣。學於曾子。

單居離。

大戴禮記注曰。單居離。曾子弟子。

公明儀。

孔穎達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公明儀是其弟子。儀又爲曾子弟子。故祭義云。公明義問于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是也。

子襄。

趙岐曰。曾子弟子。

公孫尼子。

按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雜家有公孫尼一篇。顏師古注云。七十子之弟子。隋經籍志。唐藝文志。均載公孫尼子一卷。注云。似孔子弟子。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瓛謂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今從顏氏。定爲孔子門人。

世碩。

按漢志世子二十一篇。列在儒家者流。王充論衡本性篇。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故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志所載宓子十六篇。漆雕子十三篇。皆宗師仲尼以重其言者也。顏師古曰。世子。陳人。七十子之弟子。

景子。

按漢藝文志。景子三篇。顏師古云。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王史氏。

漢志。王史氏二十一篇。



劉向曰六國漢時人。

顏師古曰七十子後學者。

李克。

漢藝文志李克七篇。

顏師古曰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

羊嬰。

漢志十八篇。

顏師古曰齊人七十子之後。

公孫段。

韓非曰孔子之後儒分爲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之儒。

陶潛曰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疎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靜精微之儒。

按儒分爲八。其一公孫氏傳易者也。羣輔錄有明徵而未詳其名。考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發魏

王家得竹書易五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二篇。此則公孫氏之易矣。或疑公孫氏爲龍。龍字子石。雖在七十子之列。不聞傳易。若趙人名龍者。字子秉。故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乘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所云秉者。龍也。詭辭數萬。峭堅白異同之辯。初非孔氏弟子。小司馬史記索隱。誤認爲一人。今考定傳易者。爲公孫段。若鄭大夫字伯石者。又一人也。

縣賈父。

賈索隱作豐。家語無父字。依廣韻注添。

子象。

王應麟曰。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禮記檀弓有縣子。豈其人與。

按子象爲孔子門人。見廣韻注。此唐宋封爵未之及云。

公休哀。

公祈哀。

廣韻注。孔子門人有公休哀。公祈哀。

按公祈哀疑卽公皙哀。以皙作祈。形相類。則譌也。然廣韻注既列孔子弟子公皙哀于前。又列孔子門人公祈哀于後。則別是一人。未可臆決也。

盆成括。

按晏子春秋。景公宿于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于晏子。晏子對曰。西郭

徒居布衣之士益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爲寡人弔之，嬰往弔，咎公不辱臨，公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開凶門而迎适，則适乃與景公同時，不當與孟弟子之列。宋配祀孟子，追贈萊陽伯，孫宣公言括嘗欲學于孟子，亦疑辭也。

歐陽子有言：受業者爲弟子，受業于弟子者爲門人。試稽之論語，所云門人皆受業于弟子者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云：門人治任將歸，入揖于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觀洪氏隸釋、隸續所載東漢諸碑，有弟子復有門生，門人弟子固有別矣。若夫弟子之子，分比于門人，子淵、子輿、木門人也，而列于弟子，他如季路之子子崔、子輿之子元及華，子游之子言思，子張之子申詳，又齊有芊嬰，著芊子十八篇，亦七十子之後，雖未詳其所師，要當互學于七十子者也。

又按孔子門人古今人表居第三等者，樂正子春、段干木、田子方，第四等者，公羊子、穀梁子、公明高，第五等者，陽膚、第六等者，檀弓，而子張之子申詳亦置第三等。

孟子弟子考

樂正子克。宋政和中。贈利國侯。

趙岐曰。孟子弟子。爲魯臣。

萬子章。宋贈博興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公孫子丑。宋贈壽光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浩生亦作告。子不害。宋贈東阿伯。

趙岐曰。齊人。

孟仲子。宋贈新蔡伯。

趙岐曰。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于孟子者也。

陳子臻。宋贈蓬萊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充子虞。宋贈昌樂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屋廡子連。宋贈奉符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徐子辟。宋贈仙源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陳子代。宋贈沂水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彭子更。宋贈雷澤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公都子。宋贈平陰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咸丘子蒙。宋贈須城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高子。宋贈泗水伯。

趙岐曰。高子。齊人。嘗學于孟子。

桃子應。宋贈膠水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盆成子括。宋贈萊陽伯。

孫奭曰。盆成括嘗學于孟子。

滕子更。

趙岐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于孟子。

吳萊曰。孟子學出于曾子。子思。荀卿猶從而譏曰。世俗之溝愚。瞽儒。嚙嚙然略法先王。案往舊造說。而不知其統。我則異焉。治則法後王而已矣。所謂溝愚瞽儒。正指萬章。公孫丑之徒也。荀卿在戰國號稱大儒。猶同門異戶如此。

顧炎武曰。史記索隱。以萬章。公明高等。並孟子之門人。廣韻注又云。離婁門人。不知其所本。元吳萊著孟子弟子列傳。惜乎今不傳也。

按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子爲孟子弟子。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孫宣公奭。猶因其說。故政和五年。從太常議。贈季孫豐城伯。子叔乘陽伯。自朱子集注出。乃始非之。世莫有從趙氏之說者矣。吳立夫氏撰孟子弟子列傳。書

雖不傳。序稱一十九人。則未嘗依朱子去季孫子叔二人。益以滕更。適合十九人之數。考盡心篇。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趙岐注。滕更。滕君之弟。來學于孟子也。其爲弟子甚明。不知宋太常之議何獨贈爵不及。有不可解者。至于史記索隱以公明高爲孟子弟子。而廣韻注謂離婁爲孟子門人。無稽之言。君子不信。又廣韻注詮丘字。引孟子齊有曼丘不擇。今七篇無其文。弟子與其不謂之弟子與。吾不得而知之矣。

又按班氏古今人表。孟子居第二等。其弟子公孫丑居第三等。萬章。樂正子。告子。高子。居第四等。徐子居第五等。餘不與焉。

#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八

考

## 太極圖授受考

自漢以來。諸儒言易。莫有及太極圖者。惟道家者流。有上方大洞真元妙經。著太極三五之說。唐開元中。明皇爲製序。而東蜀衛琪。注玉清無極洞仙經。衍有無極太極諸圖。按陳子昂感遇詩云。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徵。三元。本律曆志陰陽至精之數。三五。本魏伯陽參同契。要之太極圖說。唐之君臣。已先知之矣。陳搏居華山。曾以無極圖刊諸石。爲圓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下而上。初一日玄牝之門。次二曰煉精化氣。煉氣化神。次三五行定位。曰五氣朝元。次四陰陽配合。曰取坎填離。最上曰煉神還虛。復歸無極。故謂之無極圖。乃方士修煉之術爾。相傳搏受之呂岳。岳受之鍾離權。權得其說于伯陽。伯陽聞其旨于河上公。在道家未嘗謂爲千聖不傳之祕也。元公取而轉易之。亦爲圓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上而下。最上曰無極而太極。次二陰陽配合。曰陽動陰靜。次三五行定位。曰五行各一其性。次四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最下曰化生萬物。更名之太極圖。仍不沒無極之旨。由是諸儒推演其說。南軒張氏謂元公自得之妙。蓋以手授二程先生者。自孟氏以來。未之有也。晦菴朱子謂先生之學。其妙具于太極

考



一圖山陽度正。作元公年表。書慶曆六年。知虔州興國縣程公瑜。假倅南安。因與先生爲友。令二子師之。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爾。其後先生作太極圖。獨手授之。他莫得而聞焉。考是年元公以轉運使王達薦。移知郴縣。自是而後。二程子未聞與元公覲。而然則從何地手授乎。伊川撰明道行狀云。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釋其文。若似乎未受業于元公者。不然。何以求道未知其要。復出入于老釋也邪。潘輿嗣志元公墓。亦不及二程子從游事。明道之卒。其弟子友朋若范淳夫。朱公掞。邢和叔。游定夫。敍其行事。皆不言其以元公爲師。惟劉斯立謂從周茂叔問學。斯猶孔子問禮于老子。問樂于萇弘。問官于郟子云然。蓋與受業有間矣。呂與叔東見錄。則有昔受學于周茂叔之語。然弟子稱師。無直呼其字者。而遺書凡司馬君實。張子厚。邵堯夫。皆目之曰先生。惟元公直呼其字。至以窮禪客目元公。尤非弟子義所當出。且元公初名惇實。後避英宗藩邸嫌名。改惇頤。夫旣以學傳伊川矣。不應下同其名。而伊川亦不引避。昔朱子表程正思墓。稱其名下字同周程。亟請其父而更焉。孰謂二程子而智反出正思下哉。此皆事之可疑者也。

浙江分地考

浙江布政使司。初設。所轄九府而已。嘉興。湖州。統于直隸。故實錄洪武九年十二月。書直隸湖州嘉興諸

府水災。遣戶部主事趙乾等賑給。十一年五月。勅工部定歲造軍器之數。其書嘉興湖州。亦冠以直隸字。至十四年四月。復置巡檢司。嘉興府一。嘉興縣之杉青牐。湖州府三。烏程縣之後潘。德清縣之下塘。新市。仍以直隸文冠之。宋濂京畿鄉闈紀錄序云。洪武辛亥秋八月。游當鄉貢之期。凡畿內三州十七府之士。皆懽忻相告。裹糧而奔走。儀曹具以狀聞。所云十七府者。直隸之府十四。其一廣德。四年以後。始降爲州。合嘉興湖州而共計之也。天台徐一夔送趙鄉貢序云。元置行省于浙。領郡三十二。杭隸焉。今領郡九。杭亦隸焉。崇德貝瓊穀江漁者詩序云。洪武五年秋。校文浙江。太末徐復禮。迫有司命。起與九府之士俱。遂與四十人之選。鄞人鄭真跋同年錄云。洪武壬子秋。浙省承詔旨。合九郡之士試之。得四十名。上諸京師。又送何本道還金華序云。洪武五年。詔命三年疊試。于是浙江所屬九郡。以其名上之行省。而金華何本道與焉。其云九郡者。嘉興湖州不在其內。逮洪武十四年十一月。始以二府改隸浙江。考清類天文分野之書。于洪武十七年進呈。二府沿革。祇書今屬浙江布政司。語焉勿詳。後之人罔聞知。由是柳琰。鄒衡。趙瀛。劉應鈞。志嘉興。勞鉞。栗祁。張鐸。志湖州。俱不言分地本末。惟仁和夏時正撰杭州府志。獨云。元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皇朝平浙。置浙江等處行中書省。領府九。洪武九年。改爲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割直隸嘉湖二府隸浙江。領府十一。又云。洪武三年。詔開科舉。浙江行省。卽杭州府學之西爲貢院。合試九府之士。書之特詳。嘉靖中。武進薛應旂修通志。自言郡縣志可采錄者十無一二。顧夏氏之志具在。

何漫無考稽。夫畫野分疆。地志之大綱。乃置而弗書。後之紀方輿者。率本通志。則紕繆多矣。作浙江分地考。

呂冢考

半邇之南有呂冢。相傳謂吳孱陵侯蒙冢也。考吳志。蒙卒于公安。史不言其葬處。而盛弘之荊州記云。長沙蒲圻縣有呂蒙冢。冢中燭髀極大。蒙形既長偉。疑卽蒙燭髀。則冢之在楚可信矣。按漢末黃巾之亂。吳有許昇妻呂榮。不辱于賊。爲所殺。糜府君斂錢葬之。嘉興南土人號義婦塚。然則呂冢殆呂榮之冢。其音聲相近。遂譌榮爲蒙爾。地名之傳于今。往往非昔。卽以嘉興論。如山卒之譌爲油潭。西槌之譌爲西縣。蹲賓之譌爲蒸餅。射襄之譌爲壽香。新塍之譌爲新城。徐彎廟之譌爲徐偃王廟。蓋不可勝數矣。書以俟記地志者正之。

辨

尙書古文辨

尙書古文。出孔子壁中。安國。孔子後。悉得其書。考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以授都尉朝倪寬。于時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班固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考諸史記。于五帝本紀。載堯典。舜典文。于夏本紀。載禹貢。臯陶謨。益稷。甘誓文。于殷本紀。載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文。于周

本紀載牧誓。甫刑文。于魯周公世家。載金縢。無逸。費誓文。于燕召公世家。載君奭文。于宋微子世家。載微子洪範文。凡此皆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乃孔壁之真古文也。然其所載不出二十九篇外。惟湯誥載其文百三十字。太誓載其文九十七字。良由十六篇未奉詔旨立博士。設弟子。安國不敢私授諸人。故自膠州庸生而下。至于桑欽所習者。仍二十九篇而已。東漢之初。扶風杜林。得漆書于西州。以授徐巡。衛宏。于是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餘若尹敏。孫期。丁鴻。劉祐。張楷。孔喬。周磐。類從漆書之學。初不本于安國。而孔穎達正義。謬稱孔所傳者。賈逵。馬融等皆是。又言鄭意師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等。由穎達不察見古文字。卽以爲安國所傳。亦舛疎甚矣。漆書古文。雖不詳其篇數。而馬鄭所注實依是書。陸氏釋文。采馬氏注甚多。然惟今文暨小序有注。亦無一語及增多篇文。是賈馬鄭諸家。未視孔氏古文者也。後漢書孔僖傳。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連叢子亦載孔大夫與僖子季彥問答。大夫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以內。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盍固已乎。季彥答曰。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賴吾家世世獨修之。若是則壁中之書。僖家具存矣。獨怪肅宗幸魯。遇孔氏子孫。備具恩禮。僖家既有臨淮傳義。其時上無挾書之律。下無偶語之禁。何不于講論之頃。一進之至尊上之東觀。乃祕不以示人乎。竊意僖家古義。亦無異博士所傳之篇目。是僖亦未視孔氏增多之古文也。趙岐注孟子。高誘注呂覽。杜預注左傳。遇孔氏增多篇內文。皆曰逸書。惟許慎說文序。謂易稱孟氏書。

孔氏詩毛氏夫以賈馬鄭諸儒均未之見許氏何由獨得之其撰五經異義于舜典禮于六宗一云六宗者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居中恍惚助陰陽變化此歐陽生大小夏侯氏說也一云古尙書說六宗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大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山爲山宗湖海爲水宗所謂古尙書說者賈逵之說本之漆書者也使許氏稱孔氏書則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氣亦必舉之矣乃僅述歐陽夏侯賈氏之說則慎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譙周五經然否論援古文書說以證成王冠期考今孔傳無之則周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正義謂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然考陸氏釋文所引王注不一並無及于增多篇內隻字則肅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正義又云古文尙書鄭沖所授沖在高貴鄉公時業拜司空高貴鄉公講尙書沖執經親授與鄭小同俱被賜使得孔氏增多之書何難上進其後官至太傅祿比郡公几杖安車備極榮遇其與孔邕曹羲荀顛何晏共集論語訓注奏之于朝何獨孔書止以授蘇愉祕而不進又論語解雖列何晏之名沖實主之若孔書既得則或謂孔子章引書卽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復用包咸之訓謂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矣竊疑沖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正義又引晉書皇甫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尙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夫士安既得五十八篇之書篤信之宜于世紀均用其說乃孔傳謂堯年十六卽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堯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而世紀則云堯年百一

十八歲。孔傳謂舜三十始見試用。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卽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壽百一十二歲。而世紀則云。舜年八十一卽真。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年百歲。孔傳釋文命。謂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紀則云。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孔傳釋伯禹。謂禹代鯀爲崇伯。而世紀則云。堯封爲夏伯。故謂之伯禹。孔傳釋呂刑云。呂侯爲天子司寇。而世紀則云。呂侯爲相。所述多不相符。竊疑謚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然則增多十六篇。自漢迄西晉。蔑有見者。一旦東晉之初。古文五十九篇俱出。而并得孔氏受詔所作之傳。學者有不踴躍稱快者乎。於焉諸儒或說大義。或成義疏。或釋音義。越唐及汴宋。莫敢輕加擬議。南渡以後。新安朱子始疑之。仲其說者。吳棫。趙汝談。陳振孫諸家。猶未甚也。迨元之吳澄。明之趙沅。梅騫。鄭瑗。歸有光。羅敦仁。則攻之不遺餘力矣。蓋自徐邈注尙書逸篇三卷。晉人因而綴輯。若拾遺秉滯穗以作飯。集雉頭狐腋以爲裘。于大義無乖。而遺言足取。似可以無攻也。論其大略。傳文之可疑者。安國嘗注論語矣。堯曰篇。子子履十句。注云。是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若此。而傳以釋湯誥。在克夏之後。雖有周親二句。注云。親而不賢。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而傳則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傳注出自一人之手。而異其辭。何與。史記殷本紀。殷之太師少師。持其祭器奔周。周本紀。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宋世家。微子數諫紂。紂弗聽。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太師少師勸微子去。遂行。則今文

微子篇所云父師少師自有其人。史遷受書于安國。其說必本于安國也。乃今孔傳云。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夫三仁皆殷王子父師。若係箕子。般人尙質。其語兄之子必呼其名。惟出于疵之口。故稱微子曰王子也。班氏古今人表。亦書太師疵。少師強。姓名流傳有自。而僞託孔傳者不知也。至于賄肅慎之命注云。東海駒驪扶餘。馭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考周書王會篇。北有稷慎。東則濊良而已。此時未必卽有駒驪扶餘之名。且駒驪主朱蒙。以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號。載東國史略。安國承詔作書傳時。恐駒驪扶餘尙未通于上國。況武王克商之日乎。序文之可疑者。三墳言大道。五典言常道。遞辭易窮。分之無可分也。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無稽勿聽。刺之無可刺也。古文之存于今者。惟峒嶠禹碑。奇古難識。其諸壇山石。岐陽獵碣。以及夏殷周鼎鐘。黼函。敦。卣。盤。匱之屬。並不作科斗文。何獨孔壁所藏書獨用之。殆不過張皇其辭。以欺惑後世焉爾。又言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此金華王柏所云。古文之書。初無補于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者已。且如司馬氏問故于安國。載入史記諸篇。字句多別。今四十九篇中。凡今文所有。悉與伏生所授無異辭。則作序者初不見孔壁古文。僅增多二十五篇而已。且班固漢志。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荀悅漢紀。顏師古注漢書。增多祇十六篇。而安國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若是。則諸家所云。翻不足信也。史記孔子世家。稱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自序有云。予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又云。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是安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

若巫蠱事發。乃征和二年。距安國之沒。當已久矣。漢紀孝成帝三年。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于古文尙書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則知安國已沒。而其家獻之。漢書文選。鈔本流傳。偶脫去家字爾。若班氏云。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乃史家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而序言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乃出自安國口中。不亦刺繆甚乎。自高齋十學士登之文選。後之學者。遂不敢非。是不可以不辨。

### 五羖辨

孟子百里奚自鬻于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趙岐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自賣句。截五羖羊皮。爲人養牛。蓋言衣此食牛也。朱子集注云。人言其自賣于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殆言因自鬻得五羊之皮。解者遂疑鬻身止得五羊皮。非已。屢屢歌云。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羖皮。然則奚蓋服五羊之皮入秦者。紉五羊爲裘。毛之最豐。而賤者所服也。曩客代州。言之。李孔德。孔德不以爲然。偶讀范處義詩補傳。釋羔羊之詩云。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爲秦養牲。蓋仿古制。古之羔裘。其製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其說竟與予合。按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遂許與之。蓋百里奚在秦。五羖其素所被服。繆公慮楚不信。故以奚所衣之服與之。不然。則五羖



微物。楚人豈貪之乎。太原閻百詩。好駁正注疏之失。作孟子劄記。書此質焉。并以寄孔德。

原

原教

始爲三教之說者。誰與其小人而無忌憚者與。生民之初。草衣而血食。露處而野合。聖人者出。教之田里。教之樹畜。養生之本。既具。然後修道以明之。其理。身心性命。其治。家國天下。其端。禮樂刑政。其文。易詩書禮春秋。蓋自庖犧氏作。而伊耆軒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數聖人損益之。而教已大備。初未嘗有所不足。必待佛老之說以濟之也。佛老者。持過高之論。行不近人情之事。不耕則無食。不蠶則無衣。無男女。則生人之道息。無上下。則紛爭之漸起。以彼其說行之國中。蓋有時而窮。則相率聚于中國。食人之食。居人之廬。陽叛聖人之言。而陰收聖人之教之利。愚者不察。遂惑其說。至等聖人之教三之。嗚呼。彼之所奉者一。而我之所奉者三。曾彼之勿若矣。天下之理。出乎剛。則入乎柔。出乎陽。則入乎陰。出乎君子。則入乎小人。未有兩是者也。惟內無所主。則死生禍福戰于中。其初守道不篤。持論兩端。其究歸于無所忌憚。而獲罪名教。當是非可否之際。倡爲調停之說者。未有不流爲小人者也。且所謂教者何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教而已矣。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孟子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故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彼二氏者。既已

棄絕其人倫事物之常。將何以副教之名哉。子路問爲政。夫子告之以正名。謂名之不正。至使民無所措其手足。若是其甚也。世之儒者。誦聖人之言。而安于三教之目。其亦罪人矣夫。

### 原刑

墨。劓。剕。宮。大辟。非舜之五刑也。舜以命臯陶者。流也。鞭也。扑也。贖也。賊也。象以典刑。五者是已。甫刑曰。苗民勿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斯則劓。剕。椽。黥之謂。肉刑之始矣。刑者一成而不變。聖人之所甚不忍也。故就典刑命士。流者宥之。鞭。扑者贖之。若夫怙終不悛。則法在必誅。賊之爲言。殺也。春秋傳。晉侯使鉏麇賊趙盾。是也。相古有虞之世。畫象而民知禁。赭衣墨幘。別其冠服。使觸罪者知恥悔過。得以自新。自五虐之刑作。殘其形。毀其體。膚斷者不可復續。終其身不敢與士民齒。將無所用恥焉。彼夫劓。剕。椽。黥。在苗民發聞。惟腥。舜方哀矜庶戮之不辜。務邊絕之。豈反效尤。而以至仁用至不仁之法乎。荀卿有云。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斯言是也。乃班固漢志。援俗說著論。以爲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昔者鄭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其言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其云禹刑湯刑者。初未嘗指爲肉刑。而班氏實之。孔氏書傳。稱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夏刑大辟二百。贖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不知何所據依。殆無稽之言爾。愚考肉刑。夏莫之用。商亦無明徵。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出古文尙書。未足深信。迨周官分職。乃掌之司刑。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別者守圜。然則肉刑

其昉于周與。穆王閱實其罪。許罰以鏹。是亦不忍人之政矣。蓋至漢而文帝始除之。仁人哉。俾五虐之刑絕于世。可謂盡心焉已。顧腐儒之論。尙謂肉刑當復。豈不謬哉。作原刑。告後之君子。治書者兼可明孔傳之僞焉。

原貞

表貞婦之里而旌其門。自後世始也。然則古人未之重與。曰。在易恆之大過曰。恆其德。貞婦人吉。古之人以爲從一而終者。出乎義之宜。無足異也。曰。女子未嫁而夫死。終身不嫁焉。可謂異矣。顧經傳亦莫之詳何與。曰。先王制禮。用以防民之所不足。期合乎人事之宜而已。未昏而夫死。既葬而除服。服除而嫁。人事之常也。其或終身不嫁。蓋禮之過焉者也。此經傳之所未詳也。嗚呼。自昏姻之禮廢。而夫婦之道苦。民至有自獻其身者矣。蒙之蠱曰。見金夫。不有躬。貞也者。後世之所難。雖過於禮焉。苟合乎從一之義。是則君子之所深取耳。曰。古者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而況其未昏者乎。謂之從可乎。曰。夫婦之道。守之以恆。而始之以感。夫男女異室。無異火澤之相睽。自將之以行媒之言。信之以父母之命。委之以禽。納之以純帛。則猶山澤之通氣。其感與之理已深。故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因其所感。不以死生異其志。乃所謂恆其德也。春秋僖公九年。書伯姬卒。文公十有二年。書子叔姬卒。公羊穀梁二子傳曰。許嫁矣。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禮。女子未許嫁而笄。燕則鬢首。許嫁笄

而字。則爲之纓。蓋至嫁而後主人親脫之。凡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則從之之義也。曰趨喪而哭。禮與。曰記有之。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斬衰而弔焉。鄭康成。范甯。皆主其說。其誰曰不可也。曰然。則死可以合葬與。曰周官媒氏。掌萬民之判。禁遷葬與嫁殤者。未昏而合葬。是嫁殤也。曰生不得結其襁。死不得同其葬。是人事之最可憫者矣。旌表焉。不可以已也。曰此有司之事也。彼女子之貞。惟知一其志以恆夫婦之道而已。又豈樂有聞于鄉里而爲之者乎。山陽高子雲。其兄之子昂。聘大河衛蔣氏之女。未娶而夭。女趨喪而哭甚哀。自誓不嫁。每歲寒食。必往祭昂之墓。年五十餘矣。而有司莫知也。世儒拘牽之見。謂女尙未嫁。不常輒詣夫家撫棺而哭。而鄉里憫其守者。謂死卽可以合葬于昂之墓。皆非也。高子習于禮。而克明貞女之志。故不請于有司。乞予文述其事。予遂原貞女之志。行合乎經義者告之。而載之世史者不復詳焉。



#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九

論

## 書論一

書何以終費誓。秦誓也。說經者曰：周之衰，孔子有望于魯矣。魯之衰，孔子有望于秦矣。聖人念焚書之酷，雖知不免，猶不能廢人事焉。噫！是非儒者之言也。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達書名于四方。鄭氏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蓋書之名既達矣，又慮其久而昧其義也，乃命大行人九歲則諭書名，然則百篇之書皆掌之外史，而諭之行人，非孔子所得而芟夷翦截黜除之也。謂芟夷翦截黜除之者，孔安國之序之文之僞也。司馬遷稱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而班固亦云：序書則斷堯典書也者，孔子非有損益于其間，特序之而已。夏之書終以嗣征，周之書終以費誓，秦誓無以異也。周公作多士，載于周書，魯公作費誓，亦得載于周書，無以異也。且夫平淮徐一也，召穆公、程伯休父、江漢、常武之篇錄于詩，安在費誓之不可錄于書，悔過一也，衛武公賓之初筵，列于小雅，安在秦誓之不可列于周書，以無足異之事，而必謂聖人有心于望周望魯，毋乃類于織緯之說乎。秦師之襲鄭也，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譏其輕，而無禮，繆公蓋聞之矣。其作誓曰：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

論

則悔之之深。匪徒以違蹇叔爲憾也。意其封殺尸而還。必告捷于天子。而陳其誓辭。遂得掌于史。而達之四方。雖末由得其詳。而要非孔子有意以秦誓終周書。則可信已。

書論二

說書序者不一。謂作自孔子者。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王肅。魏徵。程顥。董誥諸儒是也。謂歷代史官轉相授受者。林光朝。馬廷鸞也。謂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者。金履祥也。至朱子持論。謂決非夫子之言。孔門之舊。由是九峰蔡氏作書傳。從而去之。按古者書序自爲一篇。列于全書之後。故陸德明稱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至孔安國之傳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習而不察。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氏傳並出。不知漢孝武時卽有之。此史遷據以作夏殷周本紀。而馬氏于書小序有注。見于陸氏釋文。又鄭氏注周官。引書序文以證保傅。故許謙云。鄭氏不見古文。而見百篇之序。考馬鄭傳注。本漆書古文。是孔傳未上之時。百篇之序。先著于漢代。初不與安國之書同時而出也。自愚論之。周官外史之職。掌達書名于四方。此書必有序。而今百篇之序。卽外史所以達四方者。其由來也古矣。

詩論一

孔子刪詩之說。倡自司馬子長。歷代儒生。莫敢異議。惟朱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得刪與不刪。又謂孔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葉氏亦謂詩不因孔子而刪。誠千古卓見也。竊以詩者掌之王朝。班

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操其士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刪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執信而從之者。且如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樂師所教之樂儀也。何不可施于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芣爲節。士以采蘋爲節。今大小戴記載有貍首之辭。未嘗與禮義悖。而孔子于騶虞。采芣。采蘋。則存之。于貍首。獨去之。俾王與大夫士有節。而諸侯無節。又何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而孔子於鹿鳴。則存之。於新宮。則去之。俾歌有詩。而管無詩。又何也。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於鐘師。而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鄉射之禮。賓興。奏陔。大射之儀。公升。卽席。奏陔。賓醉。奏陔。公入。驚。此又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禮廢而樂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般人。乃反以先世之所校。歸祀其祖者。刪其七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乎禮義者。莫此若矣。孔子既善其義。而又刪之。又何也。且詩至於三千篇。則輶軒之所采。定不止於十三國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況多至三千。樂師蒙叟。安能徧爲諷誦。竊疑當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至歐陽子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



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爲弟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尙絢。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殷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偶脫去爾。昔者子夏親受詩于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害于義而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刪之可信已。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日誦者偶遺忘也。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爲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于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則樂師蒙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于樂。惟記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鑿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闕獨多也。且夫六詩之序。自周官魯之次。周商之次。魯不自孔子始也。而後之論者。若似乎私其宗國。存其先祖而然。尤刺繆之甚矣。土制。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今以太師之所陳。大司樂之所教。瞽矇之所諷誦。輒取篇章句字而刪去之。是變禮易樂也。若移秦于魏唐之後。檜後于陳。鹵後于檜。其亦何所取義。而孔子必更之。噫。衰周之際。禮不期于壞而壞。樂不期于崩而崩。孔子方憂其放失。考求之不暇。而豈其刪之以自取不從之罪哉。

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爲然。說韓詩魯詩者。亦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蟋蟀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鷄鳴悅一作人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楚元王受詩于浮丘伯。劉向。元王之孫。實爲魯詩。其所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爲伋之傅母作。黍離爲壽閔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申人女作。邶柏舟爲衛宣夫人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車爲息夫人作。此皆本於魯詩之序也。齊詩雖亡。度當日經師。亦必有序。惟毛詩之序。本乎子夏。子夏習詩。而明其義。又能推原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試稽之尙書。儀禮。左氏內外傳。孟子。其說無不合。毛詩出。學者舍齊魯韓三家而從之。以其有子夏之序。不同乎三家也。惟其序作于子夏。子夏授詩于高行子。此絲衣序有高子之言。又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此維天之命。注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補師說之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廢。若夫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出自毛公足成之。所謂有其義者。據子夏之序也。而論者多謂序作於衛宏。夫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直至東漢之世。侯宏之序以爲序乎。

### 春秋論一

春秋之義。莫大乎正名。何以正之。正之以天子之命而已。列爵有五。公。侯。伯。子。男。天子所命也。其進也。惟

天子得進之。其黜也。惟天子得黜之。孔子特據之以大書于策。以明天子之命。故邾附庸也。而進爲子滕。薛來朝。侯也。其後滕降爲子。薛降爲伯。州。虞。郭。小國也。而稱公。杞。本公也。而或降爲侯。或降爲伯。或降爲子。或復爲伯。他若于葵丘。宋以公而稱子。于濫。于召陵。陳以侯而稱子。傳者見稱名之有異。因之據例發義。于宋。于陳。則云在喪未葬也。于州。于虞。于郭。則云非爵也。于杞。則云用巨禮也。夫曰未葬。稱子。則桓公十有三年。衛之宣公未葬。而書衛侯。成公三年。宋之文公。衛之穆公。皆未葬。而書宋公。衛侯。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既葬矣。而盟于洮。書衛子。是稱子不係乎葬不葬也。夫謂舍國滅國。被執。雖生。齊之于死。故稱公。則紀侯。大去其國。不常復書侯。譚子。弦子。濫子。夔子。沈子。胡子。不常復書子。小邾子。執于宋。徐子。執于楚。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執于晉。皆不得復書爵也。其曰杞。成公之卒。賤之終其身也。文公之來盟。既已賤之矣。其卒復書伯。其義何也。成公文公之書子也。以其用巨禮。雖大曰子也。其先公降而侯。侯降而伯。其義何也。之衆說者。皆由尊聖人之過。謂聖人可以意予奪之。進以示褒。黜以示貶。測之愈深。而離之益遠矣。方周末衰。諸侯不享覲者。一貶其爵。再削其地。至于不朝者三。則六師移之。迨後戰于繻葛。敗績于貿戎。而成周之禾。溫之麥。可芟而踐。六師既不能移土地。又不能削。惟爵號之存。猶可操其柄。則因其罪貶之。當日之諸侯。未肯降心以從天子之命。其盟會慶弔。來告于宗國。必仍其舊。而莫之改。孔子則因其時而考其事。書其爵以正其名。凡王之未嘗黜者。雖州。虞之細。猶得稱公。其既黜者。杞。雖二王之後。迭

降爲子。俾知王命之不可犯。僭稱之不足恃。以取信後世。而當時之亂臣強國。知所懼焉。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曰。然則宋陳稱子。不在喪未葬歟。曰。諸侯卽位。必命之天子。旣葬而稱子。未受命于王也。受命矣。則雖未葬。可以書爵。宋公衛侯是也。子言之矣。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夫以君之所司。而在下之權。得以進退予奪之。則孔子先自處于無王。何以使亂臣強國知懼。而示信于後世乎。顧羣儒之說。猶紛紛附會之不一。此乃孔子所云罪我者也。

## 春秋論二

春秋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三年三月。天王崩。秋。武氏子來求。僖公三十三年。十月。二月。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四年。冬。十有一月。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及賵。三月。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八年。秋。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者曰。非禮也。喪事無求。求之非正也。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曰。此失孔子之意矣。周自東遷以後。其君非有幽厲之行。其臣非有榮暴之殘。其號令政教。以晉楚之彊。請隧問鼎。折以文章。天命之不可犯。未嘗墜。文武成康之訓。而于同姓異姓之國。結好。諭志。交福。贊喜。致贈。其禮未之有廢。顧諸侯之事天子。禮反闕焉。孔子從而書之。苟失禮于王室。魯雖父母之國。不少爲尊者諱。俾後之覽者。因年以考事。則是非自見焉耳。夫平王之與隱公。旣賵及其先公矣。又推及其先公之母。襄王之與文公。

既使叔服會葬其先公矣。又使召伯會葬其先公之母。其生者被錫命之榮。其死者復有含贈之贈。周之于魯。其禮不爲不備矣。禮諸侯五月而葬。僖公之薨。在十二月。而榮叔以正月至。其葬也。在三月。而召伯卽以是月至。未嘗後期也。魯之于周。則不然。平王之崩。三月來告。至秋而未之賻。襄王之崩。八月來告。至改歲及春。而貨未之歸。夫人有德于己。猶不可忘。況施及其親。又其事在數歲之內。朋友之義。無施不報。況出天子之賜。而一旦忘之。是魯之無禮爲已甚矣。周之嗣王。若置不問。以宗國不共弔葬。四方諸侯。將從而效之。何以號令于上而奔走天下。故其初以武氏子來求。及襄王之喪。魯使非其人。弔又不至。于是毛伯以上大夫卽前錫命之使臨之。書曰。來求云者。猶夫齊桓之責。茅不入于楚也。昔孔子從祭于魯。膳肉不至。而行。孟子曰。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周雖貧。豈藉魯之金以襄大事哉。孔子之作春秋。志在尊王而已。尊王。故于王室之文。有美而無刺。羣儒未究其義。于宰咺譏其緩。子榮叔譏其兼之非禮。于召伯譏其不及事。至謂來聘錫命。皆非禮之正。是周之備禮無一而是也。石尙之來歸。禮也。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夫不以久不行禮致譏。而反責備禮之非。是信羣儒之說。則春秋徒周之謗。史爾安在其爲聖人尊王而作乎。曰。求金與賻。非譏。子言則然矣。求車何爲者。曰。古者諸侯。以其國之所有。時獻于天子。義也。桓公八年。天王嘗使家父來聘矣。至十五年。求車。仍以家父爲使。魯或前此者許而未之獻。故卽以奉使之。人責其失信。史蓋諱之。而沒其文也。

### 春秋論三

所以定天下之疑而彰信百世。莫善乎春秋。昔者魯之文姜。通乎齊襄。遂啓彭生之禍。而且孫于齊。享于祝丘。會于濊。于防于穀。甚至如京師。其游敖也無節。當時國人傳聞。桓公有同非吾子之言。罔不疑。莊公爲齊侯之子。將使主魯祀者。莫信爲周公之後。國惡孰大于是。孔子有憂之。從而辯焉。不可也。諱之。則疑者益甚。乃爲著其事于春秋。桓公六年九月。書曰。子同生。是已。先是桓三年。文姜歸魯。齊侯出疆送其女。桓會于謹。而親受之。昏禮之始。不爲不重矣。逾三年而生莊公。莊公生十二年。而桓公始會齊侯于濊。爲之特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足信會濊以前。文姜未嘗一至齊。而莊公之生。在文姜來歸後三歲。其爲魯君之子。不待辭說而顯。可以彰諸百世無惑。此世子之生。前乎此者不書。後乎此者不書。惟于子同生書之。噫。易羊以黃。易羸以呂。易司馬以牛。其事或未足深信。惟無聖人之書法。可以祛惑。史沒其文。斯人之疑者益甚。然後知春秋之爲功世道者大也。

### 春秋論四

以春秋爲春秋。述也。而謂之作何與。古者列國各立之史。魯之克也。衛之魚也。虢之隰也。晉之蘇也。豳也。趙也。狐也。墨也。咸書國中之事。以達于天子。晉之乘也。宋鄭之志也。楚之書也。構杙也。燕齊魯之春秋也。孔子既得百二十國寶書。非不欲成東周一代之史。有柱下之老聃在。不敢專也。蓋嘗讀春秋於老聃之

前矣。聃也。踞竈觚而聽之。又得丘明爲之傳。于是作春秋之志。乃定原魯史舊文。不過所述者一國之事。爾。周官。邦國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莫有刪裁會粹而合于一者。合之。自孔子始。前乎此者。無之。故言作也。譬諸後世紀輿地者。一縣之志有焉。一州一郡一路之志有焉。其分十三布政司撰者。謂之通志。是與百二十國寶書同也。十道九域。大一統之志。則竊取孔子春秋之例者也。合百國之春秋。以奉君天下一人之垂法。禮樂征伐。雖出自諸侯大夫。而書天王以正其名。書王正月以謹其始。無異出自天子。斯則天子之事矣。乃或者以書爵。書人。書名。書字。書月。書時。進退予奪之權。孔子悉得而主之。凡此亦何預重輕。不過就舊史之文。仍之已爾。或又以爲春秋孔氏之刑書。不知王迹熄。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特存其溫柔敦厚之遺意。非過爲刻深之文也。噫。之人也。之說也。豈深于春秋者哉。

秦始皇論

法制禁令。所以防民之姦。而非化民成俗之具也。惟秦之爲國。不本于道德。而一任乎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始也。刑則加于太子之師傅。而范雎爲相。棄逐君之母弟。秦之君以爲法在焉。師傅可刑。母弟可逐。而法不可易也。其甚者。荆軻以匕首劫始皇。幾搃其胸。環柱而走。人情孰不急其君。左右之臣。至寧視其君之死。不敢操尺寸之兵上殿。其與寇讎何異。自當時視之。以爲于法宜然。無足怪也。嗟夫。方其初用事之臣。惟知任法。積之既久。雖萬乘之尊。爲法所制。寧以身殉法。而不敢易。上下相殘。甘爲衆惡之所歸。

以至于亡。豈不哀哉。蓋吾觀于始皇之焚詩書。而深有感于其際也。當周之衰。聖王不作。處士橫議。孟氏以爲邪說。誣民。近于禽獸。更數十年。歷秦。必有甚于孟氏所見者。又從人之徒。素以摛秦爲快。不曰嫪秦。則曰暴秦。不曰虎狼秦。則曰無道秦。所以詬詈之者。靡不至。六國旣滅。秦方以爲傷心之怨。隱忍未發。而諸儒復以事不師古。交訕其非。禍機一動。李斯上言。百家之說燔。而詩書亦與之俱燼矣。嗟乎。李斯者。苟卿之徒。亦常習聞仁義之說。豈必以焚詩書爲快哉。彼之所深惡者。百家之邪說。而非聖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亂道之儒。而非聖人之徒也。特以爲詩書不燔。則百家有所附會。而儒生之紛綸不止。勢使法不能出于一。其忿然焚之不顧者。懼黔首之議其法也。彼始皇之初心。豈若是其忍哉。蓋其所重者法。激而治之。甘爲衆惡之所歸而不悔也。嗚呼。邪說之禍。其存也。無父無君。使人陷于禽獸。其發也。至合聖人之書燼焉。然則非秦焚之。處士橫議者焚之也。後之儒者。不本乎聖賢之旨。文其私說。雜出乎浮屠老氏之學。以眩于世。天下任法之君多。有使激而治之。可不深慮也哉。

### 韓信論

或曰。韓信之反信乎。曰。信不反也。何以知之。于信之報漂母知之也。方信在淮陰。一市咸笑其怯。母獨爲進食。宜其有知己之感。千金之報。不爲重也。迨于楚爲郎中。投漢爲都尉。至此而天下遂無一人知己者。此信所由亡也。當其時。豪傑並起。可與就天下者。惟楚漢。信之亡。將安往哉。蓋惟有窮餓于深山。以沒世。



焉爾。何也。彼其視郎中都尉之遇。甚于胯下之辱也。乃高帝一聞蕭何之言。不特赦其罪。且以爲大將。又設壇場具禮。召居上座。自古君臣相遇之隆。未有若高帝之于信也。其知己之感。雖蒞醢其身。不惜。彼武涉。蒯通之言。曾何足以動心哉。天下已定。信未嘗有纖毫之過。而陳平倡僞游之邪說。無故貶爵。使與絳灌並列。其與郎中都尉之遇何異。欲禁其無怨望之言。難矣。彼呂后者。包藏禍心。以爲信不死。必不爲所用。由是文致其辭。戮之鐘室。史遂附會其說。謂與陳豨有執手之言。嗚呼。以信用兵之神。衆寡莫測。欲反則反耳。何藉豨爲信之視豨。猶絳灌之屬。不屑與之言者也。然則信悔不用蒯通之心。非二心何。曰。信之言曰。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信爲高帝所殺。則雖菹醢無憾。其爲是言者。深憾爲女子所賣也。不然。以漂母一飯之不忘。忍負解衣推食之高帝哉。豫讓之死也。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賈生以讓行同狗彘。而能抗節若是。孰謂信也行乃出豫讓下哉。

揚雄論

以言取人。僞之所從出也。昔者太公誅任裔。華仕于齊。子產誅鄧析于鄭。孔子誅少正卯于魯。聖賢所以彰刑罰。大權者。豈好爲己甚哉。無他。深惡其言之不實。而僞學之足以欺世也。揚雄之書。誦法孔子。自周秦以降。折衷聖人。而純于道德者。莫有過焉者也。抑知其盡出于僞哉。王莽將篡漢。恭儉以下士。雄之澹泊自守。若無榮利動其中。其初蓋欲悅莽之心。及久未見用。躁不能禁。乃爲劇秦美新之文。以獻媚。前之

所爲。唐尊之柴車瓦器也。後之所爲。哀章劉秀之符命也。其獨不得柄用者。莽嘗與雄同爲郎。莽之僞。雄知之。雄之僞。莽亦習知之也。莽作金縢大誥。以自擬于周公。雄作太玄法言。以自比周易論語。相率而爲僞焉爾矣。投閣之事。已爲當世所笑。後之君子。顧或有取于雄者。徒以其言之不詭于聖人也。夫安居而誦習周孔。鄉曲之士能之。迨事變猝。至臨難而不失其正者。希矣。世之儒者。幸生太平無事之日。飽食暖衣。無纖毫之憂患。匡坐而談性命之學。及其既沒。門人弟子。矜其迂闊腐爛之說。歸然配食于孔氏之庭。非是。則俎豆不與焉。噫。吾能必其言之不出于僞也邪。

### 王弼論

毀譽者。天下之公。未可以一人之是非偏聽而附和之也。孔穎達有言。傳易者更相祖述。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蓋漢儒言易。或流入陰陽災異之說。弼始暢以義理。此伊川程子語其徒。學易先看王弼注也。惟因范甯一言。詆其罪深桀紂。出辭太激。學者過信之。讀其書者。先橫高談理數。祖尙清虛八字於胸中。謂其以老莊解易。然弼旣注易。別注老子。義不相蒙。未嘗以老莊解易也。吾見橫渠張子之易說矣。開卷詮乾四德。卽引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二語。中間如谷神芻狗。三十輻爲一轂。高以下爲基。皆老子之言。在宋之大儒。何嘗不以老莊言易。然則弼之罪亦何至深于桀紂邪。

### 陳壽論

陳壽良史也。世誤信晉書之文。謂索米丁氏之子不獲。竟不與立傳。又輕諸葛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以此訕壽。至宋尹起莘從而甚之。其言曰。自陳壽志三國。全以天子之志予魏。而以列國待漢。收天下三分之二。司馬氏繼之于時。作史者。王沉則有魏書。魚豢則有魏略。孔衍則有魏尙書。孫盛則有魏春秋。郭頒則有魏晉世語。之數子者。第知有魏而已。壽獨齊魏于吳蜀。正其名曰三國。以明魏不得爲正統。其識迥拔乎流俗之表。且夫魏之受禪也。劉廙辛毗華歆。劉若輩頌功德。李伏許芝上符端。先後動百餘人。其文見裴松之注。至今遺碑在許。大書深刻。而壽盡削之。不以登載。至先主王漢中。卽帝位。武擔蜀之羣臣。請封之辭。勸進之表。告祀皇天后土之文。大書特書。明著昭烈之紹漢統。予蜀以天子之制。足以見良史用心之苦矣。街亭之敗。壽直書馬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爲張郃所破。初未嘗以父參謖軍被罪。借私隙咎亮。至謂亮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則張儼袁準之論皆然。非壽一人之私言也。壽於魏文士。惟爲王粲衛覬五人等立傳。粲取其與造制度。覬取其多識典故。若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僅於粲傳附書。彼丁儀丁廙。何獨當立傳乎。造此謗者。亦未明壽作史之大凡矣。噫。綱目紀年。以章武接建安。而後得統之正。然百世之下可爾。其在當時。蜀入于魏。魏禪于晉。壽旣仕晉。安能顯尊蜀以干大戮乎。書曰。責人斯無難。尹氏之責壽。予竊以爲未得其平也。

#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

議

## 孔廟禮樂議

被孔子以王者之服。冕十二旒。衣十二章。乘鎮圭而坐。門列戟二十有四。褒崇之典。古有行之者矣。稽于禮可乎。曰不可。孔子作春秋者也。春秋之法。僭忒者必誅。人臣而被服等于王者。僭也。曰然則享用十二籩。舞用八佾。殆不可乎。曰是奚不可。周官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夫釋奠有樂。而釋菜無樂者也。惟以天子親往視學。則合舞以重之。漢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于闕里。作六代之樂。唐開元中。二京祭孔子。牲太牢。樂宮縣。舞八佾。明之初。國學之祭。籩豆用十。府州縣學之祭。籩豆用八。夏寅曰。十二籩豆。惟太學可行。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僭矣。然則禮樂之隆殺。由于主祭者。不係乎所祭神祇之爵位崇卑也。夫社祭土。稷祭穀。耕籍祭先農。其神不必皆王者。而天子祭之。未嘗因神祇之大小而殺其禮樂。祭先師也。亦宜若是焉。已。記曰。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饗。是則府州縣學之祭孔子。籩豆用八可也。用六可也。樂舞用軒架可也。用判架可也。至于太學。則天子主之。以天子之學。行天子之禮。奏天子之樂。享以十二籩。舞

議

以八佾。何爲而不可哉。

曲阜設官議

孔氏子孫知仙源縣事。自宋之初已然。今循而不改。知曲阜縣事者。必孔氏後也。然其敝有二。居其位。法難行。宗黨之間。其人賢。久不得遷。其人不肖。上官以孔子之裔。劾而去之。恐人之議其後。則顧忌而不敢出。將益無所畏憚。而民受其害。敝一也。知縣事者。不必孔氏宗族之長。族人有罪。或其伯兄。或其世父叔父。或其從祖。或無服而居祖父之行。少者坐而撻其長。卑者讞而屈其尊。干犯焉而不顧。敝二也。夫旣封上公之爵。一人錄五經博士二人。不藉知縣事者以爲光榮矣。或謂褒崇之典。行之久而不可易。或又謂孔子之里。不可使他人臨之。然則曲阜設官常何如。曰。曲阜魯之故都也。周公魯公者。魯之先君也。伯禽之少子。食邑于東野。曰東野氏。孔氏著而周公之後微。居于曲阜。物莫能兩大。理固然爾。今之咸陽。周公之墓在焉。使徙其裔孫。給之土田。歲時灑掃無廢。三年。有司擇子弟之通曉文義者。貢之朝。俾知曲阜縣事。秩滿得遷。替以周公之子孫。治孔氏之里。其于分也不紊。其于吏治也無敝。似亦策之可行者也。

孺悲當從祀議

孔子之道。著乎六經。傳其業者。自子夏兼通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傳禮。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發明大義。不越數子而已。雜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

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則儒悲實傳經之一人也。惟因論語紀悲欲見。而孔子以疾辭。疑孔子拒之門牆之外。不屑教誨。於焉孔氏家語。司馬遷史記。皆擯而不書。以親受禮于孔子之儒不獲附。一無表見之邦。鄭。燕狄。廉樂諸子。反得與配食之列。斯則祀典之闕矣。且夫互鄉。闕黨之童子。未嘗無誨。何獨悲之學禮。以君命臨之。反絕之已甚乎。故夫禮有喪服。綱也。既授子夏作傳矣。士喪禮。目也。以授悲。目言其常。而曾子問盡其變。然後喪禮備矣。噫。悲一學禮。而士喪禮之書傳。其功豈小也哉。且既授之禮。則爲弟子禮。六藝之一。悲身通之。學者毋徒泥論語之文。謂悲不在弟子之列。必合雜記論之。而悲當配食于孔子之廡。可信已。

### 鄭康成不當罷從祀議

西漢學士大都專治一經。兼經者。自韓嬰。申培。后蒼。孟卿。膠東庸生。瑕丘江翁。而外。蓋寥寥也。至東漢。而兼者漸多。鄭康成出。凡易。書。詩。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無不爲之注釋。而又六藝七政有論。毛詩有譜。禘祫有議。許慎五經異義有駁。臨孝存周禮有難。何休之墨守。膏肓廢疾。或發。或鍼。或起。可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大有功于經學者。萬歲通天。州刺史史承節撰銘曰。公之挺生。大雅之懿。囊括墳典。精通奧祕。六藝殊科。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此天下之公言也。惟其意主博通。故于三統。九章。大傳。中候。以及易書禮緯。靡不有述。然其箋傳。經自爲經。緯自爲緯。初不相雜。第如七曜四游之晷度。八能九錫之彌

文。三雍九室之遺制。經師所未詳者。則取諸緯候以明之。蓋緯候亦有醇駁之不同。康成所取。特其醇者耳。災祥神異之說。未嘗濫及也。或疑五帝之名。近于怪。然此在漢時著之。祀典者。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矧朝廷之典禮乎。乃宋儒極口詆之。沿及元朝。隨聲附和。至有以此罪之。竟黜其從祀者。其亦不仁甚矣。不觀九峰蔡氏之書傳乎。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洛書甄曜度。尙書考靈曜之文也。黑道二。去黃道北。赤道二。去黃道南。白道二。去黃道西。青道二。去黃道東。此河圖帝覽嬉之文也。而蔡氏引之。於蔡氏乎何傷。不觀新安文公之注楚辭乎。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此河圖括地象之文也。三足鳥者。陽精也。此春秋元命苞之文。而文公引之。於文公乎何損。乃一偏之論。在漢儒則有罪。在宋儒則無誅。斯後學之心竊有未平矣。況鄭氏之功。文公成公。未有異議。乃一程敏政罷之。非萬世之公論也。竊謂宜復其從祀孔廟。不當罷。

## 經書取士議

五經垂世。昔賢方之于海。比之日月。久而長新。挹而不竭。蓋合義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聖人而成。非一人一家之言也。朱子注論語。從禮記中摘出中庸。大學。爲之章句。配以孟子。題曰四書。諄諄誨人以讀書之法。先從四子始。由是淳熙而後。諸家解釋四書。漸多於說經者矣。元皇慶二年。定爲考試程式。凡漢人南人。第一場試經疑二問。于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經義一道。各治

一經。若蒙古色目人。第一場試經。問五條。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亦用朱氏章句。則舍五經而專治四書矣。明代因之。學使者校士。以及府州縣試。專以四書發題。惟鄉會試有經義四道。然亦先四書而後經。沿習既久。士子于經義。僅涉略而已。至于習禮者。恆刪去經文之大半。習春秋者。置左氏傳不觀。問以事之本末。茫然不知。經學于是乎日微。海其可枯乎。日月其可晦乎。此學者之所深懼也。樛味之見。斟今酌古。謂試士之法。宜仿洪武四年會試之例。發題先五經。而後四書。學使府州縣。宜經書並試。亦先經後書。蓋書所同。而經所獨。專精其所獨。而同焉者。不肯後于人。則經義書義。庶幾並治矣。若夫元人之試經義。詩以朱氏爲主。尙書以蔡氏爲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爲主。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注疏。迨明洪武中。損益之。春秋得兼用張洽集注。禮記則用陳澹集說。要仍不廢古注疏。而永樂諸臣。纂修大全。類攘竊一家之書。以爲書。廢注疏不采。先與取士程式不協。何得謂之大全乎。所當覈諸書所本。各還著書之人。別事纂修可也。

釋

釋圭

圭之爲制不同。而用之亦異。天子大圭。長至三尺。士圭尺有五寸。鎮圭。裸圭。四圭。尺有二寸。琬琰。九寸。鄭康成謂琰大者。度尺二寸。穀圭七寸。兩圭五寸。而命圭則自九寸以下。爾雅。圭大尺二寸。謂之玠。詩云。錫

議



爾介圭以作爾寶。說者曰：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也。是凡尺有二寸以上，皆天子之圭矣。記贊大行曰：圭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而琰圭以易行除慝。鄭衆謂其有鋒芒，則其厚且殺之。又王所指圭，插于紳帶之間，蓋其銳與劍相類，所謂終葵首也。考工記曰：天子圭中必鄭氏謂以組約其中央，以備失隊而典端。馭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則以組穿聯六玉，是凡爲圭宜鑿好於肉，然後可以組穿聯之也。宛平孫先生藏古玉一，相傳盜發成湯墓得之，傳世已久。先生出以示予，其光黝然若山玄而水蒼，長尺有二寸，博二寸，中鑿以孔，可以穿組，刻其上若芒刃。殆古琰圭之屬，而尺寸過之，疑卽康成所云大琰者也。昔湯旣伐三腹，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而考父之頌曰：受小球大球，又曰：受小共大共，釋之者曰：小玉尺二寸圭，由此觀之，是玉也。焉知非詩書所云，而成湯旣沒，納諸其墓者乎？客有先予觀者，爲賦玉劍歌，予考桃氏爲劍，未聞攻玉，玉劍之載于六經者無之，遂定以爲圭，作釋圭。

## 釋齋

今人多以茹蔬不肉食爲齋，稽之古不爾也。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王日一舉，王齋日三舉，殺牲盛饌曰舉。蓋周制王日食供一太牢，遇朔加日食一等，當兩太牢，而散齋致齋，齋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是齋日仍肉食，反有加矣。論語：齋必變食，以下至不多食，邢氏疏云：此以上皆蒙齋文，凡言不食者，皆爲不利人，齋必嚴敬，食之或致困病，故不食，其凡常不必然，而孔子惟酒無量，則齋日并酒亦飲之矣。不

飲酒不如葷。出莊子文。似未足據。

釋棠

詩蔽芾甘棠。毛公傳。甘棠。杜也。鄭康成注。北人謂之杜梨。南人謂之棠梨。爾雅。杜。赤棠。郭璞曰。今之杜梨也。樊光曰。赤者爲杜。白者爲棠。陸璣曰。赤棠與白杜同。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通志。甘棠謂之棠梨。又有沙棠。廣志云。如棠。味如李。無核。竊疑今之蘋婆果。卽詩所云甘棠。而俗呼沙果。卽沙棠。呼檳子者。乃赤棠也。其曰棠梨者。以花似棠。實似梨。合而稱之爾。

釋杙

爾雅。杙。魚毒。郭璞注云。杙。大木。子似栗。生南方。皮厚。汁赤。中去聲藏卵果。陸德明釋文云。杙音元。又作芘。鄭樵注云。今南人謂之杙木。其皮可煎汁藏梅。三家之釋爾雅若是。蓋杙之用在子。沈整臨海異物志云。杙味似楮。用其皮汁和鹽漬鴨子。裴淵廣州記云。杙殼似栗。赤色。子大如栗。散有棘刺。破其外皮。肉白如脂。肪。著核不離。賈思勰齊民要術作杙子法云。杙木皮淨洗。細蒸剉。煮取汁。率二斗。及熟。下鹽一升和之。汁極冷。內醬中。浸鴨子一月。煮而食之。廣韻注。杙木名。出豫章。煎汁藏果不壞。錢易南部新書云。湖州歲貢黃杙子。連蒂木瓜。故李景先戲蘇特曰。使君貴部有三黃杙子。五蒂木瓜。左文質吳興統紀云。大曆元年。進單黃杙子。談倫吳興志云。唐歲貢單杙子一千三百五十顆。重黃杙子一千三百顆。樂史寰宇記。湖州

士產單杭子。子嘗問之州人。莫有識者。洪邁容齋隨筆云。杭如蒼耳益母。莖幹不純。漬以藏鴨子。則染其外。陶宗儀輟耕錄云。今人以米湯和入鹽草灰以團鴨卵。謂曰鹹杭子。按今無錫土俗猶然。坊本爾雅。乃譌杭爲杭。於是凡詮杭者。皆以杭義釋之。考諸顧野王玉篇。於杭則注木名。於杭則注州名。二義固秩然不紊也。若單黃。重黃。三黃。則造杭子法有不同爾。至若卞彬下酒以杭皮爲肴。則又專用皮已。

說

名孫說二首

昆田生子三齡矣。命之曰桐孫。爲之說曰。天下之木。莫良乎梓。桐也者。梓之屬也。榮木也。易生而速長者也。凡木本實者。未慮桐則枝之小者益堅。孫枝所以貴也。清明而始華。未後時也。常暑而蔭炎。熱之不附也。鳳凰之羣游。非桐不集。琴瑟之中呂。非桐不宣。日月之正閏。非桐不辨。產乎荒岡窮谷。未嘗有偃蹇憔悴之色。及其自拔于百尺之表。夔鄂之垂柯。葉之潤。望之者愈見其可親也。是非不材之木也矣。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庶其蕃衍。吾後乎。

百穀之見于六經者。秬。秠。糜。芑。苽。菽。麻。麥。秫。蕡。稷。稷。而黍。稷。稻。粱。尤嘉穀之最也。詩言穡事。多先稷黍。然頌豐年者。必及稌。又釀者。則以稻酒爲上。而食稻比之衣錦。稻之重於時久矣。吳田之宜。莫良乎稻。取以名次孫也。可。爾雅云。十月穫稻。爲此春酒。吾將以娛吾老焉。

# 說硯

端州于今爲肇慶府。山石多可製硯。惟水巖最上。水經鬱溪東至高要縣。爲大水。蓋蒼梧至是五百里。有羚羊峽。以束之。峽勢將盡。其左折而北趨。有峰曰朝天巖。端溪之水出其陰。溪長一里許。廣不盈丈。自水口北行三十步。有穴窺之。止容一人。俛伏捫而入。積水灌其中。凡取石。必先以瓠汲水。自內而外。若傳杯然。水既涸。熬豚膏。然紙爲燈。由穴而入。中漸廣。分三涂。穿洞半里。抵巖壁。巖高三尺。下上皆剝石。不可鑿也。鑿石之工。多黃岡村民。日役不過四十人。坐臥偃側。其內得石。自內傳之外。一如汲水法。巖三尺。石分三品焉。上巖者質純而豔。微紫。中巖者質潤而凝。色漸青。下巖者質淡而細。色近白。有眼。沉水觀之。若有蘋藻浮動。其中者。是曰青花。試以墨。若熬釜塗蠟者然。斯爲美矣。其餘紋不同。紫氣奔而迴礮。謂之火捺。聚而爲輪。謂之金錢。紫氣既竭。白氣次之。謂之蕉葉。白凝綠。若灑汁。謂之翡翠。白凝于綠。纖而長者。謂之玉帶。黃氣巨其上。若虹。謂之黃龍。若縷。謂之金線。點墨癥相比。謂之雀斑。丹若粟者。謂之硃砂。斑剝蝕如蟲齧。謂之蟲蛀。旁色赭者。謂之鉅血邊。其爲眼不同。有鸚鵡眼。有鴉眼。有象眼。黃謂之鴉。碧謂之鸚鵡。眼不貴黃也。員者爲鸚鵡。爲鴉。長者爲象眼。不貴長也。或三五其暈。或七九其暈。暈有奇而無偶者也。辨水巖者。必于是驗之。思過半矣。朝天巖在水巖之南。產石易與水巖混。亦有蟲蛀。有玉帶。有金線。若翡翠似矣。恨微黃。黃龍似矣。恨燥。蕉葉。白火捺似矣。恨模糊。硃砂。斑似矣。恨大眊。其眼四旁若濱。睛翳不明。此淚

眼也。形體略備。光采全無。此死眼也。自此而外。則屏風山背有石。西坑有石。北嶺有石。大抵拒墨者多。向日視之。見有若繁星者。有若金銀氣者。其理麤。其質燥。其聲堅響。其色深紫。或如豬肝。或如黛綠。或如敗錦。或問道如松木紋。皆石之下者也。宣德巖在屏風山半。開自宣德年。品在朝天巖之上。山多虎患。故歲久無采者。要之得水巖。而諸山之石可廢。得青花兼鸚鵡眼者。而諸品又可廢矣。典水梅花坑。去端溪四十里。在三水縣境。產石亦有鸚鵡眼。方之水巖無異也。然徑尺之石。眼或多至百數。光滑而易裂。不知硯者。惟眼是求。挾之以爲希世之寶。特宋人之燕石耳。予游嶺表。正值采硯時。購水巖石百餘。久盡散去。海鹽周生。從予學詩。以端石硯爲贊。乃追憶舊日所得。爲說示之。俾審所擇焉。

說舟示戴生鍊

西湖船製不一。以色名者。有明玉。鎗金。金勝。寶勝。大綠。間綠。游紅。申屠仲權詩。紅船撐入柳陰去。釋道原詩。水口紅船是妾家。是也。以形名者。有龍頭。白樂天詩。小航船亦畫龍頭。是也。有鹿頭。楊廉夫詩。鹿頭湖船唱。馮郎是也。有燕尾。張思廉詩。斜日輕風燕尾船。是也。形色雜者。有百花。十樣錦。錢復亨詩。誰家樓外停歌舞。又上西湖十錦船。是也。以姓名者。有黃船。董船。劉船。見吳自牧夢梁錄。蓋大者謂之頭船。尤大者。賈秋壑所造車船也。車船棚上無人撐駕。但用車輪脚踏而行。其速如飛。小者謂之瓜皮船。廉夫詩。小小渡船如缺瓜。歐陽彥珍詩。瓜皮船子送琵琶。張大本詩。瓜皮小船歌竹枝。周正道詩。瓜皮船小水中央。是

也。又有總宜船。取東坡居士澹妝濃抹總相宜之句名焉。李宗表詩。總宜船中載酒波。凌彥狎詩。幾度涌金門外望。居民猶說總宜船。是也。泗水潛夫述武林舊事。值探春競渡日。畫橈櫓比如魚鱗。無行舟之路。楊謹思詩。大船搗鼓銀酒缸。小船吹簫紅繡牕。今則敗舫數艘。無復徵歌按舞者矣。

### 說緯

緯識之書。相傳始于西漢哀平之際。而小黃門譙敏碑。稱其先故國師譙贛。深明典奧。識錄圖緯。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則是緯識遠本于譙氏京氏也。徵之于史。如亡秦者胡。明年祖龍死。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已爲緯識兆其端矣。迨新莽之篡。丹書白石。金匱銅符。海內四出。于是劉京。謝翼。臧洪。哀章。甄尋。西門君惠等。爭言符命。遂遣五威將軍王奇等。乘乾文車。駕坤六馬。將軍持節。稱天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頒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不過藉以愚一時之耳目爾。乃光武篤信不疑。至讀之。靡下。終東漢之世。以通七緯者爲內學。通五經者爲外學。蓋自桓譚。張衡而外。鮮不爲所惑焉。其見于范史者。無論謝承後漢書。稱姚浚尤明圖緯祕奧。又稱姜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載稽之碑碣。于有道先生郭泰。則云。考覽六經。探綜圖緯。于太傅胡廣。則云。探孔子之房奧。于琅邪王傅。蔡則。則云。包洞典籍。刊摘沉祕。于中郎周勰。則云。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機。于大鴻臚李休。則云。旣綜七籍。又精羣緯。于國三老袁良。則云。親執經緯。鑿括在手。于太尉楊震。則云。明河洛緯度。窮神知變。于山陽太守祝陸。則云。七典並立。又云。該洞七典。探

隨窮神于成陽令唐扶則云。綜緯河洛。咀嚼七經。于酸棗令劉熊則云。敦五經之緯圖。兼古業覈其妙。七業勃然而興。于高陽令楊著則云。窮七道之奧。于郃陽令曹全則云。甄極惑緯。靡文不綜。于萇長蔡湛則云。少耽七典。于從事武梁則云。兼通河洛。于冀州從事張表則云。該覽羣緯。靡不究窮。于廣漢屬國都尉丁魴則云。兼究祕緯。于廣漢屬國候李翊則云。通經綜緯。至于頌孔子之聖。稱其鈞河摘洛。蓋常時之論。咸以內學爲重。及昭烈卽位。羣臣勸進。廣引洛書。孝經緯文。蕭綺所云。讖辭煩于漢末。不誣也。然鄭康成注周官。目孝經緯爲說。賈公彥疏。以漢時禁緯故。則又未始不禁之矣。自晉以降。其學浸微。然釋慧皎作高僧傳。稱法護博覽六經。游心七籍。沈約作宋書。于天文五行符瑞。亦備引緯候之說。蕭子顯南齊書志亦然。而周續之兼通五經五緯。號爲十經。直至隋焚禁之後。流傳漸罕。乃孔氏穎達賈氏公彥徐氏彥猶援以釋經。杜氏公瞻歐陽氏詢虞氏世南徐氏堅編輯類書。間亦引證。今則樊英傳注所載。隋唐經籍志所錄。太平御覽所采。學士大夫能舉其名者寡矣。

策問

康熙二十年江南鄉試策問三首

問。聖人之學。莫備乎經。漢世專一經者立博士。而兼長經義者。莫若鄭康成。然多以漢法解經。又采讖緯之說。爲後儒所憎。唐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儀禮周禮。則賈公彥成之。至宋邢昺。疏其未備。而經義始完。

歐陽修謂所載既博。所擇不精。異乎正義之名。請悉刪識緯之文。使無駁雜。今五經取士。一本宋儒之傳注。可謂醇矣。考之明洪武中。科舉程式。春秋不遺三傳。書主蔡傳。而不遺注疏。禮則專主注疏。是漢唐諸儒之說。仍多兼習。今注疏雖頒學官。而士之肄業者鮮矣。或如歐陽氏之說。刪其駁雜。飭經師講習而兼通之。不更愈與餘若易。初主程朱傳義。其後本義單行。而習程傳者漸寡。春秋初主胡傳。及張洽集注。其後胡氏傳單行。而治張注者無聞。亦宜酌其舊。俾兩家互爲發明。可與且宋元之說經者多矣。孰同孰異。孰繁孰簡。孰無悖于傳注。孰能發明傳注所不及。其槩可得而言與。五經大全。論者謂惟春秋最善。蓋本于汪克寬之纂疏。其餘諸經。所采羣儒之說。果其大備。而一無剩義。與抑尙有待于補緝與。我皇上聖學懋勤。蚤夜孜孜。與儒臣講釋羣經。既以四書尙書講義。頒示天下。文武大臣。茲者易義。又將刊布。其于詩禮春秋。當次第編纂。夫儒生誦習經義。其首務也。探其淵源。必能舉其條目。其詳言之。毋隱。

問。江南田賦。較他省獨多。賦額既多。逋課不少。下江諸郡。積欠動盈萬億。說者謂害釀于賈似道。經界推排之法。或謂明太祖憾吳民爲張士誠固守。藉沒豪族田。按私入之簿。以爲額徵。故賦特重。其後因巡撫周忱之請。蘇松等府官田。準民田起科。行之二百餘年矣。今舊額未增。而民力日敝。何與。意者有司之催科未盡善與。往時歲額不完。疑爲巨室豪右。抗緩不納。自奏銷處分一案。所以懲創者至矣。江南紳士。惟恐輸將之後。而歲額不完如故。何與。或謂西北大郡。賦額不過數萬。而江南一邑。有多至四十餘萬者。宜



其日事催徵不足。夫松江之華亭。不嘗析爲婁縣乎。旣析之後。未見徵輸之如額。則又何也。比者旱溢頻仍。不得不以荒歲之逋賦請帶徵于嗣歲。然田壤之收穫。止有此數。嗣歲未必屢豐。則舊逋未完。而新課又欠矣。將何術而使國用民力交無絀與。至若大江以北。邳。徐。鳳。泗。蒿萊彌望。隸之軍而軍不屯。歸之民而民不墾。招徠開墾之法。又何策而可稍幾于江以南諸郡與。多士見聞所習。利弊必洞然于心。盍具陳之。是籌時者所欲亟聞也。

問。黃河之患。前代山東河南。或時有衝決。今則江南獨被其害矣。明永樂中。陳瑄轉漕東南。欲避遮洋之險。鑿清河縣南之淮與河會。而淮黃遂爲運道之咽喉。國家漕運。仍明之舊。而頻年河患。傾堤潰防。歲費帑金累數百萬。明代河溢于淮。則病在運。河溢于泗。則患在陵。今治河者。無陵寢之虞。惟運是亟。則力所專施。宜其事半功倍矣。顧工力之煩。歲月之久。反有艱于昔者。何與。隆萬間。潘季馴凡四治河。河無不治。惟守固隄束水。藉水刷沙之法。今其說具在。惟是河挾沁汴泗沂諸水。其勢易強。而淮水源獨流長。其勢易弱。然則藉淮刷河之說。誠不足恃。欲河之治。必循季馴故智。而後可與。抑分黃導淮。別自有策與。往時盜決河防者。罪止杖與徒而已。後以法輕易犯。改從充軍。今之法較昔愈嚴矣。乃衝潰日告。且新堤方築。而故堤旋決。綱繆何法。而使新舊交固與。淮揚之田。半爲波臣所汨。此江南之大患也。淮流何以遏。歸仁高堰何以護。雲梯之關。何以通。河之害。何以去。諸生其悉陳利害。以爲常寧獻。

#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一

頌

## 御書大字蘭亭頌并序

臣聞邃古之初。首傳羲書。結繩而後。丕煥堯文。河則龍筮告期。山則螺書徧刻。禹功甫奏。爰題岫嶠之碑。周道方興。厥有岐陽之鼓。寫晉祠之記。樹碣修廊。磨岱宗之崖。琢銘絕壁。頒鏤文之紅管。賜飛白於玉堂。間有工書。莫由造極。我皇上日新盛德。天縱多能。四海同文。治軼唐虞之上。萬幾餘暇。心游翰墨之中。容藻光華。曜六文而首出。奎章景鑠。包八體以高養。翠珉表闕里之庭。銀榜徧名山之宇。允矣帝王第一。卓哉今古無雙。蓋自倉頡沮洳以來。泊乎鍾繇張芝而外。六郗三謝。非無典午名流。一字萬殊。祇有會稽內史。冠書家而獨立。集字學之大成。永和九年。暮春三月。循洛師之舊典。會江左之羣賢。列坐流觴。暢幽情於禊事。興酣落筆。傳醉本之蘭亭。逮至再書。終焉莫及。賺來御史。宜酬金縷之餅。攜自率更。足比支機之石。馮湯趙葛。各有臨摹。褚薛顏楊。終難髣髴。且偏旁之互異。或肥瘦之失中。要皆徑寸之書。罕覩非常之蹟。皇上御帝鴻之墨海。挾漢殿之璇跗。用篋宮牋。特書禊序。作璧窠之字。悉中準繩。揮垂露之毫。不踰規矩。得心應手。入化窮神。雖曰臨書。實超真蹟。昔桑世昌著錄四十五家。考陶宗儀所陳百十七本。自瞻御

墨盡在下風。使右軍更生。亦常開筆。假常侍而在。難免登牀。爰遴畫省之員。俾刻崇山之麓。光同五緯。麗並三辰。於是相彼名區。斲林屋青瓊之版。載來巨浸。駕吳江赤馬之船。神魚吹浪。以通波。健獮服襄而轉。穀。遂歷樵風之境。誕經曇礪之村。鈎摹不爽。夫纖微。鐫勒無差。乎苗髮。蔭之華棟。承以豐趺。庇厥良材。用新古蹟。文石之牆百堵。融丘之土再成。修竹扶疎。高嶺千尋。林以外清流左右。太平萬歲字當中。方閔苑之池臺。喬雲長護。勝鴻都之車馬。遐壤來觀。臣近矚榮光。欣逢盛際。對昭回之靈漢。儼咫尺之天顏。敬綴蕪辭。用揚懿美。敢頌曰。

聖矣我后。萬幾維勤。一有餘暇。翰墨必親。迺握乾符。迺闡坤珍。倬彼雲漢。麗矣星辰。金壺墨藪。靡書不甄。謂晉禋序。遺法可循。手追心慕。入妙通神。拓爲大字。天矩一新。螭盤虎踞。鳳翥龍伸。昔賢列宿。我后義輪。昔賢百谷。我后滄津。爰卽勝地。勒以豐珉。鸞墨之沼。浮沫成淪。有丹有艘。有筈有陳。有莖有蕙。有松有筠。有蘋有藻。有羽有鱗。有赫宸書。鎮茲海垠。三光轆轤。七采璘彬。吉雲環衛。元氣彌綸。如稽山壽。於千萬春。贊

御書贊爲李都運使作并序

聖天子經乾緯坤。精一之心。形諸筆墨。寶題銀榜。若雲漢之章于天。在下者莫不覩矣。然羣臣拜賜雖多。恆出萬幾餘暇。臨做法書。至于尊重其人。特書褒美。則異數也。粵以屠維單閼之春。鑿輅幸浙。金壺墨海。

肆筆成書。爰賜節鎮。方岳以下有差。於時都轉運使臣濤獲

頌。惠愛二字。臣濤侍從舊員。今職在司。齏膏脂不潤。宜乎天獎及之也。臣恭覽之餘。謹拜手稽首而作贊曰。

維天有渙。麗于秋旻。我后宸畫。昭回式鈞。洪露之施。豐草先被。殊錫褒嘉。必于廉吏。帝觀于河。來浙豫遊。言爲尙書。事則春秋。帝曰咨濤。汝予侍從。試郡股肱。克綏有衆。命汝轉運。天產汝司。能惠而愛。朕心是毗。濤拜稽首。起舞而蹈。捧此奎文。介圭匪寶。裝之玉璣。琢以貞珉。欽于世世。貽萬子孫。小臣述贊。實惟舊史。占泰之交。道長君子。

退谷先生像贊

藤以爲屋。芥以爲舟。秋水是觀。退谷是游。娛老縣車之所。藏書萬卷之樓。畫圖四壁。金石千秋。咸以爲陶情之助。而非玩物之求。蓋翁所志者。慕微言于既墜。黜異學于橫流。故窮年席研。仰屋梁而著書不休。其從翁游者。訝傳神之微肖。其未登翁之堂者。千里之表。百世之下。覩茲虬鬚鶴髮。庶幾乎方諸乎藏史之在周。

謝柔則像贊

子乎誰乎。嶷然不語。其有所思乎。游乎太行勾注之巔。息乎始寧山東之墅。或耕于巖。或釣于渚。意其射

的之仙人江東之巢父乎。

題吳處士于庭小像

先生聚書不分今古。先生寫書必辨魚虎。先生著書。靡問寒暑。說春秋則踞竈觚而聽。論甲子則書亥字而數。籍題鈞黨之名。家本珪璋之府。人見以爲善病之維摩。我謂是延齡之桂父。

煙雨歸耕圖自贊

饁有婦子。居有環堵。舍爾征衣。荷蓑而走。爲力雖微。其志則堅。粒食旣足。不期逢年。咄哉斯人。誰爲徒者。人或爾知。百世之下。

箴

敬悅齋箴

同岑之木。柯葉相樛。同林之鳥。鳴憂相求。矧伊兄弟。同居寢食。當念爾祖。敬悅是式。人有毀譽。誣善則那。式敬吾長。其樂如何。有忿必懲。有欲思窒。務去驕矜。毋易嘲叱。一言快意。四坐傷心。睚眦之怨。禍乃相尋。動容斯和。出辭勿悖。敬以入懷。悅以結愛。昔在尼父。行在孝經。敬兄弟悅。我言汝聆。

醜舫箴

吾齋之中。有客萃止。能飲飲之。不能者已。弈屏楸枰。博捐盧雉。豈無樂方。令以經史。實有端言。主無苛禮。

罔稱人惡。罔諛人喜。第話桑麻。勿論朝市。勿酒勿沉。勗哉君子。

銘

南唐硯銘

羅紋之石長短眉。誰與琢者李少微。

古沐哥窯硯銘

叢臺澄泥鄴宮瓦。未若哥窯古而雅。綠如春波渟不瀉。以石爲之出其下。

城硯銘并序

城硯不知何城之甄。修五尺。廣二尺。窪其頂以爲池。水周四而窪中有城硯二字。旁列心正筆正。心邪筆邪八字。皆篆書。相傳平江慧慶寺中物。大學士文文肅公未第日。讀書僧舍。見而心賞之。寺僧出長牋請公書卷。以硯易焉。乙酉兵後。流轉人間。休寧吳于庭購得之。晚以贈予。乃作銘曰。心正筆正。出辭安定。勿納于邪。先民所命。如見大賓。一主乎敬。

先舍人太極圖硯銘

城隅故居。舍諸香廚。蠶魚棄如。以上二字句斯則先子和墨。伸紙草復。社廣交之書者也。

史館硯銘

銘

入巖幽。割地肺。潤雲油。屏滓穢。置史席。長相須。法東馬。歸南狐。言必信。辭毋費。勒之銘。歲已未。  
記注硯銘

事春秋。言尙書。史臣載筆。寧南董之不如。

貢院硯銘

大道之公。吾是之。背公爲私。吾恥之。

南書房硯銘

正爾容。毋足恭。捫爾舌。毋勦說。禮義之不愆。弱豪迺宜。

松化石硯銘

截松肪。守蒼精。壽且貞。保百齡。

石城甌硯銘

秦對巖前輩所贈

石城甌。古所陶。以製硯。利揮豪。歲困敦。月在畢。故人遺我事。刊述勒休銘。守勿失。

翡翠硯銘

翠羽之滌滌。石墨相著而黏。貯之經匳。小言詹詹。大言炎炎。

梁吉士水巖硯銘

鶴之鶴之。眸之瞭焉。中有菁藻。溶漾于淵。比德于玉。子居其先。

斬熊封蕉葉硯銘

友石者君君我友。澹若水。斯可久。

萬孝廉水巖硯銘

翡翠之飄如。鷓鴣之斑如。黃龍之宛宛如。

松花江石硯銘

東北之美珣玕琪。綠如隴右鸚鵡衣。琢爲平田水注茲。三真六草無不宜。

歙硯銘

星源摺龍尾活。勝石末。

又

以爲澀。筆不留。以爲燥。墨不收。溫其如玉。獲我所求。

井田硯銘

畫井地。犁耕牛。服田力穡。乃有秋。

又

銘



井爾井田爾田宜豐年。

方硯銘

而德之溫。而理之醇。而守之堅。雖磨之不磷。以葆其貞。

風字硯銘

動萬物。莫若風。我行四方。惟汝從。

沈覃九片雲硯銘

質雖薄。氣則潤。千秋名。視方寸。

周琴山鶴鶴硯銘

鶴鶴鶴。石不足。再三浴。

曹彝士登泥硯銘

相古先民。倉與沮。手搏吉土。書蟲魚。山玄水蒼。玉不如。

汪叟硯銘

行則渙。養則井。君子之德。庶幾可並。

大耳硯銘

取聘之耳。滅釋之聞。宣孔之旨。

鮑血邊硯銘

邊幅不修。吾豈汝尤。

鳳尾硯銘付昆田

衆鳥有託。爾安所棲。鳳兮鳳兮。

硯銘付桂孫

有石若茲。何以玉爲。

半月硯銘付稻孫

如月之恆。君子之光。以莫不增。

白石硯銘

守其白。毋近墨。

紹泰輒硯銘并序

吳興釋子。穿池山中。得慕輒數由。上有紹泰紀年。蕭梁敬帝時物也。寒中琢以爲硯。竹垞老人銘之曰。秦羽陽漢未央。魏之銅雀齊香姜。製爲硯質最良。此紹泰輒更宜墨。其背有黃龍。不異端溪石。

徐虹亭端溪硯銘

羚羊峽中如此石。雖百礮礮不可易。

陶硯銘

陶之始。渾渾爾。

鮪血硯銘

采諸深淵。鮪血在邊。前估百。後估千。

斧硯銘

斧雖缺。曾琢月。

張敏求員硯銘

是爲張伯之璧。且懷其一。

方端硯銘

玉以爲德。君子之式。

沃村硯銘

離煙三里山骨異。石墨相著汗先膩。筆縱字大且快意。

徐七來索綯硯銘

九經之潭深若井。子欲汲之有修綆。

羅磯石硯銘

靈蘿磯。左海圍。沐日浴月衆水歸。我懷斯石置棗几。金星繁。倍龍尾。

著書硯銘青錢寫照

北垞南。南垞北。中有曝書亭。空明無四壁。八萬卷。家所儲。鼠銜蠹。獺祭魚。壯而不學老著書。一泓端州石。晨夕心相於。審厥象。授孫子。千秋名。身後事。

珣叔硯銘

坎不盈。兌爲澤。維心亨。利講習。

稻孫小硯銘硯修二寸

青玉在案。得矩之半。

蟬坑硯銘

壯不學。老而勤。徒苦辛。經小通。仕不達。罷朝謁。投史筆。歸田廬。日著書。遠人徠。石遺我。蟬坑者。炎洲翠點。滴深界。當心假我年。長對此石曰唯。

畫壁石硯山銘

陰陽分。白黑均。置書案。昌我文。

求休石章銘

求休石。不易力。神或守之。祠以羊。彝有六。尊有六。勒嘉名。長壽穀。

圖書匣銘

我言之不信。人惟汝信。爾體之克全。我名斯全。噫。是其爲先生之執友。而相保以百年者乎。

子母印筒銘

子母印。納諸腹。其文中央。周四角。

新莽錢范銘

赤帝劍。素王履。莽頭禿。均亡矣。錢有范。器獨存。二千歲。弗改煎。砂牀斑。土花綠。出巾箱。翫不足。

梅定九造日晷見贈書之以銘

日出湯谷。次蒙汜。自明及晦。奔車不知幾萬里。以寸度之。攝其晷。鼎也。製器巧如是。

書櫃銘并序

予入史館。以楷書手。王綸自隨。錄四方經進書。繪善小詞。宜興陳其年。見而擊節。尋供事翰苑。忌者潛請

學士牛鈕形之白簡。遂罷予官。歸田之後。家無恆產。聚書三十櫃。老矣不能徧讀也。作銘曰。  
奪儂七品官。寫我萬卷書。或默或語。孰智孰愚。

筆筒銘

筆之在案。或側或頗。猶人之無儀。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閑彼放心。歸于無邪。

銅水盂銘

方寸之金。一勺之水。惟靜恆存。惟廉知止。

錫書燈銘

人之有精。猶膏之在燧。養之既固。溢爲聰明。未聞膏竭而燈猶有光者也。戒之哉。

烏絲筆格銘

毋側頗僻。毋過不及。

檀界尺銘

其徑直。其德方。以鎮物。罔不臧。

磬銘

人定初。鼓鑿餘。一擊再拊。有心哉夫。

朱碧山鼠齧田瓜觥銘

瓜蔓生瓜蒂結。相鼠有齒。瓜上齧。碧山一老技稱絕。魚鑰收獸錦裏。沾之哉。曰不可。

官窯花澆銘

積兮若魚尾之散餘霞。潤兮若海棠之過朝雨。哥邪定邪。寧足比數。亦何慚于柴汝。

桃核酒器銘

桃有核。常焦百母。或如豐侯之醉。亂酣其身。而亡其國。

巢孝廉手製匏尊銘。孝廉諱鳴盛。嘉興人。名注。復社。崇禎丙午。舉于鄉。乙酉後。屏跡不入城市。

巢五孝廉焚公車。繞屋第種青葫蘆。截爲杯杓。與俗殊。巨羅鑿落吾舍。諸物微奚足貴。難得高人製。

杖銘

危我持顛爾扶。遇坎則止。見利勿趨。

方竹杖銘

何者扶吾老。藤亦好。竹亦好。一葦斲中園。直方以爲寶。

弩銘

唐也剛克。夾也柔克。不剛不柔。茲器維則。

古銅銃銘

雖有韓白爛其額。雖有孫吳燔其膚。雖銷茲器。改煎尊壺。

辭

醉司命辭并序

醉司命者。宋汴京故事也。以涂月二十四日。貼竈神于竈上。用酒醴塗竈門。謂之醉司命。見幽蘭居士孟元考夢華錄。

蓋自南渡後。廢不行矣。家居逼歲除。視婦子祀竈。適作醉司命辭。其文曰。  
臘鼓送寒。明燈射牖。月窮則涂。其在丑。巫言是夕。司命上天。指掌翁舌。謹告下人。爾不神媚。昏及厥身。於是主人整衣前揖而祝。惴惴兢兢。懼懼肅肅。大夫都尉。矧童是告。神乃降而言曰。子亦知子之過乎。凡子所爲。吾闕其萌。反愬于帝。何患無名。子如不信。據觚而聽。昔者二氣旣分。節運推斥。上麗三辰。下立四極。百神繽紛。如影投隙。靡有大小。各司其職。顛頊之虛。吾攸用宅。帝臨在上。下土是眇。曰庖曰竈。往哉汝監。孰爲有罪。告子非讒。吾軼雲輪。吾馭風馬。下視崇墉。于斗分野。戟門二八。翔子之舍。子之先世。秩祀孔虔。戶門井甃。吾居一焉。牲醴肥香。有柶有筵。有祝有和。有籥有言。及子之身。流離瑣尾。自牧徂垆。舍城而市。粟主數遷。誅茅長水。無恆安息。遠近游遨。持取吾土。不思故巢。朔雲東岱。西濟汾洮。南甌閩粵。抗石凌澗。歸視其突。未黔而跑。子之比閭。吾得款睨。西家主婦。有媵有娣。蓑粉游紅。玉璵象掃。鏡聽而兮。狄香在

辭



袂。維子之室。有嫗無髮。簪蒿于蓬。卓椎于髻。炊彼屨屨。不可瞻諦。瘠子羸孫。愁苦終歲。東有雲屋。穴金十囊。割蠟而饗。剗腴以嘗。左鼎右盃。楚苗吳秬。釀用醞酒。薦我黃羊。嗟子終窶。脫粟糝羹。并日而食。或絕其糲。勞薪不繼。然之以糠。煙反于宅。鼻嚏日曠。南鄰北舍。審音識曲。越調吳歛。哀絲豪竹。迴腸蕩氣。娛我心日。維子之家。詩書是讀。井臼晨喧。機綾夜績。尺口牙牙。寒號飢哭。攪我夙宵。蒙耳駭矚。寒向不寒。熱扇不通。蛙鳴礎下。雪灑于牕。無冬無夏。上雨旁風。嗟此局促。栖我其中。責子之過。寧有終窮。主人聞言。小大稽首。翁謝于前。姥拜于後。爾乃鍊香以燒。剪紙而焚。餽餠粉荔。維選上陳。注餅以酒。盛食于盆。藉醴漉滓。塗之窻門。神途陶然。延霄奮舉。前導嬌孫。後隨六女。帝召司命。詢其所主。凡有過愆。爾其悉數。司命入覲。行步偶旅。覲覲兩目。醉不能語。

零丁

零丁爲陸進士寅作井序

錢唐陸先生圻。字麗京。一字景宜。高尚之士也。甲申後。賣藥海寧之長安市。會湖州有私撰明書者。爲人告。許辭連先生。旣而論釋。游嶺南。時前進士知臨清州事金君保。迹跡浮屠。南維陸太守世楛。爲闢丹崖精舍。緘鐵鎖以上。先生依焉。一夕夢至琳宮。丹梯碧瓦。中有神。建龜蛇之旒。寤對寺僧言狀。僧楚人。謂曰。此太和山也。先生乃易道士衣。往訪。竟不知所終。其子寅。舉進士。旣釋褐。擬微服往求。予早歲以詩古文。

辭受知先生。遂定忘年之款。自辛丑夏一別。水尚知歸。先生獨久不返。爰效東漢戴良體。代作零丁一篇。授寅持以入楚云。

寅也敬白。零丁尺半紙。敢告行路諸君子。有父有父。一去故鄉不知幾千里。日月逾邁。二十五年矣。請說軀體顏面皮。軒眉廣額。豐兩頤。口輔鬣鬣微有頰。去時牡齒尚未落。肩脾頗亦肥。平生不怒多笑。嬉目無邪視。頭無俱。周尺一尋長過之。請說裳衣少新製。大布寬袍。淚長漬。帶斷續繩。衫裹臂。孫孫子子。蟻蚤萃。有時捫之。擲在地。兩襠敞袴。雙足屣。寒肌生粟。暑生痲。婆留鄉語。聽易分。問以經術。辭紛綸。至若說易。尤專門。方州。郝家味義根。囊中口譜。可等金匱文。方不自祕。恆活人。不昧財。不逐禍。緇衣黃冠。無不可。惠而能以消息聞。爲德者。君報者我。

### 答問

#### 答陸修撰問

長洲陸子。問禮于小長蘆朱叟曰。子于父母。記有致喪三年之文。先儒說禮。莫有援經以伸其旨者。何與。叟曰。子言之。喪則致其哀。記曰。致哀所以能致喪祭。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荀子曰。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所以爲至痛極也。凡此皆以釋致喪也。曰。爲君方喪。杜氏之釋例。以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竟而奔。修服於其國。孔氏之疏。以爲遣使來至。非諸侯身至。且疏。

曰方喪謂比方父喪信然否敢問答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微子之問吾將明以告子昔者帝堯殂落四海遏密八音舜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器於是十有二牧咸在周之成王崩鄉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御王册命同瑁旣收諸侯出廟門俟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其云執壤奠者以四方壤地所出而奠贊也報誥稱庶邦侯甸男衛者明匪獨畿內諸侯也故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蓋雖庶方小侯皆入天子之國爲天王斬衰有別姓而哭詔大行人相其禮成周之制然也鄭游吉對士景伯曰靈王之喪吾先君簡公在楚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人不能詰由此言之簡公若非在楚而使其卿往難乎免于天吏之討矣秦昭襄之薨韓桓惠王衰絰入弔祠春秋彼于事大國之禮且然矧天子乎竊疑方喪之名書云告爾四國多方詩云萬邦之方四方以無拂殆取諸此非比方父喪之謂也陸子瞿然曰夫子之言禮信而有徵肯堂敬聞命矣旣退命昆田書之用質言禮之君子

募疏

重修嘉興府儒學募疏

蓋聞文翁之化益部禮殿斯開何武之按揚州學官先卽良以郡校三雍之外釋奠攸均宮牆數仞之防鳩工必固欲賢關之克振宜橫舍之聿新況乎構李名區特書魯史嘉禾美號肇紀吳年祖龍長水之鄉

駟馬開元之府。吳會于焉分地。斗牛從此占星。戶戶讀書。入井西之圖畫。人人譚理。擅江左之風流。朱翁子在漢廷。媿文名于東馬。于令升之晉紀。允典午之南狐。過寶花之倉。百世猶懷陸贄。訪靈芝之宅。五湖尙想丘爲。而乃代降淳熙。家傳正學。林德久之言易。輔傳貽之說詩。各繼微言。共明經術。皆由學校開設。故能人文化成。第自開元大曆以來。屢興揆日景山之役。近則陳丹暗粉。漸就傾墜。兼之上雨旁風。交愁漏溼。蓋少雙鴛之瓦。甃虛五鳳之輒。一木旣所難支。百堵允宜皆作。乃敢謀于多士。告之通都。爰及官僚。共襄盛事。或出史晨之家穀。或率乙瑛之王錢。聚粒米而成山。截鈎金而輸庫。庶得授全模于梓匠。度巨室之几筵。旣作泮宮。當成史克之頌。有嚴新廟。重勒韓勅之碑。謹疏。



#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一

傳一

汪克寬傳

汪克寬字仲裕一字德輔徽州祁門人幼而知禮晨必省父母長者在侍立不敢坐就塾曉行者過之書帷燭未滅也長從學胡炳文吳仲廷泰定三年秋舉江浙鄉試出鄧文原之門明年下第歎曰道不行曷著書立言以詒後世乃與金華許謙鄱陽朱公遷建康彭炳講論道學弟子著錄者日盛所居山谷環繞學者稱之曰環谷先生陳友諒聞其名欲迎之遂由黟山避地太平之絃歌鎮洪武元年有薦于朝者辭不就二年正月以幣聘入吏局史成不願仕資金帛賜歸五年冬以疾卒克寬邃于經學易有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周官類要經禮補逸春秋有纂疏提要左傳分紀諸書惟春秋禮刊行其後永樂中胡廣等奉勅編纂大全攘纂疏以爲官書罔上而不之察也

貝瓊傳

貝瓊一名闕字仲琚一字廷琚一字廷臣崇德人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據吳累徵不就洪武三年召修元史六年除國子監助教先是宋濂爲司業主建安熊氏之說謂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

傳一

九八七

禹湯文武咸宜秩祀于天子之學。議雖不行。士大夫多有疑其說者。瓊乃作釋奠解曰。或欲祀三皇于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按周禮。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也。又凡始立學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若周公孔子。下云。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蓋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常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益。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奠之。不同也。是唐虞與周。所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于三皇也。載稽之史。漢魏之主。取舍各異。周孔迭爲先聖。孔顏互爲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宜享王者之祀。於是罷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唐永徽中。復武德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爲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爲不易之典。是唐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及于三皇也。夫三皇宜祀。而不得祀之于學也。學始無孔子廟。惟魯有廟。然其教被于天下。非一國所得專者。故天下通祀之。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而三皇不預也。今欲崇三皇爲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褒其功。降孔子爲先師。使混于高堂生之列。適所以貶其德。故吾的然以爲不可也。或曰。古者祀舜于虞庠。祀禹于夏學。祀湯于般學。祀文王于東膠。舜禹湯文。並得祀于學。何獨於三皇之祀非之。曰。周立四代之學。故祀舜禹湯文。今祀三皇。將於何學與。雖然。三皇之功。及於人者遠矣。而領之於醫。特主神農膏藥之一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官主之。以豐其祀可也。識

者服其持論之正。瓊又慨古樂不作，徒有成均之名，爲大韶賦見志。九年，改中都國子監助教，勳臣子弟交憚之。十一年九月，致仕。明年卒。瓊與餘姚宋禧，皆從學楊維禎之門。瓊之論曰：立言不在巖絕刻峭，而平衍爲可觀，不在荒唐險怪，而豐腴爲可樂。蓋學于維禎而不汙所好者也。禧初名元禧，字無逸。元至正十年鄉貢，除繁昌教諭。之官一十九日，卽棄歸。遭亂，授徒自給。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分撰外國傳事畢還。

### 王彝傳

王彝，字常宗，其先蜀人，本姓陳氏。父事元，爲崑山州儒學教授，遂遷嘉定。洪武三年，以布衣召修元史，書成，賜金幣遣還，又薦入翰林，以母老乞歸，築歸養堂，自號媯蜚子。閒居考求古制，製冠巾衫裳帶屨，以服或謂之曰：今人而不服今之服，是得罪有司也。天子嘗賜之織幣，而不製爲服，是隱君之賜也。答曰：彝初未入仕，布衣也，而服斯服，將以入麋鹿之羣焉。君之賜其可褻乎？彝蓋以自便也。然古之意則存焉爾矣。以今之人而服之，其可不自古其人與？彝嘗游天台，從學于孟夢恂，故其文特醇雅。時楊維禎以文雄于東南，從游者甚衆，彝作文妖一篇，詆之。辭曰：天下所謂妖者，狐而已矣。然而文有妖焉，始有過于狐者，夫狐也，俄而爲女婦，世之男子不幸而惑焉者，莫不謂爲女婦，則固見其黛綠朱白，柔曼傾衍之容，所以妖者無乎不至，故謂之真女婦也。雖然，以爲人也，則非人，以爲女婦也，則非女婦。由其狡獪幻化爲之，此狐之所以妖也。文者，道之所在，曷爲而妖哉？浙之東西言文者，必曰楊先生，予觀其文，以淫辭譎語裂仁義。



反名實濁亂先聖之道。顧乃柔曼傾衍。黛綠白白。狡獪幻化。奄焉以自媚。是狐而女婦者也。宜乎世之男子之惑之也。予故曰。會稽楊維禎之文狐也。文妖也。噫。狐之妖。止於殺人之身。若文之妖。往往使後生小子羣趨而競習焉。其足以爲斯文禍匪淺小也。文而可妖哉。然妖固非文也。世蓋有男子而弗惑者。何憂焉。魏觀知蘇州府事。修孔子廟學。作南門。歲行鄉飲酒禮。必請彜爲文。觀誅。彜與高啓俱伏法。彜之被召。續修元史也。鄉人杜寅。張簡與之俱。寅字彥正。青城人。僑居吳縣。洪武八年。爲岐寧衛知事。與經歷熊鼎並賜狐裘。官至兵部侍郎。簡字仲簡。吳縣人。初師張雨爲道士。元季兵亂。以母老歸養。遂返巾服。臨川饒介。分守吳中。自號醉樵。延諸文士作歌。簡詩擅場。居首坐。其次高啓。其次楊基。介贈簡黃金一餅。啓白金三斤。基一鎰。簡自稱白羊山樵。

趙壘傳

趙壘。字伯友。新喻人。元至正中。貢于鄉。官上猶教諭。人目爲南郭先生。洪武元年。帝旣平定朔方。冬十一月。詔發祕府所藏元十三朝實錄。以宋濂。王禕充總裁官。徵山林遺逸之士。纂修元史。凡一十六人。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沆。張文海。徐尊生。黃篋。傅恕。王錡。傅著。謝徽。高啓。曾魯。壘與焉。明年二月。開局天界寺。秋八月。史成。爲本紀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傳六十有三卷。中書左丞相兼太子少師宣國公李善長。奉表以進。人賜白金文綺。而順帝三十六年事。無實錄可考。於是翰林學士宋濂。禮部

尙書崔亮主事黃肅發凡舉例奏遣使呂復歐陽佑黃盅等一十二人徧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送上官復至北平遣儒生危於等分行燕南北開局于故國子監凡詔令章疏拜罷奏請以及野史碑碣靡不采訪有涉蒙古書者譯而成文昇至行中書請官印封識達京師三年二月仍命宋濂王禕充總裁官續成元史纂修一十五人朱右貝瓊朱世廉王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李汶張宣張簡杜寅俞寅殷弼壘仍與焉秋七月史成進上以卷計之紀十志五表二傳三十有六其前書未備者補完之有詔刊行仍人賜白金文綺張宣等得授官壘還田里六年秋九月詔編大明日曆以詹同宋濂充總裁官樂韶鳳充催纂官纂修凡七人吳伯宗朱右朱廉徐一夔孫作徐尊生壘復與其列十二月授翰林院編修七年夏五月朔日曆成既而帝以韻書比類失倫命儒臣十一人重加刊定翰林院侍講學士樂韶鳳宋濂待制王僎修撰李叔允編修朱右朱廉典簿瞿莊鄒孟達典籍孫賈答祿與權壘又與焉八年九月遷靖江王府長史壘以宿學自布衣歷史官朝廷凡有撰述輒與選嘗進甘露頌爲太祖所稱高麗使臣來朝賜之燕樂作使臣以下國有喪辭壘曰小國之喪不廢大國之禮帝是之及爲長史俾與宋濂等議定王國禮樂王游中都講武事有詔令壘從繼因詣闕奏事行中左門監察御史吉昌劾其非人臣禮宜下法司治罪帝特宥之

### 陳基傳

陳基字敬初。臨海人。從學黃潛。游京師。授經筵檢討。既而歸里。奉其母入吳。教授諸生。起行樞密府都事。張士信鎮淮安。基以江浙左右司員外郎參其軍事。改參張士誠軍。士誠稱王。基諫止。不從。士誠欲殺之。既而超授內史。遷學士院學士。洪武二年。召入預修元史。還。卒于嘗熟縣河陽里。基有文譽。最爲戴良所稱。謂元之能文者。虞。揭。黃。柳。繼之。則莆田陳旅。新安程文。臨川危素。其後則基而已。

高啓傳

高啓字季迪。長洲人。張士誠據平江。承制以淮南行省參政饒介爲諮議。參軍事。介見啓詩。驚異。延爲上客。啓謝去。隱于吳淞江之青丘。自號青丘子。洪武元年冬。詔修元史。啓與里人謝徽。傅著同被召。徽字玄懿。著字則明。既至。分科修纂。史成。著還。啓徽皆以布衣入內府教胄子。時太子賓客梁貞兼祭酒事。三年正月。啓夢偕徽晨候午門。貞在焉。有揖之者曰。二子當遷矣。又顧貞曰。諸生盡以屬公。啓曰。得無遠調乎。曰。煩傅開平王爾。既寤。以告徽。越三日。率諸生立右順門。俄而梁貞至。傅帝命曰。勅諸生出受業國子監。隨悉引去。明日。將朝。中使宣啓徽甚急。曰。有詔命開平王二子侍東宮學。俾爾二人授之經。果如所夢。逾月。徽夢啓同被召至帝所。帝持告身一紙。竊視之。其文有翰林院三字。以授徽。徽受之。忘拜。繼授啓。啓拜而受之。及寤。亦以告啓。越六日。帝御奉天門。中書右丞汪廣洋侍。命使召啓升。帝曰。諸儒在學久。以布衣遊吾門。可乎。顧廣洋曰。汝亟以翰林職處之。因趨謝。而徽以他事出。不得拜。明日。啓徽皆除翰林編修。

又如所夢。是年秋。徵母吳夢中使舁二櫬以授徵。以其一授啓。發之各有白金。徵又以告啓。既而帝御闕樓。命中使召二人。既至。擢啓戶部侍郎。徵遷吏部郎中。啓以年少未習。握算辭。徵亦辭。帝允之。各賜帑金。命左丞相李善長給牒放還。啓乃與徵連船歸于吳。夢復驗。方啓在史館。最爲國史院侍講學士。魏觀所知。會觀出知蘇州府。爲啓徙居城中夏侯里。交接甚密。觀改修府治。啓爲作上梁文。觀得罪誅。啓連坐。腰斬于市。年三十有九。徵復起國子監助教。卒于官。著歸爲嘗熟教諭。魏觀行鄉飲酒禮。長洲教諭周敏侍其父南老。著侍其父玉。皆降而北面立。觀禮者以爲盛事。歷仕山西潞安知州。最後獨存。啓善文。尤工于詩。徵稱其清遠縹麗。縱橫百出。若八駿追風而馳。於時蜀人楊基、徐賁、溇陽張羽皆流寓于吳。與啓齊名。號吳中四傑。

### 傅恕傳

傅恕字如心。鄞縣人。洪武二年。以布衣詣闕。陳治平十二策。其一請罷權鹽茶。曰。煮海爲鹽。采茶于山。窮民以救凍餒。非有所損于人。而後世急功利之臣。導其主設重典禁之罪。乃與盜賊埒。非先王之政也。帝覽之喜。命入史館同修元史。史成。出知博野縣事。恕少日善飲。及壯。以三爵自限。且爲文以戒曰。小人哉。傅恕也。爾負學者之名。何爲乎沉湎于酒。顛覆厥德。上有垂白之親。下有孩提之子。疢中乃身。雖悔曷及。惟于古人是倣。是則限以三爵。罔敢少益。歷觀載籍。飲酒之失。君嗜之而喪邦。臣耽之而溺職。而今而後。

縱鼎鑊在前。刀鋸在側。毋踰此限。戒之必力。庶幾不爲狂藥所移。而甘入小人之域。博野兵革甫定。恕爲立學宮。廣儲蓄。招徠離析。以勞卒于官。旣斂。惟遺殘書數卷。貧不能歸葬。百姓哀之。斂錢瘞之于縣城之北。

朱右傳

朱右字伯賢。臨海人。元至正末。司教蕭山。遂徙居上虞之五大夫市。問學該洽。尤長書禮春秋。其文深醇精確。簡而有度。嘗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翫培塿者。忽嵩華之高矣乎。故其所作。一以經爲本。劉仁本駐師餘姚州。作雩詠亭于龍泉左麓。集名士四十有二人。修禊賦詩。右與焉。洪武三年。以宋濂薦。召修元史。史成。乞還田里。六年。召修日曆。除翰林院編修。七年。與修洪武正韻。八年。擢晉相府長史。尋奉命同宋濂定議。王國禮樂。晉王隨太子游中都。講武事。右實從。九年。以疾卒。葬蘭風鄉。右嘗編性理本原。揭河圖洛書于首。次太極圖說。次西東銘。附以通書。以正蒙爲未純。不錄。其嚴于論學若是。又以深衣之制。世代沿革。襲以成俗。無復古意。乃援禮經及先儒之說。求合古制。使宜于今。作深衣考。學者稱焉。

王廉傳

王廉字希陽。青田人。僑居上虞。洪武二年。用學士危素薦。授翰林編修。明年。與修元史。又明年。偕典簿牛諒使安南。還。改工部員外郎。固辭。出爲澠池縣丞。十四年。擢陝西左布政使。廉窮研經史。所著迂論。多闡

先儒所未發。其論金縢曰。金縢非古書也。使周公而然。非周公也。夫公既面卻二公穆卜。以爲未可戚我。先王乃私告三王。自以爲功。此儉人佞子之所爲也。死生有命。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則爲不知命。且人子有事于先王。而可以圭璧要之乎。則非達孝。至于卜冊之書。既曰公別爲壇墠。則不于宗廟之中。明矣。不于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冊。而藏于宗廟。又私啓之。即使金縢在廟。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乃復。凡六年之久。周人尙卜。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啓金縢者。卽此五端。反復詳究。頗疑金縢非古書也。其論大夫士立廟。略曰。天子諸侯宗廟之制。中庸或問詳矣。惟大夫士之制。則不能無疑焉。王制曰。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升適士。適士升大夫。以次增立其廟。因其理也。適若先大夫既立三廟矣。其子孫乃無爲大夫者。而爲適士。爲官師。不常祭其廟。將毀其主乎。抑存之乎。毀之。非禮也。存之。其誰宜哉。存之。而主于宗子與。禮。支子不祭。故支子之爲大夫者。有事于廟。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然則支子之爲大夫者。不得立廟矣。宗子爲大夫。支子之大夫。則固可因其三廟而祭。設宗子爲適士。爲官師。或一廟。或二廟。所常祭者。不過祖與禰也。支子之大夫。所當祭之。曾祖。宗子既不當祭。支子之大夫。又不敢祭。將闕之乎。將遂以支子之大夫所當祭而祭之乎。闕之。非禮也。祭之。又非適士官師之宗子所宜祭也。禮。大夫欲祭高祖。則省于君。謂之干祫。今欲祭于曾。亦將請于君與。又宗子爲大夫。其支子與之同行者。亦爲大夫。因之而祭三廟。則固宜也。苟宗子與支

子其行不同等。所祭之曾祖禰亦不同等。則如之何。竊意各隨見爲大夫者所宜祭之三廟而祭之。宗子但爲之主祭耳。主祭者惟宗子。初不論其行之不同等也。君子謂之善言禮。廉無子。卒葬杭州之西山。

朱廉傳

朱廉一名世濂。字伯清。義烏人。父同善。學于許衡。廉學于黃潛。李文忠鎮嚴州。薦授釣臺書院山長。洪武三年。以續修元史召。史成。與徐尊生。趙堦。朱右。乞還田里。六年。與修日曆。授翰林院編修。八年秋。擢楚相府長史。從楚王講武事于中都。繼因奏事。行中左門監察御史吉昌劾之。詔勿問。十一年三月。以耳聾賜致仕。廉嘗扈從至鳳陽。中塗作紀行詩以獻。帝覽之嘉歎。遂和其詩。徐尊生字大年。淳安人。先廉召議禮。與修元史。日曆。授以官。辭。洪武十年。復以秀才舉。宋濂將歸。帝問曰。卿歸孰可代卿者。濂以尊生對。遂授翰林應奉。

#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三

傳二

戴良傳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父暄。與柳貫交。命良受業于貫。并從黃潛、吳萊游。又學詩于余闕。旁及天文地理醫卜佛老之書。貫卒。良持心喪三年。元末。以薦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時太祖兵已定浙東。良乃避地吳中。久之。挈家浮海。至膠州。欲投曠廓。軍前不得達。僑居昌樂。洪武六年。還。變姓名隱四明山。十五年。徵入京。試文詞。留會同館。命光祿給膳。欲官之。以老疾固辭。忤旨。明年四月。卒于獄。良世居金華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元亡後。不忘故君。舊國。所爲詩文。悲涼感慨。其自贊曰。處榮辱而不二。齊出處于一致。歌黍離麥秀之詩。詠剩水殘山之句。則于二子。庶幾無媿。同時江陰王逢。字原吉。至正中。臺臣薦其才。稱疾辭。避亂青龍江。旋徙上海。築艸堂以居。自號最閒園丁。張士誠據吳。逢爲畫策。使降元。拒太祖。士誠辟之。不就。元亡後。賦詩激昂。甚于良。洪武十五年。以文字錄用。有司敦迫上道。子掖任通事司令。以父老叩頭乞請。太祖命吏部符止之。逢年七十。元日自製壙銘。是歲卒。

唐肅傳

傳二

九九七



唐肅字處敬。先世家杭州新城。遷于山陰。博通經史。旁究陰陽醫卜書數之學。兼工篆楷書。元至十九年。中浙江鄉試。授杭州路黃岡書院山長。轉嘉興路儒學正。華雲龍定嘉興。肅內附。例徙濠。洪武三年。召修禮樂書。擢應奉翰林文字。兼國史院編修。旋以疾失朝。免官。謫佃濠之瞿相山。自號丹崖居士。歲餘卒。年四十。有四子。愚士名之淳。以字行。嘗爲韓國公李善長草露布。太祖異之。問起草者誰也。善長以實對。帝令飛騎召之。使者未喻帝意。械繫至京師。愚士懼。度不得免。道經其姑之門。告使者止。促其姑出。曰。善爲斂尸。愚士泣。姑亦泣。行至東華門。已曠黑。入見。帝明燈坐便殿。問曰。汝曾艸露布耶。對曰。然。俄而中官以短几置愚士前。帝令坐。授以封諸王冊。曰。汝其潤色之。對曰。臣萬死不敢當。帝曰。姑旁注之。愚士乃奉命。注畢。仰視燭影中。帝色喜。良久乃出。至姑家。姑爲具酒食相慶焉。愚士性孝友。父死。函骨歸。葬于赤土山。求父遺文。雖荒郵敗壁。高崖斷石。靡不蒐訪。纂錄。時時伏讀。聲淚淒咽。聞者爲之掩涕。其留京師。李景隆延以教其子。方孝孺薦之於朝。建文二年。授翰林院侍讀。明年病卒。肅之未徙濠也。與上虞謝肅齊名。時號會稽二肅。而愚士暨同里錡。績。毛鉉。蔡庸。皆以善詩聞。越人呼曰唐錡。毛蔡。謝肅者。字原功。舉明經。歷官福建按察司僉事。出按漳泉。有虎患。肅移文告于神。虎遁去。坐事被逮。太祖御文華殿。親鞫之。肅大呼曰。文華非拷掠之地。陛下非問刑之官。請下法司。乃下獄。獄吏以布囊壓之。死。績。三茅書院山長。渙之子。教授鄉里。不干仕進。所居西江草堂。榜于門。以賣文爲活。有得輒市酒娛賓客。嘗有客至。呼其字。久不

出窺之。則其妻方拾破紙以代爨薪。一笑而已。其子師邵亦能詩。鉉字鼎臣。從唐肅授毛詩。用薦官國子學錄。

### 錢宰傳

錢宰字子子。又字伯均。會稽人。吳越王鏐十四世孫。元至正間。中甲科。以親老教授鄉里。洪武初。徵修禮樂書。尋以病還。六年。授國子監助教。十年三月。以年老告歸。帝許之。勅曰。朕戡定四方。卽開學校。延師儒。俾助賢子弟。凡民俊秀。莫不從學。教以經史六藝。助教宰在學數年。綽有成效。朕方喜諸生有所矜式。而年滿七十。懇辭還鄉。特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爾尙師表一鄉。訓誘後進。庶幾不媿古鄉大夫之教。則朕猶有望焉。二十三年。召爲會試考官。二十七年。有詔徵儒臣。定正尙書。蔡氏傳。宰暨翰林編修張美和。儒士揭軌等二十六人。皆被召。旣至。帝語之曰。爾等亦知天象乎。奎壁之次。黑氣凝焉久矣。奎壁文章之府也。今年春氣始除。文運其常興乎。命開局翰林院。賜宰等綺繒衣被。入朝班侍衛之首。讌坐殿中。時帝以海內太平。思與民偕樂。建酒樓于城門外。繼又增建五樓。令民沽酒。接四方賓旅。樓成。其一曰醉仙。命宰等飲其上。并給以鈔。宰等各獻詩稱謝。帝命禮部尙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耄思歸者。先遣之。僉對曰。願留。帝大悅。書成。宰尋告歸。帝命馳傳還里。年九十六乃卒。張美和名九韶。清江人。用薦爲縣學教諭。升國子監助教。擢翰林院編修。致仕時年八十三。帝諭之曰。爾以衰暮之年。日侍朕左右。今去矣。朕將

誰從其倚眷如此。揭軌臨川人。字孟同。以明經授清河主簿。升知縣。歸教授生徒。時臨川許中麗。字仲孚。錄唐元二代詩。兼采時人所作。題曰光岳英華集。軌序之。謂詩自漢魏而下。莫盛于唐。唐之後。莫盛於元。蓋於宋金之詩無取焉。

徐賁傳

徐賁。字幼文。自常州徙吳。善畫山水。工詩。張士誠辟之。遂偕張羽入吳。與羽居善山。賁蜀山。築精舍于山麓。洪武七年。用薦起。命廉訪山西。歸。檢其橐。惟紀行詩一卷而已。除給事中。改監察御史。按廣東。尋改刑部主事。出爲河南布政司左參政。進左布政使。大將軍師出洮岷。次河南。以所司犒勞。不時。愬于帝。竟下獄死。賁留吳時。家望齊門外。與高啓、王彝、王行、宋克、閻巷相接。日流連於文酒。故以北郭名其詩集。時張羽、楊基亦來吳。四方士聞之。多卜鄰。於是號北郭十友。十友者。長洲宋克。字仲溫。工章草隸書。擊劍走馬。彈下飛鳥。自號南宮生。張士誠欲致之。不能得。洪武初。徵爲侍書。出同知鳳翔府事。崑山陳則。字文度。洪武六年。以秀才舉。任應天府治中。擢戶部侍郎。尋謫大同府同知。遷知府。永嘉余堯臣。字唐卿。呂珍。保越。堯臣居其幕下。已而入吳。洪武初。官新鄭縣丞。無錫呂敏。字志學。不肯服元時服。深衣幅巾爲道士。洪武初。掌其縣教諭。其一則釋道衍也。

袁凱傳

袁凱字景文。松江華亭人。幼孤。力學。能詩。嘗熟岑大本賦。白燕詩。爲楊維禎所稱。凱見笑曰。未見體物之工也。更賦一首。維禎亟賞之。一時流播。人呼袁白燕。洪武三年。以布衣拜監察御史。上疏曰。國家戡定四方。固資將帥之力。今天下旣平。將士多在京師。精悍有餘。其於君臣之禮。尙未悉究。臣請于都督府。延致通經學古之士。朔望朝罷。諸將赴都堂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而生。而不自知也。又曰。小人犯罪。固不可赦。若老成長者。或有過誤。宜加矜恕。養其廉恥。以收他日之功。帝嘉納焉。遂勅省臺聘儒士。於午門番直。與諸將士說書。一日。帝慮囚畢。命凱送皇太子覆審。太子遞減之。凱還報。帝問曰。朕與太子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帝以凱持兩端。心不懌。凱懼。託疾歸。帝使人詢之。佯狂得免。凱貌癯而長身。有才辯。善諛。歸田後。恆背戴方巾。倒騎烏犍。往來泖水上。登九峰。好事者圖以入畫。凱詩絕去雕飾。論者推爲明初詩人之冠。同時華亭以詩名者。蜀府教授顧祿。字謹中。嘗過鄱陽湖。賦詩。太祖聞之。命盡進所作。披之便殿。遂以經進名集。楚府左長史管訥。字時敏。從楚王破銅鼓蠻。諸將欲殄其餘黨。訥固爭得免。王曰。管長史一言活萬人。必有後已。而生子名延枝。楚王育之宮中。長爲府紀善。兩人者。方之凱。其詩遠不逮也。

### 孫蕡傳

孫蕡字仲衍。廣州順德人。何真保南海。征南將軍廖永忠兵至。蕡爲真作書歸附。永忠遂徵蕡教授廣州。

洪武三年舉鄉試授工部織染局使遷虹縣主簿選入爲翰林院典籍同修洪武正韻應制賦醉學士歌稱帝意既而復外補平原主簿坐事逮繫被旨輸左校版築蕭牆費望城門謳吟爲粵聲督工者以聞召至帝前陳所歌詩皆忠愛語釋之十五年授蘇州府經歷涼國公藍玉嘗索費題畫玉誅費坐黨人伏法費以詩雄嶺表與河東王佐彥舉番禺黃哲庸之李德仲修趙介伯貞結社南園開抗風軒延一時名士所謂南園五先生也佐以父宦南雄占籍南海何真聘掌書記洪武初徵授給事中帝賜學士宋濂黃馬親爲作歌命諸臣和佐詩成帝覽之特喜賜鈔一錠佐性不樂仕進居官二載恆曰早朝何如晏起章服詎勝蓑衣乃告歸帝復賜以鈔佐篤于行父歿貧不能殮有廖元正者爲治喪事厝其棺于南雄之五里山佐事元正如父元正死哀慕終其身哲好山水徧尋嶺表諸名山旣而北游止秦淮李善長汪廣洋交薦于太祖吳元年除翰林待制侍太子讀書尋兼典籤洪武初使青徐尋出知東阿縣遷東平府通判上疏言時務帝怒放歸尋召回山東以他事誣誤寘于法哲北游時倚篷聽雪詔曰天下自然之奇音也歸構軒名聽雪篷學者稱雪篷先生德爲詩效李白李賀孫蕢嘲之曰子真混元皇帝雲孫也以薦除洛陽典史遷濟南府經歷自陳年老改就漢陽教諭秩滿改義寧縣教諭介屢薦不起坐累被逮道經南昌卒以子純貴贈監察御史費之被戮也其弟子新會黎貞抱持其尸裹之以衣殯于安山之陽貞字彥晦嘗署縣學訓導事辭去築釣魚臺于宅南尋坐累戍遼東比釋歸將抵家已暮取舟中酒先登所築臺對月

獨飲久之始叩門入。貞嗜酒，自號陶陶生。一曰穉坡居士。又唐豫者，字用之，亦貴之弟子。有孝行，家居定鄉約，以屬鄰里。冠昏喪祭，必準古人。父在，子雖老不得坐。毋博奕，毋飲酒。輸公賦必先。鄉人化之，稱曰樂澹先生。

### 王蒙傳

王蒙，字叔明，湖州人。趙孟頫之甥也。敏于文，不尚槩度。工畫山水，兼善人物。少日賦宮詞，仁和俞友仁見之，曰：「此唐人佳句也。」遂以妹妻焉。元末官理問，遇亂隱居黃鶴山，自稱黃鶴山樵。洪武初，知泰安州事。蒙嘗謁胡惟庸於私第，與會稽郭傳僧知聰觀畫，惟庸伏法。蒙坐是被逮，瘐死獄中。郭傳，一名正傳，字文遠。洪武七年，帝御武樓，賜學士宋濂坐，謂曰：「天下既定，朕方垂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乎？」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其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其議論根據六經，異才也。」既而濂持其文以進，帝召見于謹身殿，授翰林應奉，直起居注，遷兵部主事，再遷考功監丞，進監令，出署湖廣布政司右參政。

### 林鴻傳

林鴻，字子羽，福清人。洪武初，以人材薦，授將樂縣儒學訓導。歷禮部員外郎，性脫落，不善仕。年未四十，自免歸。閩中善詩者數十才子，鴻爲之冠。十才子者，閩鄭定、候官王襲、唐泰、長樂高棅、王恭、陳亮、永福王偁，及鴻弟子周玄、黃玄。時人目爲二玄者也。鴻之論詩，大指謂漢魏骨氣雖雄，而菁華不足。晉祖玄虛，宋尙

條暢。齊梁以下。但務春華。少秋實。惟唐作者。可謂大成。然貞觀尙習故陋。神龍漸變。常調。開元天寶間。聲律大備。學者當以是爲楷式。閩人言詩者。率本之鴻。晉府引禮舍人。無錫浦源。字長源。慕鴻名。躡嶺訪之。造其門。二玄請誦所作。曰。吾家詩也。以告鴻。鴻延之入社。鄭定。字孟宣。嘗爲陳友定記室。友定敗。浮海亡交廣間。久之。還居長樂。洪武中。徵授延平府儒學訓導。歷齊府紀善。遷國子助教。王襲。字中美。鴻之兄子。增也。長沙學官。遷知永豐縣。永樂中。召入預修大典。擢漢府紀善。唐泰。字亨仲。洪武二十七年進士。除行人。歷陝西按察司副使。王恭。字安中。隱居七巖山。自稱皆山樵者。永樂初。以儒士薦。起待詔翰林。年六十餘矣。王侑。謂曰。君得毋以會稽章綬故來邪。對曰。山中斧柯。幸無恙也。與修大典。書成。授翰林院典籍。陳亮。字景明。自以故元儒生。明興。累詔不出。作陳搏傳。以見志。結草屋滄洲中。與三山者彥爲九老會。終其身。獨不仕。黃玄。字玄之。將樂人。聞鴻棄官歸。遂攜妻子居閩縣。以歲貢官泉州儒學訓導。周玄。字微之。閩縣人。永樂中。以文學徵拜禮部員外郎。管挾書千卷。止高棟家。讀十年。辭去。盡棄其書。曰。在吾腹笥矣。同時趙迪。林敏。陳仲宏。鄭關。林伯璟。張友謙。亦以能詩聞。皆鴻之弟子。

王侑傳

王侑。字孟揚。父翰。仕元爲湖州路總管。元亡。浮海入閩。留永福山中爲道士者十年。太祖聞其賢。詔有司強起之。翰義不仕二姓。自刎死。侑中洪武二十三年鄉試。例常入國子監。乞歸養母。母歿。廬墓六年。太宗

卽位以近臣薦。召至京。授國史院檢討。會修永樂大典。命充總裁官。久之。坐罪謫交趾。英國公張輔辟居幕下。僞詩文最爲解縉所喜。縉出爲參議。督餉化州。言僞于輔。擣之入廣東。縱游山水。文皇帝聞之。逮縉下獄。并及僞。在獄數年。竟瘐死。其自述誅曰。日者以干支推定人禍福生死。謂吾年日皆庚。迨于丙歲。在闕逢麗于鶉火。其弗延矣。孟子曰。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晝夜之理。吾曷念之。述其系。用白誅。極以呼天之辭。俾後之爲螻蟻。爲烏鳶。爲陽侯所汨。爲回祿所焚。或返其骸。或招其魂。或藏其衣冠。庶令有考。憫其志而哀之焉。嗚呼。孟揚。古之人。怙才者。恆困于勿施。志大者。顛頓之屢躋。爾乏古人之才。而尙其志。焉得不奇于時。而諉于戾。而負而君。而負而親。嗚呼。誰其白之。悠悠蒼天。讀者爲之隕涕。

### 孫作傳

孫作。字大雅。後以字行。更字曰次知。江陰人。至正末。挈家避兵于吳。盡弃他物。惟載敝書兩篋而已。張士誠聞而廩祿之。以母病謝去。居松江。洪武六年。用禮部尙書牛諒薦。召修日曆。書成。常授翰林院編修。作以老病乞外。遂除太平府儒學教授。八年春。選天下學官內任。作與焉。廷對第一。授國子監助教。尋命分教中都。召還。擢國子監司業。十三年。坐罪廢爲民。十七年。起翰林待詔。終長樂縣儒學教諭。作爲文醇正。謹嚴。動有據依。弗苟異同。或數年不獲一字。及遇得意。窮日夜筆硯不輟。家人讓之。則曰。吾生丁亂離。復憂飢寒。旣無益于時。又無聞於後。是豈天所以生我意哉。著東家子十二篇。宋濂比之法言通書。其座右



銘曰。多言欺之蔽也。多思欲之累也。潛靜以養其心。強毅以篤其志。去惡于人。所不知之時。誠善于己。所獨知之地。毋賤彼以貴我。毋重物以輕身。毋徇俗以移守。毋矯僞以喪真。能忍所不能忍。則勝物。能容所不能容。則過人。其自贊畫像曰。貧至於屢空。而心富如萬鍾千駟。長不踰中人。而志可奪三軍之帥。此何得而然哉。蓋庶幾乎自返而無媿。門人稱之曰清尚先生。作同縣人張宣。初名瑄。字藻仲。洪武初。以考禮徵。尋入史局。修元史。時同館皆老成耆儒。宣年獨少。帝親書其名。召至殿廷。授翰林編修。呼爲小秀才。奉詔歸娶。其妻松江府儒學訓導邵亨貞女也。宣後坐事謫濠道卒。

葉子奇傳

葉子奇。字世傑。龍泉人。用薦授巴陵主簿。嘗作太玄本旨究通。衍皇極之說。儒者稱之。洪武十一年春。有司祭城隍神。羣吏竊飲豬腦酒。縣學生發其事。子奇適至。以株連就逮。獄中用瓦磨墨。有得輒書。事釋。家居。續成之。號草木子。其書稽上下之儀。星躔之軌。律歷推步之驗。陰陽五行生尅之運。海嶽浸漬戎貊希有之物。神鬼伸屈之理。土石之變。魚龍之怪。旁及釋老之書。而歸于六籍。兼記時事。失得。兵荒菑異。曰草木子者。以草計時。以木計歲。以白況其生也。里人王毅者。字剛叔。從許謙游。受理一分殊之旨。子奇學于毅。歎曰。聖賢之學。不貴多聞。以靜爲主。因自號曰靜齋。

王洪傳

王洪字希範。錢唐人。八歲能文。從胡粹中授春秋。洪武三十年。中進士。除行人。遷吏科給事中。改翰林院檢討。會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官。歷修撰。侍講。尋左遷禮部儀制司主事。尚書呂震奉命巡行陝西。部務多決于洪。帝奇其才。詔作佛曲序。洪難之。爲同官所擠。不進。用得未疾以卒。洪敏于才。在翰林時。帝方懷柔遠人。屬國以方物貢者不絕。麒麟。白澤。騶虞。芝草。醴泉。凡有歌頌。以命洪。輒立就。與解縉。王僊。王璉。王達。號東南五才子。僊最自負。獨推重洪。不敢與齒。洪嘗與嘗熟。張洪論詩。自誦所作。比於漢魏。張哂之。未答。復曰。終不作六代語。答曰。子詩。傍李白門牆。尙未窺其奧也。洪始屈服。病亟時。帝賜之藥物。及卒。賜以棺。且給舟楫。歸其喪。達字達善。無錫人。洪武中。以人才舉。除大同府學訓導。入爲國子監助教。文皇帝卽位。用姚廣孝薦。擢翰林院編修。帝問建文君過失。對曰。可與爲善。但輔導非其人爾。與修高皇帝實錄。遷侍讀學士。修大典。充總裁官。帝視太學。坐藤倫堂。行養老之禮。達因獻視學頌。永樂三年秋。與王景同爲應天考試官。四年春。會試天下士。復爲考試官。五年夏。以疾卒。達性恭慎。不飲酒。薄滋味。晚自號耐軒。又曰天游道者。居大同。著筆疇三十二篇。意主柔伏。遜。頗近老氏之旨。洪雖抗節。立朝志甚卑遜。其後縉。僊。璉。三人皆獲罪死。達與洪獨考終焉。張洪字宗海。擅經學。洪武中。坐事戍雲南。以薦爲靖江王府教授。永樂初。以行人使日本。還。奉詔諭緬甸。那羅塔。六往。始聽命。仁宗卽位。召入爲翰林修撰。年七十致仕。

### 高棟傳

高棟字彥恢長樂人永樂初自布衣召入翰林爲待詔更名廷禮別號漫士久之遷典籍性善飲喜談謔工書畫尤專於詩嘗采唐人所作以體類從依世次定品目初唐爲正始盛唐爲正宗爲大家爲名家爲羽翼中唐爲接武晚唐爲正變爲餘響方外異人等爲傍流書成曰唐詩品彙凡九十卷拾遺十卷又擇其尤合格者爲唐詩正聲十二卷論者謂其詩音節可觀神理未足然棟之言曰余夙耽詩恆欲窺唐人之藩籬首踵其域如墮終南萬疊間茫然弗知其所往然後左攀右涉晨躋夕覽下上登頓進退周旋歷數十年厥中僻蹊通莊高門邃室歷歷可指數蓋其學之專如是終明之世館閣宗之

王紱傳

王紱字孟端無錫人博學工歌詩能書寫山水竹石妙絕一時洪武中坐累戍朔州永樂初用薦以善書供事文淵閣久之除中書舍人紱未仕時與吳人韓奕爲友隱居九龍山遂自號九龍山人於書法動以古人自期畫不苟作游覽之頃酒酣握管遇長廊素壁淋漓霑灑有投金帛購片楮者輒拂袖起或閉門不納甚至詬厲勿顧也人有諫之者紱曰丈夫宜審所處輕者如此重者將何以哉在京師月下聞吹簫聲喜甚乘興寫竹石圖明日訪其人贈之則估客也客以紅氍毹爲餽請再寫一枝爲配紱笑曰我爲簫聲訪汝以簫材報汝汝俗子也索前畫裂之還其餽一日退朝黔國公沐晟從後呼其字紱不應同列語之曰此黔公也紱曰我非不聞之是必與我索畫爾晟走及之果以畫請紱領之而已踰數年晟復以畫

來。絨始爲作畫。旣而曰。我畫直遺黔公不可。黔公客平仲微者。我友也。以此寄之。俟黔公與求。則可耳。其高介絕俗如此。崑山夏景者。亦善畫竹石。亞于絨。畫竹一枝。比之金一鎰。然人多以餽遺得之。識者勿予也。景字仲昭。永樂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尋除中書舍人。轉吏部考功主事。出知瑞州府。入爲太常寺少卿。進太常寺卿。景與上元張益同中進士。同以文名。同善畫竹。其後景見益石渠閣賦。自謂不如。遂不復作賦。益見景所畫竹石絕倫。亦遂不復畫竹。益死土木之難。仲微名顯。錢唐人嘗知藤縣事。謫戍雲南。其詩頗豪放。自喜雲南詩人。稱平居陳郭顯其一也。

### 沈度傳

沈度字民則。弟粲字民望。松江華亭人。兄弟皆善書。度以婉麗勝。粲以適逸勝。各臻其妙。度博涉經史。爲文章尙平澹。絕去浮靡。洪武中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南。岷王具禮幣聘之。數進諫。未幾辭去。都督瞿能延之教子弟。遂與偕入京師。時文皇帝初卽位。詔吏部簡士之能書者入翰林。給廩祿。度與吳縣滕用亨。長樂陳登同與選。於時解縉。胡廣。梁潛。于繼。皆工書。度至。最爲帝所賞。名出朝士右。日侍使殿。凡金版玉册。用之廟庭。藏祕府。頒屬國。必命之書。遂山翰林典籍。擢檢討。歷修撰。遷侍講學士。粲自翰林待詔。遷中書舍人。擢侍讀。進階大理寺少卿。兄弟並賜織金衣。鏤姓名于象簡。泥之以金。贈父母如其官。馳驛傳歸。告于墓。岷山夏景者。字孟暘。與其弟景。以善書畫聞。同官中書舍人。時號大小中書。而度粲號大小學士。

度性敦實。謙以下人。嚴取與。有訓導介其友求書。請識姓氏于上。度沉思曰。得非曩許奏有司者邪。遽却之。其友固請。終不肯書姓名。在內廷備顧問。必以正對。繁篤于事。兄已有賜。輒歸奉其兄。度子藻。官中書舍人。用亨初名權。字用衡。精篆隸書。被薦時年七十矣。召見。大書麟鳳龜龍四字以進。又獻禎符詩三篇。授翰林待詔。與修永樂大典。用亨善鑒古。嘗侍帝觀畫。卷未竟。衆目爲趙伯駒。用亨曰。此王誥筆也。至卷尾果然。登字思孝。初仕羅田縣丞。改蘭谿。再改浮梁。選入。仍給縣丞祿。歷十年。始授中書舍人。登之入也。用亨自謂篆籀視天下無踰之者。且恃年高。數於人前而折登。登勿與校。至三日。猶不已。從容進曰。登幸辱在此。願有所質。乃就用亨言戾於說文者十數事。援許氏說證之。用亨乃屈服。登於六書本原。博考詳究。用力甚勤。自周秦以來。殘碑斷碣。必窮搜靡擗。審度而辨定之。得其傳者。太常卿南城程南雲也。

## 劉溥傳

劉溥。字原博。長洲人。祖彥敬。以醫事文皇帝。溥八歲能賦詩。長隨祖父游學兩京。宣德初。授惠民局副使。其詩初效西崑體。久益奇縱。里人劉珏。字廷美。仕爲山西按察司僉事。工唐律。人目爲劉八句。尤善鑒古書畫。藏有終南山進士圖。際茂除。溥題長句其上。珏懸之於堂。明日賓客賀正者。爭裂門籍紙寫之而去。珏笑曰。此耗紙鬼也。於時海寧蘇平。字秉衡。平弟正。字秉貞。崑山沈愚。字通理。蜀人晏鐸。字振之。慈谿王淮。字柏。儀真蔣忠。字主忠。同里鄒亮。字克明。中都湯胤勳。字公讓。淮安王貞慶。字善甫。皆以能詩聞。胤勳

最豪伉不可一世。亮每以氣凌之。淮與之辨論。或移日不相下。及見溥。輒俛首服。溥精天文律歷之學。正統十二年。京師產牛五足。一足生於領蹠。反向上。溥占之曰。小人在上。戎狄橫越。二年。帝自將北征。溥從羣臣拜伏道左。見日旁氣中黑外赤。溥愈憂之。乃賦送駕詩見志。俄有土木之變。於是言者交薦。不報。久之。調太醫院吏目。胤勣。東甌襄武王之曾孫。貞慶。駙馬都尉永春侯寧之子。鐸。亮皆官監察御史。餘俱不仕。時號十才子。



#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四

傳三

王冕傳

王冕字元章。諸暨田家子也。父命牧牛。冕放牛隴上。潛入塾聽村童誦書。暮亡其牛。父怒撻之。他日依僧寺。夜坐佛膝。映長明燈讀書。安陽韓性異而致之。遂從性學。通春秋。嘗一試進士舉。不第。焚所爲文。讀古兵法。恆著高簷帽。衣綠蓑衣。躡長齒屐。擊木劍。或騎牛行市中。人或疾其狂。同里王良特愛重之。爲拜其母。良爲江浙檢校。冕往謁。履敝不完。足指踐地。良遣之草履一兩。諷使就吏祿。冕笑不言。置其履而去。歸迎其母。至會稽。駕以白牛車。冕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皆訕笑。冕不顧也。所居倚土壁。度釜執爨。養母教授弟子。以爲常。高郵申屠駟任紹興理官。過錢塘。問交於王良。良曰。里有王元章者。其志行不求于俗。君欲與語。非就見不可。駟至。卽遣吏白通。冕曰。吾不識申屠君。謝不見。駟乃造其廬。執禮甚恭。冕始見之。居歲餘。投書謝駟。東游吳。浮江上潛嶽。遂北至燕。秦不華薦以館職。冕曰。公愚人哉。不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祿爲。翰林學士危素。冕不識也。居鐘樓街。冕知之一日。素騎過冕。冕揖之坐。不問名姓。忽曰。公非住鐘樓街者邪。曰。然。冕更不與語。素出。或問客爲誰。笑曰。此必危太樸也。吾嘗誦其文。有詭氣。今觀其



人舉止亦然。冕善詩。通篆籀。始用花乳石刻私印。尤長畫梅。以臙脂作沒骨體。燕京貴人爭求畫。乃以一幅張壁間。題詩其上。語含諷刺。人欲執之。冕覺。乃亟歸。謂友曰。黃河北流。天下且大亂矣。攜妻孥隱會稽之九里山。號煮石山農。命其居曰竹齋。題其舟曰浮萍軒。自放鑑湖之曲。太祖既取婺州。遣胡大海攻紹興。屯兵九里山。居人奔竄。冕不爲動。兵執之。與俱見大海。大海延問策。冕曰。越人秉義。不可以犯。若爲義。誰敢不服。若爲非義。誰則非敵。太祖聞其名。授以諮議參軍。而冕死矣。

朱彝尊曰。當元之季。多逸民。冕其一也。自宋文憲傳出世。皆以參軍目之。冕亦何嘗一日參軍事哉。讀徐顯稗史集傳。冕蓋不降其志以死者也。因別爲傳。上之史館。冀編纂者擇焉。

楊維禎傳

楊維禎字廉夫。會稽人。家鐵厓山下。父宏。築厓樓。俾讀書其上。里人謂曰。書樓楊。泰定四年。以春秋登進士第。除天台縣尹。元進士授縣尹。蓋自維禎始。改錢清場鹽司令。久不調。偕道士張雨縱游西湖。至正初。修遼金宋三史。史成正統。迄無定論。維禎著三史統論。謂元之大一統。在平宋。不在平遼。與金。統宜接宋。不常接遼。歐陽玄見之。曰。百年公論。定於此矣。遷江西儒學提舉。道梗不行。避地富春山。徙錢塘。張士誠聞其名。招之。不往。報以書曰。閣下乘亂起兵。獎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辭。以閣下所爲。有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於自奉。三也。厚給吏祿。姦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之足與有。

爲也。雖然爲閣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爲閣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爲閣下宗族嬖黨者。無制祿之法。有姦位之權矣。假佞以爲忠。託詐以爲直。飾貪虐以爲廉。最可畏者。動民力以搖邦本。用吏術以括田租。銓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廩。不上輸。受降人。不疑。任忠臣而復武。六者有一。足以喪邦。閣下不可不省也。夫常可爲之時。有可乘之勢。迄無成效。其故何與。爲閣下計者少。而自謀者多也。維楨老且病。爵祿不以干閣下。幸采其言。小可以爲錢鏐。大可以爲晉重耳。齊小白。否則身犯六畏。不有內變。必有外禍。始憶維楨言。嗚呼晚矣。士誠得書。不能用。亦不罪也。繼忤丞相達。識帖木爾。乃徙松江。周游山水。獲斷劍。鍊爲笛。冠鐵葉冠。衣兔褐。吹之作迴波引。遂號鐵笛老人。或自呼老鐵。亦曰抱遺老人。又曰東維子。其爲詩。寡兀自喜。不蹈襲前人。性不嗜飲。頗溺于音樂。行輒以歌伎隨。好汲引人物。嘗曰。吾門能詩者。南北逾百人。求若山陰張憲。吳下袁華帶。不能十人。又曰。吾求詩于東南永嘉李孝光。錢唐張雨。天台丁復。項炯。毘陵吳恭。倪瓚。可謂有本者矣。近復得永嘉張天英。鄭東姑。蘇陳謙。郭翼。而吳興得鄒韶也。洪武二年。編纂禮樂書。別徵儒士。修元史。帝遣翰林院侍讀學士詹同奉幣詣其門。召之。辭不赴。明年。有詔敦促。賜安車。詣闕廷。留四月。禮書條目畢。史統亦定。遂以白衣乞骸骨。帝許之。仍給安車。還抵家而卒。維楨徙松江。與錢唐錢惟善。里人陸居仁。相倡和。惟善字思復。至正元年。省試羅利江賦。時鎖院三千人。獨惟善据枚乘七發。辨錢唐江爲曲江。由是得名。號曲江居士。官副提舉。張士誠據吳。遂不仕。居仁字

宅之中。泰定三年鄉試。隱居教授。自號雲松野褐。兩人既歿。知府事林公慶。昇其棺與維楨同葬于山之東麓。人曰爲三高士墓。

徐一夔傳

徐一夔字文章。天台人。以文見知危素。授以建寧教授牒。吳元年六月。詔儒臣纂禮書。勅中書省舉素志高潔。博古通今。士非深知經術者勿遣。於是一夔首被徵。開局于天界寺。草創既就而還。會元史成。而元統後無事蹟可徵。將有事續修。王禕以一夔薦。一夔報以書曰。執事自漳州被召纂修元史。與金華宋公同領總裁之命。置局以來。未滿一歲。自元太祖至寧宗一十三朝。悉本據實錄修成。上進局中。秉筆之士。或授官。或還山去。獨順帝三十六年事。無實錄可據。分遣使搜訪故都圖籍。列郡文移。有關政體者。俱收並錄。以備采擇。足成一代之書。邇者縣吏踵門。致浙省官僚之命。云朝廷以史事見徵。且云執事以僕爲善敘事。薦之常路。夫爲總裁薦人。此固其職。然何爲而及區區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思之。近世論史者。謂莫切于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璿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日曆。日曆之設。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遺法。而起居注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曆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兵機邊事。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

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政體者。必隨日以錄。又慮其出于吏牘。未免訛謬。或一日之差。則後難考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子所以慮日曆。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隳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曆。慎重如此。日曆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于此。他年實錄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于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爲精確也。元朝制度。文爲務從簡便。不置日曆。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尙幸天曆間。詔修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六典爲之一代之典。章文物稍備。其書止于天曆。而其事則可備十三朝之未備。前局之史。既有實錄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一時纂修之士。其成此十三朝史。不難矣。若夫順帝三十六年中事。既無實錄。又無參稽之書。惟憑采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覈。其言未必馴。其首尾未必貫。雖職事高材。卓識提綱挈領。有條而不紊。向之諸公。或受官。或還山。既各散去。而欲不材且病如僕者。承乏于後。誠恐不能副執事之意。有司不容見辭。逼上道。舟至嘉興驛。賤疾大作。行步不前。謹奉狀左右。乞賜矜察。別求有史材者。成此盛典。幸甚。一夔復至京師。洪武三年九月。大明集禮成。五年。試職杭州府儒學教授。六年。復就職。命編纂日曆。成得實授官。并賜文綺。繪各三裝。錢六緡。十六年。帝以靈谷寺初建。勅一夔自杭州撰碑文。以進。稱旨。賜蟒衣采幣。一夔工于文。深而不刻。質而不俚。其言曰。理足而言暢。斯天下至文也。臨文而後索理。理惡乎粹。惟夫求諸經。而有得于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立言之旨。融而攝之方寸之間。而吐之觚翰。則其爲言。自不患其不醇矣。彼以才驅氣。駕爲高者。坐于造理不深。故爾。君子以爲篤論。禮局其編纂者。新喻梁寅。孟敬。永豐劉于允。恭。贛州劉承直。宗弼。廬陵周子諒。子諒。清江劉永之。仲修。淳安魯淵。道源。錢塘劉儼。敬思。會稽錢宰子。子。胡行簡。董。蔡深。滕公瑛。當元之季。一夔自天台徙嘉興。於時嘉興人鮑恂居郡城之西溪。貝瓊居千金圩。郁遵居商陳村。朱克恭居澄林。王鏞及弟鈞居梅溪。濮仲溫父子居濮市。豐于資集。一時名士爲聚。桂文會。以文卷赴者五百餘人。請楊維禎評其優劣。四方避地者。桐廬姚桐壽。居海鹽之峨溪。崑山顧德輝。居合溪。溫州陳秀民。居竹鄰巷。閩卓成大。居甌川。江陰孫作。居南湖。而東平牛諒。河南高遜志。江都丘民。錢塘陳世昌。會稽唐肅。江漢。皆來僑居。一夔卜宅于春波門外白苧里。四明周業。以陸宣公書院山長留黎林。鹽城秦約。教授崇德。日以文酒相酬和。桐壽稱曰樂郊云。

劉永之傳

劉永之。字仲修。清江人家。饒于貲。旣冠。未知學。過婦翁家。新淦練高者。早有才譽。永之友培也。翁異視高。而庸衆人遇永之。永之歸。發憤就學。寒暑晝夜不懈。數年學大進。尤長春秋。與梁寅往復辯論經義。寅投以書。永之報曰。日以春秋本旨序呈之左右。及奉還示。詞累數百言。若有取於愚瞽之作。而教其所弗逮。然蒙固之見。有未盡白。而明諭有不可不復者。敢略布之。執事之言曰。諸如或日或不日。稱爵。稱人名之。

字之。王之稱天與否。諸侯之列序與否。大夫之登名與否。皆因史之舊。非聖人之意之所存。執事所論。度越老生宿師。万万無疑。其曰。夫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王者之法也。罪之者。罪其彰亂逆之迹也。夫春秋之爲春秋。明王法。彰亂逆。誠聖人之旨。然謂因魯史之文而筆之。傳之。修之。完之。使觀者有所勸沮。王法由之而明。亂逆由之而彰。則可也。若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夫聖人者。豈盡異於人哉。其德則聖人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則猶夫人之子也。時無明王。誰知宗子待之者。曰季孟之間。則猶夫人之臣也。猶夫人之臣子。而私損益其國之信史。明王法。而彰亂逆。無乃弗可乎。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示之人。其不爲僂民者鮮矣。聖人對陽貨則謹諾。過宋而微服。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其自稱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豈以其聖而傲當世哉。蓋方是時。各國之史。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焉。趙盾之弑逆也。書曰。趙盾弑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弑逆也。太史死者三人。卒書曰。崔杼弑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況於魯有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爲訓。莫過於魯史。其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傳焉。以寓其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將在是。罪我者將在是。亦聖人之謙辭云耳。夫豈曰改周制。

寓王法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而之權之謂哉。其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于臯。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蓋史策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異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離而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爲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實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于臯。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卑師。少例書人。此承赴告者也。不知將帥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知之者也。皆實之紀也。非惡之而詳其辭也。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

如日星。乃易見也。其微辭隱義。時措得宜者。爲難知也。夫所謂易見。則然矣。其曰隱微難知。果何謂哉。聖人將昭大辨于万世。顧乃有隱微難知之義。是未免蹈前儒之失也。僕之愚。不敢以爲然也。雖然。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也。若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議辨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可自爲一書。謂其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自爲一書焉可也。夫時有遠近。則史有詳略。則辭有同異。此甚易曉也。若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悉書日焉。自書以前。君行八十。書至者十七。書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執事所謂隨時而觀經。此誠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休曰。所見之世。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焉。所聞之世。思王父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思高曾又少殺。故弗之諱焉。甚乎其陋矣。陳傅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昭襄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略。而曰聖人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于公羊何氏者幾希。大較說者之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事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爲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受。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傳合之益鑿也。以爲見諸行事。以爲刑書。則宜其言之益刻。而鍛鍊之益深也。以爲美。則強求諸辭曰。此予也。此褒也。聖人之微辭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爲一說以護之。一論少窒焉。又爲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若後世法吏。



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則彰善而癉惡。冀述而傳于後。則以刪詩定書贊易同。其狂僭而爲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夫褒譏予奪之說。其區別凡例。則主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說時。費其繆妄。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寅得書。無以難也。永之與南昌劉崧。萬石大梁辛敬襄。城楊士弘。江寧周澣。秦和王佑。及高爲詩友。文譽遠出高右。工兼書法。篆楷行草。皆有師承。輕于財貨。施連郡縣。已獨泊然布素。日靜處一室。以翰墨自適。客至不具盛饌。酒數行。論文賦詩。焚香鼓琴而已。嘗一至京師。宋濂亟稱其文。欲留之。以耳聾辭歸。後以子奉獲罪。籍其家。奉死。永之常徙萊州。行至桃源。病卒。

## 趙搆謙傳

趙搆謙。名古。則更名謙。餘姚人。宋秦悼惠王之裔。幼孤貧。寄食山寺。與學佛者同學。長游四方。樂取友人。有一善一能。輒往訪。隆寒溽暑。恆徒步百餘里。與朱右。謝肅。徐一夔。帶定。文字交。天台鄭四表。善易。則從之。受易定海樂良。鄞真明。春秋山陰趙俶。長於說詩。廷甫善樂府。廣陵張昱。工歌詩。無爲吳志淳。華亭朱芾。工草書篆隸。搆謙悉與爲友。博究六經百氏之學。尤精六書。其言曰。水火之生。人不可一日無之。而不汲汲者。以其隨取隨足。故衆人昧焉。惟聖人于易坎離。始終明之。字書之爲用。亦若水火。人顧不察爾。又曰。士人爲學。必先窮理。窮理必本讀書。讀書必本識字。六書明。然後六經如指諸掌矣。隱居鴈山。萬書。

開。築考古臺。取諸家論著。證其得失。作六書本義。繼成聲音文字通約。以造化經綸圖。又作學範。共著書三百餘卷。時目爲考古先生。洪武十二年。命詞臣修正韻。擢謙年二十有八。應聘入京師。衆以年少易之。擢謙亦自信其說。不爲貴顯者所奪。以是不見錄。授中都國子監典籍。宋濂獨遣其子璉從游。歎以爲不及久之。以吏部侍郎侯庸薦。召爲瓊山縣學教諭。二十八年。卒于番禺。將終。以書別瓊山弟字曰太虛之中。不能不聚而爲人物。人物又不能不散而還太虛。其聚其散。皆理數相推。不能自己。豈有所爲而爲者。予身在太虛中。如冰在水。而今將爲水矣。冰與水。時爲之。何所留。亦何足戀。聽其自然可矣。擢謙卒時。年四十有五。其後門人柴欽。以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進言其師所撰聲音文字通常采錄。遂奉命馳傳。卽其家取之。

#### 荅祿與權傳

荅祿與權。其先乃蠻部主也。與權博學強記。善諸諺。中元進士。官祕書郎。歷河北道廉訪司僉事。居河南之永寧。洪武六年春。授秦王府紀善。改監察御史。帝賜以羊酒。并賜其妻羅衣紵衣各一襲。盱眙縣民進瑞麥一莖二穗。凡十六本。與權上言。此君臣異體同心之象。又產于盱眙。帝鄉里也。宜薦宗廟。帝是之。秋與權上言。伏羲神農黃帝號稱三皇。盛德大業被萬世。功莫大焉。其在祀典。法施于民。則祀之。今天下社稷宗廟山川百神。皆得享其祭。顧躬祀三皇之禮闕焉。宜于春秋躬行祀事。上納其言。下廷臣議。於是禮

部尙書牛諒議曰。三皇開天玄極。有大功德于民。京都有廟。宜令太常掌之。伏羲以勾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春秋享祀。三皇以太牢配。以少牢。帝乃命建歷代帝王廟于皇城之西。爲室五。中一室。以居三皇焉。七年夏。出爲廣西按察司僉事。未行。仍復任監察御史。秋。與權復上言。古之王者。旣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曰禘。禘也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故周祭太王爲始祖。推本后稷。以爲所自出之帝。今陛下受命七年矣。禘祭未舉。宜命羣臣參考。酌古今而行之。帝復下廷臣議。僉曰。虞夏殷周。其始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可行。自漢唐以來。莫能名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謂禘。不過禘已禘之主。序昭穆祭之。乃古之大禘。非禘也。宋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審禘祖之所自出。是則莫知祖所自出。禘不可行矣。今國家旣追尊四廟。而始祖所自出。未有所考。則禘難舉行。遂止。未幾。擢翰林院修撰。尋降典籍。九年。遷應奉。十一年春。以年老致仕。自稱洛上翁。

文淵閣大學士錢公傳

錢龍錫。字稚文。別字機山。松江華亭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遷春坊諭德。歷詹事府少詹事。掌南院禮部侍郎。魏忠賢亂政。削奪去官。莊烈愍皇帝卽位。以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召。旣至。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帝命定附逆諸臣案。謂曰。忠賢一豎。何能爲。皆外廷力爲諂附至此。指黃羅囊示之。曰。此皆媚奄人實跡也。龍錫遂取囊中章疏。分罪重輕。凡六等。又慮獲罪者不明所罪之實。或

滋籲辯。因請于諸臣姓名下各注所犯。服其心。逆案乃定。袁崇煥之經略遼東也。入見帝。大言期以五年奏功。龍錫疑焉。退而詣之。曰。子方略宜何如。崇煥曰。不外東江關寧兩路進兵爾。東江者。烏帥毛文龍也。曰。舍關寧實地。而問海道。何也。崇煥對曰。譬如弈然。局有四子。東江其一也。可則用之。不可則有以處之。二年五月。崇煥行邊。至雙島。誘文龍至。以餉金十萬犒其師。自與文龍登舟。相視山海形勢。卽舟中斬之上。疏數其十二罪常死。且云。入其軍。斬其帥。古人之事。臣饒爲之。臣出京時。曾語閣臣龍錫矣。當是時。文龍擁兵自擅。有跋扈聲。崇煥一日除之。帝不之罪。龍錫亦不置辯也。其冬。大安口失事。京師被圍。或言崇煥之殺文龍。陰爲主款地者。會崇錫援師至。求入見。帝愈疑之。尋有旨。絕城以入。下獄訊叛狀。於是御史高捷劾龍錫與崇煥同謀。龍錫疏請避位。遂致仕去。明年八月。崇煥既誅。御史史蕤論龍錫罪。逮入詔獄。論斬。有司設廠于西市。將用夏言故事。旣而緩決。四年正月。左中允黃道周起自田間。爲白其冤。疏曰。陛下御極以來。輔臣負重譴者九人矣。古者宰相有犯。坐請室。不過數日。自非大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嘗不爲引痛。比者。逮繫舊輔臣龍錫。銀鑰桎梏。對簿法庭。捨首獄吏。此書傳以來所未之見也。凡疆場事最難言矣。一彼一此。勝負何常。閣臣坐綸扉。遙度邊計。不知能否成敗。一旦坐誅。後之閣臣。必踟躕顧盼。不敢以邊事自任。且令邊帥得以罪誘閣臣。後之邊帥。有事必撫閣臣。單詞隻語。爲口實。今巷議謬悠。謂殺龍錫爲文龍報仇。物情如此。則邊將必驕。邊將志驕。則閣臣權絀。爲政府異日開陷阱。不可也。當堯盛時。岳

牧舉繇貽禍滔天。然放殛之餘。未聞岳牧係僊。煩臯陶之聽也。陛下卽欲威柄獨運。亦何忍公孤就戮。令四方傳者。謂天朝獄吏甚貴。士紳甚賤乎。奏入。帝切責之。謫其官。至五月天旱。給事中劉斯嘒又以請。始釋龍錫于獄。戍定海衛。戊戌九年。得旨歸里。崇禎十七年九月。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祁彪佳。上言于福王曰。伏見舊輔臣錢龍錫。削奪爲民。正值崔魏亂政之時。迨先帝嗣服。起自廢籍。進參機務。著公忠之譽。繼因袁崇煥斬帥一事。爲史塗等所誣。衆論無不寃之。夫以輔弼大臣。於督撫陞辭之日。體訪諮詢。亦其職爾。若闕外生殺。轉移呼吸。先期豈能遙制。如以一時問答之單辭。指爲罪案。將來帷幄之臣。誰敢爲國家諮訪。一官肩任一事者。此先帝解網于始。減罪于終也。至其屏居戍所。絕無怨尤。居鄉之日。門庭肅清。尤大臣所不多見者。宜勅有司。具禮存問。以優先帝籜履之遺者也。旋以病卒于家。所著有說餘存彙。論曰。嘗崇禎初。戶部再疏請裁烏餉。龍錫獨言。毛文龍以本折百萬之餉。遞減至三十五萬。不可更裁。請如數與之。則龍錫未嘗排抑文龍可見也。惟是逆案一定。黨人之怨刺骨。禍機一發。幾殺其身。可畏哉。觀乎黃道周。祁彪佳之所陳。亦可信其無罪矣。

崔子忠陳洪綬合傳

崔子忠。字開予。一名丹。字道母。別字青蚓。先世萊陽人。居京師。補順天府學生員。通五經。能詩。尤善畫。華亭董尙書其昌異之。謂非近代所有。子忠益自重。有以金帛請者。概不應也。友人有官吏部者。屬選人以

千金爲子忠壽。子忠投之地曰：若念我貧，不以廩粟與我，乃以選人金汚我邪？卒不受。史公可法家居，過子忠舍，見子忠方絕食，乃留所騎馬，徒步歸。子忠牽馬于市賣之，遂呼其友飲曰：此酒自史道鄰來，非盜泉也。一日而賣馬之金盡，絕食如初。李白成陷京師，子忠出奔，鬱鬱不自得，會人有觸其意者，走入土室中，匿不出，遂餓而死。

陳洪綬，字章侯，浙江諸暨人。年四歲，就塾婦翁家。翁方治室，以粉墜壁，旣出，誠童子曰：毋汚我壁。洪綬入視良久，給童子曰：若不往晨食乎？童子去，累案登其上，畫漢前將軍關侯像，長十尺餘，拱而立。童子至，惶懼號哭，聞于翁。翁見侯像，驚下拜，遂以室奉侯。旣長，師事劉公宗周，講性命之學。已而縱酒狎妓，自放。頭面或經月不沐，客有求畫者，雖罄折至恭，勿與。至酒間，召妓，輒自索筆墨，小夫稚子，無勿應也。嘗留杭州，其友召之飲，期于西湖上。洪綬往，遇他舟，徑登其席，坐上坐，飲。主人徐察之，知爲洪綬也，亟稱其畫。洪綬大駭，曰：子與我不相識也。拂袖去。崇禎壬午，入貲爲國子監生。明年還里，旣遭亂，混迹浮屠，自稱老遲，亦稱悔遲，亦稱老蓮。縱酒狎妓如故，醉後語及身世離亂，輒慟哭不已。後數年，以疾卒。

朱彝尊曰：予少時得洪綬畫，輒驚喜。及觀子忠所作，其人物怪偉略同。二子癖亦相似也。崇禎之季，京師號南陳北崔。若二子者，非孔子所稱狂簡者與？惜乎僅以其畫傳也。子友孫如銓，常師事子忠。道子忠二女皆善畫，而洪綬妾胡淨鬢亦能畫花草云。

李无垢傳

李无垢。錢塘人。福王稱制南京。入太醫院爲醫士。順治十三年春。以二童子自隨。負藥囊。至梅會里。榜其門曰。太醫院李无垢。總理內外大小十三科方脈。里中醫嫉其大言。謗者蠭起。乃移寓萍橋僧舍。予間訪之。方注本草經。多發新義。與予論吉貝子不宜久服。妮妮數百言。予心隨其說。是夏。予妻馮孺人病熱。七日不汗。後七日。又不汗。踰二旬矣。勢轉劇。諸醫皆云傷寒不可治。請辦喪具。予乃要君徒步登閣診視。无垢笑曰。君夫人所居閣。四面俱木圍之。木生火。觸暑脈伏爾。臟腑無他恙也。亟以甘瓜井水投之。可不藥愈。從其言。越宿而舖糜。再宿主中饋如故。旣而予游嶺表。比歸。詢之。則无垢客死吾里。匱爲二童子載去。所注書無存。

朱彝尊曰。予少日。先舍人廣交游。復社諸君子。舟車相接于道。是時海內多故。江湖豪傑。思以功名自見。挾方術遁跡人間。一時談奇怪迂之士。往往識之。迨長游學。益多識四方奇士所未覩者。良醫爾。今巷矣。回思往事。李君庶其人與。惜乎未盡其術以死。而所著書人莫之傳也。且夫醫難矣。醫婦人尤匪易。目不辨病者之色。耳不審病者之音。止憑方寸之脈。分陰陽。決生死。雖和緩且不能。而庸醫乃敢自信。吁。可怪也。述君一事。雖未足槩平生。然於切脈精矣。爲之傳。毋使姓名泯沒焉。

#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五

記一

## 文水縣卜子祠堂記

孔氏之徒。身通六藝者七十子。子貢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曾子以魯得之。至論文學。必曰。子游子夏。孔子既沒。曾子之學。羣弟子或未之篤信。獨以有若爲似聖人。而子夏居西河。西河之人。亦疑之于孔子。若二子者。將不得爲具體者與。徐防之言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蓋自六經刪述之後。詩易俱傳自子夏。夫子又稱其可與言詩。儀禮則有喪服傳一篇。又嘗與魏文侯言樂。鄭康成謂論語爲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贊一辭。夫子則曰。春秋屬商。其後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之門人。蓋文章可得聞者。子夏無不傳之。文章傳性與天道亦傳也。是則子夏之功大矣。而戴氏禮載曾子之言。以疑于夫子。罪子夏。夫曰有子之言似夫子。曾子聞之子游。未之怪也。其不從羣弟子強者。特以事之不可耳。後世拘儒疑其說于廟庭之祀。黜有若而進子張。又或謂西河不當專祀子夏。由其過信曾子之言而未之釋也。抑何其刺謬與。文水固當日西河之境也。隱泉山之麓。舊有子夏祠。歲在丙午。秋八月。予獲拜祠下。縱觀昔人碑記。往往僅志土木廢興。及歷代封秩而已。至其發明章句。傳孔氏之學。爲西河



文教所自始。願不及焉。私心竊以爲憾。夫山水亭臺之勝。卉木之華。其有歷久不廢者。游人過之。尙或覽物而賦詩。或題名鐫石其處。况夫瞻先賢之祠宇。卒無一言暢其旨。其何以祛世儒之惑。則後死者之過也。爰綴舊聞爲記。亦以見戴記所載。殆非曾子之言。而六經之傳。子夏之功尤多。報祀之義。蓋非獨西河之人宜然矣。

大同府威遠衛重修學記

庠序學校之設。非王政之本與。三代盛時。其地自黨。遂達國都。莫不有學。其人自天子之元子。以及士庶人子。莫不入于學。其典禮政令。則自釋奠釋菜。習鄉習射。執醬執醕。以至獻馘獻囚。莫不備舉于學。又擇君子之儒。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者。以爲之師。士之入乎學者。俎豆筐篚象勺干籥。有其器。鞀鼓控揭笙鏞。琴瑟有其音。屈伸俯仰盤躡。綴兆有其度。藏修息游。有所而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賓興之上。無私師。下無私學。此三代之學所以盛美。而大備也。後世學日以弛。典禮政令。聽州郡吏專制之于上。不必盡舉于學。其僅存不廢者。春秋上丁。廟祀孔子。釋奠釋菜而已。爲之師者。未必盡擇君子之儒。徒塊然自處學宮。使之不由其誠。教之不盡其才。士亦隱其學而疾其師。視學校爲不急之務。由是學宮坐以傾圮。至有終歲不游于學者。嗚呼。學校。王政之本。至視爲不急之務。而聽其傾圮。此君子之儒爲人師者所甚憂也。威遠衛當大同關塞之衝。士之習于文事者蓋寡。自邊隅晏安。士始以絃誦相

勵而教王諭君。復能以仁義忠信之說善諭之。衛故有學。歲久將圯。王君率諸生某等新之。諸生成樂趨事堂廡。寢筵。構櫺。棖。檣。戟門。壁池。莫不具飾。不侈不陋。工既竣。向子請記。嗚呼。三代之學。其得存于今者。僅矣。自夫師之不嚴。而道不尊。士于是失端本之學。不知順行以事師長。則無良師爲之也。若王君者。樂善不倦。可謂知本之君子矣。昔魯侯既作泮宮。詩人頌之。有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至學校之廢。鄭人刺之。則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諸生能廣王君之心。日相與藏修息游於是。講其德行。習其文藝。孰謂三代之學不可幾于今日也哉。

#### 衢州府西安縣重建學記

古者立學。自辟雍。類宮。下至術序。黨庠。家塾。所稱先聖先師。初無一定之位。故釋奠有合而無尸。自漢廟祀孔子闕里。迨唐武德後。建廟于國子監。又定稱周公曰先聖。孔子曰先師。開元以降。郡邑通有孔子廟祀。然廟與學亦未均合爲一也。其後學必立廟。由太學及府州縣。率有定制。太學之堂。或曰彝倫。或曰明德。餘皆以明倫爲扁。旁立社學。射圃。暨啓聖之祠。後峙尊經之閣。廟則三門六戟。殿設衆主。史先聖曰至聖。而仍先師之名。專祀孔子。配以四子十哲。而祀七十子。先儒于兩廡。薄海內外。莫有異焉者。蓋天下不可一日無教。學不可一日廢于天下。舍末師而專主孔子。庶幾道德出于一。古今之立學雖殊。而所以教則同也。西安縣學。舊在禮賢門外嘉慶鄉製錦坊。元末燬于兵。明洪武初。一徙于城北。廢斗室。法院爲之。

正德間。再徙于宋貢院遺址。嘉靖中。復徙于大中祥符寺。繼是規制差備。自耿精忠逆命。王師致討。屯兵百萬于府郭。久而縣學牆屋薪木皆毀。惟文廟僅存。梁棟亦圯。縣旣困于兵。其士田旋爲洪水所決。逋賦累萬。長吏迫于催科。視學舍爲不急之務。歲久不治。會進士潁州鹿侯祐來知縣事。下車謁孔子廟。顧瞻太息。而曰。學校如此。其何以造士。且教何以興。而政何以舉。是守土者之責也。侯乃預爲規畫。俾山農之產竹木。陶旅之治瓦甃。段治之攻釘鉸者。咸得輸井稅。儲之以待興築。而以月俸補其額。政尙簡易。不事鞭朴。逾年而述賦悉完。於是鳩工庀材。侯首捐錢若干緡。縣之大夫士學官。暨其弟子。咸率私錢爲助。首葺廟宇。次營兩廡。各九楹。次建明倫堂。次設先賢先儒木主。然後繚垣牆。塗丹粉。澆泮池之水。種樹廟庭。及堂之前後。凡百本。經始于辛未之秋。今年春二月。堂成。侯與器用幣釋奠于廟。牲酒豆籩。秩秩有儀。觀者交悅。具頌侯之功。伐石以進。侯曰。未也。堂雖成。祠與閣未備。且曩時賜書。未有存者。經以載道。而學舍無之。其可哉。乃購羣經疏義。凡百餘家。將納之廟。鼓篋以示學者。噫。侯之用心勤矣。夫三衢固仕國也。昔之言經術者。若鄭灼之三禮。劉牧。徐庸。柴翼之易。徐晉卿。王宏之春秋。是皆西安產也。西安之俗。其君子敏於事。士志之于學者不少。特爲兵與歲所苦。居無費舍。市無書肆。其何所資以講習爲。得侯所購之書貯于學。有不相觀而善。相說以解。辨其同異。而博喻之者乎。吾知教之所由興。必自西安始。予視侯忝一日之長。與侯別三年。入其境。賈安于廩。農歌于野。游乎學校。則昔之廢者具舉。蓋中心怡懌。有不能自己。

于言者。而縣學教諭海鹽錢君微瑞。樂襄其役。與予同鄉里。述侯立學之功。集事之敏。皆過人計慮之表。爰撫其本末。而書之于石。

### 重修嚴州府桐廬縣儒學記

師儒之官。道德之歸。政治之本也。漢郡置文學掾。唐校立經師。庠立孝經師。宋元書院各設有山長。所以教士者專矣。皇朝因明之制。縣立儒學教諭訓導各一人。掌士子之版。銓法。凡貢于禮部。屢試不第。及學生食餼廩者。既老而後用之。雖不失古選擇耆儒之意。然往往精銳已挫。頽惰衰慵。講舍之不修。生徒之日散。師嚴道尊之謂何。聖天子立賢無方。妙年英俊之士。亦得銓授。由是桐鄉汪君教諭桐廬。既至。謁先師。視祠宇圯敗。陳丹暗粉。久已不治。於焉出私錢。命工匠。楣椳楔。榑桷。案席。有筮有籒。或樓或堊。鳩工于某年月日。告竣于某年月日。計費白金十鎰爾。而堂齋門廡。百廢具舉。春秋上丁。釋奠廟下。莘莘俎豆。小大駿奔。暇課諸生于碧梧書屋。而又汲有井。渡有船。蹊有桃李。縣之士子。樂羣親師。慶行禮之有其地焉。君乃貽書與予。請爲文。紀之。石。予嘗往來四方。見府州縣衛學。傾者十之六七。上官諉之有司。有司以催科聽訟之繁。每視爲不急之務。至于肆教者。祿既薄。而權輕。朝日之盤。恆苦不飽。安有餘力。葺治牆屋。其能免于風雨鳥鼠之侵蝕乎。君能不私其財。不費乎帑。不病夫民力。以興廢自任。可謂能也已矣。桐廬之學。舊在西塢。一徙于戴家橋北。再徙于縣治東北之小山。宣和中。燬于寇。紹興以降。知縣事趙公侃。趙

汝憚趙汝驤。胡太古。先後修建。元末復燬于兵。洪武再建。則知縣事毛道主之。正統初重葺。則知縣事汪榮主之。成化以後。安慶李琛。東莞盧昂。黃岡曹珪。雲南楊漢。四會何經。南海吳宗湯。清江李紹賢。來知縣事。咸克修廟學。此有司之職也。以校官獨任之。則自君始。

揚州府儀真縣重修儒學記

古之造士立學。士之志于道者。必于鄉校事其師。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當其盛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及其廢。則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而又繼之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是故博習者必親其師。論學者必取友。學者有失。教者知之。長其善而救其失。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安于所居之地。夫然後師嚴道尊。民知敬學也已。學之制匪一。虞庠上下。夏序東西。殷膠左右。周保傅所紀。爲學有五。漢立三雍。晉興兩學。至于唐。分學爲七。三品以上子孫。國子學教之。五品以上子孫。太學教之。曰廣文。以領國子生之業。進士者。曰四門。以授七品之子。及庶人之俊異子弟。律學以講律令格式。書學以考篆籀分隸真草章行。算學以明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斯成德達材。各有其選。教之亦多術矣。自宋而後。雖于州郡縣學之外。兼設山長。然書數之學。輟勿講。科目之繁。既省。士子分治五經。專習四子。家各有師。不必問業于鄉校。而儀真縣治。當江介之衝。舊爲江淮發運之所。邦人多居鹽筴之利。其子弟注籍于學。束修之禮。通名于校官。歲一再至而已。戟門之敝傾。泮水之渙濁。文廟之澁漏。講堂橫舍之榛蕪。守土司教者。第有坐愁行歎已焉。通

政司使巡視兩淮鹽課。監察御史曹公恤商以仁。待士以禮。每因秤掣至縣。布寬大之條。舳艫銜接。柅鼓榜歌。於是公年五十矣。商綱亭戶咸思進酒于公。釀白金二十鎰稱壽。公却之再三。適公乘轎過市。遮馬拒輪以請。公乃召汪訓導。穀論語之曰。縣學之不修久矣。吾無私財可以訓工也。曷若以衆所率之錢。新多士肄業之地。庶幾邑子享人爵之報乎。於焉衆皆悅頌公之無私而克廣德心也。歲之口月。誕治泮宮。工匠陶旂。各程其材。自西徂東。百廢具舉。由是諸生問業有所。來親其師。人知敬學。爾乃伐石以志重修之歲月。曹公名寅。字子清。一字荔軒。滿洲人。爲文者誰。南書房舊史秀水朱彝尊也。

### 杭州洞霄宮提舉題名記

官觀之設。其初本崇奉道士之教。玉清昭應宮使趙安仁。王旦。丁謂領之。景靈宮使寇準。馮拯領之。會靈觀使王欽若。李迪領之。眞宗嘗以命王曾。曾辭不居。仍以讓欽若。得毋恥以宰臣主道院事與。仁宗手詔有云。老臣朕之所眷禮也。故于引年辭疾者。從其請。增其秩。給其奉。加恩及其子孫。遇大禮。許綴舊班。失儀勿劾。宋之敬大臣。體羣臣。可謂至矣。舊制在京曰內祠。以前宰執留京師。及見任使相充使。次充提舉。下此提點。主管。判官。都監。各有分職。元豐再定官制。緣祖宗所設不廢。居是位者。食有奉。衣有綾緡羅。儻有餐錢。相循爲佚老優賢之典焉。杭州洞霄宮。自熙寧初設。有提舉。高宗南渡。特改內祠。崇其體貌。以提舉受祠祿。歲有其人。稽之國史。合之野紀。其先後倫序。爵里姓名。猶可得而考也。康熙癸酉九月。予尋

大滌洞天。閱鄧牧心所撰志。建炎以後。主是祠者。前言往行。均未之載。并爵里姓名亡之。堂中止設昭武李公新安朱子二主。因語道紀司。遺獻不宜湮沒。許爲補錄。書之壁。歲華荏苒。一十四年。乃始具錄寄之。自建炎迄咸淳。凡一百一十五人。嗚呼。漢之丞相。遇日蝕星變。輒行策免。或以微罪下獄。致自殺。其得安車駟馬。賜金歸里者。幾人哉。南宋諸公。獲退保祠祿。不可謂非厚幸。然迹其避賢者路。未必皆安于義命。有再出而僨師辱國者。百世而下。公非公是之心。人皆有之。安能箝天下之口。而淆亂其功罪。易之傳曰。窮大者必失其居。升而不已必困。君子所貴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若夫趙疇。胡交修。李正民。以徽猷閣待制。季陵以右文殿修撰。衛膚敏。沈晦。以集英殿修撰。法原。以顯謨閣待制。紀傳。概書曰。提舉。竊疑所充。乃提點主管之職。與提舉蓋有別矣。至于文公。當日第主管崇道。沖祐。雲臺。崇福。太乙。諸祠。提舉。鴻慶一宮。未嘗主此地事。從其實。故不書。康熙四十六年秋七月。前翰林院檢討。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入直南書房。纂修明史。一統志。秀水朱彝尊記。

龍圖閣直學士將樂楊時中立

觀文殿學士開封耿南仲。晞道。建炎元年

述古殿直學士上蔡謝克家任伯

資政殿學士開封呂好問。舜徒

觀文殿大學士邵武李綱伯紀

資政殿學士襄邑許翰崧老

資政殿學士宋城路允迪公弼二年

延康殿學士□□董耘□□

資政殿學士瑞安許景衡少伊

徽猷閣學士縉雲詹又持國三年

資政殿學士任城李邴漢老

資政殿學士曲阜顏岐夷仲

資政殿學士真州吳敏元中紹興元年

觀文殿大學士鄧城范宗尹覺民

資政殿學士滁州張守子固

觀文殿學士祁門汪伯彥廷俊

端明殿學士河南富直柔季申

資政殿學士吳興葉夢得少蘊二年



顯謨閣學士丹陽翟汝文公巽

端明殿大學士齊州呂頤浩元直三年

端明殿學士安陽韓肖胄似夫

資政殿大學士緜竹張浚德遠四年

資政殿學士分寧徐俯師川

觀文殿大學士姑蘇朱勝非臧一五年

端明殿學士解梁趙鼎元鎮

端明殿學士海州胡松年茂老

資政殿學士德清沈與求必先六年

端明殿學士雲州折彥質仲古

資政殿學士儀真劉大中立道七年

資政殿學士上虞李光泰發九年

資政殿學士毘陵孫近叔詣十一年

端明殿學士餘杭何鑄伯壽十二年

資政殿學士濟南王次翁慶曾十三年

端明殿學士浮梁程克俊元顛

資政殿學士上饒余堯弼致助二十一年

端明殿學士寧國章復季常二十二年

端明殿學士□□宋樸□□二十三年

端明殿學士鄞史才德夫二十四年

資政殿學士金壇湯鵬舉致遠二十七年

觀文殿學士吳興沈該守約二十九年

資政殿學士建康王綸德言三十年

資政殿學士浮梁汪澈明遠隆興元年 乾道元年再任

資政殿學士萊州辛次膺起季

資政殿學士壽昌葉義問密言

資政殿學士宜興周葵立義二年

觀文殿學士宜興蔣芾子禮七年

資政殿學士仙游葉顥子昂乾道二年

觀文殿學士興化陳俊卿應求四年

觀文殿學士壽春魏杞南夫八年

觀文殿學士婺源王炎晦叔九年

資政殿學士鄱陽洪遵景嚴

觀文殿學士四明史浩直翁淳熙元年

資政殿學士鄱陽洪适景伯

端明殿學士金華葉衡夢錫

觀文殿學士溫陵曾懷欽道

資政殿學士溫陵梁克家叔子六年

資政殿學士德清李彥穎秀叔九年

資政殿學士吳郡范成大致能十年

觀文殿學士金華王淮季海十五年

資政殿學士華亭錢良臣師魏

資政殿學士臨江蕭燧照鄰十六年

資政殿大學士候官黃洽德潤紹熙元年

端明殿大學士永春留正仲志五年

觀文殿大學士吳興葛郊楚輔

端明殿學士邵武任希夷伯起

資政殿大學士上饒施師點聖與

觀文殿學士廬江王蘭謙仲

觀文殿大學士餘干趙汝愚子直慶元元年

觀文殿大學士龍游余端禮處恭二年

觀文殿學士臨海陳騏叔進

端明殿學士泉州傅伯壽景仁嘉泰三年

端明殿學士江陰丘密宗卿開禧三年

端明殿學士崑山衛涇清叔

觀文殿大學士臨海錢象祖伯同嘉定元年

資政殿學士嘉興婁機彥發二年

端明殿學士南豐曾從龍君錫

資政殿大學士天水趙善湘清臣紹定五年

資政殿學士東陽葛洪容父端平二年

觀文殿大學士鄞鄭清之德源

資政殿大學士慶元宣繒宗禹三年

資政殿學士邛州魏了翁華父

端明殿大學士邵武鄒應龍景初嘉熙元年

觀文殿大學士增城崔與之正子三年

資政殿學士浦城徐榮叟茂翁淳祐二年

端明殿學士永嘉林略孔英三年

資政殿學士餘干劉伯正直卿四年

資政殿學士黃巖杜範成己

觀文殿大學士蘭溪范鍾仲和六年

觀文殿學士候官陳韡子華九年

資政殿學士慶元應麟之道十年

資政殿大學士嘉興李曾伯長孺十二年

資政殿學士隆州李性傅成之

端明殿學士金華王埜子文寶祐三年

資政殿大學士浦城徐清叟直翁

觀文殿大學士威州謝方叔德方

觀文殿大學士濠州董槐庭植四年

端明殿學士建寧蔡抗仲節

端明殿學士龍游馬天驥德夫五年

觀文殿學士新安程元鳳申甫六年

資政殿學士閩林存以道開慶元年

端明殿學士蒲江高定子瞻叔

資政殿學士寧國饒虎臣伯武景定元年

端明殿學士金華厲文翁□□

觀文殿大學士溧水吳潛毅夫

資政殿學士嘉興沈炎若晦二年

端明殿學士閩許應龍恭甫

端明殿學士都昌江萬里子遠咸淳十年再任

資政殿大學士醴陵皮龍榮起霖三年

觀文殿學士金華馬光祖莊父咸淳五年再任

資政殿學士眉州楊棟元極

觀文殿大學士天水趙與憲德淵

資政殿學士潼川姚希得逢原咸淳二年

觀文殿大學士敘州程公許季與

資政殿大學士溧水吳淵道父

觀文殿大學士樂平馬廷鸞翔仲八年

余既作記。具書南渡後提舉姓名爵里百一十四人。猶未錄諸壁也。歲在戊子冬。覽李彌遜竹

谿集有翟汝文落致仕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制。彌遜行詞中云。其還神武之衣冠。勉奉洞霄之香火。宋史雖不書。不可沒其名矣。汝文執政僅三月。以伉直忤秦檜。殿廷相爭。至斥檜乃金人之姦細。趙銜中興遺史載之。宰相例以殿閣學士。予詞題曰顯謨閣學士。史沒其文。取汝文靖康原職書之也。葬尊又識。





#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六

記二

## 尙書杜公疆理記

皇帝受寶命一十九年。海波不揚。金門。廈門。以次列戍。於時總督福建軍務都御史臣啓聖上言。今投誠之衆。率前遷徙界外之民。勒歸農。則無田可給。勢將復去。爲盜莫若以界外田地。按籍給還。并弛海禁。收魚鹽之利。給軍食。疏下廷臣議。僉持不可。二十二年夏。靖海將軍臣琅克澎湖島。秋。台灣平。捷書至。皇帝嘉悅。解衣賜琅。并製詩褒美焉。誕諏吉日。告祀孝陵。冬十月戊寅。皇帝若曰。海壖之弗靖。權畫地以民遷。民之蕩析。朕盡傷于心久矣。茲海澨永清。界外田畝。宜給還耕墾。咨汝工部侍郎世鑑。副都御史呀思哈。偕往江浙。吏部侍郎臻。內閣學士石柱。偕往閩粵。欽哉。其善體朕意。定軍之制。圖民之艱。於是杜公拜命。出是月己丑。發京師。明年正月。踰大庾嶺。皇帝申命進工部尙書。公乃諏日展界。自欽州之防城始。遵海以東。歷府七州三縣二十九。衛六所一十七。巡檢司一十六。臺城堡砦二十一。給還民地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二頃。復業丁口三萬一千三百。定懸軍之營二十八。而廣東之疆理復矣。自福寧州西分水關始。遵海以東。歷府四州一縣二十四。衛四所五。巡檢司三。關城鎮砦五十五。給還民地二萬一千一十八頃。

復業丁口四萬八百。定懸軍之營三十三。而福建之疆理復矣。是役也。公往還嶺海。舟車之跋涉。不啻三萬里。蠻煙瘴雨。毒霧之交侵。蛇蛟之屢舞。公與僮僕六七。臥起油幕。虎觸其藩。不懼。鬼嘯于林。不驚。僉謂公之大勇。賁黷莫及。行則射麋。以爲糗。縫蕉以被體。安于惡衣食。而不求溫飽。忘一身之辛劬。勞來安集。俾氓反其宅。商趁其墟。苗秀于田。水歸于壑。牛宮豕圈。雞栖鴨闌。各得其所。甫終歲。告成于闕下。公雖不自言功。而功已蓋于南國矣。常周盛時。召康公以重臣克親民事。詩人懷之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其後穆公繼之。詩人又詠之曰。式辟四方。徼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夫以二公。奏績于先後者。公以一人兼之。宜爲至尊注意。而六卿掌其四也。公旣歸田。考終。特未邀易名之典。尊公之里人也。慮公巡視本末。未上諸國史。因追憶聞于公者。鹿舉大綱作記焉。

包山蔡氏宗祠記

包山蔡氏。其始祖源。宋祕書郎。從高宗南渡。居杭州。子維孟。奉母徙吳。與弟繼孟分宅居洞庭。號東西蔡。而西房子姓尤蕃衍。自維孟十二傳。爲烏程儒學訓導旭。中永樂庚子鄉試。士人爲建遺慶坊。陳檢討繼作記。稱其好義樂善。有世德。旭弟昇。昭皆善詩。吳人徐庸。采入湖海耆英集。昇孫羽。仕爲翰林孔目。詩家稱之曰林屋先生。羽從弟範。號曲巖王。尙書世貞贈詩云。家在五湖人。世外身安六帝太平中者。是已。敘其族。則五支。計其傳。則二十一世。善不必施四海。而積于一鄉。仕不必登九列。而受一命再命。學不必博。

通七略四部。授諸弟子。而各守一經。家有私集者。二十有三人。吳中自范氏外。論氏族之蕃。世德之久。莫蔡氏若也。於是有撰宗譜以奠世系者。有置田以供祭祀者。而秘書十八世孫某。子縹。縹峰之陽。建立宗祠。中爲堂五楹。連以屋二十間。旁有樓。可遠眺望。三歲而後落成。走書幣請予作記。予惟古祀先之禮。自禰而祖。自祖而推之及始祖。此王者報本追遠之義也。而諸侯之支子爲卿大夫。或自他國來者。俱謂之別子。起自民庶。致位卿大夫者。亦從別子之義。得立爲宗。宗得立祠。以飲食之禮親兄弟。宗族窮者。收養之。不知學者。收而教之。則自王者通于庶人。王政之存于今。教民親睦宗祠。其本務矣。包山在太湖中。不與城府接。無郵傳轅馬之擾。春秋享祀。牲酒靡闕。里遠而能仁。俗儉而可久。予老矣。惜未克謁祠下。紀之以文。匪獨美蔡氏之能合其族。庶幾三吳之士族。聞者興起焉。

#### 履素先生祠堂記

先王之教民。匪直鄉遂大夫閭師黨正之職也。凡仕而已者。歸教其里。沒則祀之。譬宗。漢晉經師。設黌堂。繕精舍。至于宋。府州縣學外。分建書院。擇耆儒爲山長。或與博士弟子爭多焉。明初山長廢。而書院尙存。講學者得以專席。其後朋黨盛而學術殊。時文工而經義晦。科名重。進取亟。而力田孝弟無人。必藉鄉有善士。導以親親敬長之節。離經辨志之方。故夫師逸而功倍。化民成俗。而有司莫知。斯則儒者之效矣。曩予泊舟匠門。聞岸有讀書聲。詢之。則順治甲午鄉貢進士張先生曾餘之學舍。後四十年。獲交先生之叔。

子大受。大受識達而才敏。洽聞周見。自舉于鄉。名日盛。弟子著錄者數百人。席硯不能容。則廣其宅。齋曰拙齋。亭曰讀書之亭。軒曰活碧之軒。又于衡宇之陽築堂。曰孝廉之船。不忘厥考所自也。逾年。負笈者益衆。爰拓地于水南。立軒于橋下。軒東曰潮生閣。用紀落成之候。閣東建祠。奉栗主以祀先生焉。於時巡撫都御史商丘宋公。過而題其扁曰履素。里之父老僉曰。先生居家以孝友。遇人以誠。持己以介。士之百行備焉。宜有私謚。易名久矣。宋公所題。則公也。非私也。今而後吾黨合以是稱先生。於是攜榼酒。陳百果。爇瓣香。長幼皆拜祠下。大受請于予曰。是不可無記。因書其本末于壁。先生諱慶孫。先世嘉定人。徙郡治縣。學生諱慎德之子。歲貢生諱應文之孫。福建按察司副使諱情之曾孫。遺書有尙書集要。侶蛩齋集。

眞賞樓記

平山之堂既成。越明年。中書舍人汪君季角。拓堂後地。爲樓五楹。設栗主以祀歐陽永叔。劉仲原父。蘇子瞻諸君子。名曰眞賞之樓。蓋取諸永叔寄仲原父詩中語也。君旣爲文勒堂隅。識落成之歲月。請予作斯樓記。於是樓成。又逾年矣。方山陰金公將知揚州府事。實期于適館。旣而予不果往。及聞堂成之日。四方知名士會者百人。多予舊好。咸賦詩紀其事。顧予獨客二千里外。不獲與。私心竊悔。且憾。回憶曩時。客揚州。登堂之故址。草深數尺。求頽垣斷砌所在。不能辨識。愴然長謠。謂茲堂之勝。殆不可復覩。曾幾何時。而晴闌畫檻。忽涌三城之表。且有飛樓峙其後。旣感廢興之相尋。復歎賢者之必有其助也。當永叔築堂時。

特出一時與會所寄。然春風楊柳，蓋別久而不忘。子瞻三過其下，悵仙翁之不見，至題詞快哉亭，尙吟思此堂未已。卽永叔亦感仲原父能留其游賞之地。賦詩遠寄，是當時諸君子未嘗一日忘茲堂。可知已。肇祀焉。庶其馮依而不去者，與堂之廢。自世人視爲游觀之所，可以有無。守是邦者，或不爲葺治。至于日圯，理固然也。試登是樓，見永叔以下凡官此土，有澤于民者，皆得置主以祀。後之君子，必能師金公之遺意，克修前賢之蹟，則是斯樓成，而平山之堂，始可歷久不廢。足以見汪君之用意深且遠也。予雖不獲觀堂落成，與諸名士賦詩之末，猶幸勒名樓下，附汪君之文，並傳于後，亦可以勿憾矣夫。

### 萬柳堂記

度隙地廣三十畝，爲園京城東南隅。聚土以爲山，不必帖以石也。捐溝以爲池，不必甃以甌也。短垣以繞之。騎者可望，卽其中境轉而益深。園無雜樹，迤邐下上皆柳。故其堂曰萬柳之堂。今文華殿大學士益都馮公取元野雲廉公讌游舊地以名之也。古大臣秉國政，往往治園囿于都下，蓋身任天下之重，則慮無不周。慮周則勞，勞則宜有以佚之，緩其心，葆其力，以應事機之無窮，非僅資游覽燕嬉之適而已。方元之初，廉公定隴蜀還，進拜中書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暇同盧趙諸君子出郊置酒，所謂萬柳堂者，故老相傳，在今豐臺左右。當其飲酣賦詩，命歌者進驟雨新荷之曲，風流儒雅，百世之下，猶想見之。今公弼諧盛際，謀謨內贊，坐致太平，其勳業與廉公等。然廉公宣撫隴蜀荆南，望威著于方隅，而公澤洽天下，廉公在廷

日少。公自翰苑登政府。立朝且三十年。廉公畏譏。憂讒。而公一德孚于上下。所遇之隆。有過于昔賢者。要之勤學好士。孜孜恆若不及。則異代同揆。宜其曠世有契于心也。蘇尊客山東時。道經臨朐。觀乎熏冶之源。清泉白沙。淪漣側坎之下。叢竹百萬。詢之。則公之別業。循階以登。徑之翳者常辟。石之戴土者常剔。亭之圯者常葺。公輟不治。顧專力于是。則以冶源公所獨樂。而京師與天下人同其樂也。入其門。門者勿禁。升其堂。堂焉者勿問。庶幾物我俱忘者。與堂成後。適四方人士應召至京師。公傾心下交。貧者爲致館。病饋以藥。喪者賻以金。一時抒情述德。成歌詩頌公難老。又慮公舍斯堂而請歸里也。爭賦咏公前期公樂之而不去。蘇尊樵鄙無文。獨未獲游公之門。其爲斯堂記者。譬猶山禽楚雀。啾啾翠陰之交。公之聽之。未必不欣然悅于耳焉。

## 池北書庫記

池北書庫者。今少詹事新城王先生聚書之室也。新城王氏。門望甲齊東。先世遺書不少矣。然兵火後。散佚者半。先生自始仕迄今。日耕肘書。借觀輒錄其副。每以月之朔望。旣慈仁寺日中集。奉錢所入。悉以購書。蓋三十年。而書庫尙未充也。自唐以前。書多藏之于官。劉歆之七略。鄭默荀勗之中經。新簿。其後四部七錄。代有消長。民間所藏。賜書之外。無多焉爾。自雕本盛行。而書籍易得。民間鏤版未貢天府者。且十之九。由是官書反不若民間之多。古之擁萬卷者。自詡比南而百城。今則操一囊金。入江浙之市。萬卷可立。

致然自博覽者觀之。若無所覩也。夫宋元雕本。日就泯滅。幸而僅存于水火劫奪之餘。藉鈔本流傳。顧士之勤于鈔寫。百人之中。一二人而已。習舉子業者。誦四子書。治一經。不過四五十卷。可立取科第。而賈人牟利。亦惟近乎舉子業者是求。非是則不顧。至以覆醬裹麪糊蠶箔。古之人竭心力爲之者。今人全不之惜。任其湮沒。此士君子盡傷于心。而先生書庫之設。藏之惟恐不亟也。尊經亂。先世之遺書。莫有存者。及壯。徧口四方。經過都市。殘編斷帙。至典衣予直。積之二十年矣。以驗藏書家目錄。則僅有其十之二三焉。然未嘗無出于藏書家目錄之外者。譬之于海。九川四瀆。無不趨焉。而滂池瀾沟之水。聚而勿涸。鳥見之飲啄。魚得之泳游。亦可自樂其樂。而忘其身世之窮焉。明年歸矣。將尋先生之書庫。借鈔所未有者。奉先生之命。遂爲先生記之。

### 傳經堂記

經之學。溫其故。則新義愈出。解之而其蘊不窮。古之士。惟經術是務。士能通經。始可友天下士。而富貴利達。非所論也。經學莫盛于漢。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然班孟堅譏之。謂祿利之路然。至韋賢父子。以經術相。時人語曰。遺子黃金滿籩。不如一經。蓋亦慕其名位。通顯云爾。揚子雲有言。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傳經者。須以發策決科。是何異孔子讀而儀秦行者。與。仁和卓火傳氏。立宗祠于舍東。榜其堂曰傳經。奉祖考之遺書。教授子弟。又樂與朋友講習。東南之士。以爲倫魁焉。卓氏居塘西。



門才特盛。以經學聞者五世。然試多不利。或薦于鄉矣。而試于禮部。輒下第。或于省中試矣。僅列副榜。是豈卓氏于經術反未工與。由其所學者非專事發策決科。而務合乎古之學者故也。堂之成。且二十年。吉凶歡戚歌哭于斯者匪一。火傳心力交瘁。克守其先人之緒。誦讀勿輟。誠有人所未易及者。而火傳老矣。今年夏。率其子次厚入京師。則曩之交游大半零落。京師貴人視說經爲不急之務。襪席以見。逢掖者蓋寡。嗚呼。經術之不講久矣。舉一世趨于祿利之路。乃有人焉。單衣紉履。操經術以繩天下。則卓氏之傳經合乎古者。多見其不合于今也。於其歸。爲作傳經堂記。

## 願學堂記

戶部郎新安程君視公。築堂于宅之右。其地爽以塏。開簾而山翠入。過雨而澗泉分。觀者咸曰。君當補官。堂將成。席未曠。而仕于朝焉。君乃名之曰願學。屬其兄子道原請記于予。予思儒者言學。率本乎孔子。孔子五十以學易。韋編三絕。鐵摘三折。漆書三滅。若是其勤也。君年適五十矣。姑與言易可乎。八卦相錯。其別六十有四象。言君子之德。五十有三。皆以爲學者勸也。合之禮記。以言離經辨志。則以同而異也。以言敬業樂羣。則果行育德。自彊不息也。以言博習親師。則多識前言往行。虛以受人也。以言論學取友。則朋友講習。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以言知類通達。彊立而不反。則類族辨物。自昭明德。立不易方也。夫然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時行則行。教思無窮。容保民無彊也。時止則止。思不出其位。不可榮以

祿也。孟子之願學孔子者，此也。君早仕爲郎，所謂官先事者，業試之而效矣。乃所願豈非志爲先與古之親師取友，莫若鄭康成、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然後反乎北海。程伯子十五六時，問學周公，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噫，其難也已。今君居新安，新安之俗，人守程朱之學，不出家，而前言往行，多識之而不窮，以今知古，以近知遠，以所見知所不見，古病其勞者，君處其逸，居是堂也，寒暑相催，而歲成焉，足以決進退之機，悟損益之義，安有願乎其外者哉？予老矣，蓋嘗終始于學，然勤苦而難成，內自反而益見其不足，竊喜君之同所願也。在履之初，曰：素履往，无咎。象有之，素履之往，獨行願也。顧人有願而不獲遂者，君獨行之，又何咎之有。

### 樂儉堂記

太原劉炳，請名其所居之堂，予名之曰樂儉，而爲文記之。曰：儉之爲德，匪直以撝節日用飲食而已。君子將收其放心，必自此始。夫象犀琛貝，綃紈錦綺，臺池僕御之盛，人咸慕而趨焉，及危機旣觸，紛華盡去，悔尤隨之，往往退而喪其所處，未有百年不易者。然後知儉之能久，惟其可久而樂存焉。蓋我旣閑其侈心，天下無不足之境，食之糠粃而充然，置之膏脂而不潤，宜其無戚戚之容，而樂于中者有不能自己者已。太原唐叔之遺墟也，儉唐風也，請爲子歌。唐蟋蟀之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憂時之易去，思行樂之方也。旣而曰：無已太康，又曰：好樂無荒，因爲樂之一言，申誠至再，則仍未嘗樂也。其二

章曰。職思其外。其思可謂深矣。猶未免蹶蹶也。其三章曰。職思其憂。夫至于思其憂。則其可憂者已去。而祇見其可樂焉。夫然後曰。良士休休也。此樂儉之說也。今太原之俗。所不足者非儉也。儉而能樂者鮮矣。知其樂者。子試以予言告之。

道珍堂記

康熙三十有六年冬。太守廣寧黃公。來知嘉興府事。入郭。則瓦礫塞乎渠。及堂塗。則榛莠接于徑。爰與邦人士謀。思營葺而疏淪之。念民力未遑也。明年夏。案無留牘。黠者畏。懦者懷。公乃庀材鳩工。先治其廡。斷樓聖鑊。子來恐後。於是彝尊。方居長水之南。池中芙蕖。一花並蒂。紅衣綻綠。房垂細螺。實以公嘉績之所召也。以奉公。公適諏。是日立柱礎。架案廡。遂貽書請名其堂。兼紀之。石且歸德于天子。肅清邊徼。禎祥是致。彝尊欲以不文辭。非禮也。敢竊自幸。生于堯舜之世。獲觀聖德神功。靡遠勿屆。又有賢太守。拊循閭鄙。於焉咏歌太平。燭于玉燭。飲于醴泉。暢于永風。芙蕖雖小草。曹植賦之。則曰。覽百卉之英茂。無斯華之獨靈。傅亮賦之。則曰。考庶卉之珍麗。實總美于芙蕖。而江淹之辭。則又進焉。而曰。一爲道珍。二爲世瑞。至于並蒂。則尤代所罕觀。故魏收志靈徵。令禽奇獸嘉穀。靡不登載。而斯獨無之。益見致之匪易也。稽之至元。嘉禾志。郡治廳事後。有清香堂。宋知秀州俞淵。更扁曰。敬信節愛。蓋理廳據子城之內。而軒其後。爲穿堂。爲後堂。其來久矣。堂之廢且百年。鮮克有治之者。迨公至。而始考舊址。復新之。吁。今之守土者。屏賓客。省

諮度。則見以爲能矣。公府之不飾。則見以爲廉矣。雖然。儒者之爲政。則有道焉。居之必廣也。莅之必莊也。蕪者治之。寒者通之。廢者舉之。道存焉矣。堂之建。詎足爲公重。而政事之暇豫。多士庶民之胥附。僚屬吏之交孚。於此覘公治術之先務焉。宜其始建而珍果適應其瑞也。天子之德。亦我公之德也。公旣命我。請以道珍名堂可乎。公曰可哉。遂爲文以紀落成之歲月。納之于壁。用示後之君子。公名某。字某。康熙癸卯舉人。

## 十二硯齋記

中書舍人江都汪君季角。僦宅宣武門之右。窮巷蕭然。罽毼不繼。君久病。臥夢入廣庭。得石硯一十二枚。寤而作歌。其友和之。君因名其齋。俾秀水朱彝尊作記。記曰。聚五方之人于京師。各有所營。晝之云爲。夜形諸夢寐。寤而詢之。其可告人者寡矣。古昔盛時。以牛羊之牧。其夢可獻于天子。其降也。得位夢棺。得錢夢穢。僅自喻于心已焉。舉平生無不可以告人。而夢寐則有難言者。吾未見其可也。君子之學。貴夫內得于心。而不外玩夫物。羅十二石于前。不見其多。無之。不見其不足。君豈惑于是與。顧一身之盈虛消息。通于天地。感于事物。蓋所好者存。雖夢有難遽忘者。悅之。故言之。而長言之。歌且和之。至以名其室焉。列禦寇曰。西極有人。不食不衣。以夢中所爲者爲實。十二硯之有齋。齋之有記。君子以爲無不可也。

## 匏齋記

匏之爲物。其葉苦。其蔓弱。其形呶然。非若瓠可以燔。瓜可以菹。世遂以無用目之。然制爲器。可以象天地。虛其中。可以受物。截之則蠡。窪之則樽。劇以爲笙。大者巢。小者和。挈竽而吹。則爲衆音之長。匏非無用也。審矣。常其秋霜既降。呶然者堅。水出其前。略約之不施。舳舻之不設。揭者涉者。厲者泝上者。泝下者。潛行而泳者。正絕流而亂者。咸濡首滅頂是懼。試腰以浮諸水。則雖江湖。可以無沒。其有濟于人。爲功甚鉅。今刑部主事德州謝君方山。取以名其齋焉。君質直好學。所爲歌詩。無懦響。金清玉振。若笙竽之悅耳。悉中法度。飲酒百觚不醉。君之所以自託。非以是與。雖然。殆有濟物之思焉。夫二尺四寸之律。取象于坎。民之陷于法也。如溺于淵。覆育者虛其中。以服念。則深者可以綆出。滯者可以枷塞。譬置匏于河。隨所溺而拯之。車有時而濂。舟有時而覆。充匏之用。無過涉之患。而有共濟之功。則凡經義之紛綸。賓坐之論說。得之一室。而施之萬事者。何莫非君之匏也。于是其友秀水朱彝尊。釋匏之義廣之。作記書諸壁。

## 秀楚堂記

長洲顧俠君。築堂于宅之北。閭丘坊之南。導以迴廊。穿以徑。壘石爲山。望之平遠也。捐溝爲池。卽之蘊淪也。登者免攀陟之勞。居者無塵埒之患。曉則竹雞鳴焉。晝則佛桑放焉。於是插架以儲書。叉竿以立畫。置酒以娛賓客。極朋友兄弟之樂。暇取元一代之詩。甄綜之。得百家焉。業布之通都矣。俠君乃夢有客愉愉。有客瞿瞿。一一十。容色則殊。或俛而拜。或立而盱。覺而曰。是其爲元人之徒與。將林有遺材。而淵有遺

珠與。乃借鈔于藏書者。復得百家焉。未已也。博觀乎書畫。旁搜乎碑碣。眞文梵夾。靡勿考稽。又不下百家。而元人之詩。乃大備矣。予留吳下。數過君之堂。俠君請于予作記。思夫園林丘壑之美。恆爲有力者所占。通賓客者蓋寡。所狎或匪其人。明童妙妓。充于前。平頭長鬣之奴。奔走左右。舞歌旣闌。荆棘生焉。惟學人才士著作之地。往往長留天壤間。若文選之樓。爾雅之臺是已。吳多名園。然蕪沒者何限。而滄浪之亭。樂圃之居。玉山之堂。耕漁之軒。至今名存不廢。則以當日有敬業樂羣之助。留題尙存也。俠君築斯堂。肄羣雅。將自元而宋而唐而南北朝而漢。悉取以論定焉。吾姑記于壁。用示海內之誦元詩者。

### 六浮閣記

六浮閣在查山之陽。其區浸其右。六浮者。一曰長浮。二曰白浮。三曰籟浮。四曰苧浮。五曰茅浮。六曰箭浮。其崇卑小大形殊。或斷或續。迤邐隈隩之外。方閣之未成也。嘉定李流芳長蘅。過而樂之。思以十千錢構草閣踞梅林之上。寫圖以告其友。兼題長句。覬其經營。而終不果也。後八十年。長洲張翁買此山。始爲建閣。且治生壙。背阜而湖。周樹石楠栝柏以爲籬。閣峙其南。常春梅放拓。西牕俯視。繁花百萬。若密雪之被原隰。游人詫勝絕焉。未幾翁沒。翁子士俊。從而補葺之。有徑有堂。有庖有福。於是四方名士。牽拂相招來會。歲在辛巳。二月己未朔。予登是閣。觀漁帆出沒。浦樹清疎。山鳥喧喧。拂簾鳴日。暮愛之不忍去。遂留信宿。士俊以記爲請。將刻之坐隅。予惟三命之說。術者恆以動人。然儒生不以爲非。蓋天壽通塞。莫不有命。

焉。至于山水之緣。尤未易得。處乎闕闕。有終身不知丘壑之趣者。翁生居吳北郭。卽元時師子林。而井杼于山。得無後艱之幽宅。且建閣以表其勝。則李君所願而不獲遂者。翁克有之。士俊善繼其志。冀揚翁名于百世。是翁之享于天者孔厚。不可謂時命之不達也。翁諱某。字某。自號松園老人。其行義詳。今禮部尙書同里韓公棗所爲志銘。及處士睢州田君蘭芳墓表。

西陂記

宋之故城。其門名見于載記者。陽也。盧也。蒙也。桐也。橫也。桑林也。埳澤也。埳澤云者。埳以言闕伯之丘澤。睢水也。其地有蒲魚。雀葦之利。漁有村。蟹有舍。商丘宋公懷童時釣游之所。思築圃於是。以其在郭之西。名曰西陂。顧未遑經始。先定池館之目。曰淥波村。曰釣家。曰緯蕭草堂。曰和松菴。曰芟梁。曰放鴨亭。各系以詩。都人士屬而和焉。圖之橫幅者。王山人輩也。久而公之懷故土益甚。則命禹鴻臚之鼎寫照。作西陂魚麥圖。取元結詩句。冀歸老于江湖。記之以文者。邵上舍長蘅也。公巡撫江南久。簡以馭吏。儉以示民。天子嘉其清德。藻舟所及。每見益親。歲在昭陽協洽。駐蹕江天寺。公入見。請曰。昔宋臣范成大居吳之石湖。臣嘗履其地。見淳熙十五年賜書刊石尙存。臣家有西陂別墅。敢乞御書二字賜臣。不令石湖勝蹟獨存千古。天子笑而書之。今歲旃蒙作噩。天子復書魚麥堂以賜。至是。公拜宸翰先後難悉數矣。公乃命子弟立石西陂之上。屬其友秀水朱彝尊紀之。思夫爵位之崇高。林泉之逸豫。人生恆不能兼致。惟石湖一老。





非安栖之具也。雖然大江以南。百谷所會。內隩而外隈。葭菼竹樹之交敷。蘋藻之溶漾。隄梁之逶迤。非舟無以領其勝。而又無風波之虞。有燕嬉之樂。則惟舫爲宜。溧陽狄億立人。以庶常吉士請假還里。造五舫于洮湖。或以載花。或以燕客。可以合。可以分。有琴有書。有歌有酒。短簫長篴。往來容與于郊園。望之者不啻水仙也。今夫至靜者地。然曩嘗留燕齊雲朔之間。六遇地震。思之至今猶悸。是則安危亦何定之有。推之以理。其人安。其心安。則其境亦安矣。苟心不得其正。而入于邪。陷于險。未有不蹈危機者。安危視人所擇爾。藏身萬人之海。放情百斛之舟。孰危孰安。立人之自處也。審矣。於是秀水朱郵尊爲之作記。時康熙三十有八年。陽月之望也。

## 倦圃圖記

倦圃距嘉興府治西南一里。在范蠡湖之濱。宋管內勸農使岳珂倦翁。嘗留此著書。所謂金陀坊是已。地故有廢園。戶部侍郎曹先生潔躬。治之以爲別業。聚文史其中。暇則與賓客浮觴樂飲。其以倦圃名者。蓋取倦翁之字。以自寄。予嘗數游焉。樂之而不能去于懷也。歲癸卯。先生左遷山西按察副使。治大同。踰明年。予謁先生于塞上。時方九月。層冰在川。積雪照耀巖谷。彌望千里。勾萌盡枯。無方寸之木。相與語及倦圃。山泉之深沉。魚鳥之游泳。蔬果花藥之鬱鬱。情景歷歷如目前事。先生抱膝低徊者久之。嗟夫。故鄉之樂。人之夢寐在焉。以予暫游者。猶不能釋于懷。況先生之寢處笑語其中者哉。先生之門人周君月如。工

繪事爲先生圖之。爲景二十。於是三人各系以詩。先生復命予記其事。予嘗覽前代園亭山水之勝。往往藉人以傳。又必圖繪之工。而後傳之可久。若王維之輞川。顧瑛之玉山。百世而下。觀其畫圖。不獨想見兩人之高。而其所與游。如丘爲。裴迪。崔興宗。下至袁華。于立。盧熊。鄭韶之徒。覽者亦希慕之不已。然則圖繪之作。顧可少哉。今先生方欲任天下之重。援斯民于飢溺。雖欲遺章組之榮。息影江湖之上。以遂其所好。蓋難幾矣。是倦圃之所有。山泉魚鳥蔬果花藥之樂。先生且不得而私。而予與周君。翻得藉圃之圖。以傳爲可樂也。周君名之恆。山東臨清人。嘗爲江西參政。罷官後。遂移家江浦云。

### 看竹圖記

寧都魏叔子與予定交江都。時歲在辛亥。明年。予將返秀水。錢塘戴蒼爲畫煙雨歸耕圖。叔子適至。題其卷。於是叔子亦返金精之山。蒼爲傳寫作看竹圖。俾予作記。予性癖好竹。甲申後。避兵田舍。凡十餘徙。必擇有竹之地以居。其後客游大同。邊障苦寒。乃藝葦以代竹。旣而留山東。見冶源修竹數百萬。狂喜不忍去。歸。買宅長水上。曰竹坨。叔子過予。言金精之峰十有二。其一曰翠微。易堂在其上。梧桐桃李橘柚皆植。獨竹不生。種之自叔子始。近乃連岡下。上無非竹者。蓋予兩人嗜好適同也。珍木之產。山兩葉至尋尺。歲久而林始成。又或萎于霜。或厄于閏。若夫竹。苟護其本。則末乃直上。匪特有君子之守而已。其勃然興起。突怒無畏。類夫豪傑之士。拔泥塗而立。加萬夫之上。叔子居易堂。讀書且二十年。天下無知叔子者。一旦

乘扁舟下吳越。海內論文者。交推其能。若竹之解于籀。而驟于夫煙霄也。文章之爲道。亦猶種竹然。務去其陳根疏而壅之。其生也。柯葉必異。然則叔子毋徒恃其已學者而可矣。

芷閔記

宗人琪。從子學。所居道南。春同杵臼。飲同井。兼珍以養母。集衆說以通經。斷金伐木以求友。而又樂善不倦。爲鬻于路。誅茅編竹。以棲餓人。自我得琪。庶幾同其臭味焉。芷閔者。琪讀書之舍也。予旣書扁。且爲文記諸壁。記曰。芷。小草也。名義不著于詩爾雅。內則以茝佩悅。僅見之小戴記而已。說文解字無芷文。蓋與茝同義。申之曰。楚謂之離。晉謂之薺。齊謂之茝。而玉篇詮葍字云。芷葉卽薺也。常知音雖有四。其義則一矣。屈平楚辭篇二十五。言薺薺葍者各一。言芷薺茝者各五。言江離者三。由其志潔行芳。斯取喻必及焉。爾乎。苟況有云。蘭槐之根。是爲芷漸之澹。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琪年方壯。不自恃其質之美。樂與友朋相切劘。虛己以下之。是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得敬業樂羣之助。而無芳臭雜糅之患。宜其有取夫芷以自託也。閔居堂五之一。縱橫十餘步。坐客可六七十人。插架數百卷。分列左右。置酒肴以娛賓客。爲詩歌以道性情。與夫羣雅之論說。百氏之覽觀。胥于是焉。則凡謝其朝華而啓其夕秀。何獨非芷之義與。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未有有之而不似者也。琪亦庶乎可以自信已。

#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七

## 記三

### 天津衛稽古寺重修藏經閣記

佛之書入于中國。其初四十二章耳。其後盛于姚秦。熾于梁。大備于唐。代興日繁。幾與儒者之書相等。縉紳學士。靡然舍己所學從之。而其徒復侈大其事。鳩土木以爲之宮。飾朱丹爲之楹。誦焉則有拜跪坐起之容。梵焉則有抑揚高下之節。而又縉紳以襲之。鐘鼓以宣之。其所以崇奉之者。靡不至。自孝定皇后篤信其教。命中使頒經藏于梵刹。其徒猶慮未廣。更梵夾爲篇籍。自是經藏。薄海內外。所在多有。嗚呼。使遇漢明梁武。又可知矣。天津衛屬京畿之衝。城之西門。有稽古寺。藏經之閣峙焉。地近海。多風。飛沙晦冥。歲未久。閣圯。浮屠含光者。新之。予橫舟道此。登焉。夕陽在衣。風鈴錚然。翔鳥上下。爲之目曠心怡。含光語予曰。凡吾材之所需。井稅之入。升盎之儲。積之累年。始成焉。憚閣之頽。而經藏將失也。今縉紳學士。誦法周孔。其于六經百氏之書。舊聞放失。往往置勿問。而府州縣學。或傾廢不治。不有媿于佛氏之徒也哉。浮屠之言。雖非聖人所與。而能崇奉其教。以興廢自任。若含光者。殆亦聖人之徒之所進也。遂爲文以記之。

### 大悲院記

孔子歿。百氏之學興。其最盛者。楊朱。墨翟。治墨氏之學者。至分爲三。其師說之不傳。豈非孟氏闢之也與。浮屠之言。近乎墨者也。墨之教。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而獨於治喪也。以薄爲其道。爲浮屠者。術主乎慈。其始去父母昆弟。捐妻子而不顧。詎非忍哉。昔孔子不遇于時。馳驅四方。若徵生畝。接與。荷蕢之徒。交訕。其後。而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痛哉。其言也。蓋吾觀于佛。獨善彼所稱。觀世音菩薩者。推其願所至。欲盡斯人而登之善。其去孔氏之旨不遠。而大悲菩薩者。彼所謂觀世音之化身也。其手目之數。多至八萬四千。日必有所運。手必有所執。俾匠人一一肖之。佛氏之教。則然。禪人世高。結茅天津之衢。夏以水。冬以茗果。施往來之人。而予友曹君。實司武備。茲土。捐俸錢。繼之。程工。庀材。築室三楹。題曰大悲禪院。而請記于予。嗟夫。舉斯世之人。其可惻然悲者衆矣。惟泯于無所睹聞則已。試游目而觀。其迷途陷溺。目不能周。手不能援者何限。此菩薩之以大悲名也。而況聖人之心哉。曹君勇而好文。馭兵以嚴。而養民也惠。殆所謂可使治賦者也。夫浮圖之言。儒者疾之。以其無預于世。天下饑溺。而不思所以救也。世高用其師之說。獨以大悲菩薩自託。則豈盡無意于斯人者哉。宜曹君之樂其人。而信其道也。

## 雲岡石佛記

雲岡之寺有十建。自拓跋氏。今之存者。特其一耳。石佛大者高七十餘尺。小至徑尺。斬山爲窟數十。鑿佛數千軀。架以飛閣。凡客大同者。必游於是。予嘗再往游焉。觀石像之怪偉。退而作記。按魏志。世祖用崔浩。

之言。毀佛像。造泥人銅人者。門誅。木土宮塔。莫不畢毀。及浩既戮。興光和平之際。爭立石像。太和中。四方諸寺。凡六千四百七十有八。延昌之季。僧尼所居。積至一萬三千七百二十有七。剝窮而反。理數然也。釋氏之說。如蠱之中人。卒不可愈。良醫者擇其可治治之。有疾之者。見方藥不効。遂剝患者之腸胃。必盡殺其蟲。乃止。患者既死。其同病之人。未有不刺刀于醫者。崔浩是已。方詔遣立像。其徒惟恐再毀。謂木有時朽。土有時崩。金有時燦。至覆石以室。可永無泐。又慮像小可鑿而去。徑尺不已。至數尺。數尺不已。必窮其力。至數十尺。累數百千。而佛乃久存不壞。使見者因像生感。自謂極天下之智慮。不知其陷于至愚也。嗚呼。周公仲尼之道。感人千載之下者。豈以其像哉。雖然。拓跋之俗。習聞釋氏之說。其敬信固宜。非若漢明。梁武。生周公仲尼之鄉。而沉溺異端者比也。彼十六國之君。殺人若割羊豕。而佛氏倡好生斷殺之旨。世主信之。往往少回其殘忍之習。是佛像之有益于當日。亦事理所有也。然則君子之排擊異端。尤當揆世之理亂。彼持論過激。豈吾道之幸與。夔州李先生者。好爲古文辭。素擯佛。又與予同游雲岡者也。遂書一通寄之。

### 應州木塔記

軒楹臺榭。廣擁複宇。游觀之勝。苟作非其時。侈過其制。則春秋書之。太史紀之。故雖王公之尊。不敢輕役其民。至浮屠之宮。竭天下之民力。奔走恐後。世莫有議其非者。吾不知其故也。彼其師以虛無寂滅爲教。

視支骸爪膚爲不足惜。而崇奉其教者。願必范金以像之。築宮室以棲之。非大惑與。然山川城郭。必有升望降觀之地。惟浮圖之制。崇高累級。出軒楹臺榭之表。足以曠覽形勝所在。登高明而遠眺望。感時賦詩。則又君子之所不廢也。去應州治西北百步。有釋迦佛塔。建自遼清寧二年。上下以木爲之。其高三百六十尺。州居絕塞之衝。土風苦寒。無良材珍木之產。一木之運百車牛。乃達。蓋遼之君臣。恃甲兵之武。責獻納于宋。金繒所入。動億萬計。宜常日成此不難也。遼史載道宗卽位初。詔求直言。亦嘗有志經國者。迨乎晚節。崇尚異教。一歲飯僧至三十六萬人。一日祝髮至三千人。嗚呼。侈心有漸。皆是塔啓之也已。士人指予箴端大字凡八。係長康二陵駐蹕時所書。其一時游豫。猶可想像得之。然則登是塔者。不獨盡覽山川城郭之勝。而盛衰之故。又可感也。遂相與賦詩記之。同游者三人。山西按察司副使前戶部侍郎同里曹公溶。江西布政司參政臨清周君之恆。汾州推官大興孫君如銓。而饒予文于壁者。知州事蓋州傅君登榮也。

## 南泉寺新建惜字林記

古之典籍。方冊焉而已。不及百名者。書于方。百名以上。書于冊。編用韋。摘用鐵。書用漆。有燔燼之虞。而無遺棄之患。逮後易以繭紙。險糜。書以不律。杵頭軸子。人知愛惜。自長興鏤九經于板。學者無筆札之勞。獲觀古聖賢書。誠厚幸矣。旣而史記兩漢書文選。皆付雕造。諸子百家。次第皆有。官則儲之國學。民間則吳

蜀越閩。悉能摹印。而閩之麻沙崇化二坊。翻刻流傳日多。士子得書易。而怠心生。又科場定制。經書各有專門。程子、朱子、胡氏、蔡氏、陳氏諸家而外。帖括罔敢逸出。於是經書義稍有異于諸家者。多束而不觀。至于士子揣摩時文是習。坊間選本盈屋充棟。人之意見各別。非所好者。士直視之。或覆醬瓿。或糊蠶箔。至若京師五方所聚。一有委棄。輒溷于糞壤中。士大夫既未克培之。車塵馬足之下。而往來行子計慮所不遑及。故必藉蕭閒寂寞之人。听夕司之。庶事不費而收之也。博宜莫如沙門氏。南泉寺在三里河橋之東。康熙十有七年夏。予策柴車應召。舍于僧廬。有禪上人者。衣禡衲。持頃筐。拾字紙于道。月之朔望。輒焚之。越三載。結數椽于文昌閣下。扁曰惜字林。貯之有庫。焚之有爐。來請予作記。噫。自宗乘分爲五葉。叅者期于頓悟。漢晉以來。所譯梵夾。且委之蟲鼠不顧。而何有于廢紙。則上人之拈拾。非專代儒家爲之。亦所以自爲也。雖然。吾觀上人之勤。鐘鳴必起。偕其徒陳梵夾于堂。展縉繩而宣之以魚鼓。若是乎主于敬焉。由一寺推之。則西域古先生之言。其徒儲藏猶謹。而上人所拈拾。終代儒家而勞其心力也已。因記落成歲月于壁。

唐朱邪府君墓銘石蓋記

丁未之秋。自代州復至大同。將次應州。避雨馬神祠下。前有施食臺。刻石列八卦于旁。又書二十八宿字。心異焉。俾從者覆而觀之。上有篆文曰唐故汾州刺史朱邪府君墓志銘。蓋沙陀之俗。死焚其骨。盛以石



函。此則其蓋也。考後唐家人傳。無官汾州者。惟明宗之父。電。嘗贈汾州刺史。見冊府元龜。又葬于應州。其爲電墓銘無疑也。史稱明宗無姓氏。太祖養以爲子。不知其父冒姓朱邪者久矣。後明宗卽位。諡其考曰孝成。廟號德祖。當其時。祠官之守。春秋之祭。山陵之封。土必崇。孰意爲人所發。千載之下。并石函亡之。而僅存其蓋也。乃言于按察副使曹公。徙之于州學。而爲文記之。

游晉祠記

晉祠者。唐叔虞之祠也。在太原縣西南八里。其曰汾東王。曰興安王者。歷代之封號也。祠南向。其西崇山蔽虧。山下有聖母廟。東向。水從堂下出。經祠前。又西南有泉。曰難老。合流分注于溝澮之下。溉田千頃。山海經所云。懸甕之山。晉水出焉。是也。水下流。會于汾。地卑于祠數丈。詩言彼汾沮洳。是也。聖母廟不知所自始。十人遇歲旱。有禱輒應。故廟特巍奕。而唐叔祠反若居其偏者。隋將王威。高君雅。因禱雨晉祠。以闕高祖。是也。廟南有臺駘祠。子產所云。汾神是也。祠之東有唐太宗晉祠之銘。又東五十步。有宋太平興國碑。環祠古木數本。皆千年物。酈道元謂水側有涼堂。結飛梁于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是也。自智伯決此水。以灌晉陽。而宋太祖太宗。卒用其法定北漢。蓋汾水勢與太原平。而晉水高出汾水之上。決汾之水。不足以拔城。惟合二水而後城可灌也。歲在丙午二月。予游天龍之山。道經祠下。息焉。逍遙石橋之上。草香泉冽。灌木森沉。儵魚羣游。鳴鳥不已。故鄉山水之勝。若或睹之。蓋予之爲客久矣。自雲中歷太原。

七百里而遙。黃沙從風。眼眯不辨。川谷桑乾。淖沱。亂水如沸。湯無浮橋。舟楫可渡。馬行深淖。左右不相顧。雁門勾注。坡陀阨隘。向之所謂山水之勝者。適足以增其憂愁。怫鬱。悲憤。無聊之思已焉。既至祠下。乃始欣然樂其樂也。由唐叔迄今三千年。而臺駘者。金天氏之裔。歷歲更遠。蓋山川清淑之境。匪直游人過而樂之。雖神靈窟宅。亦馮依焉而不去。豈非理有固然者與。爲之記。不獨志來游之歲月。且以爲後之游者告也。

### 風峪石刻佛經記

太原縣之西五里。有山曰風峪。風穴存焉。相傳神至則穴中肅然有聲。風之所從出也。愚者捧土塞穴。建石佛于內。環列所刻佛經。凡石柱一百二十有六。積歲既久。虺蝮居之。雖好游者。勿敢入焉。丙午三月。予率士人。燎薪以入。審視書法。非近代所及。惜皆掩其三面。未縱觀其全也。由唐以前。書卷必事傳寫。甚者編草續竹。截蒲輯柳。而浮屠之言。亦惟山花貝葉。綴集成文。學者於時。窮年筆札。不能聚其百一。難矣。石經肇自蔡邕。歲久淪缺。至唐鄭覃。周墀。復勒于京兆。後唐長興中。始更傳寫爲雕印。舍至難而就至易。由是書籍日以盛。顧世之學者。忽其易。反或束而不觀。何與。豈其所謂日盛者。乃其所以衰與。北朝之君臣。崇奉釋氏。故石刻經像。在處多有。予友太原傅山。行平定山中。誤墜崖谷。見洞口石經林列。與風峪等皆北齊天寶間字。而房山石經。刻之自隋。甚矣其法之蕃熾也。今佛宮所棲。少者百人。多至數千人。然通其

旨者。率以語言文字爲無用。見講說佛經者。往往鄙置不屑。嗚呼。佛之說雖戾于聖人之言。要皆彼國中之先生長者也。旣用其法。盡棄其先生長者之言。果何如哉。九經之文。在西安府學。儒者雖不能盡觀。而得之者。咸知愛惜。至風峪所藏。其徒雖繁。莫有顧焉者矣。是則釋氏之無人。不尤甚于吾道之衰也。夫傳山聞之。曰。然。遂書以爲記。

西山碧雲寺記

西山佛寺百數。多建自內官。其最闕麗者。曰碧雲寺。因山下上築臺殿。金碧露松栝之表。其北內官墳墓數十。鐫石爲闌。窮極纖巧。翁仲羊虎夾侍。墓碑林列。其文俱宰輔所製。中立穹碑二。其書總督東廠官旗魏忠賢傳秩。游人每畫灰于壁。作憤詈語。寺僧輒塗去。灑掃惟謹。過者徒有歎息而已。方忠賢擅政。建生祠立碑者徧天下。固無足責。迨刑書旣定。執童子問之。鮮不以黨逆爲恥。見其姓名。踏石破碎之。惟恐不速。地僻遠。無存者。而茲山近在輦轂。顧秉謙。魏廣徵之文。大書深刻。獨得不去。則以忠賢雖敗。而闔寺力護其類。至其尸已戮。其族已徙。復樹碑立冢。有非法禁之所能懲者。然後知小人流禍。未有酷于闔寺者也。易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夫身爲宰輔。其地不爲不峻。必先假之以顏色。而後小人得邀其文章。秉謙輩不足數。顧中人以上。亦爲之諛慕。何與浮屠之教。背棄父母。殄絕宗祀。內官樂其相近。捐無用之金錢。顯爲邀福于佛。陰令其徒守冢。寺僧藉以衣食。遂甘爲所愚。而洒掃無廢。可憫也。嗚呼。士君子立朝。

務明周易之義。毋爲小人所狎。而輕假以文章。要在嚴之于始。斯可矣。

### 登嶧山記

嶧山上下皆積石。間不容趾。小若拳。大若堂房。若鬼工所運。而驚濤駭獸之突于前也。山遠近草木不殖。然嶧陽孤桐。載在禹貢。豈以其生之不易。故貴之與。石質麤惡。游者錢姓名于壁。未及百年。輒漉漫磨泐。不可辨識。李斯篆。其不存于今宜也。按詩言保。有鳧釋。釋者謂釋與嶧同。鳧山在今嶧縣。縣雖以嶧名山。去縣二百里。在鄒縣之南。杜預以爲在鄒縣北。蓋縣治之徙久矣。山徑坳圯。無燕憩之所。以是游者特少。然升高遠望。風檣煙浦。出沒百里之外。於以覽神禹之迹。笑亡秦之愚。足以增懷慨。豈必林木鬱葱。臺館高下。然後爲名山也邪。同子登是山者四人。巡撫山東工部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宛平劉公芳。躅增美。公弟芳永。大年。河間府推官大興牛裕。范式之。歙人汪之魴。于鱗。登其巔者。公與之魴。暨予也。

### 澧泉記

宛平劉公。巡撫山東之明年。于廳事西北。掘土深二尺。有泉涓涓出自穴。從而濬之。又二尺。其廣倍焉。整以甃。養魚百頭。清可鑿髮。公顧而樂之。語其友朱彝尊曰。是宜何名。曰。爾雅。水自濟出爲澧。其澧泉乎。記之曰。天下之水。源激者流必清。源濁者流亦濁。然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則衆水混之也。航于下流者。見其濁。以爲河之性然。彼徒窺其末而未窮其本。則謂之濁也。固宜。爲政之道。亦若是。

而已。吏至廉也。爲之賓客者。苟萌營利之心。惑于視聽。則混之者日至。源之清濁。流亦異焉。今公既能潔己于上。賓客咸以公之心爲心。若泉之在甃。纖塵有所不納。雖極而至于大小清河。而入于海。無非清者矣。公曰。旨哉。子其書之。以告後之居是邦者。

## 重建屯溪石橋記

浙江之源。是名率水。由武溪東北流。合漁亭。榔木二水。經濟雲之麓。夾溪入焉。東過珠里。越隆阜。至屯溪。其西南五城之水。注月潭。度閔口。納高柅之流。達黎陽。黎陽者。南朝之廢縣治也。東北之屯溪。匯于率口。或曰孫吳時。毛甘屯兵萬戶。于是。故溪以屯名。或曰程忠壯王靈洗之所保也。故其子姓多率口居。蓋自率水東。至于瀾。爲瀨。四十有七。灘三百有六十。湓流驚急。至屯溪而平。土人乃築石爲橋。以通行路。創始于明嘉靖十五年。歷百有餘歲。民安其利。康熙丙辰。橋圯。率口程翁子謙。出私錢獨任之。先後費錢六百七十萬。閱二年。橋成。又十七年。再圯。翁曰。橋之不固。是吾過也。遂以丁丑之秋。復事興建。仍獨任之。橋未成。而翁沒。其子戶部廣西清吏司員外郎岳。繼翁成之。匠石之費幾倍。工既竣。介珠里陳君景。請予爲記。予嘗考之。周官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掌固以時修之。而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其不及橋梁者。非義有所遺也。蓋五溝五涂。莫不有梁焉。故爾雅曰。隄。謂之梁。春秋傳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孟氏

亦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凡西北之水。其勢奔迅。一失故道。則陵谷變遷。石橋之利無從興。民之病涉者衆。迨冰始合。乃克斬木成梁。春冰既泮。輒復漂去。如孟氏所云。必每歲更作之。若新安江水。其清見底。流泠溶漾。可洄可游。然谿流既廣。梁非石不久。關舟竹筏。齊出其下。陸則車徒之輦。互茶綱紙戶。交于五達之衢。易之以木。則易壞。易壞。則行者病。歲事更作。則居者勞。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將失其險。然後知翁濟人之功。經畫之計。爲遠且周也。今朝野之士。往往守楊氏爲我之學。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事輒相諉。其于處世之術。則工矣。任重之謂何。使居其鄉者。皆克如翁之用心。不私其財。恆以濟人爲念。推而邦國天下。何利之不可興。而害之不可去。昔之人所以貴夫任天下之重者。蓋由是矣。翁以子岳貴。封朝議大夫。戶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嘗捐金置府縣儒學田。葺明倫堂。築率口上流沿溪石堤。建宗祠。修族譜。樂善不倦。其爲德鄰里。匪止兩建石橋而已。

### 古南禪院重建方丈記

方丈。道家之山也。而釋子以名其居。本諸維摩詰也。大江以南。僧寺宏麗者。必有方丈。歷階而升。設師子座于中。植杖其右。凡宰官之參禪。諸弟子之問法。必於是焉。書其言以爲語錄。餒諸木以衍宗傳。猶儒家之有山長。書院之有講堂也。明自萬曆而後。五燈似續。各有其人。臨濟一支尤盛。牧雲禪師者。舍宏麗之地。來居嘉興縣梅會里之古南院。安禪賦詩。所居方丈。不盈一丈。止水一泓。稚竹數挺。足以濯巾餅。挂塵

拂雪霽。扶杖以觀。月明。挈舟以翫。恆蕭然物外焉。師既逝。師之弟子懸崖亦逝。而主是院者。無力鳩工。院日以圯。懸崖弟子岷源。居武康。采茶燒笋。集山資以自給。里人迎之。主院事不數年。闢松門。廣菜圃。舉凡房廊庖。滌不畢治。又伐木于山。取方丈之址。恢拓之。南牕北戶。丹粉一新。四方之打包持盞至者。咸歎息服其幹略。工既畢。而岷源之力殫矣。竟以疾謝世。歲在屠維赤奮若。年饑。子偕里人爲粥于路。以活餓者。日坐方丈布施。因其徒之請。作壁記。嗟夫。人生居可爲之地。或有所不爲。至于力不足以有爲。事有不爲。不爲者。則有志者。盡心力爲之。終以勿悔。斯恆情之所難。君子有取焉。用告後之居是院者。牧雲諱通。門。管熟人。懸崖。諱行笈。岷源。諱超濬。俱梅會里人。

白玉盃記

予自大同轉客太原。留布政司王公官廨。時歲在丙午。客有述定陵遺事者云。吳中有貴公子周姓。逸其名。家有美玉。俾工治作杯。玉色粹白。旁有赤文九工。琢之爲盤螭。旣成。裝以重錦。盛之櫝。將自郊關以入。周氏子慮城闌輒石或墜之也。緝布于木。山女牆升降。張燕會賓客。或進曰。人不日子爲周九癡乎。今玉工乃刻盤螭九。是以子爲戲也。周氏子大恚。太監孫隆聞而購以五百金。進之御。顯皇帝愛玩焉。每夕必舉以飲。及李自成陷京師。杯流傳人間。今失其處矣。公曰。我所藏雖遜之。然其佳者亦未相遠也。子請觀之。公乃越日具酒肴。發箱笥。若敦者一。若匡者二。若葵彝者一。罽彝者一。若卣者三。用以合卺者四。若匱

者六。杯卮各五。強予一一飲之。予曰：是烏足以擬客之所云。公曰：未也。于是別發所藏玉卮一色白，以周尺度之，其崇九寸。趙康王所以燕賓者也。玉杯一色白，黃螭抱其耳，以唇下飲，尾貫于足。公之王父爲兵部尙書，定陵之所賜也。白玉盃一崇五寸，深四寸六分，徑七寸，舉以映膏燭，皎若冰雪，有黃點如粟，凡十餘綴焉。獲之晉恭王府者也。予狂喜，連引滿，遂大醉，盃及于石案，有聲，頽然隱几臥。坐客色駭，亟持盃奉公。公笑曰：子誠小人，盃爲好友所賞，卽碎庸何傷。先時公同官有願以千金易之者，公不可。至是以予之愛之也，俾留書屋。且命廚人月致桑落酒二甕。踰明年，有督府總制山陝西軍務索公賂十萬，公不能應，爲所劾落職。歸後三年，予遇之京師，詢之，則玉卮杯卮皆鬻之大賈。又五年，予奔喪經廣平，公出郭相慰唁。時公已病，又三年，予復至京師，傳聞公已歿。富平李子德嘗訪予太原，其後數從公飲會，亦以應召至。相對南泉僧寺，翦燈話舊事，感知己之不再，不禁泫然之出涕也。遂書以爲記焉。公諱顯祚，字湛求，先世棗陽人，其爲兵部尙書諱一鶚者，始徙家廣平之曲周云。





#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八

題名

橫山題名

自梅花溪達橫山十五里而近。予徙居溪上。凡七年。始一至焉。上有顧逋翁讀書臺。翁詩所云。遙向雙峰禮磬聲者是已。同游者周篔簹士。繆永謀於野。鄭玘隨始。沈進山子也。山雖小有岡。有岫。有章。有隆。有堂。有密。有屢。有躋。有潭。有埽。塞者可闢爲徑。高者可升爲臺。其下多民居。守望可以相助。乃與四子謀結鄰於是。而皆無其費也。登舟悵然。聊書于壁。姑以俟之異日焉。順治十有二年。歲在乙未。十月既望。秀水朱彝尊記。

題柯山寺壁

佛生乎西域。猶夫人爾。乃其徒以漢明帝夢見丈六金人。遂謂佛身丈六。入諸本行經。暨阿育王傳。若柯山石像。長更倍之。此聖教序所云四八之相也。蓋自象教既東。浮屠專眩人耳目。范金雕木。慮有時而燦。爭斲山骨竹之。以予所聞。石象高一丈六尺者。北涼沮渠蒙遜所造也。高一丈八尺者。長安普賢寺。涼州瑞象寺。晉州靈石寺。彭城宋王寺也。高三丈者。宜州北山寺也。坐軀五丈。立形十丈者。新昌石城寺也。至

題名

於并州童子寺。高一百七十尺。北谷開化寺。高二百尺。漢嘉之象千尺。黎陽又加大焉。尤可詫異者矣。梵夾因而傳會其辭。稱毗婆尸佛長六十由旬。尸棄佛長四十由旬。毗舍婆佛長三十二由旬。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俱長二十五由旬。迦葉長一十六丈。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也。唐咸淳中。高宗于上都龍門山陽塑佛像。高八十五尺。武后助脂粉錢二萬貫。大足初。后于白司馬阪造大象。費錢一十七萬餘貫。特出愚婦人之見。而新呂石象。錢武肅鏐。賜錢八千萬貫。造閣三層。其孫俶增鑿二菩薩夾侍。亦崇七丈。昔賢有言。此吳越五十五萬家之膏血。不亦可傷也。夫是日偕游者。山陰祁理孫奕慶。班孫奕喜。敷奕儀。誠孫奕明。順治乙未。暢月。布衣秀水朱翥尊書。

楊歷巖題名

楊歷巖去南雄府治二十里。嵌龍祠于崖半。瀑短而流長。石黝而沙白。有灌木。無濃花。以是游人罕有過者。順治戊戌。予歸自南海。將踰嶺。太守平湖陸兄世楷咸一留。予靡北西爽亭。積雨翻盆。三旬不止。五月朧曉起。視日出。迺聯騎入山。循梯磴入祠。憑闌眺聽。俄而酒榼至。相與下坡。標吏人林外。踞石而坐。杯行久。不知日之西馳也。當太守兄之官日。楊明府自西知高要縣事。期予同往。兩舟共泊蒜山之麓。太守語予。五千里長路。必有山水絕勝。吾黨足以留連酬和。是晚北風甚烈。揚帆拔釘。兩舟齊發。次日行八百里。或先或後。槩不相及。迨抵南安驛。始相值焉。蓋合并之難若是。今者獲探山水。覽清和之霽色。聆飛瀑之

清音且坐無惡客。可以賦詩。小雅言之矣。爾酒既旨。爾肴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於焉相顧而笑。各成古風一篇。并書歲月姓名于龍祠之壁。

### 烏江謁項王祠題名

順治十五年夏。歸自嶺表。江行望見采石。將近矣。爲疾風引去。泊舟烏江口。訊之土人。項王祠所在。答云。三里而近。遂與同舟魏子登岸。半塗。潦水限之。因褰裳並涉。遙睇平岡灌木。知是王祠。入門。則殿已被焚。徙神像粟主于廡下。王之塑像東向。面深赤。范增龍且左右夾侍。且亦面深赤。拜訖。過亭基。瞻王石刻遺像。圓袍短幘。廣額豐頤。宋人所摹勒也。道士出延客。問以古碑。答向有唐姚闢。李德裕。暨南唐保大年碑。今已無存。因言金海陵師渡江。卜玟神前。不許。海陵怒。將縱火燔廟。俄有大蛇出梁棟間。廟後林中。颯颯聞戈甲聲。迺止。迨崇禎乙亥。流寇陷和州。掠烏江。忽陰霾晝晦。四野若列屏障。寇不敢犯而退。蓋王之英爽塞天地間。理固然爾。道士又言。去此祠三十里。卽陰陵故道。有虞姬墓。墓前有祠。村氓祈子者。率禱祠下。必插花以識之。惜日已晡。不果往。乃還。六月幾望。秀水朱彝尊書。

### 重游晉祠禊飲題名

康熙丁未三月三日。永年趙湛秋水。秀水朱彝尊。錫鬯。桐鄉孔興儻子威。修禊祠下。酌難老之泉。采長生之蘓。網魚于淵。沽桑落于市。相與聚飲溪亭之上。留宿朝陽之宮。旣旦。感後會之難期。重念此樂之不可

泯也。乃縶馬于林。紀同游姓氏于壁。彝尊記。洪書。

卦山題名記

卦山去交城縣西北五里。連峰夾澗。若卦畫之相錯。陰陽乖合。不可端倪。山以是名。陋者增益其文。曰萬卦山。而卦之義反以數窮矣。丙午之秋。予與同里包銘登是山。觀唐支高。李玄穆所撰碑記。及貞元。元和。中。陀羅尼石幢。日將暮。風雨驟作。乃留宿僧舍。曉起。登峰以望。白雲逢逢。瀾漲柏谷。下視城郭。出沒霧中。若方艦之浮于海。午霽下山。因書來游之歲月于壁。包子歌曰。繫予馬于城隅兮。攬子祛于山幽。微子之書兮。後之來者。夫孰知予之偕游。予不復和也。

峒巒寺題名

峒巒寺在太原府治西三十里亂山中。聞其地與竇鳴犢祠相接。思覽其故迹。丁未二月望。王公子千之。期予偕游。時河冰始泮。輿梁尙存。相與並馬入山寺。寺久圯不治。荒榛叢棘。充塞于崩崖臥石間。鐘魚寂然。惟一二病頭陀。補衲簷窗下。詢之。則去鳴犢祠尙遠。遂不果往。日亭午。僧廚乏稻米。炊黍以飯。千之命童子沽酒。行五里。得燒春。乃還。注之僧蓋。兩人對酌。千之問峒巒字義。予謂其初必無偏旁。疑村夫子強加之。郭忠恕有言。飛禽卽須安鳥。水族便應著魚。俗書滋謬。二語盡之矣。飲半酣。題名寺壁而返。冀後之游者觀焉。

### 蒙山訪碑題名

山西按察副使整飭陽和道同里曹公溶以公事留太原借子驪馬俾訪金石刻文字因出郭抵晉祠夕宿朝陽觀晨起道士引一暨叟至謂善揚碑乃攜之行取道風谷嘗考北齊書段韶傳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距汾河西被風谷又唐創業起居注煬帝于樓煩置宮因過太原取龍山風谷又通鑑載後唐劉后與李存渥奔晉陽李彥超不納存渥走至風谷爲其下所殺是則風谷之名著于載紀久矣胡三省注唐長安三年分宜芳縣置嵐谷縣屬嵐州謂風谷常作嵐谷諺云南人不識盤屋其類是與暨叟語予蒙山多石刻乃往求之馬行碎石中將至見崖岸多以斷碣壘砌大率比丘塔銘及陀羅尼幢也入開化寺有穹碑戴額乃蘇禹珪撰寶嚴閣記碑後具書開運二年興邦佐命忠力保定功臣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北而行營都統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太原尹上柱國北平王食邑一萬三千戶實食封二千二百戶劉知遠立石合之五代史帝紀相符按樂史寰宇記蒙山上有楊忠慕碑隋文帝追諡武元皇帝今已亡之或壘入崖岸中未可定爾是日也由風谷登天龍山轉入蒙山題名寺壁拓北齊碑二五代十國碑各一還以贈曹公

### 胥山題壁

嘉禾四望無山近府治者胥山一簣而已歲在己酉孟冬偕同里周篋青士沈傅弓武功汎舟魏塘聞鐘

聲取徑以入。有僧舍棲石壁下。天將雨。非無膚寸之雲焉。予謂二子曰。爾雅釋山文。小山岾。大山。岺。言乎小者。高過大者也。大山宮。小山。霍。言乎大者。圍繞小者也。小山別大山。鮮言與大山不相連屬。然則茲山也。其別之謂與。至元嘉禾志。稱一名張山。則皆山之名。未必出于古。而山有磨劍石。傳是夫差遺迹。又有石龜。凝望涇水。有赴壑之勢。或見其潛行。命工鑿傷一目。殆村氓傳會不足信也。宋隆興中。山爲李氏所有。旣而或請于朝。隸諸郡學。其後鄉人陳氏。結書屋于此。今爲巨室葬地。所存僧舍。殆卽書堂故址。爾。二子語予。山不在高。當以少爲貴。吾子行萬里。難得故鄉之山游焉。是不可不留題也。因相與聯句爲詩。兼書以示後游之君子。

題歷下亭

康熙庚戌五月旣望。泛舟蓮子湖。眺北極臺。時菡萏始舒。熱風未甚。循湖而行。求七橋故址。俄而雨驟至。復乘舟登歷下亭。與客縱飲。旣霽。泉泠泠注亭下。有魚自濺泳。躍入階除。童子烹以侑酒。蓋客濟南二年矣。乃得一醉茲亭焉。

西山祕魔崖題名

秀水朱彝尊。錫鬯嘉興。李良年武會。吳江潘耒。次耕。上海蔡湘竹。濤。自翠微山來登。是日疾風揚沙。夕陽在嶺。僕馬憊甚。相與摩杪。故碣。覽二龍子遺事。徘徊久之。後日入乃返。時歲在辛亥正月九日也。導子游。

者退谷僧瞻西。

京師西山弘教寺題壁

都城西山弘教寺。傳是正德間中貴晏忠所造。寺前有澗。過澗。壘石爲門。題曰道統門。石殿三楹。上琢三皇五帝三王像。左鑿周召孔孟諸聖賢。右鑿周程張朱諸儒像。別一石龕。以藏五經。殿外一石亭。壁列鐘虞干戚錢鏃弁裳之屬。左龍馬。馬毛旋五十五。數如河圖。右龜。龜甲四十五。數如洛書。東堂三楹。壁立忠臣龍比以下。孝子曾閔以下若干人。按元史。泰定二年。中書省言。養給軍民。必藉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弘教寺。寺賜永業。當時已號虛費云云。今遺蹟已無可考。觀晏忠祠石像禮器制度。渾朴不類。明時工匠所鑿。且元于儒釋初無分別。疑寺卽宣文弘教之遺址。晏忠特從而修飾之爾。金華姜應甲詩云。空山石祠堂。落穆跨深壑。肖象古聖賢。高下坐澗漠。殿墀列龜龍。如出自河洛。煌煌先儒語。所爲忠孝作。性理累百卷。題壁見大略。歷覽感吾心。人傳晏公鑿。厥志在尼山。高逸得所託。媿哉彼檀施。釁血塗丹腹。慈谿馮元舒詩云。嗚呼晏常侍。石室存道統。上象皇帝王。其左周召孔。宋之四大儒。一一接其踵。峩峩殿三楹。象皆刻石奉。四壁龕者五。分標五經總。古人所未聞。此是我作俑。猗彼何人斯。卓哉儒者勇。兩君竟以是爲忠。所鑿矣。祠堂列聖賢象。始于文翁。踵于趙岐。若司隸校尉魯恭。荊州刺史李剛。從事掾武梁祠。皆有之。不得云作俑也。



題福州長慶寺壁

長慶寺在荔枝林中。樹高五六丈者四百餘本。壬子六月。偕歙人鄭理。曉行城下。遠望初日浮林端。青紅如覆重錦。既至。土人方緣樹采摘。納之于筐。坐僧舍俟之。人各啖百顆。亭午。飯僧廚。日晡。乃去。世之品荔枝者不一。或謂閩爲上。蜀次之。粵又次之。或謂粵次于閩。蜀最下。以予論之。粵中所產。挂絲斯其最矣。福州佳者。尙未敵嶺南之黑葉。而蔡君謨譜乃云。廣南州郡所出。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亦鄉曲之論也。書之壁。用質之知味者。

鼓山題名

鼓山去福州府治東三十里。康熙壬子六月。偕歙人鄭理。乘竹轎往游。晨曦射人而扇以障之。手指皆流汗。旣而行松陰三里。達湧泉寺。寺剏自梁開平二年。閩王審知所建。延國師神晏居之。入門。山僧迎客。飯香積廚。勺挾之出。探靈源洞。下巖磴數十級。中裂一澗。跨以石梁。下視乏水。山僧語予。此喝水巖也。國師安禪于是。惡澗水之喧。喝之水乃倒流。遂澗。予爲悵然。旁多宋人題字。有徐錫之者。刊詩于石云。重巒複嶺鎖松關。只欠泉聲入座間。我若當年侍師側。不教喝水過他山。辭頗清拔。先得吾心言之矣。鄭子登嗣男峰。予納涼僧廊。日旣暮。留憩廊下。愛青松架壑。信宿乃還。用茗帚拂塵。題名于壁。

房山北砦題名

康熙癸丑二月之望。自上方山麓策馬折而西。至北砦。雙崖如門。琳宮梵舍。對峙左右。老樹欹斜。交蔭澗谷。寒葉盈尺。人行簌簌有聲。流泉三疊。鳴空山中。注而爲池。土人誠勿濯手。濯則龍怒。雷電且至。緣仄徑而上。飯于僧寮。遂掃壁題來游歲月。同游者宛平二劉先生。芳躅增美。芳詰宜人。涿州馮源漳子淇。華亭錢柏齡介維。

### 洞霄宮題壁

由餘杭縣郭坐筇輿。歷九鑠山。三十里而近。又十里。至大滌洞天。洞有紹興中游人題名。路轉皆巖石。輿丁言是歸雲洞也。要無徑可入。乃詣洞霄宮宿焉。是夜有虎臥宮前松樹下。道士見之。問心悸否。答云。此虎仙人郭文騎以買藥。不啜人。曉聞擣藥烏啼灌木。起洗面。尋石齋黃公書院。午飯道士山房。觀鄧牧心所撰大滌洞天志。南渡以後。提舉宮觀諸大臣。槩未之載。予以爲闕典。道士固請予具書姓名。予老矣。假我數年。思稽舊史。以補鄧志之闕。遂應之曰諾。康熙癸酉九月。

### 靈隱寺題名

靈隱寺。晉咸和初。沙門慧理建。前有飛來峰。理公巖。冷泉經其下。西出合澗橋。分流入僧房叢篠中。巖上下多鐫佛像。土俗相傳。謂是元僧楊璉真伽所鑿。蓋本于夏時正府志。非也。象教自漢孝明帝時流入中國。終漢之世。凡宇內墓門石闕。刻鏤先聖賢孝子列女。未有鐫及佛像者。至晉始有之。潛說友撰臨安志。

在宋咸淳年。此時楊璉真伽未至江浙行省。志中載寺有梁簡文帝石像記。又據陸羽靈隱寺記。稱理公巖慧理宴息其下。後有僧于巖上。周迴鑿小羅漢佛菩薩像。然則飛來峰石佛。唐以前已有之。審視厥狀。戍削奇古。望而知爲六代遺蹟。今煙霞洞羅漢六石屋。羅漢一百一十六。要非吳越以後工人所鑿。士俗流傳之謬。由未見咸淳志爾。康熙辛巳三月。同游七人。長洲顧嗣立。俠君。秀水朱彝尊。錫鬯。杭州馮念祖。文子。吳陳琰。寶厓。顧之挺。指玉。周崧。層巖。汪日祺。無已。期而不至者。蕭山毛奇齡。大可也。

南屏題名

小長蘆叟。橫舟雷峰之下。自塔衝杖藜。詣壑菴。同里戴生。錡從。循磴道。躋丘岑。覽觀磨厓。隸書家人卦語。生曰。此南屏也。咸淳志。南屏山在興教寺後。上有石壁。若屏障然。此山之所由名也。自開寶五年。吳越王建寺。曰善慶。太平興國。更額興教寺。有齊雲亭。清曠樓。琴臺。楊廷秀詩。所云清曠樓中夕眺間。是已。又有魚池。故東坡居士訪南屏臻師詩。我識南屏金鯽魚。重來撫檻散齋餘。今壑菴前池尙存。疑卽種金魚舊蹟。又謙師妙茶事。居士亦贈之詩。有道人曉出南屏山。來施點茶三昧手之句。迨宋季亭樓俱廢。而南屏晚鐘。猶列西湖十景之目焉。考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吳自牧夢梁錄。皆云石壁刊字。出司馬溫公筆。獨周密謂是唐人遺跡。後人于石旁刊右司馬溫公書六字。其實非也。家有宋鑑。稱紹興六年十一月庚辰。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真似漢人。朕有五卷。日夕置座右。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國之道。不持

玩其字而已。今磨崖所刊家人卦後。雜以樂記篇。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舉而措之。百九十二言。中庸道不遠人。至無入而不得焉。百九十七言。合乎宋鑑所載。當是諸大臣聞思陵而論。請刊于石者。此王參洙詩有云。涑水崖碑半綠苔。春游誰向此山來也。又張榘應天長慢詞。其詠南屏晚鐘云。翠屏對晚。烏榜占隄。鐘聲又斂春色。幾度半空敲月。山南應山北。皆指興教寺鐘云。然而今人多以淨慈寺後峰目爲南屏。誤矣。戴生曰。夫子曷紀之。乃具書本末于壁。

### 羊石山題壁

竹垞叟留山陰。舍莫氏之居。客有道羊石山之勝者。莫君乃治酒榼。挈舟以行。達乎山麓。偕游六人。升高丘以望。求吳越王鏐遺游奕使崔則防守故迹。而土人莫有識者矣。山有石如羊。故名。村民以斧斤開鑿。不審自何年始。今者爲宮爲霍。爲岌爲峒。靡有不遭斲伐者。於是窪以爲洞。潞以爲潭。象佛形軀。闢徑以導游人之入。覽觀既周。相與把瓊山神之祠。叟乃言曰。天生民而因地之利。三壤則後耜所及。天下無不耕之土。不耨之期矣。自堪輿選日之術興。而方位歲月。始多禁忌。謂有神焉司之。吉神百有二十。凶神二百有二十。數且倍之。以凶配吉。故夫吉日鮮矣。兼以司天者頒曆。首圖年神方位于前。又注不宜動土于甲子之下。然則土必選日而後可動邪。試觀茲山之左右前後。結屋以居者百數。而伐石之工不休。相其村落。室家皆慶。未嘗有餘殃焉。是青烏鐵帚之說均不足信也已。僉曰然。叟乃濃墨大字。書其辭于新

鷲之石壁。時康熙丙子九月既望。

爰山題壁

予避地梅會。距爰山一十三里。居未定。南至于端州。西北窮乎雲湖。東放琅琊。茲山在戶牖之外。歷四十九載。未之游焉。歲在丁丑。九月九日。期譚十一給事兄。踐登高之約。舍舟而陸。杖藜偕行。山高僅二丈。逶迤七百步。上有銅棺冢。道士爰基尸解葬焉。遺井尙存。傳是基所鑿也。石皆赭。土人伐以繚垣。歲既久。山失其半。惟一僧舍獨存。拓北牕。灌木一林。葉未黃落。寺僧爨新粟以進。猶帶芒蝟。取其實。嘗之。味若巖桂之始花。然常元之季。貝助教瓊來居千金之圩。暇與比鄰諸子燕飲於是。其後入爲史官。分教中都。胄子恆思此樂之不易得。見諸吟咏。今給事暨予。已脫朝簿歸田。敝車小舫。縱吾意所如。而莫爲之限。且天假以年。老而不學。分寸之陰。皆可惜。曷不各載書卷。留寓茲山。相與辨析古今疑義。別其是非。用示後學。此亦事機不可失者也。給事曰。弟之言然。迺分書于寺壁。下山。

包山寺題名

康熙甲申三月朔。暨同里沈秀才。自林屋洞門。扶杖步至神景觀。坐笨車。尋包山寺。將至。行新松林下。約千餘本。徑盡而寺門見。石梁覆澗。水流涓涓不絕。門左有唐會昌二年僧契元書碑。契元名不著于書史。而楷法端麗。在顏柳之間。記成都雍博士陶有送契上人南游詩。卽其人也。讀未畢。山僧出迎。乃齊入方

天汲沙泉烹野茗。良久出寺。載讀會昌碑。思以硬黃搗之。不得也。包山之寺。相傳建自梁大同年。茲碑立寺門。歲月已久。顧歐陽趙曾諸家。博搜金石文。未著于錄。則以地僻在太湖中。故聞見有所不及。然自茲碑既立之後。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闡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有詔山野招提先毀。五年七月。浙西東道止各留僧二十人。乃茲碑不踣。則亦以地僻存焉爾。獨怪王文恪輯震澤編。削而不載。後之修具區志者。遂遺之。不可不補其闕焉。偕游六人。錢唐馮念祖。武陵胡期真。秀水沈翼。導子游者。吳縣徐上舍。悼孝。悼復。及弟天秩也。



#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九

碑一

## 東甌王廟碑

豪傑之士。往往起破家亡國之餘。流離瑣尾。極人情所不堪。卒自奮于當世。論者徒矜其勳伐之隆。至心跡之微隱。而不彰者多矣。張良之于韓。田橫之于齊。卒從諸侯滅秦。要其志期于報讎雪恥而已。若夫封留王齊。豈以是爲榮哉。予讀史至秦楚之際。有感東海王之事。其報讎雪恥。無異良橫之所爲。而終王其故土。守越之宗祀。以不廢。則又良與橫。銜悲飲恨。而不能致者。王克致之。可不謂難焉。惜未有推明其心者。而僅以趙佗。梅銷之屬視之也。歲在癸卯。予游永嘉。乃得謁王之廟于縣治之東華蓋山下。廟久不治。言之知縣事。漢陽王君世顯。修葺之。王君許諾。以予之將歸也。先事請予文紀之。石按史。王勾踐之後。國覆于楚。至秦郡縣天下。廢爲君長。及諸侯畔秦王。率越從鄒君入關滅秦。漢擊楚王。率越佐漢滅楚。高帝封王於越。以奉越後。惠帝二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使附。乃立爲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東甌王。廟之所由名也。漢制。非劉氏不王。其初異姓王者八國。卒就誅滅。王與長沙王芮。閩越王無諸。獨終始得全。非以忠謹然與。司馬遷謂王入關時。項籍主命弗王。故王不附楚。是亦未推王之心者。蓋王



之國楚實覆之。項氏雖非楚後。而世爲楚將。安知覆越者之非項氏也。然則王之不附楚而佐漢也明矣。方其喪國于楚。廢於秦。版圖入丞相府。越人終保而不散。以瘡痍未起之衆。馳數千里。犯強虎狼秦。及漢軍垓下。黥布信越。期會不進。而王之用命。若蹈湯火。蓋國恥未雪。王之心有不忍一日懷安者。是可謂豪傑之士矣。夫其流離瑣尾。英毅果銳之氣。百折而不回。歿爲明神。廟食於千載。宜也。爰從王君之請。綴以詩。俾迎神送神者得以歌焉。辭曰。

芒芒禹迹。無遠弗屆兮。維此東甌。九牧外兮。夫餘封越。少康之支兮。至于勾踐。遂霸江淮兮。甌與不壽。世載更兮。翁翳之侯。及無疆兮。師覆於今。其亡忽兮。或君或長。海濱是窟兮。七世維王。旣詘乃伸兮。地雖秦郡。人越人兮。函關旣入。採贏酷兮。復會于垓。殲楚族兮。國恥旣雪。白馬刑兮。敬鬼而壽。百六十齡兮。維甌之鄉。王所流兮。秩祀孔虔。民有事兮。何以迎之。尊有轡兮。枇杷橘栗。桃李梅兮。維王之來。樹兩旗兮。何以送之。工用謳兮。琴瑟笙竽。筑坎侯兮。維王之去。亦莫我尤兮。我歌倡兮。我舞洋洋兮。黍稷維馨。籩豆大房兮。千秋萬歲。俾樂康兮。

開化寺碑

博士以爲神。傅以彩飾。綠衣烏幘。兩童子夾侍。紮白馬于前。曰文昌之像者。古有之乎。吾不得而知也。築室以爲宮。刻桷丹楹。旁三門。門三塗。若王者之居。以栖文章之神。號爲帝君者。古有之乎。吾不得而知也。

然則文昌之祀非與。曰：何可非也。司馬遷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爲文昌。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班固漢志：謂五曰司祿，六曰司災。晉志則謂四曰司祿，五曰司命，六曰司寇。此文昌之名也。書曰：禋于六宗。孟康以爲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樛周禮大宗伯以樛燎祀司中、司命。小宗伯兆四類于郊。月令季冬之月，畢祀天之神祇。鄭康成謂司中、司命與焉。漢律曰：祠祇司命。此祀文昌之見于傳記者也。若今帝君之名，特出于道士之說。謂士之以文進者，其姓字悉書之。帝君得以進退其柄，由是海內爭祠之。至徙其像學官，與孔子並居，噫亦甚矣。道書稱帝君之神，屢降于世，必爲王侯將相。其可知者，在周爲張仲，在晉爲涼王呂光。五代爲蜀主孟昶，予嘗怪其說，以爲帝君既能以文化成天下，其降生之人，宜有迥異下土之才。闡天地之大文，以垂教于世，乃張仲者，世遠勿論。若昶之所能，僅聞打毬走馬而已。至呂光者，史譏其不好讀書，則于義何居焉。吾知之矣。古之祀文昌者，司中、司命，而今之號爲帝君者，蓋司祿也。世之享厚祿者，不皆善文之人，則司祿亦無事于文矣。使夫天下之士，才者不必祿，祿者不必其才，則帝君進退之權，不已重乎。雖然，其祀於學官，則舛也。原道士之說，所以夸大帝君者，不過欲撼我孔子焉爾。彼謂詩書雖孔子之教，若富貴利達，則皆帝君司之。孔子不與焉，陋儒不察于理，遂徙而祠之。學官神之靈，豈安于是哉。開化寺者，大同之士人，別築以奉所謂帝君者也。其堂室之制，不庠不修，視世之崇祀者，不改于度。宜神之安于是焉。予悲夫世之人，狗道士之說，未暇究文昌之名義。

又感流俗並祀學官之非。而大同之人獨得也。既爲之文。復綴以詩曰。

倬彼文昌。帝車之次。觀象于天。戴筐是似。稽古肇祀。司命司中。維今之人。司祿是崇。有嚴頓宮。釋奠孔子。雜祭于祊。匪國之紀。懿彼塞垣。誕啓大局。爲室爲庀。殖殖其庭。祀典旣一。牲醪孔時。佑我髦士。受祀於斯。先民有言。禮失在野。我作此詩。敢告來者。

按武陵太守星傳三台。一曰司命。二曰司中。三曰司祿。星經又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蓋四司鬼官之長。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鄭康成以爲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熊安生亦曰。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也。漢制。掌之荆巫。應劭云。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別作小屋。祠以春秋之月。而屈平作九歌。分司命爲二。疑所謂少司命者。卽星經所云。故其辭多近山鬼。而大司命之辭曰。廣開兮天門。又曰。乘清氣兮御陰陽。斯則文昌之第四星也。自識

大同府三皇廟新建財神祠碑

財神之職。不稽于祀典。其得祠而祀之者。前戶部右侍郎。今山西按察司副使曹公。從民志也。古昔盛時。君卿大夫。所以養民。水火金木土穀之時。正德利用厚生之節。修和于上。阜成于下。蓋惟善人是富。又董其不善而勸之。以善。故其祝史之文。下有純嘏保艾之辭。上所期于下者。倉箱坻京黍稷稻粱之外。必曰

穀我士女。未有以貨寶致祈於神者。迨世既降。先王養民之善政盡失。君卿大夫不能操財用之權。而刀錘子母之利。貪者或以富善者或以空乏。天下之人求其故不得。以爲必有神焉。司之則財神之祀。民其亦有不得已者與。大同之隸山西。在鴈門以北。其地沙磧。其泉醲。其山童。其居士屋。其人日再食。無田桑之饒。陶埴之利。又多凶旱水溢之苦。民貧特甚。懼神之不饗于是也。相與率私錢。治其祠于南關之內。三皇廟之旁。僧徒之寮。鐘鼓之樓。無不畢治。工既成。宜敍其本末。公顧予曰。子曷爲我記之。予惟先王所以教民美報者。山川谷林丘陵。下至坊庸郵表。曠與夫馬蠶貓虎之屬。苟利于民。有其舉之。莫敢或廢。況夫效財用于天地者哉。若夫生財之道。未有不本乎勤者。故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苟至于勤。則室家婦子罔不勤。而財之用舒。苟安于惰。則室家婦子罔不惰。而財之用日以絀。鬼神之依。龜筮之從。在民先定其志而已。往時三雲之俗。兵師札癘之後。民之弊。已極。今年既順成。民樂其業。商旅之往來。各得其所。非神之所綏乎。洪範之三曰。農用八政。先之以食貨者。財也。次之以祀者。蓋言報也。然則財神之得祀。又安可誣哉。公曰。善夫子之言。爰勒于石。諏吉日。拜祠下。作神絃之曲。俾工歌以樂神。曰。我牲之陳兮。我禮之將。維神司職兮。畢昂之疆。黃金爲車兮。瑤象爲駕。風與雲其離合兮。紛總總而來下。使爾多財兮。及此下民。自今伊始兮。罔或不勤。歲功必成兮。昆蟲毋作。詔我後之人兮。報祀有恪。

好坊廟碑

天子之大蜡八。其祭坊與水庸之辭曰。昆蟲毋作。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故以方以社。報祀於田祖。祈年於天宗。先王之勤農事。可謂備矣。予考之周官。凡天鳥。蟄獸。貍蟲。水神。蠹物。爲民厲者。莫不掌之以官。牡。羴。牡。橐。象。齒。蜃。炭。方。書。靈。鼓。其。攻。禁。之。術。必。詳。顧。昆。蟲。害。稼。者。不。及。焉。何。與。豈。其。有。所。未。詳。者。與。非。然。也。蓋。烏。獸。庶。蠱。之。妖。世。不。恆。見。則。攻。禁。之。術。罕。傳。不。有。司。之。無。以。祛。民。之。惑。若。昆。蟲。害。稼。農。人。咸。知。所。以。毆。之。農。之。所。不。能。毆。者。官。亦。不。能。去。也。故。特。責。其。事。於。田。峻。致。其。祈。於。田。祖。爲。之。秉。畀。炎。火。而。害。可。去。先。王。治。人。事。神。之。道。蓋。無。不。宜。也。蚺。蚘。廟。去。汾。州。府。治。一。十。五。里。歲。丙。午。八。月。予。謁。神。之。宇。觀。廊。廡。所。樹。碑。率。鄙。俚。不。文。里。有。隱。君。子。胡。庭。者。請。予。曰。子。盍。爲。文。紀。之。予。惟。神。之。名。號。未。顯。于。前。代。而。主。民。穡。事。近。乎。古。之。田。祖。至。蚺。蚘。者。害。稼。之。物。陸。璣。以。爲。螟。之。屬。也。神。以。是。名。猶。翬。氏。蠲。氏。之。命。其。官。爾。矣。嗚。呼。自。浮。屠。道。士。之。說。興。先。王。祀。典。所。載。神。示。物。彪。之。號。往。往。潛。爲。所。變。易。世。之。祈。報。者。久。而。不。復。察。焉。往。子。兒。童。時。江。南。飛。蝗。蔽。野。見。所。禳。神。皆。出。二。氏。無。稽。之。說。蝗。亦。卒。不。去。既。心。知。其。非。嘗。有。慨。乎。儒。者。之。不。能。師。古。輒。爲。二。氏。所。惑。也。若。神。之。名。號。則。猶。循。古。之。遺。而。士。人。之。載。牲。擊。鼓。致。饗。於。是。者。去。祈。年。方。社。之。祀。不。遠。微。庭。之。言。固。將。以。是。告。世。之。君。子。其。或。不。幸。而。罹。凶。旱。螽。蝗。之。災。則。當。以。此。邦。之。人。事。神。爲。法。以。無。戾。先。王。報。祀。之。義。而。不。爲。浮。屠。道。士。之。說。所。惑。庶。乎。其。可。已。系。之。以。詩。曰。

彼汾之陽。其原膺膺。曰蚺曰蚘。瘁於而嫁。神司厥職。名用不懲。大田旣臧。蠲之豆登。農夫之祈。維黍及稌。

農夫之報。自陬越涂。我從籥章。載歌豳雅。辨神之號。告諸方夏。

### 重修泰安州東嶽廟碑

禮山川之祀。以望其既祭也。則以牲玉。瘞而縣之於林。沉於水。未有升高祀者。其後易壇壝爲廟。而五嶽皆於山下。恆山祠上曲陽。遠在數百里外。猶不失古望祀之義焉。東嶽廟在泰安州治西北隅。寔嶽之南麓。前三門。門三塗。樓峙其前。神之居在五重。端冕秉圭。一如帝者之儀。議者謂五嶽秩視三公。然周禮有兆五帝之文。宰五行。配五色。後蓋分祀五方。而青帝得祀于岱。章服之盛。非僭也。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爾雅釋山曰。河東岱。應劭曰。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謂五岳之長。相傳神掌死生之籍。故曰齊度游四方。各登泰山籙。蓋自九皇六十四民以來。秩祀不改。彼嵩華恆霍。特廟祀一方而已。神則祠宇徧天下。生民之奔走威福者。疑神崇標峻極是處。由是山椒嶽頂。各飾神祠。金碧焜煌於松栝之表。至州城之廟。載諸祀典。祈報者或未之過焉。惟朝廷有大典禮。特命使臣祠告。外則州之有司。春秋致祭。一灑埽而已。廟以是久不治。嗚呼。抑知百神受天子職。必祠官祀典所載。乃所以憑依也。與。皇帝踐位之六年。躬覽大政。告于海內名山大川。爰命祕書院學士苑平劉公。修岱宗之祀。使旋尋奉命撫東土。既至。檄知州事林君修治。于是三司以下。靡不率錢爲助。采大木于江淮。由運河輦于廟。明年竣事。城之雉堞。殿之垣墉。戶之棖樞。土者爲臺。木者爲榭。鼓鐘之樓。齊福之所。采窟窳楨。瓴甌罍罍。莫不畢治。穹碑

斷碣踣者復立。鬼物青紅夾門左右。州之男女遠方之人。咸來覽觀。小大稽首。爰醮貞石。以書歲月。公授簡彝尊曰。斯文也。非子不可。彝尊伏念岱宗爲先王省方之地。觀民設教。於是乎在。有孚顯若。惟神是依。治神人以和上下。建神示以保邦國。觀化之理一也。萬物出乎震。妙萬物者莫如神。天地之盛德仁氣備焉。神之靈爽既妥。百物以諧。四時以序。協乎先王望祀之義。將遐邇之祈報者。不于彼而于此焉。庶無戾于古矣。乃作詩曰。

萬彙之生。孰秉其權。陰陽相代。有化必遷。巖巖喬嶽。善氣所宣。降婁之躋。天柱左海。羣山是宗。莫之與等。惟神司職。克配眞宰。陳書于虞。攷禮于周。魯公三望。紀于春秋。百王之祀。豈其崇丘。嗟世之人。不稽祀典。鍵此重扁。巒磴是踐。神房寢地。覆之苔蘚。穆穆天子。旣親萬幾。使告于岱。誕及海沂。親臣代祀。叩神之扉。帝有恩言。爰撫青社。小東大東。綏此勞瘁。有淑者旂。有顰者馬。乃巡于野。乃舍于郊。乃諏司牧。爰暨庶寮。浮木于江。斲石于壑。公來奉符。五宿山麓。新門有伉。四阿重屋。亦有寢宮。陳其牲玉。有蒼者璧。帝晬其容。百靈來會。爾侯爾公。奕奕者廟。神罔時恫。鬱鬱唐槐。丸丸漢柏。樹以豐碑。昭神之德。使山如礪。報祀不忒。

鄒縣重修亞聖孟子廟碑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昌黎韓子之言。天下之公言也。當其時。孔子沒。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曾子之徒。有吳起。子夏之徒。流爲莊周。周再傳而爲孫卿。蓋有以闢問于墨翟者。

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舍冉閔游夏。願學孔子。其言醇乎醇。其色粹然見于而。畚于背。施于四體。其氣塞乎天地之間。而毋餒於滕世子。道以性善於齊王。先攻其邪心於梁。去利而先仁義。春秋弟子不能贊。而孟子發其微。性與天道。弟子不得聞。而孟子暢其旨。此之謂名世。此之謂大丈夫。此之謂豪傑之士。自韓子功不在禹下一言。百世之論定矣。乃世儒以其矯枉過直。有不知而續其書者。或刺之。或非之。或刪之。或詆之。或疑之。至或比于忍人辯士。儀秦之流。幾于侮聖人之言也。已明之太祖。頒其書于學官。當吳元年。卽諭許存仁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賢君用其言。天下豈不定于一乎。又勅文學之士曰。朕聞孔孟于世。利濟之心。慮恐不及。諭桂彥良曰。孔孟一聖一賢。自漢唐以來稱之。諭趙晉曰。孔孟之道。卿幼學壯履。大哉王言。必孔孟並舉。其命劉三吾節文者。爲發題試士。恐啓諸生誦上之端爾。乃無稽之言。謂帝欲廢孟子。錢唐進諫。以腹受箭野史近評不足信。鄒縣爲亞聖。故里廟在縣南門外。由來已久。其初寔崇之典未及。宋元豐六年。從吏部尙書曾孝寬之請。詔追封鄒國公。政和五年。太常議以弟子十八人配。其後季孫子叔罷祀。配者堂上一人。廡下一十五人。彝尊三謁廟。見棟宇摧頹。久圯不治。心焉負疚。若疾疾之入于懷也。歲在乙丑。丹徒張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始庀材以葺廟。明年工畢。遺彝尊書。大旨謂子之論文。六籍之外。七篇是宗。廟成宜有碑。曷操奇觚。以志歲月。彝尊不敢讓。謹以聞于師者。具書于石。兼取外書遺意。括爲歌詩。其辭曰。



大人貌之。白羽之白輕兮。楊墨距之。白玉之白貞兮。萬鍾去之。白雪之白清兮。源泉混混。盈科後進。泰山巖巖。雲天是參。昔先王肇祀。三遷之里。春秋俎豆。鄒嶧之趾。遺像在屋。坐以千年。林有灌木。井冽寒泉。懿矣張公。撫茲東土。維正學是崇。靡廢勿舉。生民以來。盛于尼父。聖克亞之。秩祀斯所。

通州西倉增福神祠碑

漕天下之粟達京師。儲四之一於通州。設西南中三倉貯之。列厰二百五十有奇。計納米二百萬斛。領以戶部分司四員。而西倉所貯居半。爰立廟其處。以祀神云。按漢書天文志。胃爲天倉。其南衆星曰廩積。石氏星經。天倉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南四星。天庾。積樹粟之所。天困十三星。主御糶。晉志。天困十三星。在胃南。爲倉廩之屬。天廩四星。在昴南。一曰天庾。春秋所謂御廩也。倉庾之象。上麗乎天。天之垂象。非一宿。斯王者之廩積。亦非一區。粟入之藏。用以備九年之儲。六軍百職。匪頒。調賜稍食。於是焉給。出納之有其數。車宮米粟之有其辨。匪特藉人事之謹而已。相因而不紅腐。長滿而無耗實。惟神焉相之。神之號未詳。乎祀典。攷春秋佐助期。天廩倉神明均名。然則今之所祀。將毋是與。曰增福者。從其舊也。蓋自明永樂中。通政使李暹請于朝。始建令甲太倉之神。每歲二八月。諏吉日。遣戶部官致祭。則分司之在通州者。得祭于神禮也。廟自萬曆十一年修葺之後。歲久不治。分司丁君。偕同官茲土者。共率私錢治之。落時。根株。甌窳。廟神像几筵。一新其舊。工既畢。請予文紀其歲月。予惟今之仕者。恆汲汲目前之務。至于展禮事神。

可以垂之久遠。或反哂其迂闊。而莫之助。君獨能于文法尋尺之外。庀工以治神廟。非果于從政者與。而諸君子又能協恭一心。以襄其成。凡此皆其可書者也。用刊之石。兼爲歌詩。以妥侑焉。辭曰。

通潞之亭兮。萬斛之舟。大車檻檻兮。服以兩牛。如坻如京兮。屹如山立。我倉旣盈兮。度支是給。神之舍兮。降婁之南。鄰昂麗冑兮。天街式臨。替之豐功兮。積以不涸。下無竄鼠兮。上無嗔雀。神之來兮。委蛇帶禾。九穗兮。擘麥兩岐。神之去兮。惚恍播八穀兮。雲之上。我祈兮。倉箱。我報兮。酒漿。效牲兮。薦膋。陳鼓笛兮。滿林。頌神之麻兮。飽神之德。降福孔多兮。綏我環極。

### 重修江都縣旌忠廟碑

旌忠廟。建自宋隆興二年。以祀左軍統制魏侯俊。後軍統制王侯方。兩侯均死于戰者也。紹興三十一年。金場王淪盟。括三十二總管之師。合蕃漢步騎二十七萬。自將以南。餘艘舳舻。分據津隘。直趨維揚。宋之猛將。爲張浚。秦檜。誅鉏殆盡。恃以扞牧圍。僅存病篤之劉錡爾。乃用金字牌徹之。甘以半壁天下。九百萬金錢。委之葉義問一懦夫。奪錡招討印。授之李橫。此諸軍解體而不敢言者。當其時。王權旣敗。韓林。楊抗。龔壽。陸麻。崔邦弼。趙不悔。先後棄城遁。兩侯非不知主客之兵難。以相當。顧目擊大帥輒懦。措置失宜。措沙爲溝。圍以鹿角。潮回漂去。一時傳爲笑端。勢且日蹙。寧奮勇一戰。以拙速勝持久之兵。斯亦前事之所。有志未遂。並喪其元。蓋首雖離。心不懲也。幸而采石之捷。事定策功。贈魏侯中衛大夫。邕州觀察使。王侯

拱衛大夫。蘄州防禦使。立廟故里。祀之一堂。繪部曲于廡左右。記所云。以死勤事。則祀之者歟。相傳神嘗感夢于明孝陵。故載諸祀典。歲以三月三日致祭。歷年久遠。廟圯不治。今通政司使。巡視兩淮鹽課。監察御史曹公。謁廟下。語守者曰。斯境內之神。吾民祈報於是。旌忠故典。修舉不可緩也。迺稽謀于衆。攻金攻木。給以餼廩。取陳丹暗粉一新之。屬其友秀水朱彞。考兩侯之遺事。撰碑文。勒諸石。兼作歌以侑神焉。辭曰。

迎神兮丹衢。新廟兮故都。維暮之春兮。月出之初。神之樹兮庭隅。靈風拂兮舒舒。將朋酒兮兩踰。神來格兮樂胥。蜺前兮巫後。折山花兮盈手。紛傳芭兮翔走。神之留兮不留。縛車船于廟口。送神兮柳林。王侯毅魄兮。載浮載沉。送神兮湖中。魏侯死所兮。無怨無恫。小朝廷兮不武。國無人兮禦侮。持弱荷兮作柱。客爲狸兮主鼠。罷揮戈兮穀弩。第鳴金兮息鼓。左軍後軍兮戰獨廕。千夫一志兮不可撓。誕先登兮伐虜。爲國殤兮。亦足以豪。生不封侯兮。死當廟食。稽故典于祠官兮。享祀不忒。

重修張仙祠碑

吳越之俗。祈子者必禱乎張仙之祠。或曰文昌星所化也。或曰孟昶既亡。蜀宮人費氏。所謂花蕊夫人者。入掖庭。私畫昶像以祀。宋太宗問之。詭以張仙可祈子爲對。之二說皆非。是按神諱惡子。生於越。蕙姚蕙至蜀。憩梓潼嶺。神衣布衣。道旁語蕙曰。秦人將無主。康濟其在君乎。宜亟還秦。請其氏曰。吾張惡子也。蕙

既稱帝長安。命使入蜀求之。勿獲。遂立廟梓潼嶺上。唐僖宗幸蜀。神自廟出。十里餘。白霧中。髣髴見列伏狀。僖宗脫佩劍賜之。王鐸。蕭遇。咸賦詩刊石。而李商隱詩亦載神以鐵如意贈葺事。蜀人俎豆不絕。比之射洪灌口。號爲三神。是則蜀之人無不祀仙者。花蕊夫人所畫實仙。非昶象也。攷仙卽梓潼神。世乃分而爲二。又以梓潼神爲文昌星神。號於是乎失辨矣。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以太牢祠於高禩。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蠲禮之祿下。今世俗祀仙。多於二月之朔。仙之象手弓而立。殆取高禩授弓矢之義。高禩廢而仙之祀舉焉。其亦未遠乎禮者也。里有祠將圯。道士募錢修之。工既畢。宜有記。乃撫仙遺事刻于石。歌以侑焉。辭曰。

神之降兮。巖縣。陷邛池兮。震電。神之游兮。梓潼。佩如意兮。山中。玉驄兮。婀娜。迎翠旂兮。道左。解龍劍兮。貽之。助威稜兮。旋彼六師。蜀之人兮。頌神之。麻。誕昭靈惠兮。九兮。差池兮。燕羽。至之日兮。孚乳。帶弓韞兮。士女。無害兮。無菑。生子兮。天材。巫言兮。嘉告。儷報祀兮。高禩。菩蕭兮。交鼓。陳詩兮。合舞。牲酒潔兮。春復春。播神絃兮。終古。



#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

## 碑二

### 中奉大夫分守嶺北道江西右布政使賀公祠堂碑

公姓賀氏諱萬祚字孝延浙江秀水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除南京刑部江西司主事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持父喪歸服除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歷郎中出爲山東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遷福建按察司副使分巡建南道徙廣西布政司參政分守左江道轉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分守嶺北道年六十三以沒公之在山東也妖賊徐鴻儒倡白蓮花教遠近煽惑公佐巡撫指畫卒以決勝其在廣西土寇胡扶記爲亂官兵敗結路將蔡人龍戰歿詔集大師征討會監軍參政潘應龍知潯州府事張嵩相繼卒于師環兩江州縣咸震驚公疾馳上官以方略獲扶記父子兄弟皆就戮招降莫敬龍所部千人置之內地別部帥黎扶三以兵出掠敬龍生擒以獻公斬之於市羣蠻懾伏境內盜賊悉平鎮安土司岑繼祥與歸順土司岑大倫爲仇力不勝潛通安南莫敬寬密以騎象掩殺大倫劫官男州印去當事者欲徼功謀討安南公曰鎮安土司世受冠帶一旦甘爲禍首舍此不問問安南非計也宜治鎮安以漢法詰責安南聽其服罪當事者從公言敬寬果輸服送還官男州印其在江西流賊方肆焚劫圍定安破安遠公至相視羊角石背諸

營堡賊聞有備引去。嗚呼！士大夫當承平日久，人不知兵。洎夫啓禎之際，一夫構患，監司長吏輒束手無策。羣盜四起，天子赫怒，命宰輔督師，無不立見摧敗。卒之蠡屯烏合，長驅入居庸之關，蓋自陝及京師，僅五旬爾。向使若公等十數人，落落然分置要害地，則寇箠何難撲滅。惜乎試之窮山絕徼，雖事功屢奏，無補天下之大勢。而公則盡瘁死矣。公所著有禮曹條議、兵曹疏略、大業齋文集，其平生未嘗談兵，所至輒以兵事顯。卒之後無子，以兄子侃修嗣。侃修中崇禎六年舉人，未幾亦卒。無後。葬尊之，再從父弟彝政於公爲外孫。懼公名姓不得書於國史，久而湮滅，乃具狀請處士俞汝言表公之墓，又葺其丙舍爲祠，藏主以祀。屬予記公行事於石，并作詩以頌焉。辭曰：

公之考祖，鹽官是處。後遷於府，居城東兮。旣舉於鄉，遂揚于庭。其文有章，譽斯崇兮。爲郎勅法，克正五罰。不爽苗髮，刑德雙兮。禮樂攸司，章服是宜。昭德甄微，宣國容兮。爰佐司馬，九邊之野。洞若觀火，贊戎功兮。誕出掄文，去疵而醇。歸夫義根，發滯蒙兮。閩甌寧地，有嚴無比。失貴人意，違此邦兮。度嶺而南，桂水之溔。蠻獠所侵，屢奮庸兮。踰嶺而北，寇賊未息。以戰則克，保障墟兮。世盡愉愉，公也饑飭。恆集於枯，命之窮兮。轅攀輪拒，公去不顧。死於道路，衆所恫兮。有崇者丘，左右泉流。植以松楸，馬鬣封兮。公雖無祀，女子有子。狀公行事，其可徵兮。有覺其楹，丙舍未傾。祠我先正，方誓宗兮。

提督浙江學政翰林院檢討顏君清德碑

翰林院檢討曲阜顏君光燾學山爲復聖顏子六十七世孫中康熙二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除今官三十二年秋典浙江鄉試還天子命提督浙江學政近例學院以翰苑兼坊局銜者充之君以史官特簡異數也士三年大比浙東西就試者至萬餘人主司之不公士且攢譏疎誚有裂榜紙而以瓦礫擊其後者矣君來榜旣放雖見抑者無怨及聞君再至交以手加額君亦杜絕干請惟真才拔擢克循祖父忠孝之門風入稟太夫人之訓焚膏點筆靡間晨暮席門聽臚韋帶紉履之士悉甄綜無遺才飯糲茹藿甘之如飴士皆鼓舞自奮而君斯瘁矣今年春君當復命全浙之士惜君之去而不能留也乃謀述君之德于貞石以傳諸不朽而嘉興爲君駐節之地龔石居先焉碑當勒文僉以請于予予惟君之試士去勸說明正學拔寒微百千人譽之不以喜百千人毀之不爲動是豈藉碑之辭以爲重哉雖然碑以述德抒情其來古矣尤莫盛于東漢之世當時諸生服義處士好學門生門童弟子故吏故民議民及門下佐往往率私錢共表其德善功烈若楊震陳球劉寬馮緄度尙孔仙之徒史傳所未具詳者每賴碑存用補史氏之闕焉君年方壯又遭遇聖主入且論思爰立將來國史所紀特書其大者則于視學本末或反略焉不詳此碑之不可以已也昔者復聖躬克己復禮之學至于拳拳服膺欲罷不能而徵其所得則存乎箴瓢陋巷不改其樂是公之潔以自持誠以造士正復聖之所得者然周子曰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程叔子曰學孔子者學顏子而已君之學卽顏子之學諸生旣得顏子而師之言顏子之言行顏子之行是公去而



服其教者長存。雖百世可矣。

太保孟忠毅公神道碑銘

太保孟忠毅公薨。歸葬於京西蔡公莊之東。歲在庚午。其子熊弼。請予撰碑。立石於神道。於是公薨三十有七年矣。公之德善功烈。紀諸史冊。無俟碑銘後顯。乃予讀公奏疏。竊恐史氏未載其詳。而訐謏倖略。不盡傳于天下。不可以不銘也。公諱喬芳。字心亭。永平人。誥撰光祿大夫。總督陝西三邊四川軍務。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阿思哈宜哈番。加贈太保。諡忠毅。其先世某。徐州人。以靖難立功。世襲東勝衛指揮同知。祖某。考某。皆贈如公官。祖妣張氏。劉氏。王氏。妣馬氏。馮氏。杜氏。皆贈一品夫人。公幼負大志。不羈。偉岸善騎射。能以一矢墮雙雁。太宗文皇帝兵入關。公杖策謁軍門。太宗壯其貌。與語。奇之。引置左右。官刑部承政兼梅勒章京。管牛象事。使定律例。從征大凌河。錦州。松山。寧遠。朝鮮。屢著戰功。順治元年。李自成自山海關戰敗西遁。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命公帥師追之。由畿南下河北。躡太行。定汾潞。拔太原。遂渡河入關。下延安。略定慶陽。平涼。所至秋毫無犯。世祖嘉其績。命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常是時。自成棄關中走。張獻忠尙據蜀。民情未定。妖賊胡守龍。自號聖公。稱元清光。謀爲變叛。寇賀珍連兵十萬攻西安。李鶴子陷同州。武大定踞固原。孫守法嘯聚興安。劉二虎出沒漢中。胡向宸負固黑水。峪關以西。羣盜塞路。馬德賀弘器。李明義。米國軫。折自明諸賊。叛

服不常。各擁衆數萬爲害。公廣招徠。布恩信。散奸黨。峙糗糧。簡將帥。分道出奇掩擊。梟守龍於市。追珍及於永壽。躡之漢中。擊走二虎。大定。誅向宸於板橋南山。斬守法於藥箭砦。戮德於河兒平。降自明於青鞞砦。擒弘器於安家川。俘明義。縛國軫。前後百餘戰。斬馘無算。降者一十七萬餘人。又陝西多獮種。河西尤甚。五年夏四月。羣獮煽惑米喇印。丁國棟聚衆反。陷甘肅。破涼州莊浪。蘭岷。臨洮。所至響應。關中大震。而鞏昌。獮攻城未克。公疾馳救援。賊敗走。乘勝遣張勇復臨洮。馬寧由上路趨內官營。破之。趙光瑞由南路至梅川。賊迎敵奔潰。而梅川去岷州五里。左山右河。道險隘。賊據守。堅甚。光瑞誘之出戰。大破之。遂復岷州。張勇由中路一敗之官堡。再敗之馬韓山。三敗之二崖洞。於是喇印。國棟。合兵守蘭州。公督滿漢精銳。徑薄蘭州。俾協勦戶部侍郎額色。暫張勇爲前鋒。賊出。大戰良久。公令勇襲破其城。賊大敗。焚浮橋。遁而王洛久。馬寧亦破賊金縣。會兵蘭州。時朝議大出師會勦。公上奏曰。叛河爲徒雖繁。然烏合易散。臣已大破之。臨鞏城堡盡復。其伎已窮。進取河西甘鎮。計日可復。且秦民力已竭。大兵復臨。供應難復支。又西寧。祁廷諫。李天命。莊浪。魯典。皆未肯爲賊下。今廷諫子興周。赴臣軍。已令其糾各族協捕。乘破竹之勢。鼓行而西。必能奏績。若曠延時日。以俟大軍。不惟坐糜糧芻。且使賊得合餘燼自備。而廷諫等亦懈。失機長寇。非計也。朝廷乃止。遂督兵渡河。遊擊張三耀。斬喇印於古城窰。逐北至甘州。時夜二鼓。公曰。賊必出襲我。乃設伏以待。而張燈彈琵琶。酣飲。歌聲徹柵外。賊果出。遇伏悉擒之。遂圍城。月餘。平之。丁國棟竄肅州。立

士倫太爲王哈密纏頭畏兀紅帽哈喇五番附之據城固守而山西大同降將姜瓖反遠近震懼其黨虞印韓昭宣陷平陽號二十八萬此六年秋七月也世祖遣兵進攻大同命公引兵赴援公留馬寧圍肅馳赴潼關賊兵拒河守公佯置巨艦於上流伐鼓揚旗作欲渡狀而夜率師從下流徑渡急擊之賊勢披靡戰且走四十餘里比明抵蒲州賊出城迎敵公督將士力戰殺賊七千餘人賊棄城遁遣將復臨晉滎河猗氏解州共斬首二萬有奇乃合兵圍運城城破賊黨殲焉遂定平陽而馬寧以十一月破肅州殺士倫太國棟就擒河西亦平七年進兵部尙書八年定河南何柴山之亂又擒延慶巨盜劉宏才於是全陝盜賊叛孽俱盡陝西自罹寇禍戶口消耗荆棘彌望乃荒田之糧盡責之未亡之戶百姓苦之公力陳其害請蠲久之始聽蠲其絕戶而有主荒田仍自七年起徵公復奏曰所云有主者皆貧氓耳備作餬口以延旦夕欲其開墾納賦斷不能也且未有六年不能墾七年卽能者若欲藉此爲兵餉責有司追呼煢煢子遺力不能支必至相率逃徙誠恐有主之田轉爲無主將來餉缺愈多矣時有司考成急催科公又請以戶之增減田之荒闢爲殿最使知愛養撫綏其惓惓民瘼如此先是二年公至秦卽以奇兵入龍安爲圖張獻忠取蜀之計後朝廷以重兵屯漢中秦民轉輸艱苦九年取成都卽請屯田而廷議退兵漢中乃力請駐保寧爲漢中藩籬屯田廣元昭化間戰可制勝守可固圉兵食有賴不苦轉輸則規取全蜀無難從之於是秦運始抒而蜀地以次就平旣又上疏曰秦省自明季寇變以來田畝荒蕪今雖屢詔開墾而雁

戶未集。耕耨無人。餉仰給於大農。非久遠計也。惟屯田可足食強兵。而弭盜安民。亦於是乎在。上嘉納之。因舉白士麟。郭之培。領其事。而以高應選等八人分理。於是兵屯民屯。並興歲得穀數萬斛。十年復薄平。紫陽孫守金。自此民漸復業。而關中宴然矣。公爲人精敏沉毅。善料敵。諸將稟方略。輒致勝。又知人善用。爽豁無嫌猜。人人樂爲之効死。其章疏皆剴切條貫。千里外如面陳。故有請必從。常蜀未定。上言曰。四川一日未復。臣心一日未安。世祖喜曰。若封疆大臣。盡皆如此。朕復何慮。蓋君臣交孚若是。是以所向奏功。初。公累疏入朝。優詔不允。九年復請。許之。陛見。慰勞備至。賜內廐馬二。命從馳道出。以寵異之。又賜帽鞞。弓刀。加太子太保。命還秦。旣又命兼督四川。而公以積勞成疾。乞休。慰留不許。疾篤。復乞骸骨。乃加少保。馳驛還。未至而公薨。十一年正月元日子時也。世祖聞之震悼。柩至。遣大臣酌酒。諭祭三壇。存問其妻子。賜第一區。白金千兩。公生于明萬曆乙未二月五日。年六十。配卞氏。艾氏。王氏。贈封一品夫人。子三。熊臣。知汀州府事。熊飛。監察御史。熊弼。襲世職。阿思哈。尼哈番。子告光祿大夫。孫九人。曾孫五人。嗚呼。公督秦十年。外詰戎兵。內定經制。撫循百姓。廣收名將爲腹心。以二十餘年盜賊。充斥荒殘。流孳之鄉。復使昇平樂業。屹然爲中原保障。朝廷無西顧憂。人皆知公之功在秦。不知河東之亂。非公不能定。取蜀之策。非公不能有成。然則公不徒出秦民於湯火而已。晉與蜀咸受其賜焉。公之功顧不偉歟。銘曰。

神龍之奮。雲則從之。誕作霖雨。以蒸有黎。桓桓孟公。萬夫之特。早事太宗。宣勞肇域。世祖受命。師入隄關。

公躡殘寇渡河而西帝哀秦民此離疾苦俾建牙節制文武寬渠在蜀倡亂孔多潛狙乳獸爭磨其牙公遇將士披豁心曲味者必攻降者弗戮如帶斯結解之以觴如髮斯理之用篋盜寇河東有戰必克蒲坂既收解梁乃服曩者秦俗壤地荒蕪吏患追呼民困轉輸征徭克緩屯務畢舉有畎有溝有禾有黍既策王功載懋民庸君子來朝謁帝于宮何以予之衣裳在笥又何予之弓刀是佩天馬既秣帝曰汝騎出從馳道異數則希我作此辭紀公之實片石既刊百世有述

誥封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新城王公墓碑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新城王先生士禎其在太學教胄子會雲南平推恩封其父爲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祭酒公歿先生哀慕不已既井椁矣謀伐石表諸墓古之葬令曰五品以上立碑降五品立碣祭酒秩四品得立碑螭首龜趺崇九尺乃屬秀水朱華尊爲之辭公諱與敕字欽文別字匡廬自其始祖貴從諸城徙新城曾祖考重光貴州布政司參議贈太僕寺少卿再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尙書祖考之垣戶部左侍郎贈戶部尙書再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尙書考象晉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妣張淑人公事親孝從兄敬合族人以睦訓子以嚴其爲學博而有要其爲文駢而麗其爲詩取白寫懷抱而已有作未嘗編錄曰吾詩如絃之有音絃停音斯寂矣留此何爲故其詩流傳蓋寡王氏之先世植槐于門夢神人以冠紳笏囊分布枝上其後族繁以大公之祖父世父叔父仲兄暨族冢弟子姓舉鄉

會試者數十人。皆有名位。公少有文譽。獨屢試不遇。僅貢入太學。未謁選人而歸。然平生不有坎坷之歎。怨尤天人之言。及教其四子。三成進士。公里居益退然。自下歲修。曾祖王父忠勤祠。主祀事。惟謹。命工繪厥考平生事蹟。爲圖二十有四。并作家誡。以示諸孫。勗以儉勤爲本。旣喪耦。室無侍妾。暇同隱君子徐夜游。見者曰爲老經生。不知其封秩大夫也。公卒時。子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士祜。已歿。惟仲子貢生士禱。及詹事先生存。女四人。壻劉倬。張璽。畢盛。肩趙作肅。孫男女各一十二人。曾孫男七人。女一十一人。元孫二人。公之葬也。在新城縣某鄉某原。系之詩曰。

孔氏之門。有顏子淵。子曰庶乎。胥附日親。在漢黃憲。隤然處順。道周性全。見者交讚。公生海右。二賢同科。言論風旨。傳不在多。觀其事親。孝乎惟孝。則友其兄。鄉黨是徵。凡今之人。門內嘻嘻。公之治家。肅且有儀。貴則易交。賤不我覲。惟公譚謙。勿遺故舊。若考作室。而子以堂。若考敷菑。子乃坻倉。旣揚其名。終顯其秩。養不爲儉。年不爲耆。徹帷于室。卜葬于原。無有近悔。無有後艱。有栝有松。有枿有檟。銘藏諸幽。碑示觀者。

###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公神道碑

康熙二十六年冬十二月。孝莊文皇后崩。公卿在籍者。同軌畢赴。於時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公。見星而奔。明年二月。哭臨宮門之外。旋寢疾。三月日。卒于邸舍。年六十。天子謂公盡瘁可憫。許馳驛送歸。遣江南布政司官諭祭及葬。是年十有一月。卜幽宅于涸湖之濱。旣葬。公子永寧。永宣。以碑文爲請。衆

尊龔與公同朝。知公德善行義。不敢以不文辭公。江南人。先世自江陰徙武進。曾祖某。不仕。祖秉忠。同知夔州事。贈通議大夫。通政司左通政。考賜充鄉飲酒大賓。封通議大夫。通政使司左通政。妣白太淑人。公諱元珙。字輯五。荆山。其別字也。年二十。補學官弟子。以明經貢入太學。順治十一年。舉順天鄉試。明年。會試中式。賜進士出身。除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庶獄。明允典廣西鄉試。士服其識。照還。以福建按察司僉事分巡建寧。際閩海未靖。土人或依山爲砦。反側不安。公偵得其寔。誅凶渠。盡釋餘黨。衆乃散。尋移山西。布政司參議。分守潞安。丁母憂。服除。以原官分守口北道。時宣鎮未立。府縣止。同知府事。一人治事。兵民一相閱。則戴甲而譁。公至。和調將士。嚴斥嫫。增亭障。葺城垣。修學舍。邊境晏然。會雲貴變起。王師討不庭。軍中需馬急。公出家所有田租錢。首買馬資騎戰。天子嘉獎。命從優議敘。踰年。擢光祿寺少卿。牲醴。黍盛。讌享犒勞。躬視滌濯。勾稽惟謹。遷太僕寺少卿。馬政畢修。進通政使。出納惟允。轉太常寺卿。遇大饗。祀奉香執帛。行步中規矩。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夙夜在公。振綱肅紀。祀典。岳瀆之祭。北海廣澤。王望瘞之禮。唐于洺州。宋于孟州。公上言。東西南北。當以天子建都之地爲準。北海之祀。宜于山海關迤北近海之地。疏入報可。尋念親老。陳情乞歸。歸而父先卒。居喪盡哀。毀且瘠。蓋公性至孝。愛慕父母。不異孺子。友同產兄弟。通家財。治喪紀。教子姓有家法。里居遇懿親鄰比。謙恭和易。未嘗以貴驕人。檢束僮僕。不與戶外事。而能分人之憂。爲善日不足。服官三十餘年。不喜躐進。以勤慎自勵。故始終結主知。凡覃恩者三。加級

者五。侍讌乾清宮，從游西苑，拜白金文綺之賜，而又祭葬以禮，可謂生榮死哀也已。公娶白氏，太保康敏公六世孫，贈淑人繼娶潘氏，封淑人子永寧。康熙二十年舉人，候補中行評博。永定國子監生永宣，歲貢生。永定早卒。永寧、永宣均好學，有文。女五，俱嫁士族。嗚呼！御史臺於古爲副相，三獨坐，百寮之師。闕然後補之，否然後明之，不專以言責爲務也。後世居是官者，往往藉繩糾之權，以報恩怨，黨其同焉者，而伐其異，私以爲公，訐以爲直，又或伺君相之愛憎，附之以毀譽，諍臣若是，豈社稷之福哉！公於廷議，侃侃無隱，及條奏，輒焚其草，庶幾合乎小雅所云靖共爾位者，與是難能也。迺作詩曰：

徐望十門業高，楚蘭陵產舉髦。舉南宮，領西曹，內迴翔，外敷歷，屏甌閩，翰路澤，藩上谷，無震仄。卿士月游升華，主祿勳，牧馬羸，作納言，允柔嘉，陟奉常，典三禮，副副相，長柱史，秉吉直，肅綱紀，惟北海，百谷王，濟同祀。神何饜，公建議，徒冀方，進有循，退以義，孝于親，友兄弟，用推仁，及戚懿，公之度，其有容，責人薄，少詆攻，持大體，異小忠，公之才，洵卓犖，消亂萌，人罔覺，激其清，激者濁，公而在，吾得朋，公也逝，孰典型，御靈輻，歸林垆，溜湖濱，策得公，望鵝墩，表鶴石，宜子孫，遠泉脈，樹松柏，榆梓枌，百世下，漕長存，思公德，視此文。

光祿大夫工部左侍郎顧公神道碑銘

康熙三十有八年冬，天子念河淮未乂，歲漕後期，旣任都御史總其務，又分命廷臣往鳩厥工，於是工部左侍郎長洲顧公出視高家堰。時河流日淤，淮泗水無所趨，洪澤汎濫，堰易潰，公相度惰勞，不避寒暑風



兩疏陳事宜未底績而病矣。旋奉詔還京師。猶力疾治事。天子班朝。見公羸弱不支。天語垂問。公對以實。退乃請假。且言臣早孤。惟母是依。教臣力學。甫通籍母故。窀穸卑濕。骨肉未安。伏請放還遷葬。天子許焉。歸改卜宅兆于官山塢祖墓之旁。疾發卒于里第。天子聞公逝。命禮臣給卹典。諭祭一壇。子治葬銀兩。朝野歎息。以公克全臣子始終之義。可謂忠且孝矣。光諱藻。字懿樸。號觀廬。先世自無錫遷縣之翰涇。曾祖某。不仕。祖某。考某。皆學官弟子。三世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妣一品太夫人宋氏。公自康熙十四年舉于鄉。明年會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聞母喪回籍。二十一年服除。授翰林院編修。會試充同考官。二十六年任日講官。知起居注。二十八年以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洊陞侍講。明年秋出典江西鄉試。冬提督順天等處學政。尋遷兵部督捕右理事官。再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仍提督學政。三十六年勅使陝西祭告軒轅陵。明年冬陞工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累加三級。覃恩進階光祿大夫。公於朝守厥職必誠必敬。纂修兩朝聖訓玉牒。領方略館副總裁。充殿試收卷讀卷官。皇太子大婚册封使人。咸遜其勤敏。及司記注。譯國書尤詳且確。先是儒臣提督學政。設公廡於京師。歲時得與朝會。其後人皆自便。一出按部。多留畿輔。公試士有問。亟還邸第。上有召立至闕下。備顧問。以是主眷日隆。禁中語雖家人不得聞。在內閣參預機務者六年。奏對進退不失尺寸。嘗侍保和殿。御試經史論賦。應制詩。又嘗召入瀛臺。試理學真偽論。豐澤園賦。悉稱上旨。公書法尤精。在米芾趙孟頫間。嘗奉命書御屏金牋。又書泉林碑。福陵

昭陵神功聖德碑。上覽公書。輒稱善。寶章宸翰。上尊珍果。宮花之賜。便蕃優渥。公當之愈謙抑。一言一事。必曰如何如何。曾未揚揚自得也。視學政。大要端士習。修黌序。正文體。杜請托。表節烈。維風俗。故每試甄綜得人。理部務。相視南北河。恤徒夫。審勾股。節浮羨。數支銷。令不煩而商民以不病。遇大廷會議。公未出辭。先和其氣。有未便。不顯立異同。徐以微言喻之。導之以正。議定。公未嘗居其功。蓋公律已甚嚴。無所倚。與人接。和平樂易。僉以此交愛公。卑尊長幼。未有毀之者。公於家孝且友。撫兄弟子皆有恩。姻鄰有急難。傾囊應之。不惜平生無貨財。聲色之嗜。博奕之娛。以是門無雜賓。從游著錄者。力爲游譽。約束僉僕。惟謹。鄰里鄉鄰安之。及公卒。巷無歌者。春爲罷相。公生于順治三年月日。考終于康熙四十年月日。享年五十有六。夫人宋氏。太子太傅吏部尙書文華殿大學士諡文恪公諱德宜長女。誥封一品夫人。有賢行。公無子。以弟之子某爲嗣。宋夫人撫之如己出也。蘇尊入史館。於公爲後進。公僚友相遇。不以前輩自矜。既與公比屋居。宣北坊海波寺街。譚讜尤數。故知公獨詳。及葬。因某之請。銘公之藏。其辭曰。

地有十藪。吳越其區。演爲長洲。淑氣所儲。克生顧公。才與德俱。爲玉爲穀。如金如瑜。既舉于鄉。墨榜斯薦。其惟吉士。擒文翰。班以蛾眉。籀筆朶殿。鶴籟螭坳。恆陪密宴。南宮校士。西江持衡。網海珊瑚。采山豫章。聖有謨訓。大烈孔揚。宗有寶牒。麗于星潢。公之于文。不雕而琢。務去陳言。兼屏僞學。公之于詩。寄情高邈。譬錦辭機。蜀江是濯。公之于書。迴與俗殊。豐者不媚。瘦者不枯。三真六草。惟意所如。羣工交讓。帝心是愉。

公之誨人。先以制行。士風克淳。民志乃定。率之以躬。周誠程敬。廓矣皇圖。人文雅正。天子有召。立造于朝。雖在歸沐。曾不道遙。拜賜于宮。夙駕于郊。德隅愈下。協恭羣僚。爰職論思。帝尤注意。旋舍文書。入贊機事。帝曰。咨汝。不懈于位。迺擢司空。尙書之次。公佩蒼玉。班于六卿。相彼琴瑟。必張而更。誕釐積弊。允明且清。爲法可久。緇者使盈。帝曰。往哉。憫茲淮浦。高堰未固。汝其安堵。公度原隰。堰工修舉。帝曰。歸哉。仍掌邦土。仕者之進。間有附援。公也不阿。以慎屢遷。惟口出好。或失則僇。公也勤密。省樹不言。盈廷論議。是非噂沓。衆人嘵嘵。公也訥訥。徐規以道。非由捭闔。大獄是經。古訓是合。公雖盡瘁。不敢引還。天子心惻。訝其清屏。舍彼旅月。返于家山。君親大義。庶幾克完。弟子猶子。爲公之嗣。卜筮旣借。斧屋攸闕。樹之豐碑。枌榆栝梓。我銘不誣。昭諸後世。

#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一

## 碑三

### 禮部尙書兼掌翰林院學士長洲韓公墓碑

禮部尙書兼掌翰林院學士長洲韓公康熙四十有三年秋八月以疾卒于官明年柩歸依大學士宋文恪公例入城中故第發喪既卒哭公子孝嗣孝基御李直經造門稽顙言曰先公之葬不敢後期茲考宅有日矣謹以墓碑爲請。韓尊交公子未第之前逮通籍爲公後進辱知最深撰碑不敢辭公諱棗字元少別字慕廬先世自鳳陽遷于吳明太醫院吏目曰逢隆者公會祖考也萬曆丙午鄉貢進士歷知雲和黃巖二縣事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尙書曰治者公祖考也長洲儒學生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尙書曰齡者公考也妣曰周安人公以康熙十一年由國子監生中順天鄉試明年會試殿試皆第一授翰林院修撰纂修孝經衍義旋充日講官知起居注主乙卯順天鄉試歷右春坊右贊善進翰林院侍講乞歸改葬其親事畢補原官轉侍讀升翰林院侍講學士仍充日講官知起居注未踰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二十六年以疾給假里居八載點勘六經凡漢儒箋故唐儒義疏宋儒章句靡不采獲而裁其中於史稱司馬遷班固陳壽文宗臨海朱右所集唐宋六家詩尙唐音然不喜作臺閣之體時崑山徐尙

書乾學解任出都。領書局于洞庭山。公誼敦師友。兼有山水之好。恆往助其討論排纂。又於六十坊選間房得漁邨。將著書以老矣。天子忽召公。有司敦促就道。乃行。既至。入見乾清門。上慰勞再三。命充纂修一統志總裁官。時康熙三十有三年也。明年。仍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越二年春。充殿試讀卷官。是秋。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尋奉命掌翰林院學士印務。復充日講官。知起居注。三十八年冬。調吏部右侍郎。仍掌翰林院學士事。明年春。奉旨教習庶吉士。夏。充經筵講官。冬。升禮部尚書。仍兼掌翰林院學士事。教習如故。既而公以院務殷繁。請解尚書任。上不許。下優旨答公。會變理需人在朝。分職諸卿士。僉樂公入知政事。謂天子方注意公。志先定。且晚且宜。麻矣。俄而不果。以保舉失實。咎公不置。辨。內自省。不知讒柄所從來。因謝熱客。引醇酒。眷念丘園。病日以劇。再疏乞身。天子終莫之許也。公嘗語門弟子張大受曰。吾貴爲尚書。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疏飲水。多讀書萬卷。嗚呼。公之胸懷。蕭然自遠。若此。乃或疑公未正揆席。抑鬱不得志。遂自託于酒人。貞疾不視事。是烏足以知公哉。蓋公始終以文學上結主知。天子語稠疊。有云。韓菼天下才。風度好。奏對亦誠實。又云。韓菼學問優長。文章古雅。前代所僅有也。又云。韓菼所爲文。能道朕意中事。故凡應奉文字。每進一篇。輒稱善。館閣多所撰述。公必與焉。若平定朔漠方略。政治典訓律例各局。皆充總裁官。經筵日講。上倚公侍左右。敷陳治理。公精白一心。便宜獻替。動天聽者多矣。而公厚重不泄。未嘗自矜。合乎古大臣善則歸君之義。萬幾清暇。錫子使蕃。莫能殫記。御書

篤志經學。潤色鴻業。扁額懸于堂。洵稽古之至榮矣。公在講幄久。朝廷大政事。或未與廷議。然平生持論。侃侃不阿。勿爲兩可之說。如海關不當設。關稅不當添。私錢禁不當過嚴。永定河工事例。不當許捐道府。會試所重。掄才業分南北中卷。不當復分左右。祭酒阿理瑚。請以故大學士達海從祀孔廟。公持議。以爲從祀之典。論定匪易。達海造爲國書一藝。爾不可。監察御史鄭惟孜。以國子監生多江浙人。有冒籍赴試者。上言請盡發回原籍肄業。公曰。太學之設。三代共之。漢東京視學生徒。圓橋門觀聽者。以方計。宋立三舍之法。明初擢用人才。多由此途出。京師首善之地。遠人嚮化。方且聞風慕義來學。若因一二不肖之徒。輒更定制。悉爲驅除。勢必太學一空。有失國體。惟孜言非是。事得寢。公所著有懷堂文集二十二卷。詩彙六卷。其舉子業以古文爲今文。奇而有法。其初未遇鄉之先達。或大怪之。徐尙書閱其闈卷。擊節歎賞。登于榜。及取上第。傳誦朝野。十室之邑。三家之村。經生塾師。無不奉爲圭臬。然公之不朽。終當以古文辭孝經衍義傳也。公生于明崇禎十年七月。享年六十有八。夫人李氏。明太管寺卿。掌國子監事。贈禮部右侍郎。崑山魏恭簡公校之從孫。公本姓李。夫人國子生玉滋女也。子七人。孝嗣。康熙己卯舉人。孝基。庚辰進士。改庶吉士。御李。歲貢生。孝潔。孝容。孝鼎。孝餘。女子三人。一嫁歲貢生金宣忠。一許字宋公子訥。一未字。孫男九人。女十一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系之詩曰。

公先從祖。厥諱世能。曳履容臺。文獻足徵。公復其始。於焉代興。天子求賢。臨軒策問。公慮三藩。過唐方鎮。

知幾先見。匪啓其憂。帝曰汝蒞。乃沃朕心。句臚首唱。高讌瓊林。常其始進。受知已深。乍入玉堂。旋司記注。載筆螭坳。息陰溫樹。帝曰汝蒞。洵美風度。先聖有訓。行在孝經。孰爲衍義。著作之庭。公以一手。羣言是并。公知制誥。達情通理。如彼稜腸。絲抽不已。如彼舟船。操之下水。公之進講。不愆不驚。融經會史。專獵其精。若鐘在懸。大鳴小鳴。維宋思陵。父讎未雪。公之持論。戰不可決。辭和且平。帝心嘉悅。公之扈蹕。或疾或徐。旣抵里第。仍踈周慮。見賢不蔽。見利不趨。帝有恩言。汝遷少宰。公方簡要。作士模楷。兼領詞垣。彌有華采。帝有恩言。汝作秩宗。可帥其屬。佐建保邦。神人上下。罔不合同。勵相國家。其惟吉士。命專教習。課誦文字。樂育英才。菁莪中泚。人第知進。公退是求。遺榮辭老。至尊慰留。萬鍾非願。終戀一丘。公也魄動。乃寢乃夢。神曰止止。時秋屆仲。淹數之度。寤言先洞。青門罷餞。素車奈何。芝房就焚。蕙歎則那。老成凋謝。泣下者多。公之諸子。發喪故宅。絮酒生芻。贈方遺策。靡不中禮。觀者咸戚。厥旣得卜。井椁起墳。丸丸貞木。樹之墓門。僉曰吉壤。毋有後囂。我作斯銘。昭諸羨道。其實不誣。其言非譌。他時琬琰。庶幾有考。

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楊公神道碑銘

公諱雍建。字自西。一字以齋。姓楊氏。杭州海寧人。補嘉興府學生。貢入國子監。順治甲午。舉順天鄉試。明年乙未。會試中式。賜同進士出身。除知高要縣事。充廣東丁酉鄉試同考。擢授兵科給事中。轉禮科右給事中。充己亥會試同考官。再轉吏科左給事中。進刑科都給事中。以疾去。尋起原官。內升。以京卿需次田

里復召入省。食四品俸。管戶科給事中。轉禮科掌印給事中。遷兵部督捕右理事官。督右通政使。轉左歷太僕寺卿。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充己未會試總裁。奉詔巡撫貴州。覃恩封光祿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三級。入爲兵部左侍郎。以母年高。上章乞終養。報可。歸侍奉者四載。旣免喪。分命修理高堰。以勞成疾。引還。此公立朝持節在野之進退本末也。高要常廣右之衝。制府駐節於是。師行絡繹。供億甚煩。羽書一至。徵民夫累百。動遭鞭笞。夫遇點册逃避。吏胥紮之。若牽羊犬。納諸解字隙地。凍餒者多。公下車未久。歲除飲椒酒。起曰。民夫亦人子。何忍使之露宿。命徒廊廡下。兼徹酒饌給之。夫泥首謝。有泣下者。平南靖南兩藩王兼鎮南海。鹽穀絲麻。輸官價百倍。而縣境羚羊峽產硯。遣其掾采石。日役黃岡村夫匠無算。篝火入巖穴。有失氣死者。公力減浮費。掾以硯奉。公卻不受。人或比之包孝肅云。師中索榕樹條爲縉緹。以燃礮。火風雨不熄。有百夫長持軍符下縣徵解。語不遜。公坐而撻之。泣告其帥。帥愬之。制府王公國光。王公語曰。書生彊項。廉吏方剛。是不可犯。乃杖百夫長。薦公于朝。故事。州縣守令。歷再。其始預薦。三年方報最。其次給由。量銓。公治高要。甫一載。就徵。洵異數矣。世祖章皇帝召試者。再授兵科給事中。時駕數幸南海子。公首上疏。請慎起居。其略曰。郊原陟歷。雖非畋游可比。然獸起于前。馬逸于後。驚厨車之清塵。不能無萬有一危之慮。世祖震怒。宣公跪苑庭。而數其罪。公神色不動。世祖徐爲霽容。尋備陳廣東八害。大指謂委署太濫。雜派太煩。里役無定例。用夫無限數。鹽埠日橫。私稅日盈。砍柴采木。肆流毒。皆切中時弊。



且云以敝劫之粵民。任兩藩王之公務。爲力不支。目今川貴底定。合移一王坐鎮其地。斯則益庭不敢置議者。公以小臣新進。獨奮舌及之。旣而靖南移鎮福建。人咸謂公之啓沃上。協天衷者深也。明季東南文士。倡爲復社。海內應之。著錄者二千餘人。其後十室之邑。三家之邨。莫不立有文社。洩牲以盟。張樂而讌。與者結路人爲弟昆。道不同則親懿視同讎敵。凶終隙末。靡所不有。公上言。朋黨之禍。釀于草野。欲塞其源。必先杜絕盟社。得旨飭學臣嚴禁焉。由是士知閉戶讀書。各敬其業。公事世祖。歷三垣三載。疏前後三十上。嘗一日而上九疏。於是臺省敢諫之臣。數浙人居多。而輿論以公於天下事獨見其大。羣推公居第一。今天子卽阼。方在諒闇。奏事者見顧命輔臣皆長跪。公入獨立而語。輔臣以目送公曰。此南苑上書諫獵者也。自是奏事者不跪。及復起掌刑科印。歲在甲辰冬。有星孛于翼軫。抵降婁。公之同官。有言此名含譽星。爲今天子受命之祥。非彗也。公上言。宋咸平初。彗見營室。明成化中。彗掃三台。出天田。入太微垣。考其時。或下詔求言。或允羣臣言修省。故不爲災。敢請皇上清宮齋戒。力圖修省。發德音。下詔旨。廣求直言。詳詢利病。有可惠百姓者。立賜舉行。并飭内外文武大小臣工。滌慮洗心。共修職業。則無難轉禍爲福。天子以公從直建言可嘉。優旨答之。遂赦天下。公於天安門聽宣讀赦書。是日接御前發下紅本。二獄囚當決。吏箝紙尾進。請抄發。公曰。昨頒赦而今日行刑。是詔令不信于天下也。紅本當封還。同官皆變色。爭言不可。公曰。六科以封駁爲職。古也。吾封之。咎吾任之。不以累公。有旨三法司再議。二囚得不死。用是直聲

益震朝野。公之出撫貴州也。湖北川東甫定。道次銅仁。無一卒之衛。賊烽火迫城下。官屬請避去。公曰。銅仁黔地。巡撫身任封疆。去安之。因命燔其後山。開南門以待偵者。賊疑有伏。不敢前。既至貴陽。疏立營制。禁侵掠。蠲賦稅。省力役。安集雁戶。俾有寧居。師旋有約束不明者。輒上章劾奏。軍中號爲楊一本。舊例。苗名長官謁見巡撫。必鳴鼓角。交戟支于門。俾拜其下。公曰。無庸。引至座前。問疾苦。予以飲食。士司咸輸服。公之始至也。貴陽斗米直五千錢。公請餉之。章屢告。輓運相繼。士飽馬騰。民獲宴安。版圖既復。翦其荒茅。叢箐。教以耕耨。比及三年。芸鼓稻田。遂成樂土。天子嘉公成績。特召爲兵部左侍郎。公在行間久。諳習軍政。西南徼將弁。多公拔擢。以是入贊中樞。若明鏡無塵。雖遠畢照。及歸養北堂。晨羞夕膳。而以糲糲自甘。遇箠笠舊交。胸無水旱冰炭。田衣山屐。舍車而徒。行道者不知爲一品貴人也。公之文學。早見知于世祖。稱公所上章奏。盡好文字。迨巡撫命下。入謝。賜宴瀛臺。舊例止予鞍馬甲冑而已。公獨拜命騎入東華門。加賜白金五百兩。表裏各十段。以行。天子時巡。公迎鑾三百里外。御書松喬堂扁。俾懸于宅。訃聞。賜祭葬。如典禮。公所撰有黃門疏藁二卷。撫黔奏疏八卷。政學編一卷。景疏樓詩文十卷。自怡集一卷。曾祖鸞。祖萬年。不仕。考斌。學官弟子。均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娶唐氏。誥封一品夫人。先公卒。子男四人。中訥。康熙辛未。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加二級。慎言。戊午。副榜貢生。中哲。國子監生。選授廬州府通判。中吉。歲貢生。女一人。嫁國子監生陸世璜。孫男九人。守知。庚辰進士。淮安府同知。餘未通籍。孫女八人。皆適士族。曾孫。

女二人尚幼。公生于年月日。卒于年月日。夫人唐氏。生于年月日。卒于年月日。康熙丁亥十一月。中訥等卜壤于縣治東三十里湯家峴。合葬公夫人于新阡。先期來乞碑銘。彝尊昔游嶺表。舍館公所。於公爲老賓客。知公爲詳。念公一話一言。必準于古。從容以和。和而能介。剛無虐。簡無傲。激不清。撓不濁。其盛美不可得而具書。特粗舉大綱焉爾。系之銘曰。

鹽官漢縣。左海環之。百谷所歸。曾不盈而篤生楊公。文武兼資。學原王鄭。書偕褚薛。早貢成均。如圭琢切。名高淡墨。柳袍是纈。牽絲奉檄。百里瞻言。不畏彊禦。不憚上官。憂民之憂。晨暮罷餐。公之宰邑。葦月而可。帝有恩言。夙駕鳧舸。入居八舍。掖門之左。袖書諫獵。首犯逆鱗。雷封雖邊。哀彼瘴人。有言無隱。有氣必伸。息事寧人。輕徭薄賦。夤緣務絕。朋比用杜。譬諸樹藝。先去其蠹。入告我后。敬天之渝。星違其次。修省是圖。帝曰直哉。乃下赦書。古給事中。塗歸駁正。降而結舌。有順無爭。公常疾風草心。尤勁。謂赦旣頒。決囚非宜。封還詔旨。侃侃不阿。法司服念。出諸網羅。臺諫陳言。發部議事。所司覆奏。曰毋庸議。公斥其非。做于有位。粵稽帝典。納言命龍。周有伯問。僕臣是庸。若三獨坐。尤庶所宗。帝曰黔南。寇虐未遏。誕弄銀章。俾撫天末。公拜稽首。爰辭禁闥。邇者懷之。遠者綏之。策我庶士。張我六師。犵童熨女。烝然來思。反側旣安。疆宇日闢。伐其棘荆。播以黍稷。乃亦有秋。樂國樂國。帝眷勞臣。入爲司馬。袞衣邁歸。薄言觀者。公望公才。舍公誰也。今之仕者。莫有遐心。知進不退。終焉陸沉。公請養母。孝思足欽。天之報施。於善人厚。子孫繩繩。各佩章綬。

百祿攸宜。克昌厥後。既得吉卜。神兮式馮。丸丸松柏。秀于岡陵。我銘以實。國史是徵。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世祖章皇帝。光宅方夏。北燮東漸。雲雨賢才。肇開景運。於是故兵部侍郎長山李公。方退居閭閻。奉母宋太夫人。遂北堂之養。順治元年。起自田間。召至闕下。授工部右侍郎。未幾。轉左侍郎。三年夏。請假省親。旋里。既還朝。以原銜掌兵部右侍郎事。尋遷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八年秋。草恩加太子太保。又明年冬。拜刑部尚書。十年夏四月。帝張讌瀛臺。賜大學士以下坐。酒行。從容詢諸臣。父母有無。公伏地對曰。臣有母年八十三矣。魯經有言。一則以懼。烏烏之私。時縈寤寐也。因泣下。帝爲動容。謂諸臣曰。人之行莫大乎孝。子不能盡孝于生前。而欲盡孝于身後。朕不以爲孝也。公乃復以省親上請。帝曰。卿之事親。朕深悉之。遂賜馳驛還。公諱化熙。字□□。別字五紘。先世自真定棗強。遷濟南之長山。曾祖考光先。祖考迓春。考夢鳳。皆以公貴。誥贈如公官。母封一品太夫人。公以天啓四年。舉于鄉。崇禎七年。進士出身。起家湖州府推官。歷監司。巡撫總督。所至有惠政。顧不自以爲功。人咸稱爲長者。及仕皇朝。在兵部。革班軍。止運大布邊衣。在刑部。復熱審朝審舊例。請仍差恤刑司官。著爲令。大綱悉舉。而終身孺慕者。母氏家居。一十七載。晨羞夕膳。侑以絲竹。率昆弟子姓。融融怡怡。承歡盡力。治別業于近郊。植果千頭。花時爛若雲錦。御板輿樹下。公進觴酒于前。公弟監察御史文熙。暨諸孫羅拜于後。大小東目爲神仙中人。公卒時年七十。

有六。計聞。天子勅翰林撰文致祭。給帑銀營葬。明年夏。巡撫山東。工部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宛平劉公芳。躅以命婦一品百齡。疏聞于朝。得旨。建坊里第。而公考宅于祖塋之北。古城之南。左都御史淄川高公珩。銘其墓。公娶沈氏。誥封一品夫人。子八人。因之。河東鹽運司同知。死。姜瓖之難。贈山西布政司右參議。旣之。灤州知州。餘未仕。女五人。均適士族。孫二人。斯祥。早卒。斯佺。今官兩淮都轉運使。管鹽法道事。曩與于定。交久。茲以幣來。請補撰先公神道碑。立隧道之左。予惟公佐司空。贊中樞。位三獨坐。掌邦禁。階宮保。仁被于天下。事載諸國史。可以不書。特其百行一本乎。孝人所難能。名公鉅卿之養親。逮于百歲者。世亦不多見也。乃書公晚節。系之以銘。其辭曰。

灤源有水。匯于大東。巖巖者岱。颯颯者風。篤生元老。望峻家邦。匪祿是干。惟親是顯。自從三簋。五鼎十樹。色養無違。儀文有腆。世祖特詔。賁于丘園。汝掌邦士。蒼玉佩旃。廐馬斯錫。衰衣自天。臚仕遺榮。寧親邇止。舞綵于堂。有同孺子。慈顏旣和。謁帝有喜。升華副相。襄贊中樞。殊階宮保。寵命尙書。祥刑敬獄。重典克除。帝讌瀛臺。三漿十酒。咨爾公卿。誰無父母。委質以來。孰存孰否。公拜稽首。彤墀之南。微臣有母。年八十三。一則以懼。寸心用憐。帝聆公辭。見公出涕。迺降恩言。孝經合契。菽水之懽。勝于器祭。公因請假。帝曰。俞哉。有命馳驛。晝錦而回。公願旣遂。循彼蘭陟。筍長魚肥。茶香飯白。滿樹鶯花。一庭裴旆。如彼墉宮。長侍瑤席。公之辭世。母已百齡。門有綽楔。輦革丹青。又越五載。始御雲駢。惟公事親。孝乎惟孝。母氏劬勞。庶幾仰報。

我作此銘。通國是告。



#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一

## 墓表一

### 五經進士譚先生墓表

彝尊之姑之夫曰築巖先生。姓譚氏。諱貞良。字元孩。崇禎十五年。以五經舉順天鄉試。明年會試。復以五經中式。賜進士出身第一。又明年。李自成陷京師。先生衣芻者。服奔南京。除禮部精膳司主事。又明年。命典廣東鄉試。至里門。南京不守。先生浮舟于泖。達會稽。山臨海抵福州。以戊子七月卒于漳州之瑄溪。庚寅。子吉璫扶襯歸。貧不克葬。甲辰十月。次子瑄等始卜兆。府城西北七里二生圩。既葬。題曰五經進士譚先生之墓。先生嘗仕于朝。爵通顯矣。不書。書五經進士。譚氏之先。自河南徙嘉興。曾祖某。不仕。祖某。封福建布政司參議。父昌言。山東布政司參政。巡視登萊。卒。贈太僕寺卿。先生以萬歷二十七年十一月生。生而鬢髮及肩。母嚴淑人。呼曰長發兒。十齡能徧誦五經。先太傅文恪公異之。許嫁以女孫。卽彝尊之姑也。太僕公卒于濟南。先生時在登州。跌奔五晝夜。視斂舍。既歸。喪服除。哀思不置。太僕嘗知婺源縣事。有惠政。鑿山通往來行者。民德之。號譚公嶺先生。乃步擔入婺源山。止祠下。攀庭中枯柏。宛轉哀號。淚漬其理。柏復榮。先生廣交游。名聞一時。家居。每晨起誦經史。晝或與客圍碁。夜飲酒。漏盡乃已。見者疑先生嘗廢



學不知其用力勤也。及對策殿廷。大臣以先生辭過激。抑置後列。思陵披覽良久。曰：此實學之士。御書名。次卷上。蓋先生甫釋褐。而國事已不可支矣。嗚呼！以先生之才。使遭逢前二十年。經世之大文。發爲事業。必有足觀者。天下事何遂不可爲哉。逮至危亡相尋。始獲一第。流離飢渴。鼠跡虎蛟。龍鯉之鄉。銜恨以沒。洵可哀已。夫人生不幸。遭喪亂。受全之體。毀傷者何限。先生百折不回。卒保其髮膚首領。從君父於地下。是則忠臣孝子之用心。真可以無憾也。自先生沒後十一年。而彝尊之姑亦卒。合葬于墓。又三年。始克伐石爲表。蓋自甲申以後。先生之大節。東南隱居之士。多能道之。吾欲書其大者。而其大者不可得而書也。吾欲書其小者。而其小者又不足以盡先生。其斯以表先生之墓焉而已矣。悲夫。

貞毅先生墓表

貞毅先生。姓朱氏。諱士稚。字伯虎。更字朗詣。世居山陰怪山下。其曰貞毅先生者。門人之私諡也。父某。官雷州知府。祖廩。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文華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懿。曾祖某。以文懿公官貴。贈如其官。先生少好游俠。蓄聲伎。食客百數。所最善者一人。曰張生宗觀。宗觀字朗屋。善樂府歌詩。以王伯之略自許。時號山陰二朗。先生遭亂。散千金。結客坐繫獄。論死。宗觀號呼於所知。斂重貲。賄獄吏。得不死。既而論釋。宗觀聞之。大喜。踴躍。夜渡江。馳見先生。未至。爲盜所殺。先生既免繫。放蕩江湖間。至歸安。得好友二人。其一自慈谿遷於歸安者也。自是每出。則三人俱。至長洲。交陳三島。已交予里中。交祁班孫于梅市。

後先凡六人往來吳越。以詩古文相砥礪。吳越之士翕然稱之。歲己亥。陳君以憂憤卒。六人者喪其一。而先生亦歎息悲思。遂病。臘庚子冬。疾亟。自歸安渡錢唐。以是年十二月日卒于家。年四十七。二人渡江。經紀其喪。視斂舍。以辛丑二月葬于大禹陵西原。時送葬者百人。予與祁子臨穴視其封。慟哭而去。先生之季弟驊元。及子錡。以狀至歸安。乞二人志其墓。而二人者皆不果也。又明年壬寅六月朔。二人坐慘法死。祁子亦株繫戍極邊。以去。當予與五人定交。意氣激揚。自謂百年如旦暮。何期數歲之間。零落殆盡。陳君久不克葬。二人者并骸骨亡之。慘更甚於宗觀。獨先生之墓在焉。爾嗚呼。死者委之烏鳶。狐兔而不可問。徙者遠處寒苦不毛之地。幸而僅存如予。又以飢寒奔走於道路。然則人生相聚。豈可常哉。後之君子。謁禹陵。經先生之墓。弔焉。覽予之文。夫亦可泫然而悲矣。乃書其詞。寄先生之子錡。而表諸其墓。

#### 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王公墓表

濟南之新城。去郭二里。鄭潢河東。有湖廣道監察御史王公暨妻子孺人合葬之墓。累土于旁。封崇四尺者。公子儒學生員士和之兆也。公諱與胤。字永錫。一字百斯。曰重光。貴州布政司左參議。贈太僕寺少卿。再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公曾祖考也。曰之垣。戶部左侍郎。贈戶部尚書。再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公祖考也。曰象賁。戶部廣西司員外郎。公考也。曰象晉。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公本生考也。公中崇禎元年進士。改庶吉士。試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巡按河東鹽課。羨金數百緡。皆卻之。視茶馬陝西。

邊境肅清。尋奉命督應天學政。將行。上疏劾總兵官鄧圯玩寇。忤大臣意。引疾歸。歸九年。李自成陷京師。帝崩煤山。公聞變。慟哭。將浮于海。行至利津。海多盜。不可行。公嘗覽方書。謂冰片多服能死人。遂命僕購之。僕市僞者以進。公晨夕服之。不死。夜起投水者再。僕衛之。又不死。公乃迴舟抵里。求死愈決。自撰壙志。以四月二十六日。暨妻子登樓齊縊死。遺孫啓沆。僅五齡。士和絕命詞曰。痛予生之不辰兮。天滅我之立王。吾父母一聞之兮。涕霑沓以徬徨。以身殉國難兮。維千古之臣綱。嗟反而而事仇兮。方臣妾之未遑。哀世穢濁兮。四維不張。大地無容身之隙兮。願隨吾父母歸於帝鄉。公卒時年五十有六。于孺人。福建道監察御史青城于公永清之女。卒時年五十有五。士和爲人坦易。博綜經史。書學李北海。能神似。卒年二十有八。公遺教葬從薄從速。遂以其年某月不卜日而葬。葬之日。觀者千人。僞順縣令賈三俊聞之。亦來觀。衆爭持土石擊之。三俊棄縣印遁去。久之。公從子今戶部四川司郎中士穉。刻公遺詩以行。公之大節。漸聞當世。又慮傳之不遠也。乃伐石爲表。命其友朱彝尊爲文。揭于墓道。於是公之沒三十有四年矣。嗚呼。士大夫不幸而遭國難。其始皆有捐軀之一念。臨當引決。或情牽于婢妾。或僮僕援掇。小不忍而自全。若夫撓之不奪。臨難慨就死。固人之所難能。至鋒刃未迫於前。鄉里可保而守。乃遙聞君喪。率其婦子。從容就義一室之內。非事之出於尤難者與。先是崇禎五年十一月。援遼師變。掠新城。時則公之從叔象復。及子與夔死之。十五年十二月。城再破。公之弟與攻。與朋。及與朋子士熊。士雅。又死之。至是公父子夫婦。

又死之。而士和妻張氏。於十五年城破。亦自經死。方賊兵之陷京師也。大學士范公景文以下死者二十三人。事聞江南。江南草野士。交填膺扼腕。謂三百年養士之報。盡節者不宜寥寥若是。遂持論書義誤國。科舉可廢。蘇尊時尙少。亦助之憤惋不平。久而游四方。歷戰爭故壘。訪問耆老。則甲申前後。士大夫殉難者。不下數百人。大都半出科第。而新城王氏。科第最盛。盡節死者亦最多。然後知報國未嘗無人。而往時草野之論。特一時過激。未得其平也。象復。字完初。保定府同知。贈光祿寺少卿。與夔。字風虞。萬歷二十八年舉人。贈宛平知縣。與玫。字文玉。與朋。字壽三。貢生。士熊。字渭濱。崇禎十五年舉人。士雅。字大雅。生員。皆盡節之士。附書之。

封奉直大夫顏公墓表

公諱伯璟。字士瑩。山東曲阜人。中憲大夫。知河間府事。諱胤紹之子。贈文林郎。江都知縣。諱弘化之孫。處士諱從麟之曾孫。而復聖顏子六十六世孫也。母曰孟孺人。公少補四氏學生員。讀書卓犖。自喜不治章句。人或勸之銳意仕進。則曰。世事如炎火。燎原者將及于廈。處堂之燕雀。吾不爲也。從其父。歷鳳陽。江都。邯鄲。事無纖鉅。侍對必中理。河間兵至。中憲公修渠。蟻爲禦。城孤乏援。不支。衣朝衣朝冠。北向拜。集家人一室中。舉火自焚死。公暨弟伯玠。時家兗州府。兵亦至。登陴以望。鳴鏑自西來。集于譙門。城將陷。兵民皆竄。公性肥。不能駛足。伯玠性瘦。善走。手掖公以行。步益窘。公曰。同死無益。弟亟去。猶可活也。伯玠不肯釋。

公給弟他顧。自城躍下。伯玠俯視慟哭。矢及其身而卒。公仆地。傷左足。極夜乃甦。爲邏卒所得。見公修髯廣頤。狀甚偉。不敢害。車舛以告其帥。公見帥。不爲屈。帥驚曰。吾略地以來。未嘗見有此人。問之。則顏子之後。遂延之坐。留帳前。遇復有被掠者。對公偶語曰。昨見城中婦女十數輩。邏卒驅以走。中一婦不肯行。卒反刃擊其臂。臂折。猶罵不已。卒殺之。牆下有媪過之。指曰。此顏氏婦也。公曰。得非吾婦乎。語其帥。同被掠者至。牆下果然。蓋刃傷已四日矣。驗其息。猶未絕。載之還。卽今朱宜人是已。帥謂公曰。而日念而父。然兗州破時。河間之陷。已一月矣。公聞之。長號力請於帥。帥護之出軍壘。公留朱宜人於曲阜。足尙跛。蹣跚走河間。時盜賊充斥於路。或積日不食。每被執。公慷慨與語。輒得釋。卒達河間。哭其父甚哀。路人皆泣。中憲公之自焚也。幼子伯珣甫六歲。其僕呂有年抱之出火。負而走。塗中流矢死。伯珣匿民間。得免。公旣拾父遺骸。訪得其弟。遂與俱還。倪尙書元璐中憲公實出其門。會道經河間。爲文以祭曰。父忠子孝。是吾師矣。由是公以孝聞一時。公平生坦易。不沾名譽。暇則抽琴賦詩。與宗鄰結文酒之會。取怡悅性情而已。遇人甚溫。而家法嚴。以肅友愛季弟。同居無間言。訓子孫以博通經義。恆自言。吾壽止六十一。卒之歲。果驗。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封奉直大夫。娶朱氏。封宜人。有子七人。男六人。光猷。翰林院編修。光敏。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光政。光枚。光孜。光敷。俱四氏學生員。女一人。嫁孔學煊。孫十四人。男六人。女八人。尊獲交吏部君久繼。又識編修君。公之卒于陋巷里也。兩君咸官京師。聞親喪。辟踊盡哀。涕與血俱。四方

觀禮者。有顏丁善居喪之目。旣成服而後行。將歸葬公于侍郎之林。請爲文表諸墓。嗚呼。公父死于忠。公蹇而走千里。白刃塞于前。曾不少懼。其不死于孝者僅爾。乃其配烈婦。其子又孝子也。以孝子之請。表孝子之墓。此文之無可辭者也。雖然。布衣之言。不足重于時久矣。故夫欲榮親者。必資卿相殊階。揭石於原。始足動人之觀覽。兩君舍彼勿求。顧屬之蘇尊。殆以其言之質。庶幾可昭信後世也。故論次刻碣。無溢辭。

### 處士繆君墓表

鄉有篤行君子曰繆君。其言曰。人豈惟貧之足患。惟富尤足患爾。故終其身處約。取舍介然不苟。見人無賢愚。容色必恭。親戚富貴者。或經年莫之過也。其爲人質訥。望若田夫野老。叩其學。瘳瘳不窮。問爲詩歌。取自怡悅而已。不輕出示人。所居堂三楹。嚮以葬其考妣。蓬戶翳然。有自得之色。鄉鄰素苦徭役。貧不支。君每代之輸。不責償也。遭亂。里西偏多盜。相戒勿入君室。有子永謀。能文章。君教之隱。遂絕意仕進。授經生徒。以爲養。不給。則游于四方。歲一歸視君。困輒復出。而君竟以年月日病卒。年七十有二。蘇尊來京師。值永謀將歸葬君于舍旁。請爲文表君墓。嗚呼。士之患在汲汲于榮利。旣汚其身。復導其子弟倖進。與夫學未有實。而盜虛名。力能援人矣。而吝于出納。其與斯世何賴焉。君之名不出百里。後進以爲宗。屢空于財。而鄉鄰受其惠。又能毅然出處之際。教其子義方。至困阨以死而不悔。非信道之篤能然與。君諱某。字孟思。嘉興縣人。曾祖某。祖某。考某。世有隱德。娶吳氏。子男三人。最少曰其器。亦能文。女四人。孫男六人。女

六人。

前進士高公墓表

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高公之葬。家有狀。墓有銘。阡有表。遺行亦既詳矣。歲久。舊石崩剝。其子佑鉞。乞其友朱彝尊。復爲文。揭于墓門之外。彝尊以公晚遯于野。賦詩有云。惟將前進士。慘愴表孤墳。迺改書額曰。前進士表。曰。公諱承埏。字寓公。一字澤外。先世河南人。遠祖遜志。由蕭縣徙嘉興。建文中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徙太嘗少卿。嘗與方公孝孺同主京闈。己卯鄉試。靖難兵入。潛走東甌。雁蕩山中。是秋病死。及門翰林侍書蔣兢。斂而葬之芙蓉峯北。曾祖文登。隆慶丁卯鄉貢進士。知膠州。祖林。贈奉政大夫。考道素。萬曆己未進士。以工部營繕主事奉命督造桂王府於衡州。與內官監黃用分工。並建。既落成。進屯田司郎中。逾年。烈風雷雨作。用所築寢宮圯。法司竟坐道素慘法死。公聞父變。躡蹻見星。奔。扶輓以歸。服除。投牒學使者。願棄學官弟子。學使者不允。時蔡公懋德以布政司參政轄嘉湖。力勸公。謂男兒不立功名。父冤安得白。乃復就試。崇禎己卯。舉于鄉。明年中會試。賜同進士出身。除知遷安縣事。縣故彫敝。公平夫里。減浮稅。招流移。民樂其惠。調知寶坻縣。縣京師之左臂也。崇禎九年失守。瘡痍未復。君至。盡郊圻。均田賦。濬河漕。嚴自宮之律。免剝船解戶之擾。再葺而政成。十五年冬。太宗皇帝兵踰界嶺。自黃崖口入。君聞警。集邑人于漢前將軍關侯祠。而曰。承埏守士吏也。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吏效死勿去。

固爲朝廷守封疆。亦不忍爾等父母妻子室家墳墓之委棄也。爾其一乃心力。毋作神羞。衆皆曰諾。乃治守具。製懸簾。束葦加土。俾火不能灼。樹旗幟。架礮石。分設士卒于四門。俄而薊州下。師從豐潤渡河。連十三營集城下。君悉士卒登陴以守。多掘井泉分汲。斂雞犬於城中央。廢寺。令旣嚴肅。夜寂無聲。攻者曰。此啞子城也。兵法不易拔。越九日。引去。衆交賀。君曰。師還。必不我舍。乃添繕守具。築礮臺。鑿郭外溝。千三百七十七丈。搯坑二萬二千。且誠梁城所千夫長。選力士爲游兵策應。并檄蘆臺巡司練鄉兵防禦。十六年夏四月朔。師復來攻。連營一十五屯。二旬有四日。公堅壁不戰。間出奇兵。奪馬羸羊豕。收集羈僮難婦。資之還鄉。常是時。王師自薊。乘勝下畿南。轉而山東。連收九十餘城。所過若破竹。獨寶坻彈丸地。援師莫有至者。公以一書生。率校官主簿尉固守。城卒以全。事聞。莊烈愍皇帝有高承埏全城卻敵。功在封疆。從優議敘之褒。僉謂當加拔擢矣。會計吏有選人持之。反以才力不及。調簡。改知涇縣。嗚呼。刑賞者。馭世之大權也。功罪之混淆。將使人莫知勸。觀於黃川之獄。釋有罪。殺無罪。已失不辜。至於寶坻。去京師二百里而近。去一勞吏。人主不知。宜任事者解體。而忠義之士聞而悲憤填膺者也。君知涇縣。閱十月。謳歌滿野。入主虞衡司事。亟上書爲父訟冤。有詔復原官。君迺請歸侍母。屠太宜人。盡潔白之養。嘉興城破。誓墓不出。隱居竹林村窩。聚書八十櫃。多至七萬餘卷。所著詩文。有稽古堂集。嘗取先儒詩說五十家。撰詩義。裁中一編。其序略云。明道程子。謂詩學必於大序中求。伊川則云。序非聖人不能作。蓋淳熙以前。無舍序言詩



者。淳熙而後。遵朱子集傳。廢序者十之九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序所云發乎禮義者。無邪之說也。本乎孔子者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集傳去序言詩。求詩人之旨于千載之上。以意逆志之說也。本乎孟子者也。吾因二者而裁其中焉。於國風淫奔諸詩。仍存舊序。其餘則以朱子爲歸。而五十家之義附之。非敢異于朱子也。竊取二程子之言。亦孔子之詩教然爾。學者以爲篤論。君年四十六而卒。子三人。佑鉞。長也。孫七人。洪謨。早列爲諸生。慧而天。公晚輯自靖錄。紀崇禎以來殉節諸臣。迄歲丁亥止。佑鉞續之。又徧歷公所宰三縣。訪其故老。拜遺祠。載公政績於縣志。茲僉舉大綱。具書全城一事。庶國史有徵焉。

布衣周君墓表

君諱箕。初字公貞。更字青士。又字簞谷。先世居艾山之麓。千金圩。徙嘉興之梅會里。曾祖考某。祖考某。考某。皆不仕。君幼治書。年十九喪父。居憂。讀喪祭禮。鄉黨以孝稱。遭亂。乃棄舉子業。不治。就市廛賣米。府城初破。有括故家遺書。連船載以鬻于市者。君買得一船。積樓下。每日中交易。箕筥斗斛。權衡堆滿肆。撥亂書糠粃中。吟誦不輟。其爲古今詩。超超拔俗。不輕襲前人片語。時同里王翊。范路。路弟子繆泳。交賞君詩。會予移居市南。而海寧朱一。是亦來僑居。里諸牛沈進。布衣李麟友。皆與君倡和。四方名士過者。君輒留飲。或醢金會餐。泊舟於門相接也。君奉母孝。膳必具酒肉。與人交。胸無柴棘。人有匱乏。傾肆中錢米給之。

有戴丙鬻女于巨室。及笄，將以配僂僕。君亟贖以金，爲擇壻以嫁。采石估載米八百斛，得直千金。貯君笥，估獨往破石中道溺死。君具棺以斂，手書呼其子至，傾笥還之。歲潦，率私錢散米以食餓者。君既急人難，又交游漸廣，有請必應，兼治母喪，爲弟婚，遣女嫁。由是生計日窘，往來嘉善桐鄉，以詩格授人，每出少年子弟三五，執詩卷隨之行，援止者或數日留，留或不辭去，恆儻葛不羈，嘗歲除，忽挈舟泊泉亭山，訪僧靈章，遂抵西湖。又嘗元日挈子，旣至武康銅井山，尋禪人行筏，轉入徑山，時已昏暮，去山二十里，雪甚，虎跡交于塗。君循澀路前，旣哭于後，君不少顧，遙見林中燈修修，就之，則僧墨浪所居。僧曰：山多虎，居士遠來，得不心動乎？君曰：吾行不失信，心一動，則飽虎口矣。僧方煨芋魁，因啗君，圍爐話清淨理，留信宿，乃躋山巔，徧歷七十二精舍還。又嘗獨行魏塘，見赤馬船縛布爲帆，君問焉，往。船人以入泖對，君思就九峯訪故人，請附載。比及泖，則已暝，船人促君登岸，望見僧廬，君闖入，小沙彌見之，駭，強君出。君周步琉璃燈下，視壁間所鈔詩牋，有己作，指示沙彌曰：吾詩人爾，非賊也。沙彌以語主僧，煮白飯止君宿。詰朝，自泖達九峯，抵華亭，遂訪高士吳騏，王光承之居，兼旬乃返。歲在辛酉，予典江南秋試，榜旣發，今戶部侍郎德州田公雯爲予張燕，君適造予，道遇吏部郎曲阜顏君光敏，偕之來，布衣紉屨，衆賓皆矐眙，顏君語曰：此浙西詩人周吉士也。諸公未之識乎？田公肅君上坐，權飲而散，自是燕予者輒及君。有漆人頭爲飲器者，坐客莫敢視。君滿引三杓，湖州太守江都吳公綺壯之，賦樂章贈焉。游攝山，道見石辟邪立草中，穹碑二丈餘，將

仆人不敢近。君騎驢徑詣其下，讀之。知是劉孝綽所製梁安成康王秀碑也。是日投山寺，客皆倦，君登絕頂賦詩。於是上元鄭篋以分書題名于壁。常熟王翬爲繪作圖，予滯京師，君念予不置，會太僕卿色公問君名，具書幣，屬有司延君，敦促就道。既至，留二年，率在于寓居，合計舍色公家不過五六句也。在都下未曾投貴人一刺，朝士願交君者，一飯後君不復過其宅。尚書岷山徐公乾學好延覽海內士，徐秀才善主其家，君嘗就善同臥起。徐公欲見終不見，宗人子所愛小妻周買自楚，謂其夫曰：妾實禾人，公客篋，妾季父也。宗人子以語君，將令小妻出拜，君曰：篋農家子也，聚族不及二十人，未嘗有之楚游者，拂衣出，給事中某知君還，削三緘贈行，曰：挾此可得百金，答曰：篋不耐持竿牘伺候人，卻不受，乃與今監察御史錢唐龔君翔麟浮舟潞河，將抵宿遷，猶眠食無恙，忽晨起挑額水一笑而逝，年六十有五。龔君爲治喪，還其柩，以遺書付其子政，君所撰有采山堂集二十四卷，詞緯三十卷，今詞綜十卷，析津日記三卷，投壺譜一卷。君先娶李氏，繼娶曹氏，子四人，長政，國子監生，次某，次某，女一人，嫁某，孫男一人，女四人。君之歸葬也，殯于水月僧院，後十年，子政等始克葬君于仙橋原，伐石表其墓，予惟君視朋友同一身，其後交游徧天下，然氣類尤篤者，里中諸子也。因仿柳子厚獨孤中叔墓碣書，故友姓名于後，稍加詳焉。

王翊，字介人，以布衣稱詩，見嘗于陳推官子龍，爲之作序，有秋槐室集。

范路，字遵甫，自蘭谿遷長水，經亂賣藥于市，有靈蘭館集。

朱一是字近修。崇禎壬午舉人。兵後披緇衣授徒。著爲可堂集。

王訪字千明。秀水學生。有文行。君與隔水居。還往尤數。舍山盜起。晝劫梅會里。訪被執。家故貧。勒贖不遂。遇害。

沈進字山子。嘉興學生。早年詩尙清麗。與周君同調。鄉人目之曰周沈。晚編所作爲藍村集。歸于沖澹。又輯文言會粹二卷。行國錄一卷。

李麟友字振公。揚州學官。自明次子。史可法兵敗。自明白縊學宮。麟友求其父骨不得。遂棄舉子業。其詩慷慨奔放。不屑裁翦字句。

朱彝嘯字千里。予同懷弟也。精篆法。善畫。兼工藝事。嘗聽經師講詩。小戎章。誦其味于車制。乃削木爲小戎。市絹人馬。御輪執轡。欲觀者出示之。詩長于送別。有笏在堂遺橐。

褚標字霞建。詩饒風韻。天卒。

周篔字林於。君從弟。別字鷗塘。以名其詩集。



#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三

## 墓表二

### 靖南王墓表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靖南王既薨三十年。天子命反葬遼東。於是王孫多羅額駙太子太保鎮平將軍昭忠。自福州護遺骸以北。葬有日矣。和碩額駙太子太保聚忠。請爲文表其墓。按王自登州航海。攜軍器械歸太宗文皇帝。功在草昧。多不勝書。具載實錄。今以聚忠所能記憶者。述其大略。表墓道焉。王諱仲明。字雲臺。先世山東人。徙蓋州衛。生而面深黑。手掌潔白如玉。軀體偉長。倜儻有大志。疎于財。多智謀。以登州參將來降。太宗嘉悅。給總兵官勅印。崇德元年四月。冊封懷順王。從攻旅順口。克之。止勿屠戮。從攻朝鮮。擊破援師。拔其城。朝鮮平。還治戰艦。從攻皮島。取之。是歲大饑。斗秫白金一兩。王轉粟以賑。全活島民無算。從攻松山。杏山。塔山中。後所前屯衛。王令將士屯田。次第克之。順治元年。世祖章皇帝治師討賊入山海關。方是時。賊鋒甚銳。聚黨十萬。迎戰關門。王率所部兵奮擊。大破之。乘勝追逐。至慶都縣。又破之。賊軍委金帛于路。以緩追者。王號令夙嚴。將士無利心。追奔益疾。躡至潼關。復大破之。李自成走死。旋徇河南諸府。悉下。遂渡淮。拔揚州。下江南。所至功居最。四年。進兵湖南。抵武岡。擒梟將劉肇基。收湖南六

年五月。世祖以金册金印封爲靖南王。俾定廣東。統軍作鎮南海。王盡散其貲給軍士。運以車牛。軍士咸樂附。是年師次吉安府。王薨于軍。世祖念王開國勳。旋册王長子繼茂。襲封靖南王。王性純孝。友愛二弟。宗鄙貧不能婚葬。輒傾囊以助。人有小德。雖一飯未嘗忘報。軍所至。以招徠爲先務。圍城破。軍令常居。必力爭于親王之統軍者。松山之戰。明總兵官王廷臣死焉。王與有舊。贖其尸。焚而瘞之。或以訐王。太宗嘉王之義。勿罪也。自王薨後。子忠敏王函王骨。載之行間。始厝于廣州。繼移厝福州。蠻煙瘴雨之交。烽燧矢石相向。而遺骸得以無墜。不可謂非厚幸。惟天子仁聖。始終念王之功。王之精爽。亦有以答之。存著其號。亡顯其名。卒歸葬于鄉。井釣游羽獵之場。弓冶之地。距太宗寢園密邇。魂氣徜徉。在帝左右。王之靈庶無憾于泉下矣。王生于某年月日。其葬于蓋州馬蘭峪也。在某年月日。厥配贈太妃郭氏李氏。祔焉。竊嘗覽觀載記。曩代功臣封爵之典。遠及苗裔。盟以白馬。信以丹書。俄而獲罪。至耐金小過。奪其侯封。每致慨報功之薄。若王則紹封奕世。其次尙主。爲近臣。或專闕于外。迨王孫精忠逆命。天子猶加恩于王暨王諸孫如故。嗚呼。本朝所以待開國勳臣者厚矣。凡此皆宜表諸石。以昭垂無窮者也。

德州田君墓表

德州田君者。其爲學以躬行爲本。雖燕居必危坐。置曆頭案上。日較行事得失。以朱墨別之。其治家有法。度庭以內。不聞婦人語。居父母喪。盡哀。葬祭以禮。遇其弟友愛。親懿有爭。必爲解紛挫銳。然未嘗詣公門。

也。恆以經義教授鄉黨。從之游者。多取功名。而君終不遇。以順治五年二月卒。後七年。君之子緒宗成進士。知處州麗水縣事。既而亦卒。久之。君之孫雯。與其弟需。皆中進士。雯歷仕爲湖廣布政使。司參議。入爲卿寺。需官翰林院編修。於是伐石而龕焉。屬其友秀水朱彝尊爲文。表君之墓。表曰。君之先常山國。上世晚徙安德。祖三戒。承德郎。廉吏稱著。考堂厥父高。母丁族。子四人。君也。叔裕所字。實粟名州。儒學補諸生。其眉疎。其額廣。履方鳥。曳鄉杖。行有穀。誥子孫。井吉壤。高墓門。表吾文。永無泐。後之人。庶不惑。

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卜君墓表

康熙二十八年冬十有一月辛亥。奉直大夫。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秀水卜君。以疾卒于官。年六十有二。鄉人交哭于牖下。慮無以斂。啓其篋。無銖兩金錢。視其盎。無升斗粟。發其笥。惟朝衣一襲。餘皆以付質庫。其空乏如是。嗚呼。斯可謂廉也已。君諱陳。初名之儀。字聲垓。別字簡菴。曾祖知雲。南尋甸府事。大有祖。知福建清流縣事。曰謀。考贈承德郎兆龍。妣伍太安人。以苦節詔建坊表閭。君少孤。奮志于學。未冠。補秀水縣儒學生員。時東南士子。各結文社。敵血盟誓。以攻不附己者。雖懿戚密親。至互相詬詈。君獨集里中善詩者。共酬和不樹黨也。順治十七年。舉省試。康熙三年。會試中式。賜進士出身。十二年。除陝西洛川知縣。洛川。李自成鄉里。人多習爲寇。君至。練鄉民勇者。砦各有長。使之守望。明年春。聞吳三桂反。行之益



力。是年冬。王輔臣叛寧羌。殺經略莫洛。延安震驚。又明年春。柳溝帥李師膺殺韓城知縣以叛。定邊副將朱龍亦叛。洛川民愈恐。君匹馬詣宜君營。乞師于參將楊某。僅得兵三百人。賊軍猝至。君登陴固守。賊以計誘洛川民。使縛長吏以降。衆皆曰。我父母也。不可。城以是獨全。未幾。丁母憂歸。服除。補武昌知縣。凡八年。以卓異舉入爲禮部儀制司主事。調吏部稽勳司主事。遷今官。娶陳氏。先卒。贈安人。子二。彭年。彭頤。孫男女六人。君卒踰旬。而彭年適至。哀毀盡禮。扶君之柩以歸。葬于某阡。陳安人耐焉。噫。今之號爲廉吏者。布衣藿食。所識窮乏者。力拒之。又或訐發人贈遺。以爲自進之計。以寡則不取。以多則取之。惡在其能廉也。君口未嘗以廉自矜。而能處膏脂不潤。或疑其才有所短。夫豈然哉。是嘗率敝竄之民。却方張之寇。保彈丸之城。而報最于盤錯之地者也。蓋其取與之介。正其義而有所不屑焉。吾故特書之。表于其墓。

封文林郎韓君墓表

韓君諱官。居京師之灑村。晨出。僕言有客登吾堂。載拜以其先人之墓表爲請。問其姓名。則主事山西韓象起。僕告于主人。未之許也。讀其狀。作而曰。安得此長者乎。是宜表其墓文曰。

君諱某。字某。先世自相州遷于洪洞。六世祖文。歷官太子太保。戶部尙書。以劾劉瑾削籍。瑾誅。復官。卒。贈太傅。諡忠定。曾祖某。祖某。皆不仕。父某。官濟南府通判。母亢安人。嫁時裝奩所直累萬。父沒。君悉以讓其兄。嘗爲學官弟子。有忌者。潛賂常道。遺書學使。俾黜君。其僕誤以書送君所。君覽書。色不爲動。仍封完與。

僕聽其投學使。家人疑君過矯。君曰：人將甘心于我，一發不中，將更計矣。不如遂之。竟被黜，徙居天津。用鹽筴起富，然不事纖嗇。有負者輒焚其券，不責償也。象起知福山縣事，迎其親養于官舍。會覃恩，勅封君文林郎。君卒時年七十有六。配洪氏，中書舍人世臣之女。封太孺人。卒年七十有八。子一人，象起也。於戲！今之葬令，自一品至七品以下，皆得琢石爲表。至于其辭，不繁不溢，斯爲可信。昔昌黎韓子，未嘗妄譽人者。顧劉又訕之，謂爲諛墓。蓋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君子之所不居也。惟夫無所利而言之者，庶幾不失其實。則予表君之墓，其可白于僚友，而信于後世者夫。

### 翰林院侍讀喬君墓表

翰林院侍讀寶應喬君，以疾卒于京師。其子崇烈，扶其柩歸，葬于縣治東南箕山之陽。乞檢討吳江潘君，未銘其藏。又請葬尊爲文，伐石以表君墓。君，萊諱，子靜字。別字石林，世爲寶應人。曾祖邦，從祖份，不仕。父可聘，明天啓二年進士，掌河南道御史，以廉直聞。母王氏，有壻行。君中康熙二年鄉試。六年，賜進士出身。除內閣中書舍人。十一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關節不到，以父老請歸終養。尋丁憂，居喪盡禮。服除，補原官。十七年，有詔舉博學宏詞，備顧問。君被薦，明年召試體仁閣下。賦詩居一等，改授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史館初設在東安門內，肩輿不得進。君體肥，蹇于步趨，騎羸一頭，晨入申出。考稽典籍，念崇禎朝乏實錄，與同館四人先撰長編，以資討論。會廣西平，補行鄉試。君奉命主考，稱得士。還充太祖高皇帝實錄纂

修官實錄以國書譯漢文。文義後先恆齟齬。君能曲暢本指。一濡削。語簡而事加詳。經進。天子稱善。時上再試詞臣。悅君作曰。喬萊學問優長。文章古雅。爰命君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尋遷左春坊左中允。纂修三朝典訓。進翰林侍講。再進侍讀。皇朝漕運沿明舊制。自淮入河。以達會通。河既失故道。從安東入海。清口日淤。淮泗泛濫。山洪澤以南諸河下注。治河使者。又開減水坝洩之。淮揚州縣七。蕩析離居。穡事俱廢。天子覽臺臣奏。濬海口以瀉積水。遣使者相視。還報可。乃出帑金。命安徽按察使于公成龍董其役。總督河務都御史靳公輔上言。海口高于雲梯關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大不便。因請築堤。束水使高。置二廂于邵伯鎮南。高郵州城外。泄洪澤盱眙。天長之水。俾入隄。自車邏鎮築橫堤一道。抵高郵。自州城東築大堤二。歷輿化白駒場至海口。束所洩之水入海。計需銀二百七十八萬有奇。請先給帑。而徐取償于田畝。子粒綱鹽。又請設官二百七十餘員。擇才能者任之。疏入。天子下廷臣議。多是河臣言。適君入視。直上御乾清宮西煖閣。閣臣奏事畢。上顧問君濬海口事宜。君直前奏。河臣疏非是。上悅。曰。此爾一人意見邪。君對。淮揚人所見皆與臣同。翼日。合戶科給事中劉國勳等十人。持議河臣之言有四不可行。海口原有故道。第令塞者通之。淺者濬之。俾渟蓄之水悉趨于海。斯已耳。河臣議開大河。築長堤。堤在內地者高丈六尺。河寬百五十丈。近海者堤高一丈。河寬百八十丈。勢必壞隴畝。毀村落。掘墟墓。慘有不忍言者。不可行一。河臣之議。先築圍埂。用水車踏去埂內之水。取土築堤。不知臣鄉地卑。原無乾土。況積潦已久。一旦取

土積水中。投諸深淵。工安得成。成亦易壞。不可行二。河臣欲以丈六之堤。束水一丈。是堤高于民間廬舍多矣。伏秋風雨驟至。勢必潰。潰而南。則邵伯以南。皆爲魚鼈。潰而北。則高郵以北。靡有孑遺。卽常未潰之時。瀦水于屋廬之上。豈有安枕而臥者乎。不可行三。至于七州縣之田。向沒于水。今東河使高田中之水。豈能倒流入河。不能入于河。卽不能歸于海。淹沒之田。何日復出。不可行四。上是君言。河臣之議。乃寢未幾。君中蜚語罷歸。歸治廢圃。曰縱棹園。壘石疏池。刺小船往來。讀易其中。著易俟二十卷。縣志二十卷。詩文集若干卷。君之建議也。于公頗德之。及出領河務。值君歸。恆以地方利弊諮君。君必直言無隱。然終不予以私。三十三年春。有旨召君入京。師居住。人疑上意且不測。旣至。初不督過。君鍵戶不接見賓客。讀易著書如常時。居數月。病作。遂不起。君居家孝悌。謹事師友。疎于財。恆周人急。後進有一善。爲人誦其文。不去口。性不飲酒。好觀人飲。竟席不倦。嘗關一峯草堂于宣武門斜街之南。暇與布衣綢履之士詩篇酬和。退朝輒考證史事。同館有持異說者。審其本末而匡正之。不與之爭也。河議初出。大學士梁公清標。時爲戶部尙書。歎曰。江淮之間。可謂有人。君卒時年五十有三。娶丘氏。封宜人。子四人。崇烈。康熙丁卯舉人。崇讓。貢生。卒。崇修。貢生。崇禧。女五人。國蔽。其長女塔也。次丘璋。次任宸。次朱經。次黃之鈞。孫五人。嗚呼。古之進言者。不必皆言官也。工執藝事。亦可以諫。諫而不入。則罪浮于有言責者。自唐宋元明以來。詞臣之以言獲罪者多矣。或死于戍所。或斃于獄。或殞于杖下。論世者盡傷焉。君遭遇盛時。片言動聖主之聽。鄉黨

之患既釋。返初服而退。可不謂榮焉。方其再召。留之京。安知非別有任使。特不幸而君死爾。表諸墓。後之以詞臣進言者。勿援君以爲戒。而不善乎。

通奉大夫福建布政司使內陞汪公墓表

公諱楫。字舟次。世居徽州休寧縣。至曾祖考某。遷江都。公幼補學官弟子。旣而屢試有司不遇。以貢署。翰榆儒學訓導。會天子特開博學宏詞科。徵文學之士。備顧問。著作之選。於是巡撫江南靜寧慕公天顏。以公名應詔。康熙十有八年三月朔。召試體仁閣下。大官具酒饌。授几坐。讌罷。公賦就。纒纒千餘言。詩獨用險韻。天子拔置一等。授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開局東安門內。公請監修總裁官。仿宋李燾。先撰長編。然後作史。乃取崇禎十七年事。凡詔諭。奏議。文集。邸報。家傳。輯爲長編。由是十六朝史材皆備。二十一年春。琉球國王表請封爵。舊典。用給事。中行人各一員往。天子重其選。特命廷臣會推可使者。以聞。入朝人多僂首畏縮。公鶴立班中。大臣遂以公對。充正使。賜一品服。臨發。公詣闕。上言七事。其一謂本朝文教誕敷。皇上方頒御書于封疆大吏。宜并及海外屬國。禮部以無故事。持不可。天子特允四條。給鑾仗之半。縹囊鈿函。齋宸翰以往。旣達螺江。醜酒梅花洋。百神衛護。帆開風便。七日抵澎湖島。中山王率所部郊迎。公諭以天子威德。王及臣民。小大稽首。陳天書殿中。告諸宗廟。琉球自隋始通。道明初析而爲三。其後山北山南。復合於中山爲一分合之故。史不能詳。公思采入明史。乃入廟觀所立主。一一默識之。撰中山沿

革志二卷。又述其山川風俗禮儀。爲琉球使錄。卷。國王之讎公也。酒半。手自彈琴以悅公。公故善樂律。與譚長清短側之辨。王大悅服。及請公書殿榜。公縱筆爲壁窠書。王大驚。以爲神。國雖有孔子廟。庫陋。將圮。公俾修治。旣成。爲文刊諸石。上頌天子神聖。聲教洋溢海外。繇是國人知學。使還。國王例有餽。王重公。有加禮。却不受。朝命受之。乃受。因奏琉球子弟願入國學。天子允之。以公奉使盡職。從優議敘。俾宮坊官缺。出用。適聞本生祖考訃。乞歸治喪。里居三年。始就京師。補原官。是冬。天子加意民牧。思得良二千石。以爲表率。乃以公出知河南府事。治績爲中州最。擢福建按察使。司。後三年。轉布政司使。莅官五載。民戴其德。誥授通奉大夫。召入京師。將擢卿寺。公以疾告。屬東南巡。猶強起。迎于宿遷。駕至揚州。衣朝衣。伏道左。天子熟視曰。汝老邪。朕幾不識卿矣。宣賜御書。未幾卒。年六十有四。公少與三原孫枝蔚。秦州吳嘉紀。齊負詩名。所作務去陳言。盤硬語。又不墮澀體。見者比之斬新花蕊。書法以骨勝。得楊凝式米芾之神。自守郡後。躬親判牘。吟咏漸寡。然海內稱詩者。數當代大小雅材。必爲公屈一指焉。所著有悔齋集。公之通籍也。同日入翰林者五十人。予亦與焉。久之。睢州湯公斌。山內閣學士。巡撫江南。風俗移易。民之頌德不衰。公繼爲廉吏。明刑敬政。而又奉使絕徼。擅言語之科。可不謂難焉。表諸墓。庶後之尙論者。以制科爲可行。匪獨文學之選已爾。

贈中憲大夫知灤州事李公墓表

墓有表。古也。蓋自漢元初五年。謁者景君始其崇四尺。其制圭首方。跌其文由左而右。誌石納諸壙中。而表立于既葬之後。所以表封陌。限樵牧。述功美。禮不可以廢也。兩淮都轉運使掌鹽法道事長山李君斯侖。請表厥考灤州府君之墓。表曰。公諱漑之。字岱源。世居濟南之長山。曾祖迓春。以孫貴。誥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祖夢鳳。以子貴。贈如其父官。考化熙。累官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妣一品夫人沈氏。公少習春秋。年十五。補學官弟子。詩以廢入國子監。尚書公方仕于朝。祖母宋里居。公婉容柔色。晨昏定省。問何食飲。慈以旨甘奉養者三載。深得宋太夫人歡心。忘其子之在朝也。尚書公既予告。公亦不謁選人。起芝煙閣于堂之左。置經傳子史法書名畫枕籍其中。與合志同方之友。日事搜討。旁及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二氏之說。靡不審其是非。正其紕繆。既而尚書公病劇。公晝夜沉憂。疽發于頂。繼以疾疴。沉綿不離衾枕。已無意牽絲奉檄矣。吏部按籍除知灤州。灤故畿輔地。俗悍難治。公至。鉏強抑暴。御胥吏以嚴。愛民若家人。父子節用以示儉。壘鼓蒜果堂廚。無大烹會。天子時巡幸灤。公力除官道。峙糗糧。羊豕禾秬。悉出自麻舍。鑰釐圭黍。不擾民間。公故多鬚。畿輔稱廉吏者。必曰髯知州云。及葬。以盜案罷。公之官于灤也。尚書公在堂。去州治幾二千里。每三五日。輕郵密驛。輒候起居。一聞去官。視同脫屣。抵家五月。而尚書公卒。公於送終之禮。參酌古今。情文兼摯。又繼厥考之志。養祖母宋者四年。孝子之後。復有孝子。可謂能子也矣。公生于明天啓七年月日。卒于康熙十一年月日。年四十有六。娶于氏。

江南提刑按察司使重華女子男一人斯佺也。女二人一嫁章丘焦舜同一嫁新城王啓深。孫男□人女□人。

### 錢儒人墓表

嘉興李鏡明遠之妻桐鄉錢氏者。歲貢生諱某之子。廣西布政司右參議諱某之孫。贈兵科給事中諱某之曾孫。而李君諱某之子婦。兩淮都轉運使諱某之家孫婦也。其生以某年月日。其卒以某年月日。其年四十有九。其葬也。以某原有子四人曰某某某。女一人嫁海鹽王某。明遠子友也。力學而貧。其祖運使公好結納天下名士。卒之日家無餘蓄。明遠少孤。所受產有宅半區。有田三十畝。力不能接賓客。恆閉戶不出。自予之外。相往還里中者六七十人而已。予交明遠二十年。入其宅。四壁蕭然而未嘗有戚戚之色。則以孺人能安其貧。無摧謫之言入其聽也。孺人詳于禮。謹于婦德。事王舅如舅。鞠視幼叔小姑如子。卑尊外內。悉稱其賢。所衣布裳。澣濯至補綴百結。饋饗之供。或雜以糠粃。鄰婦驟見之。不知其生長富貴家也。自其始嫁。遭舅喪。繼喪王舅。常大事者再。娶娣婦二人。嫡婦一人。嫁女妹一人。女子一人。集其貲費。不爲少矣。然不告急于嫻族。不稱貸于鄰里。而三十畝之田。半區之宅。卒保如故。由孺人之勤。斯能相夫子以不匱噫。亦異矣。孺人既沒。明遠踰莽而哀。值子歸自濟南。請爲文。錢諸慕子謂女子之德。不外勤與儉耳。亦惟貧窶乃見。若夫身處富貴。不侈以蕩者有焉。其何儉勤之足述。而見諸學士大夫之表者。往往揚詡



過實。諛墓之文。覽者莫之信也。惟窶且貧者。不與儉期而儉矣。未有不趨乎勤者也。然或墓人之有餘。或怨己之不足。雖士君子。或不免焉。若孺人之賢。蓋匪直女子之所難幾矣。表諸墓。庶幾予言之不失其實。而明遠門內之化若此。亦以見予取友之端焉。

節婦陳孺人墓表

節婦陳氏。候官人。縣學生張泰元之妻。解元遠之母。歲貢生兆奎之子。封太僕寺卿朝斌之孫。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某曾孫也。年十九而嫁。二十有一而寡。是歲福州大饑。人和食。孺人奉孀姑。菽水盡歡。遠生甫兩月。又善病。退治藥。裹釵鈿。悉斥。蒿簪布裙。罷肉食。教其子。無惰容。稍長。授以經書。每至夜分。必成誦。乃寢。家既貧。勸遠游學。所至以詩古文辭見重。朝士許爲絕倫。孺人以康熙十六年卒。時年五十一。越二十二年秋。遠舉福建鄉試第一。又三年。請于有司。旌其門。葬孺人于府治東關外登雲路。是日送葬者數百人。自布政司以下。長吏咸來告祭。遠乃詣常熟王。畫繪爲圖。請于文表。孺人墓焉。予考漢制。墓碑阡表之外。又有石闕。殆卽今之墓門也。鄱陽洪适。載漢碑式。往往刻鏤車馬人物于碑旁。蓋古尙會葬。多者至千人。其子孫及門生故吏。畫象以紀其盛。固其宜爾。降及元初。循宋掌故。凡表門者。必有廳事。步櫺。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闊闕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桷。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其後唯高其外門。二安綽楔。左右建臺。崇一丈一尺。以白赤汚其四角而已。遠今就試禮部。取甲第。

他日追遠之典。可以仿諸曩代。匪直祭告之具其儀也。且試鑿予之文。摹畫于左右。以爲天下後世式。可哉。

### 節孝溫孺人墓表

節孝溫孺人既卒。其子沈琬。狀其母壺行。告諸鄉黨朋友。縉紳之士。爲作傳者九人。序四人。誄一人。賦詩及贊者。不悉數也。於是秀水朱彝尊。因琬之請。爲文以表諸墓。溫氏門望。爲烏程最。孺人者。某之曾孫。某之孫。生員樸之子也。生于順治二年。十有二月。甫三齡。許配沈君文然。文然爲舉人某之子。南京刑部尙書演之孫。工部左侍郎贈右都御史節甫之曾孫。家世豐于財。大獄起。人多利其有。而文然兄始然。坐與考官通關節被逮。文然以同產弟。當徙邊。時年十六。猶未婚。樸謀于妻。章曰。女嫁而壻夭。常也。今壻不獲留。譬之天可矣。既字之。宜生死從之。樸曰。吾意亦爾。於是請之按察使錢公朝鼎。公許脫桎梏。就婚婦家。時沈氏遺產盡沒。入官。有司勾稽隱漏不已。又爲惡少年告。許訟不解。文然雖贅溫氏。嘗羈司獄中。以康熙二年四月北行。八月赴刑部獄。明年出關。抵尙陽堡。又明年五月。卒于徙所。文然之未行也。孺人慮夫遭患難。將遠徙。生死不可料。而翁姑皆未葬。夫去誰主之者。不稽于卜。不諏於葬師。非椁而封其藏。文然以是獲拜先人丘隴而別。孺人方有娠。及去。乃生子琬。恆泣涕教之。其事文然繼母生母皆以禮。沈氏東阡大宅。旣入官簿。先世木主。或投之水中。孺人亟迎歸奉祀。薦食毋缺。當是時。許沈氏者。延及于樸。家

亦破。孺人愈窘。歲饑。潛屑大豆當飯。而別治兩姑及先生之饌。如豐稔時。文然有兄某。亦旅死關外。其僕負兩人遺骨以歸。兄弟不能別。孺人祝曰。天乎。妾聞父子精血相聚。夫婦何獨不然。乃嚙指血滴于骨。其半淹漬深入。拭之不去。則取而掩之。孺人沒時。年五十有二。琬受孺人教。好學有文。得孺人遺詩于笥。刊行之。初娶于吳。再娶于凌。皆孺人主之。有女孫三人。其葬也。在某原。嗚呼。曼惠之來。士大夫或喪其所守。而孺人一女子。極人生至不堪之境。乃力持門戶。拮据于覆巢毀室之餘。養生送死無憾。此誠當世所難能。宜鑲之石。以待異日國史之采擇者也。

#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四

## 墓誌銘一

### 王處士墓誌銘

藤陵之州有處士王君。客代州。年月日以疾卒。其友人管代州參將事榆林趙君。斂而葬之。州城之南。濱武場之右。山西布政司參議清苑陳君。首爲詩悼之。富平李子爲立傳。而遺書乞予文誌其墓。嗚呼。君之制行。可謂信乎朋友矣。君名席民。字安生。少補藤陵州學生。遭亂匿山中。胡公際亨保湖南。聞其才。令掌書記。城陷。胡公不屈死。處士與諸客皆就縛。將刑。諸客仰天哀號。涕泗被面。處士慷慨就死。監者壯之。爲言於主帥。悉減死。分籍卒伍。處士乃得隸趙君籍中。日負芻以供軍饔。處士芻獨少。同伍皆詬詈處士。愬之趙君。趙君與言。大驚。遽前擁處士上坐。解衣衣之。遂爲趙君賓客。會趙君移官代州。引處士自助。邊城閒暇。處士乃復事文史。間爲詩歌自娛。荊州白袁宏道倡卑靡淺俚之體。鄉曲翕然從之。繼復盡于鍾惺譚元春之說。詩品愈下。處士旣交陳君。遂大變鄉人之習。一以唐人爲師。然每多感時嫉俗之言。輒自焚其草。以是存者僅二卷。自趙君釋處士于負芻。待之上客。世多以此爲處士幸。嗟夫。士爲知己者死。當胡公被難之日。刀鋸斧鑕。處士固甘心焉。使自改其節。以處士之才。何難力致通顯。則非處士之志也。彼夫

刀鋸斧鑕不足以動其心。而負芻又豈足以困處士哉。然處士不遇趙君。則憂愁困躓。其詩必不工。間有所作。不過與牛童馬走悲吟躑躅于荒山窮谷之中已耳。將來爲識者所賞。又賞者未極海內賢豪之選。其言不信于當世。則處士之詩終不傳矣。或不能遠且久。然則諸君子所以重處士者。雖由處士之才足以動之。而趙君之賢。尤不可及也已。處士生于某年月日。卒時年四十有六。娶左氏。無子。一女。甫四歲。趙君撫爲己女。銘曰。

乘爾墟。幾喪爾首。劉爾薪。忽釋爾負。滹沱之陽。雁門阜。吁嗟趙君。葬其友。厥銘惟實。庶永久。

張處士墓誌銘

永年有隱君子曰張蓋。字覆輿。一字命士。以能詩聞。工草書。寇亂後。謝去學官。弟子悲吟侘僚。遂成狂疾。嘗游齊晉楚豫間。歸自閉土室中。引酒獨酌。醉輒痛哭。雖妻子不得見。惟同里中涵光。雞澤殷岳。至則延入土室。談甚洽。其爲詩哀憤過情。恆自毀其稿。或作狂草累百過。至不可辨識。乃已。久之。狂益甚。竟死。涵光輯其遺稿。僅得百篇。刻之。又襄其窀穸。以年月日葬君子某原。嗚呼。君詩人也。工之數十年矣。其五言詩尤高簡。力詣古人。而今之可傳示于世者止此。悲哉。斯人也。銘曰。

或游或處。或泣或歌。家室之不恤。而恤其他。彼狂者實邪。是維子之室邪。

文林郎知桃源縣事張君墓誌銘

仁和張生某與予相遇濟南將歸葬其親請曰吾先人之卒七年矣。饋粥之產猶足以營窆窆其過時不葬者懼銘之非人未足昭於後也。願得吾子之文納諸墓庶後之人得以考信焉。予辭不獲已乃按狀誌之曰君諱某字某其先世曰淑義者仕宋爲右正言從高宗南渡遂家臨安其後代有顯人曾祖某不仕祖某官南京禮部主事父某階奉直大夫知蘭州事母曰崔宜人崇禎十五年纂修玉牒君以貢士廷試駙馬都尉掌宗人府令萬煒以人才薦詔錄爲武英殿中書舍人李自成陷京師賊帥聞其善篆俾更書印篆君辭不能強之官不受拘繫七日脫歸後五年乃就試吏部除知桃源縣事縣濱黃河民困于夫役驛傳官馬多責民芻牧君至盡革其弊士有貧者調之金粟與拊讓甚恭然強直自遂往往忤上官意竟以計吏罷職久之客游河南以疾卒于偃師年五十有七娶某氏子三人生爲之長次某次某女一適蔡某方君之罷官也攜其子女僑居江都生自河南扶喪歸殯君子山陽人或勸生葬君江都之鄉生不可卒營兆祖墓之側以某年月日封其藏可謂知禮也已銘曰

謂年宜永不躋胡考降於乙巳而終於辛丑謂祿宜豐解其章綬棄彼故鄉載之廣柳嗚呼斯人我用是傷丸丸者松下此陰岡肆乃祖乃父封穴在旁我銘維實逝者不亡

### 殷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岳字伯巖一字宗山姓殷氏先世自山西遷雞澤曾祖某祖某不仕父太白舉人仕至陝西按察

副使母曰田安人。先生少蹻弛，然篤于孝友，與其弟淵，並負才名。崇禎三年，舉鄉試，後數年，省其親人蜀。值副使公由遵義知府遷今官，時流賊寇漢中，關南大震，分其黨伺副使江上，副使將之官，先生言曰：今逆寇充斥，若順流下，必墮賊計，乃請移檄興安，命吏卒迎于江，潛以數騎由萬山中出，夜抵興安，賊大驚，以爲神，會聞臣楊嗣昌以督師至，惡副使抗直，誣以違令，致賊突圍，當坐法，淵詣闕訟冤，不得白，而副使以病卒。先生再疏爲父乞遺骸，歸自漢中，及家，京師已陷，先生遁居西山，與淵討賊，事泄，淵被執，不屈死。永年申涵光者，素與先生爲友，留城中，聞賊索先生急，募死士夜馳與賊戰，脫先生于難，遂渡江同游吳越。逾年乃還，吏部按籍除先生知睢寧縣事，布袍卓帽，騎驢至官舍，時兵革甫定，先生爲政，持大體，與民休息，治聲甚著，涵光遺書勸之歸，先生慨然曰：我豈以一官易我友哉！遂力請上官投劾歸，騎驢出縣門，學官某者，送之于郊，先生亟以朝參衣盡與之，仍布袍卓帽還里，所居鄉曰小柴草屋三楹，與涵光晨夕唱和相樂也。先生爲詩，自魏晉下屏不觀，尤不喜律詩，謂徒費對儷，無益性情，故平生所作，惟五言古風一體，莽莽然肖其爲人。遇佳山水，輒留連不去，游河南，愛大魏風土，思攜家往，強涵光爲鄰，涵光不果，乃已。鉅鹿楊思聖，以病留輞關，語先生曰：疾革矣，得傳青主藥，我庶其瘳乎？青主者，先生之友太原傅山也。時六月霖雨，疾馳水石中，五晝夜，挾之並至，蓋其重交游趨人之急多類此。先生外和而內介，遇田夫野老，陶陶雜處，至見俗士而斥之，未嘗假以色笑，讀書必窮義理，其拒異端邪說尤力，知睢寧日，有僧用鐵

釘木室。坐其內。募金錢。男女往膜拜。先生怒。欲焚之。僧叩頭乞哀。卒與之杖。里居有祠。曰三教堂。塑釋迦佛像于中。而孔子未坐。先生過之。恚甚。嚮所有田。改塑孔子於中。俾釋迦隅坐。僂僕若奉教狀。既成。爲義學。以教鄉之子弟。先生產雖破。欣然意自得也。子客太原。與先生定交。每索子爲弟淵作傳。子未果。今年春。先生游福建。次桃源。猶寄予書。比子至京師。而先生凶問至。以六月日病死福州。距生萬曆年月日。享年六十有八。娶康氏。無子。一女。嫁松江府通判曲周張某。既歸喪。涵光立其族孫某主祭祀。卜日葬之。副使之兆。且具狀來告。嗚呼。子未爲淵立傳。於先生之葬。是不可以無銘。銘曰。

### 諸處士墓誌銘

處士錢塘諸君既卒。及葬。鄉之人共謀所以易其名者。曰。士之有私諡也。古也。君潛德未顯。宜有諡以昭來世。則曰。君年二十遭父喪。三十六而妻死。竟不復娶。事母三十七年。未嘗晨昏去左右。母語人曰。是兒五十餘。髮頽白矣。乃戀我如五六歲者。諡法。能養能恭曰孝。君有焉。衆皆曰。可。則又曰。君之棄諸生也。年未四十日。以文酒自娛。閉戶不出者二十載。先是崇禎間。歲大祲。民饑死相藉。君家無盎斗儲。爲粥覺苑寺。以食餓夫。瘞族人死者一十六。又上救荒三策。開米禁。行改折。設義倉。監察御史從之。全活甚衆。其後兵相持江上。白骨滿道。人不敢收。君出私錢。悉掩之。六和塢下。南贛巡撫某。移官浙江。與君有舊。君卒。



不往見。諡法好廉自克曰節。君有焉。衆皆曰可。遂諡君孝節先生。於是君之子九鼎。以狀來請誌。朱尊彝曰。是足以誌君慕矣。君諱玄振。字以默。一字麀倩。生而有文在手曰丰。故又自號丰山。曾祖某。祖某。考某。俱有文行。母張儒人。配程氏。生子男二人。九鼎。匡鼎。皆知名。女一人。嫁王某。孫男三人。辛發。壬發。西發。女五人。君生某年月日。其卒也。以某年月日。年五十七。孺人程氏。後君十月生。先君二十一年卒。年三十六。年月日。合葬于靈隱山之陽。實先世之兆。銘曰。是惟諸氏之阡。永吉无咎。鼎也。藏孝節先生之匱。妣附其右。於戲。

歸安縣儒學教諭馮君墓誌銘

年月日。歸安縣儒學教諭馮君。以疾卒于官舍。年七十有四。其子金藻舉柩歸。貧不克葬。後若干年。葬于某原。馮氏世爲嘉興人。君之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君少好讀書。有孝行。父病。醫言割股可療。君遂如其言。母疾亟。亦如之。補秀水縣學生。工時文。兼善韻語。與松江王廷宰。慈溪劉繩之。同里項真同學。真推餅山大宅舍君。序其排輯無事編。雕刻行之。顧省試輒不利。年六十五。以歲貢試京師。又二年。銓授紹興府儒學訓導。歷七年。遷于歸安。未朞而卒。君平居好爲善言。以勸鄉里。徙宅者八。之官者再。所至鄉之縉紳耆老。門生弟子。聞其言。輒目爲善人。無異詞。嘗村居。過鄰人飲。鄰有怨家爲盜。率其黨來報仇。盜先至。規鄰人戶。見君方持酒。數以善言。勸其鄰出。戒其黨勿入。君歸及舍。盜殺鄰人妻女。火其廬而去。嗚呼。自

世日降。躬行之君子。吾不得而見之矣。苟出其善言。以導人爲善。抑其次也。夫盜至不仁。猶感君言之善。相戒勿入。況夫吳越之士。聞其言有不遷於善者哉。則君之所施遠矣。君諱鎮鼎。字子晉。初名亮。嫌與古同名。乃更焉。娶俞氏。早卒。再娶胡氏。賢而無子。君有子一人。金濂也。女五人。其一歸于我。銘曰。

### 朱開仲墓誌銘

君姓朱氏。諱屏。浙江嘉興縣人。曾祖某。祖某。考某。俱不仕。君少有文。自以多病不娶。好覽方書。知醫。旁通釋氏旨。屏去肉食。遇讌會。強之乃至。進杯酒而已。方予避兵練浦。君居南村。予村北。每相值。覽予詩。欣然肯和。予病。爲治藥。裹留終日不去。憂見於色。屋三楹。井竈之外。薪數束。粟一盎。篝燈布被。無餘物。晨起淘米。躬執爨。恆留予共飯。去則鍵戶凝坐。以爲常。予既徙宅梅花溪。漸與君遠。旣而游四方。歸輒出。及訪君。則已死。年若干歲。會其鄰欲瘞君。乃銘以納其壙。嗚呼。君雖學於佛。視飲食男女。無足動其心。然與之言。及父母存亡。輒歔歔不止。見人有疾。若己疾。蓋篤于行。而有所不爲者也。銘曰。

有男子曰韓畱。生北平。旅江鄉。訪吾長水登吾堂。援琴操縵。彈清商。終身不娶。難意量。屏也。方之殆。曩友。絕嗜欲。宜老壽。胡二人。止廬首。我銘屏藏表畱名。開仲屏字畱石。畱。

### 徐先生墓誌銘

崇禎三年秋。漳浦黃公道周來典浙江鄉試。榜既放。以力學勗門弟子。久之。公以言事獲罪。出至杭州。愛大滌山。治精舍著書。門弟子皆從講學。甲申以後。忠節則慈溪劉振之。而強錢塘姚奇胤。有僕。經術則海寧朱朝瑛。美之仁。和孟應春。長民。餘姚何瑞。圖羲兆。書法則嘉興汪挺。無上。而徐先生栢齡。節之以詩畫。頗頌其間。黃公贈以五言曰。節之貽我詩。十章大清脫。其賞譽若是。先生五試禮部不利。署永嘉縣儒學教諭。歲乙酉。兵部尙書張公國維督師于浙。黃公乞其師誅馬士英阮大鍼以謝天下。計不就。先生遇之金華。相對泣下。會南京破。黃公旋死于難。先生自甌間道入閩。一官轉徙。出入江海中。尋匿羅陽之天闕山。亂定始歸里。或勸先生仍與計吏偕。先生笑不應也。先生於學務博。經史之外。旁及三乘九籀。以及方書命訣穴法。靡不研究。黃公戒之曰。神仙我道之僕隸。釋典大學之灰塵。先生乃反約焉。迨身罹禍難。衝波潮。蹈鋒刃。幸而獲免。乃復參禪家宗旨。深自晦迹。蓋憂患之餘。有託然矣。徐氏之先。太宰諱德夫。從宋高宗南渡。傳至志善。明洪武中。舉賢良方正。其裔孫曰廷瑞者。先生曾祖考也。曰修職。郎恭城丞。富者。祖考也。曰歲貢生弘源者。考也。曰處士弘澤者。本生考也。配潘氏。先生卒時年七十有三子三人。燦心。某某。孫男六人。女二人。白處士以詩畫名。萬曆中。與李少卿日華。陳徵士繼儒聲相埒。傳有竹浪齋集。先生繼之。至燦心三世皆善詩畫。論者以爲難。先生之葬也。燦心來乞銘。嗚呼。士君子生革命之時。義不事二君。流離困阨。其官閥行事不多表見。則惟鄉黨後死者知之。然語焉而終不詳也。宋文信公死柴市。當時守

義不爲元屈者。皆其弟子賓客。作史者諱不書。儒生懷古。遠輯舊聞。爲遺民錄。猶憾其湮沒不傳者多也。黃公殉國。與信公無異。而先生實出其門。秉師之訓。終始不渝其節。安知後之論世者。不於國史之外。錄及遺民。則先生其一矣。是不可以無銘。銘曰。

仕有版官無解。守師傅。遯靡悔。

孝子長洲劉君墓誌銘

君諱龍光。字蓼蕭。遠祖曰德基。自汴從宋高宗南渡。官黃州統領。居建康。其後曰順之。仕元爲平江路權茶提舉。遂家焉。曰政中。明建文元年鄉試第一。方公孝孺之所拔也。金川門之變。痛哭不食死。追諡靖節先生。嗣子曰鉉。歷官詹事府少詹事。卒諡文恭。其曰璫者。君之曾祖也。祖曰道。父曰廷諤。以宜黃縣丞遷益王府長史。遭亂。挈家人避兵白石嶺下。依其友姚肅甫以居。尋卒。君初以省試還里。兵後不知父母存歿。日夕涕泣。家故貧。徒步至建昌。訪益府故舊。無存者。禱于張令公祠。夜宿廡下。夢神告曰。寄居石澗。覺而詢之土人。蔑有知其處者。君持零丁帖。彷徨道左。有一尼謂曰。是在閩粵之交。官路方構。兵道梗塞。由僻徑以往。七日可達。君如其言。越藤峽。通仙嶺。一綫天。皆崇山邃谷。潛狙虓虎所出入。未度白石嶺。路尤險惡。嶺萬仞。蟻旋而上下。臨絕壑。又萬仞。得微徑。棘荆蔽之。血漬足踝。力盡乃登。俯視山下。有村村中板屋三楹。流泉決決。鳴石上。君心動。以爲石澗也。叩其戶。則母管孺人出焉。喜劇而哭。問父所在。則亡。踰年

矣。又大哭問殯何地。則在板屋中。又哭。村民聞哭。皆來觀。曰。吾鄉宋時有孝子王龍山者。於此見其母。故堡以見母名。今子復見母此地。是亦孝子矣。於是君謀歸喪。肅甫首以白金爲助。村厖咸樂用力。藤束其棺。以百夫舁之。踰嶺而下。遂浮江以達于里。監察御史李森先巡按江南。欲聞之于朝。君曰。常事耳。不可。乃止。君歸十年。母卒。喪葬盡禮。平居好讀書。研精小學。旁通醫術。以及風角地辰。截壬遁甲之說。靡不考索。康熙十一年元日。策得大過之蹇。歎曰。過涉滅頂。吾其不免乎。是年十一月果卒。年六十有四。娶沈氏。繼娶吳氏。子男二人。椿齡。石齡。女一人。培俞同珩。孫男女各一人。石齡與予善。君之葬也。來請銘。銘曰。孝之至。通神明。身雖隱。名則光。吾友其子。銘其藏。卜茲幽宅。斯永臧。

文學沈君墓誌銘

君姓沈氏。諱進。字山子。初名馭。補學官弟子。吏焉。先世有仕元官。提舉諱福一者。自湖州徙嘉興。居城南放鶴湖。其子品一。避楊完者兵。始遷梅會里。曾祖考尤。祖考文輝。考福基。世有隱德。君年十七。工時文。要非所好。既交子。日以詩篇酬和。鄉人目曰朱沈。錢塘陸圻。過予書屋。遇君。將揖問何人。予稱字以對。圻大聲曰。得非梅花高館落。春草斷垣生之沈山子乎。曰是也。遂留飲。盡歡而散。未幾。予南度庾嶺。君乃結同里周篋。賦古今詩。合成一帙。鄉人復以周沈目之。篋好周人急。獨君一介弗取。惟招之飲。不拒。然坐有惡客。聞惡言。憤不能平。張目變色。使酒而詆謔。勿顧也。平居不憂貧。見貧。則憂之。語人曰。谷風之詩。忘我

大德。思我小怨。夫人受恩于人。本無可怨。思之思之。而怨生焉。祇見其小而已。或曰。君蓋有感于中言之。君爲文先民是則。故每試不利。同學故人有以舉子業致位通顯者。雖遺君書。置勿報。一旦訪子京師。數過子旅話。俄而六街稍溝。惡其穢濁。騎驢一頭。整躡返歸。自號知退叟。所居藍村力圃。屋三楹。主人毀其一。力不能補。因目曰半巢居。教子翼讀書。手自抄錄。陶然自樂也。所著有文言會粹。行國錄。東園詩。藍村稿。半巢居稿。退叟行吟。力圃蕭閒詞。袁溪文稿。共三十餘卷。君晚適館于桐鄉汪氏。並坐飲。常杯入手。無疾一笑而逝。年六十有四。先娶朱氏。再娶章氏。繼又娶鄭氏。海鹽人有儉德。事必先爲之備。君沒後。持門戶一十五年。畢君未竟之志。葬其舅姑。課子娶婦嫁女。皆以禮。卒年六十有六。子男一人。翼也。居喪盡哀。甘露降于聖廬。藤蔓者三人。稱其孝。女四人。一嫁陳丹履。一嫁李某。一嫁繆啓武。一嫁朱不戴。子從孫也。孫男三人。女一人。年月日。翼奉二人匱。葬生字圩之盛家橋。銘曰。

魯經取人。必也狂狷。有所不爲。斯擇之善。思我故人。庶幾可入作者之林。獨行之傳者乎。

### 處士文君墓誌銘

康熙四十有三年夏四月。處士長洲文君點。以疾卒于郊西之竺塢。其子赤病。不能擗踊。涕洟被面。醫言心已傷。不可療。踰月亦卒。所居丙舍三楹。遺孫永泰。張帷堂于中左。虛其右坐賓客。四方來弔者。咸稱其善居喪克盡禮云。文氏之先。自廬陵徙衡州。載徙徐州。復自徐徙杭。居吳。自社學教讀。惠始。惠子涑水儒。

學教諭洪洪子中順大夫知溫州府事林林仲子翰林院待詔徵明徵明子國子監博士贈文林郎彭海內所稱三橋先生是已。是爲君高祖。曾祖元發。朝列大夫。同知衛輝府事。祖震孟。累官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贈尚書。諡文肅。考乘。承廕官生。經亂隱居不仕。妣申孺人。廣西布政司右參政用嘉之女。君幼能詩。從長者泛石湖。有長橋連月湧。遠水隔山分之句。坐客交歎賞。年十二。寇陷京師。君泣曰。國破矣。奚以家爲。旣而仲父乘授命。產果破。乃依墓田以居。盡屏時文。肆力詩古文辭。兼縱筆爲山水人物。善鑿者以爲不失高曾規矩也。執親喪三年。止酒徹肉。晝夜居于外。服除。祀事惟謹。朔望肅衣冠拜宗祠。遇忌日。雖風雨必返祭。兄然。爲逋賦所累。君轉貸親懿輸之官。兄子作客還。不以言也。年四十。涉江淮。溯河洛。薄游京師。京師貴人或告君曰。子之先世多以薦授官。子曷仕乎。當以國子博士薦君。君謝曰。士各有志。行止亦有時。公何忍強點以不可乎。遂引去。君素無恆產。暇嘗舍蓮涇慧慶僧寺。賣書畫自給。有富人子具兼金求畫。期以三日。走取。君悲曰。僕非畫工。何得以此促迫我。擲金子地。其人再請。不顧。至嘗熟畫家請觀。箇中畫。君曰。若以賣畫者目我邪。何觀爲。倒巾箱示之。無尺幅也。巡撫湯公斌。屏車騎入寺。問爲政之要。君曰。愛民先務。在去其害。如虎丘采茶。府縣吏絡繹徵辦。積弊有年。公能除之。卽善政矣。湯公乃伐其樹。公嘗語君曰。聞先生止存田三畝。何以爲餽粥計。君對曰。貧者士之幸也。菜羹蔬食。足以安人性情。堅人操行。少或有餘。將移所守。負先世家誡矣。公稱善。一亭戶擁厚貲。以千金爲君壽。請通姓名。

于湯公。君曰：湯公以道義交我，我豈可以利干公。縱我有請，公不應也。若無故以貨餽人，傷惠。我無故受貨，傷廉。二者交失，毋敗吾名。亭戶慙而退。君內和而外嚴，口不道人過，其爲善孜孜若不及。鄉賢楊禮部循吉墓，在洞涇橋南，久爲芻牧場。君與其友伐石爲表，植以松楸。寒食則攜酒榼以祭。又請建三講官祠于虎丘之右，以祀厥祖。其二人則陳文莊仁錫、姚文毅希孟也。君爲學熟習典故，與人談娓娓不倦，獨不喜世儒講學，謂書生上不能致君堯舜，下不能施德于民，載道無文，退而講說性命，所行所爲，事虛文而寡實行，借以文飾其自私自利之心，亦何取焉。君子謂切中俗儒欺世盜名之病。晚修文氏族譜，本溫州守之訓，謂人立身自有本末，出處自有據依，何必附承相信公以爲重，故自蘇州分派始。一世二世至十一世，族譜甫成，而明年君逝矣。悲夫。君字與也，晚自號南雲山樵。所著文集四卷，詩集十卷，娶丘氏。先君八年卒。子二，堅、早。天赤，字周鳥，有石室山人集五卷，讀史記疑二十卷。孫二，永泰、永豐。君之將卒也，遺命永泰屬子銘其藏。當天啓二年，先文恪充會試總裁，文肅公試禮部，名在弟子之列。兩家締世好，君與子交尤篤，分不敢辭。君嘗好予五言詩，按潘昂霄金石例，王行墓銘舉例，銘辭無作五言者。然洪适隸釋所載，自漢世已有之，爰作銘曰：

崇禎十七載，宰輔五十人，文公宣麻日，朝士氣一伸。五旬拂衣去，人亡國胥淪。有如陶公侃，宜有泉明孫。點也式祖訓，不以富易貧。瀟灑弄翰墨，澹泊棲松筠。雖曾客京洛，素衣屏緇塵。伊人洵難得，可宗亦可因。



誰搜遺民傳。庶其考吾文。

#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五

## 墓誌銘二

### 奉政大失提督福建學政按察司僉事山陽陸公墓誌銘

公姓陸氏。淮安山陽人。諱求可。字成一。別字密菴。又字月湄。曾祖考某。祖考某。考某。妣某氏。順治五年。以禮記舉江南鄉試。後七年。登史大成榜。賜進士出身。明年。除知裕州。三載報最。入爲刑部員外郎。歷郎中。以按察司僉事提督福建學政。任滿稱職。應遷布政司參議。需次還。年六十有二。康熙十八年七月。以疾卒。兩遇覃恩。初授奉直大夫。再授奉政大夫。配某氏。某官某子。某官某孫。某官某曾孫。封宜人。後公十六年卒。又四年。與公合葬于某原。公于事親。主愛敬其身。謂身誠而事親之道可盡。身也者。父母之身。子孫所從出也。能愛敬其身。而後能勤學。能勤學。而後所交皆敬身之士矣。于擇交。謂朋友之義。貴恕以處之。不當自居于薄。夫牆薄則壞。繪薄則裂。器薄則毀。酒薄則酸。未有薄而可久者。于居官。謂君子所養。要令暴慢之氣不設于身體。必操切擊斷之意少。而平易中和之政多。理爲事之本。事爲理之用。臨事不爲私意所動。所藉平日有居敬窮理之學然矣。于學術。以主敬爲先務。而本乎治心。言必述六經。多師以爲師。而所宗者朱子。餘錄其長。去其蔽。上自象山。下至陽明諸弟子。未嘗槩事排擊。持論甚平。要其大旨。在兼

善天下。故施之于政而政舉。觀之于文而文化成。自裕州以後。恤郵丁。減鹽引。闢污萊。清冤獄。正文體。絕請託。端士習。修祀典。力行教化。孜孜不少倦。蓋儒者講學之效。見諸行事者。公有焉。公著密菴詩集十卷。文稿一十六卷。詞選六卷。語錄四卷。子五。男三人。志謹。歲貢生。候選國子監學正。志寬。太學生。志默。亦歲貢生。女二人。孫男六人。女七人。公之葬也。未刻銘于幽宅。志謹請于葬。遂爲文誌公墓。錢之內舍之壁。銘曰。

舜跖之分。差以毫釐。有恆斯善。惟聖是晞。苟或舍旃。取徑則歧。平日之氣。反覆牾之。陷于禽獸。其幾孔危。公列以圖。善利從違。性根于心。四端匪昧。若火始熾。若泉始涸。由茲生色。睟面盎背。苟或不然。形體交頽。曷不由聖。混濁是汰。公列以圖。所養者大。世之學者。執一不通。仲宋抑漢。伐異黨同。公探理窟。六經是宗。濟源濂洛。達之湖江。人善我取。人惡罔攻。一話一言。振惑發蒙。豈惟空言。施諸實用。有鑑畢照。有慮必中。簡彼征徭。道其疾痛。嚴乃不苛。寬以毋縱。君子所莅。式歌且誦。泊乎歸田。著錄彌衆。旣稱循吏。亦曰真儒。實也久充。名亦不虛。有子有孫。克守其初。并此吉壤。樹以枌榆。旣安旣固。慶則有餘。我銘公藏。勿罔勿諛。

奉政大夫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顏君慕誌銘

顏氏望曲阜。自路回父子事孔子。孔子弟子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顏居其八。回雖天。其子孫特蕃。由漢迄今。多以忠孝文學著。路傳六十六世。曰胤紹。崇禎中。知河間府事。城破自焚。其子伯璟。鄉人私諡孝。

靖先生。尊尊嘗表其墓者也。伯璟娶朱氏。鎮國中尉某之女。兗州破日。爲邏卒所驅。以刃劫之。不前及。刃擊臂。臂折。罵不已。乃殺之。牆下。歷四日。復活。君朱出也。生崇禎十三年正月。甫三歲。亦陷亂軍中。乳母孫抱之。得出。九齡。工行草書。十三。嫺詩賦。旋補四氏學生員。以副榜入國子監。康熙二年。舉鄉試。六年。成進士。除國史院中書舍人。會天子幸太學。加恩四氏子弟之仕于朝者。遷君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明年。充會試同考官。出監督龍江關稅。既還京師。尋調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奔父喪歸。服除。補驗封清吏司主事。加一級。歷本司員外郎。遷驗封司郎中。封奉政大夫。未幾。轉考功司郎中。充一統志纂修官。康熙二十五年九月晦。以疾卒。年止四十有七。君長身廣額。早慧。好讀書。折衷羣儒言。自出新義。其于大學章句。持論尤斷斷。詩媿漢魏。南北朝唐宋元明諸家之長。有集若干卷。又述音正音變。訓蒙文釋家訓若干卷。獨不信浮屠星命之說。嘗曰。軀體猶炭也。神氣火也。火傳于炭。然後能爲功。顧其勢漸消而不可止。則生氣之鼓盪也。夫炭當風則易燼。扇之則立燼。置之密室。覆以灰。則後燼。要未有不燼者。然則謂人可長生者。妄也。謂死有時。不可先。不可後者。亦妄也。君子以爲篤論。雅善鼓琴。精騎射。蹋鞠。旁通勾股訣。尤耽山水。西登太華。循伊闕。南浮江淮。觀濤錢。唐泝三衢。凡所游歷。必命畫手爲圖。得金石文。恆懸之屋壁。性孝友。勤于陸族。居鄉以禮讓。人立朝。遇政事。侃侃不阿。有一善。未嘗自矜也。君諱光敏。字遜甫。更字修來。別字樂圃。妻孔氏。封宜人。子肇雍。國子監生。女子四人。俱配士族。君卒之明年。肇雍以君之喪歸。卜葬于曲阜。

將發。叩彝尊之門。杖苴請銘。彝尊與君交二十年矣。君之葬銘何敢辭。系曰。

生乎陋巷之里。歿乎宣武之坊。葬乎侍郎之林。祭乎復聖之堂。年逾強仕。不爲夭也。秩以大夫。不爲小也。吾銘君藏。久而有考也。

儒林郎戶科給事中邵陽王君墓誌銘

儒林郎戶科給事中邵陽王君。以官卒。其弟又維聞君喪。重趺至京師。將扶君之柩以行。抱其遺孤鳩。凶服立于門。請秀水朱彝尊銘君之墓。彝尊不敢辭。序曰。

君諱又且。字幼華。別字黃淵。自曾祖結以上。爲農百良村。祖必昌。始讀書。補學官弟子。多善行。鄉人私謚爲孝惠先生者也。考圖南。以君仕。封文林郎。君少學于仲父斗南。博通六經。順治十四年。以易舉于鄉。明年會試中式。又明年殿試。賜進士出身。常授推官。未除。改知安陸。潛江縣事。潛江居漢下流。長隄透迤。百里。水防一決。禾黍盡沒。君躬巡隄上。先事預治。又田畝租賦徭役。多苦不均。君以鄉規田。以田均畝。以畝定賦。於是無田者得免役。逃移悉復其居。期年。百廢具舉。乃建傳經書院。以課士。築說詩臺。葺操縵軒。以燕賓客。會軍興。縣當達道。羽騎絡繹。君峙糗糧。芻菱無後期。旋以治行徵詣闕下。需求除給事中。俄聞父喪。奔歸里。讀書中條山之陰。芝川之上。服除。補吏科給事中。轉戶科掌印給事中。典廣東鄉試。嶺南物產繁富。珠香象犀滿城市。遊者踵接于道。君以奉使闈事畢。偕番禺處士屈大均。入羅浮山。旣出嶺。復登匡

廡。比還朝。詩卷外無長物也。花山接峒人壤。土寇結連。出沒劫商旅。君疏請建縣治。設官吏。廣州四縣。交賴以安。君性純孝。執親喪盡禮。與諸弟同居。未嘗析爨。奉錢所入。悉以委之。性嗜書。詩義尤所好。嘗錄李樗黃種詩解累萬言。又博求宋元人說詩善本。將輯成一家言。未果。惟詩集十卷傳于時。其詩兼綜唐宋人之長。獨不取黃庭堅。人有佳句。輒賞擊不已。江都郝十儀善詩。隱于賈。君與爲友。士儀死。哭以詩甚悲。又歛人吳周賦杜鵑行。君見之驚歎。周死。君序其詩。鏤板傳焉。卒之前十日。語其弟子朱載震曰。吾年五十一。爾精力早衰。慮不久人世。人亦何苦卒于官。吾將假歸已。營祠堂于宅居之東。祀吾祖考。擬以仲文配焉。請秀水朱十考禮以爲之記。記成。吾其歸哉。蓋君疾止七日而死矣。嗚呼。憐矣。娶范氏。繼娶張氏。俱封儒人。子二人。長鵠。殤存者。鳩也。女二人。一嫁潼關衛楊楫。一許韓城賈緇芳。未嫁卒。一尙幼。銘曰。勿將者年。未達者官。惟其詩足傳。名以不刊。

掌京畿道監察御史任君墓誌銘

君諱珩。字少玉。別字希菴。姓任氏。其先家大梁。宋世有知高密縣事者。留居焉。名其里曰梁尹社。曾祖某。山西太原府通判。祖某。縣儒學生員。考某。贈承德郎。監察御史。妣鹿安人。君中順治十四年鄉試。明年會試中式。聞父疾。亟歸。父沒。治喪葬盡禮。十八年。服除。補殿試。賜同進士出身。知汾州石樓縣事。六年。多惠政。擢浙江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京倉長。蘆廬法。回掌京畿道事。京師坊市勢豪。多以私錢牟重息。有印

子墜子轉子之目。貧民稱貸者不勝其苦。君告示禁之。廣西亂初定。錢糧帶徵未完。逃亡者相逐。君疏請蠲之。又言桃源以北。河無支流。祠堂邸家諸湖。舊以瀦水。今多淤塞。宜乘水患未至。挑濬。庶河流不致潰決。又言滇黔既平。各營鎮冗兵議裁。裁之不得其道。則爲患日深。宜消其迹于無形。不可使曠久。生姦宄之念。其後河決宿遷。而武昌裁兵。殺官吏。據城叛。論者始服君先見也。君善書。朝回。摹仿晉唐書法。語人曰。吾以收其放心爾。其巡視長蘆。都人士賦驄馬行送之。君獨贊予作。旣還朝。以所購懷素草書千文。趙孟頫時苗留脂圖。屬予審定。跋其尾。其冬。盜入予室。竊之以去。君聞之。勿志也。遇子慈仁寺。謂曰。物之失得。亦有定數。是卷流傳數百年。藏者豈吾一人哉。因請更跋他卷。蓋其達觀如是。君以明崇禎五年六月日生。康熙二十六年四月日卒。享年五十有六。娶閩氏。贈安人。繼娶丁氏。封安人。子男二人。筠。歲貢生。塏。縣學生。塏。康熙二十年舉人。知名于時。女三人。塔某某。君之歸喪也。塏來。凶服立于門。請銘君墓。及葬。乃爲銘曰。

生乎齊而視鹺于齊。鄉黨以爲光榮也。守其官而遽卒于官。親懿之所屏營也。城曰介根。水曰濰膠。卜茲幽宅。千齡不朝。

知伏羌縣事蔣君墓誌銘

文林郎知伏羌縣事蔣君之葬。秀水朱彝尊。因其子之請。誌其墓曰。君杭州海寧人。早慧。十齡赴童子試。

未冠補學官弟子。崇禎九年舉鄉試。出建昌新城黃公端伯之門。三試禮部不利。歸闕一畝園于南村。蓋無意于仕矣。吏部按籍授縉雲儒學教諭。縣經亂。無學舍。乃傲居樊氏宅。宅故延平訓導。皇所遺。有天際樓。羣山羅列案前。皇詩所云。烏臼蔭我牆。白茅覆我屋者也。君乃講學會文。拔麻成璋。鄭載颺于諸生中。後先取科第。有李華者。獲罪。知縣事汪宗魯。欲申上官黜之。君請于汪。不聽。淚成行下。汪問故。君曰。華孝子也。曩遇寇。伏草中。其父負大母逃。寇將殺母。父請代。華乃躍出。求代父死。寇並釋之。願明府毋黜華以教孝。汪爲感動。裂其牘。君性耽山水。涉惡溪。梯鳴谷。周覽桃花之隘。芙蓉之嶂。縣境諸山。旁及于天台孤嶼。迨遷知伏羌縣。考稽禹迹。積石。朱圉。所至題名于壁。縣臨極邊。年饑。流移載道。覈徵輸之數。積逋三萬五千。君憫民疾苦。言之上官。請豁。上官不允也。又請革除濫徵夙弊。勒碑衢道。巡撫允焉。於是司府怒不可解。誣列君罪狀。巡撫以爲過。奏彈文曰。知伏羌縣事。薰處湖殘之地。雖無苛政及民。然性近迂闊。賦詩立碑。催科不力。宜加處分。爲曠職之戒。先是。知成縣事。錢唐吳君山濤。偕觀。以同谷在境內。建七歌堂。作粟主。以祀杜甫。亦爲巡撫所糾。先後罷官。傳者以爲佳話。其云賦詩者。濫徵既除。縣民猶有抗不輸糧者。君作詩勸之。立碑者。卽革除濫徵衢道碑也。君旣落職歸。自稱南村退叟。布衣席帽。徒步瓜塍。麥隴間。終年不入城府。日以詩文自課。合少壯所作。多至萬篇。手自汰除。猶存五千餘首。其言曰。作詩大義。以言志爲本。六朝詩不必學漢。唐不必學六朝。宋不必學唐。元不必學宋。今人亦何必宋元是學乎。君之歌鹿鳴。



也。一榜詩人最盛。仕而達者。曹公溶。鑿躬。王公庭言遠。而鄞有萬泰履安。周齊曾唯一。杭有金堡道隱。徐之瑞。蘭生。禾有巢鳴盛。端明。咸高不事之節。君既退歸。自處仕隱之間。諸君酬酢靡間。又與曹王兩公居相近。琴歌酒坐。應和不乏。特不與馳騫浮名者相接。故其詩文不甚傳于時。第取自怡悅而已。君年八十有四而卒。娶姜氏。子男二人。名世。歲貢生。名表。國子監生。女五人。塔。褚。蔚。文。殷。光遠。吳源達。周文焜。沈朝英。孫男六人。女三人。葬某縣某原。銘曰。

學焉而爲經師。仕焉而稱循吏。文達夫辭。詩言其志。嗚呼先生。惟不務名。而名自至。吾言不誣。信于百世。

工部主事席君墓誌銘

君姓席氏。先世望安定。遠祖武衛將軍濫。避黃巢亂。渡江徙于吳。居洞庭之東山。曾祖洙。祖端攀。皆不仕。以孫子本楨貴。推恩均贈太僕寺少卿。崇禎之季。寇賊構患。歲旱蝗。人相食。本楨饒貲財。發其橐白金八千兩。糴米于襄樊。輓之以舟。順流下。東賑青兗。南散給吳越。全活者無算。而又請毀家以佐軍儲。巡撫應天。都御史分宜黃希憲。聞于朝。特授文華殿中書。尋加太僕寺少卿。階亞中大夫。君本楨之季子。諱啓寓。字文夏。以國子監生援例補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皇朝設六部。職掌多準明代。獨工部四司。每受制于內務府。一失其意。雖材美工巧。不以爲良。而虞衡掌山澤之禁。鼓鑄之局。驗試之廳。盔甲之廠。除道捐溝之役。事最繁瑣。主者恆救過不給。君遇人以和。與物無忤。甫涖官。兼攝營繕屯田二司。庶務悉理。旋吏議

鵠級留任。尋加二級。覃恩勅授文林郎。贈厥考如其官。封母延太孺人。旣而請假養母。以所居僻左。獨學無友。乃徙宅常熟。春秋佳日。板輿奉母往來。題其圃中居曰娛暉之堂。滋蘭樹蕙。周覽湖山之勝。歲己卯。御舟渡太湖。親幸其圃。君拜伏階下。天子顧問曰。爾年方壯。何以不來供職。巡撫都御史宋公犖對曰。是以終養其母。請回籍者。天子爲之霽容。手摘盆中蕙蘭花登舟。明年。延太孺人卒。君居喪盡禮。終三年未嘗去。衰麻齒肥甘也。服除甫七月。而君卒。享年五十有三。君家居以孝友。敦睦聞鄉里。及在京師。遭季父喪。解官持服歸。修族譜。置祭田。立義學。人有稱貸者。未嘗權子母。質庫不計錙釐。人咸樂其寬厚。少問業于華亭葉生有聲。生固幾社名流也。予友平湖陸君隴。其學以躬行爲本。旣釋褐。知嘉定靈壽二縣事。循行居天下第一。徵入試四川道御史。以直言放還。君夙與訂僑札之分。具書幣聘之至家。教其二子。永恂。前席。陸君沒。君厚賻其喪葬。中以昏姻。集其遺書。悉爲開雕行世。暇又輯唐人詩百家。亦鏤版行之。天子幸第時。曾進乙覽。一時言詩者返之正音焉。永恂前席。俱歲貢生。亦從予游。君之葬也。兩生來請銘。嗚呼。躬行之君子。吾見罕矣。以言乎論學。則以正。以言乎取友。則必端。以言乎仕進。則知止。蓋得夫陸君講習之益者多也。是不可無銘。辭曰。

古之葬者。窆用石。贈書方。遺書策。後乃納銘于丘阿。辭苟達。不在多。席君新阡頂山麓。治繭室。封斧屋。樂哉斯丘。無後艱。宜爾子。宜爾孫。孰銘其藏。小邾氏。匪異人。陸君友。



#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六

## 墓誌銘三

### 孝潔姜先生墓誌銘

慈谿姜君宸英。詩文傾折海內士。天子知其姓名。然屢赴鄉試。不見錄也。既而用薦入史館。支正七品俸。纂修明史。又分撰一統志。月給餐錢。衣儒生衣。雜坐公卿之次。會覃恩。勅授文林郎。贈考妣如其階。歲在己巳冬。刑部尚書總裁官崑山徐公乾學告歸。詔許以書局自隨。公上言引君自助。於是君將還葬。其考孝潔先生。于夏家縣華盆山之陽。妣孫孺人祔焉。持狀請葬。尊誌其墓。誌曰。先生諱晉珪。字桐侯。別字卓菴。先世自蜀遷于越。居嵎縣。再徙餘姚。復徙慈谿。曾祖國華。丁士美。榜進士。累官陝西布政使。司右參議。階朝列大夫。贈太僕寺少卿。祖應麟。中先文恪公。榜進士。以戶科給事中抗疏爭鄭貴妃册封。謫典史。後歷太僕寺少卿。階中憲大夫。贈太常寺卿。父司簡。官戶部司務。母向孺人。妻孫孺人。先生少補儒學生員。貢于鄉。年三十七。不復應掣。研精理學。工詩。兼通六書。辨其源流。又嫻經世之略。性至孝友。愛諸弟。與人交愷易。然取與必以義。雖勢力不能奪也。太常公以廉節自勵。遺產僅百畝。司務君。累弟分受之。先生。累弟又三分之一。力不能給。饘粥。兵後家計益窘。無以爲親養。乃游學北至燕趙。東浮洛。西游秦蜀。東脩所入。

歸以養父母。孫孺人曲成其孝。一味不以自甘。必先進舅姑。曉問寢安否。庭闈燕衍。靡以異先生在家也。先生既遠親舍。歲時恆望鄉遙拜。發爲歌詩。多幽憂悱惻之言。音甚酸楚。今所傳泛鳧吟。橐是已。迨向孺人歿。先生適在旅次。訃至。嘔血數升。遂中失血症。服除。將之瑞州。道出常山。疾發。卒于草坪旅舍。時康熙十一年五月日也。年六十三。宸英扶其匱歸。先生之執友張能信。林三錫等交泣下。僉曰。君之事親。可謂孝矣。君之高蹈。可謂潔矣。遂私謚曰孝潔先生。先生歿後七年。孫孺人亦卒。孺人國子監生之蕙之女。朝列大夫知德州事森之孫。贈朝列大夫某之曾孫。子男二人。宸英。宸芝。女一人。嫁儒學生員凌瑤。孫男三人。女六人。嗚呼。自先生制產之法廢。士之貧者。無以養其親。於是陟岵。鶴羽。北山。蓼莪。四月之詩。作焉。雖不能養與祭。君子必以孝子目之。蓋惜其遇而憫其志之不得已也。先生之孝終。食不遺其親。顧以貧故。適四方。資僚友縞紵之貽。以供菽水。是亦潔白之養矣。子職未盡者。孫孺人以婦道成之。宸英又克繼其志。然則先生可無憾于泉下。而因行受名。庶幾克副其實者乎。於其葬也。宜銘。銘曰。

學焉而弗措也。才焉而不遇也。勞人之賦也。孺子之慕也。有賢妻爲之助也。有令子爲之嗣。存故反也。子未服官而贈及其親。天子之異數也。考卜于原。有鸞者檀。有苑者枌。葬先生于是。嬪也。嗣此。幽宅既安。斯蕃衍而孫子。

贈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徵仕郎貞靖潘先生墓誌銘

康熙十有七年春。天子有詔徵文學之士。吳江潘君未被薦。明年召試體仁閣下。賦最工。以布衣除翰林院檢討。越二年。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其冬雲南平。天子推恩及臣下。於是君之考處士貞靖先生得贈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徵仕郎君之妣章氏贈孺人。母吳氏封太孺人。又明年會試天下士。君與分校得人最盛。又明年遭劾謫官。吳太孺人歸卒于里。君聞訃奔還。旋卜地罌脰湖之南。以康熙二十五年閏月辛酉合葬焉。先生諱凱。字仲和。一字豈凡。別字貽令。世居吳江平望市。曾祖雲隱。居不仕。祖志伊。中嘉靖四十四年進士。仕至廣西布政使司右參政。父錫祚。湖廣布政司理問。母吳孺人。先生事親孝。事兄最恭。其爲學。殫心經世之略。其文見稱于太倉張采。與同縣吳允夏。包捷。吳讎。文章行誼。相切劘。補縣學生員。連試第一。當是時。在朝之君子。多自附東林。而海內名士。以聲氣應和。曰復社。先生與焉。周之夔者。與諸君子構難。撫君過。作復社或問。而無錫馬公世奇。太倉張公溥。並力爭之。德清章君日烝。愛君文。以女歸先生。旣而知吳江縣事。先生深自退匿。未嘗干以私。惟於清賦額。疏水道。事關民利害。則建白行之。先生爲詩典雅。尤工赤牘。雖忽遽不作草書。遭亂破家。遂屏棄時文。纂平望志及本草類方。合文集凡數十卷。子三人。樵章。楨吳。存者未也。女三人。一嫁周撫辰。一許嫁顏祁。未行卒。一嫁陳鏞。孫四人。吳太孺人在室。以孝聞。嘗割股療母病。爲先生繼妻。撫前妻子。女如己出。旣寡。家酷貧。手紡績。延名師。訓未以通經博古。及未爲侍從臣。太孺人未嘗美衣食。君旣謫官。太孺人無幾微不自得之色。曰窮達有命。安之可矣。貞

靖先生卒時年四十有九。章孺人卒年三十有二。吳太孺人年六十有六。葬與君定交也久。同年被薦。同以布衣授官。同起居注。其謫也。又同時。熟聞君家世。於君請銘。不敢辭。銘曰。相彼貞木。其實有蕢。或碎于地。或登于槃。而終以勿餐。嗚呼先生。既昌而文。以詒後昆。阨窮奚怨。

贈翰林院檢討徵仕郎徐先生墓誌銘

翰林院檢討吳江徐君鈞。請假還里。葬其考妣于光字圩。逾年矣。旣而謫官去。屬同年友朱彝尊爲文表諸墓。銘曰。

君之先人韞奇諱。其曰季華冠而字。上世本居魏塘界。遷于吳江自碩始。西濛之港而積水。以耕以耨。治農事。先生爲儒試不利。仰屋著書抽腹筭。遜世无悶窮勿悔。兄常餽運渡江介。是時淮北人爲戡。先生愛兄心孔忤。以金三百輸諸吏。兄得不行方用慰。兄子曰鑛結壯士。以保鄉黨計不遂。亡命西吳全匪易。先生詣吏慷慨對。產雖破碎禍則解。嘗懷白金步入肆。人壓看場集如蠟。鳥前蹴囊遺在地。誠以語人人作僞。探懷乃悟己所墜。發之銖兩皆默識。人慙欲以半相畀。先生怡然笑勿視。衡門之下可樂志。釀秫種花性所嗜。孺人王韓先生配。有子克家孫克類。伯也不仕仲委質。揚名顯親光有位。贈徵仕郎通甫。揭石于原表風義。猗嗟千秋永無毀。

小譚大夫墓誌銘

小譚大夫。吉璉諱舟石字嘉輿人。以祖父嘗爲大夫。旣仕。以小譚大夫自別。大夫之祖諱昌言。山東布政司參政。贈太僕寺卿。父則五經進士諱貞良也。母宜人朱氏。是爲彝尊之姑。大夫年十四。通五經。旋補學官弟子。弱歲以文貢入國子監。南京不守。大夫從父母。攜弟妹妻子。浮海至會稽。復自台州抵福州。轉徙漳州。道遇寇。父被傷。大夫力以身蔽。寇拔刀睨之。不動。鎗擊其背。不去。寇曰。孝子也。舍之。父病歿。家人三十口留亂軍中。斗米三千錢。卒全活。扶父柩還。尋以貧游學四方。客汝寧。聞母病。疾歸。則已蓋棺。大夫號踊。以頭觸棺。棺釘破其顛。血濡縷。旣絕而蘇。母喪除。入京師。以國子監生試第一。授弘文院撰文中書舍人。晨出。敝裘羸馬入院。還坐一室。勘經史。有以詩文請者。立使者于戶外。削稿與之。仕九年。乃遷同知延安府事。治榆林。至則修學。建尊經閣。以十三經注疏貯閣中。從士子覽觀。又采儀禮參以本朝制度。行鄉飲酒禮。又援據史傳。旁及載紀小說家。兼從宿將故老。詢流寇始末。成延綏鎮志二十四卷。康熙十二年。吳三桂叛。明年。大夫運關中饟十萬入四川。至寧羌州。兵變。殺經略莫洛。於是巡撫杭愛移駐漢中。追還所運饟。十二月。漢中食盡。王師退保西安。棧道絕。乃從黑水峪問道。七晝夜達盤屋。旣抵榆林。定邊副將朱龍反。逼波羅堡。去榆林百里而近。大夫集士民于漢前將軍關侯廟。爲文誓侯前。願以死守。士民咸感奮。乃編什伍。明號令。製幡幟。嚴斥堠。夜自宿城上。衆藉以安。未幾。西川人周繼明聚衆千人。與神木叛將孫崇雅合。陷延安。綏德。勢張甚。榆林兵迎戰不利。運道塞。環城三十里皆賊壘。城中刮木皮采蒿以食。大



夫謀于上官。率私錢。命勇士。取徑渡黃河。買粟于山西之保德河曲。突圍以入。當是時。延安一府。縣十九。城堡三十六。相繼淪陷。惟榆林城獨完。圍既解。餘寇據響水清平鎮羅諸堡。大夫騎匹馬。喻以禍福。及神木崇雅。繼明皆降。事平。論功加一級。十七年。詔舉博學宏詞之士。有以大夫薦者。徵詣闕。既至。遷知登州府事。大夫之爲中書舍人也。有小夫供事內院。趨走若奴隸。既而其人從軍自效。以招降王輔臣功。超擢布政。爲登萊監司。大夫反出其下。鬱鬱不自得。其人益自倨。屢以計傾大夫。卒爲所搆。吏議降二級調用。會大夫子有鑑。已納婦矣。而天。大夫悲不自勝。疾發。遂卒。譚氏之居。在香花橋東。其坊曰碧漪堂。之左有鴨腳樹三本。鬻尊童子時。與大夫兄弟讀書其下。一日。語鬻尊曰。詩書莫不有序。子知周禮亦有序乎。答曰。不知也。曰。尙書周官一篇。卽周禮之序矣。其讀書善悟類是。大夫好撰述。游昌平。著肅松錄二卷。又嘗著爾雅綱目一百二十卷。所爲詩古文辭。有嘉樹堂集二十卷。鴛鴦湖權歌一卷。卒之歲。年五十有七。娶李氏。女子二人。一嫁陸大勳。一嫁沈以機。皆國子監生。其葬也。在某原。銘曰。

生而逸。後乃勞。陸走叢箐。川波潮。文不遇。學則優。終爲右史。雄詞曹。長榆林。塞土磽。疏泉種稻。成樂郊。寇宄起。如牛毛。登陣以守氣。不撓。縮左符。亦是豪。屈首置下尻。居高嗟。善人壽宜多。生子短折命安逃。相斧屋。度隰臯。伐石書銘。鑿諸幽。

徵士徐君墓誌銘

唐制博學宏詞有科。廢不行久矣。康熙十七年。天子法古。爰命內外大小臣工。各舉所知。徵入都。於是浙江巡撫以海寧徐君林鴻應詔。明年春。召試太和殿。庭布席。體仁閣下。中使傳旨。向來殿試進士。定例立而對策。今以爾等績學博聞。特賜坐。賜食。僉謝恩畢。既納卷。次日。天子行大蒐禮。次郊圻。束卷授三大學士。暨掌院學士。定其高下。君時名藉甚。又與同里吳君農祥。王君嗣槐。吳君任臣。蕭山毛君奇齡。宜興陳君維崧。咸爲大學士。馮公延致邸第。都人所稱佳山堂六子也。僉謂讀卷者馮公。卷不彌封。君必見錄。及駕旋。命下。入史館者五十人。授中書者七人。君乃見遺。君子於是歎馮公之無私。尤服君之不肯干進也。君學通今古。凡山川險隘。錢穀鹽筴之出納。律令格式之寬嚴。皆總其要。又工于作奏。以是督撫大吏學使。齟使交引。以自助。然取與不苟。館穀所入。不能治田園。所居破屋數間。清池半畝。時與故交把酒劇談。以爲樂。居幕府。削赤牘。晝夜多至百函。善寫人胸臆。賦才瀏亮。古詩音逼齊梁。近體和平婉麗。獨不愛曲子。有強以填詞者。倚聲歌之。陰陽悉中律。嘗客貴州。勸巡撫因民之俗。立瞿公式耜。張公同敞祠。爲作神弦。迎送之曲。士人歡忭。華冠繡衣。擊銅鼓。鳴鐵篴歌焉。曲終。苗童犴女。皆感慨泣下。其于史事。尤練達本末。不曲徇黨人之論。分撰通志。發凡立例。綱目秩然。論者以君不與纂修明史之列。交惜之。君善鑒賞。別書畫禮器。僞真兼善。飲嘗過顧御史豹文別業。御史知君大戶。出靄尊貯酒。容一斗。賓客多避席。君連舉者三。御史曰。此何年製也。君笑曰。北齊文宣帝天保六年。避暑晉陽宮所作也。驗其下款識。果然。知永嘉。

縣事漢陽王君世顯。去官留杭州。處士南昌王君猷定。寓昭慶僧舍。先後客死。君視舍斂。送其柩至江浦。乃還。太倉王徵士吳。慈谿周處士容。卒于京。君爲治喪。收其文集。以疾奔者。蓋君急于交誼。若是不獨以孝友稱門內而已。君之先本莆田林氏。後分支台州之黃巖。再徙海寧。營徐氏。因襲其姓。曰恪。嘉靖庚子。舉人。仕爲福建永安知縣。君之曾祖考也。曰元倬。考也。妣某氏。君字大文。一字寶名。少補學官弟子。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九。配茅氏。明按察副使坤之孫某之子。繼娶姜氏。封監察御史某之子。繼娶張氏。某官某之孫。處士某之子。君有子男四人。司祿。司錫。俱錢塘縣學生。司祿。繼從祖後。司紀。司直。殤女六人。孫男二人。女二人。其葬也于某原。某年月甲子。葬之日也。銘曰。古於制科。期收實學。天子曰咨。維元老。是擢。嗚呼斯人。才與命妨。懷彼珠玉。被褐而亡。升者在朝。棄者在野。不行銘詩。孰知君者。

翰林院侍講尤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尤氏。諱侗。字同人。更字展成。別字悔菴。又曰良齋。晚自號西堂老人。西堂者。先生讀書之所也。先世家無錫。遠祖裘。以政事文學著。南渡初。詩家所稱尤蕭范陸是已。子孫世登臚仕。載萬柳溪邊舊話。其後轉徙長洲之斜塘。曾祖某。有隱德。祖某。舉鄉飲賓。考淪。國子監生。敕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亦兩舉鄉飲賓。妣孺人鄭。先生少日。博聞強記。有才名。補學官弟子。歷試于鄉。不利。貢于廷。謁選。除永平府推官。不

畏強禦。坐撻旗丁降調。康熙十七年春。天子仿古制科取士。或薦先生于朝。召試體仁閣下。上親擢五十人。悉除翰林。纂修明史。同日入院。先生最長。以齒序四十九人。皆坐其下。留史局三年。分撰志傳多至三百篇。覃恩授徵仕郎。子珍。以進士出身。改庶吉士。先生乃告歸家居。以詩文縑素請者盈庭戶。先生揮灑不倦。有求必滿其意。同時汪編修琬居堯峯。以古文自矜。少可多怪。見俗子議文章者。恆而斥之。以是人多畏縮。咸樂先生之和易也。歲己卯。天子南巡。先生入見。御書鶴栖堂扁額以賜。時先生年八十有二矣。猶康強善飯。暇相地于官山之陰。築生壙。自爲之誌。結內舍。曰艸艸山房。俾子分書。子嘗以天台萬年藤杖奉先生。并作歌以贈。先生喜劇。然猶未窳于步。不藉扶持也。歲癸未。天子復南巡。進先生官侍講。甲申六月日。以疾卒。距生明萬曆四十六年閏月日。享年八十有七。配曹孺人。有賢行。官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者。長子珍也。次瑞。縣附學生。女三人。一嫁縣學生湯萬焯。一嫁陝西提學按察僉事候補布政司參議陸德元。一嫁縣學生金秉寬。孫男一人。世求。以歲貢生考授知縣。以能詩聞。女五人。俱配士族。曾孫一人。先生名雖未登甲乙榜。早爲文社倫魁。弟子著錄者多。大學士崑山徐公元文其一也。所作詩文流傳禁籟。世祖惜其才命相妨。終受聖主之知。官之翰苑。屢承殊渥。今年春。舉尊詣杭州。偕前輩德清徐公倬謁見皇太子于行殿。令旨賜坐。謂曰。老成易謝。茲來又失一尤展成矣。字而不名。洵異數也已。先生著述甚富。所撰西堂雜俎。觀者胥悅。奉爲兔園冊。晚輯良齋雜記。學者服其雅馴。全集五十四卷。餘集七

十卷。鶴栖堂稿十卷。俱鏤板行于世。銘曰。

士也懷才或不售。遭逢聖世終旁求。圭璋特達自有期。鶴書召君六十餘。俾入史局掌詞曹。君之才大筆不休。有若札札機絲抽。趨庭有子登亨衢。遺榮辭老返衡茅。難進易退世所高。君于故里恣逍遙。水哉之軒蘭葉舟。琴瑟几杖官山幽。達天知命故不憂。鶴栖堂深御墨留。人生百歲語本虛。八十有七齒已優。著史況足名千秋。君今含笑歸山丘。吾銘維實言不浮。

承德郎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嚴君墓誌銘

康熙十有七年春。天子法古制科取士。詔在廷諸臣。暨外督撫大吏。各舉博學之彥。毋論已仕未仕。徵詣闕。月給太倉祿米。明年三月朔。召試太和殿廷。發題賦序詩各一首。學士院散官紙。光祿布席。賜讌體仁閣下。於時無錫嚴君。成省耕一詩而退。賦序置不作也。天子擢五十人。纂修明史。部議分資格。進士出身者。以館職用。餘給待詔銜。俟史成日授官。詔下。五十人齊入翰苑。布衣與選者四人。除檢討。富平李君。因篤。吳江潘君。末。其二子及君也。君文未盈卷。特爲天子所簡。尤異數云。未幾。李君疏請歸田養母。得旨去。三布衣者。騎驢入史局。卯入申出。監修總裁。交引相助。越二年。上命添設日講官。知起居注八員。則三布衣悉與焉。是秋。予奉命典江南鄉試。君亦主考山西。比還。歲更始正月。幾望。天子以逆藩悉定。置酒乾清宮。飲讌近臣。賜坐殿上。樂作。羣臣以次奉觴上壽。依漢元封柏梁臺故事。上親賦昇平嘉讌詩。首倡麗日。

和風被萬方之句。君與潘君同九十人繼和。御製序文。勒諸石。二月。潘君分校禮闈卷。三布衣先後均有得士之目。而館閣應奉文字。院長不輕假人。恆屬三布衣起草。二十二年春。予又入直南書房。賜居黃瓦門左。用是以資格自高者。合外內交構。逾年。予遂挂名學士。牛鈕彈事。而潘君旋坐浮躁降調矣。君遇人樂易。好和不爭。以是忌者差少。尋遷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編修。敕授承德郎。時二十三年秋七月也。冬。典順天武闈鄉試事竣。君乃請假。天子許焉。當君未仕。愛縣西洋溪。巨壑竹樹之勝。思買墓田。內舍終老。溪有橋。曰蕩蕩。因自號蕩蕩漁人。時山陰吳公廷祚。方知縣事。許助草堂之資。會應召不果。既出都。遂浮舟度嶺。訪吳公于肇慶。采硯而還。自是杜門不出。築堂曰雨青草堂。亭曰佚亭。布以窠石小梅方竹。宴坐一室。以爲常。君爲文無定格。不屑蹈襲前人。適如其意而止。詩篇沖融恬易。鮮矯激之言。慢詞小令。雅而不豔。所著秋水集。雜文七卷。詩八卷。詞二卷。嘗屬予序之。少工書法。入晉唐人之室。兼善繪事。山水人物。花木蟲魚。靡不曲肖。尤精畫鳳。翔舞竦峙。五光射目。觀者歎息。以爲古畫手所無。晚歲曾一修縣志。敍族譜。有以詩文圖畫請者。槩不應。暇輒埽地焚香而已。君年六十有一。返里居。以康熙四十一年正月卒。享年八十。先世自餘姚遷。無錫之嚴埭。曾祖湖。贈通議大夫。南京通政司通政使。祖一鵬。萬曆丁丑進士。累官刑部左侍郎。贈尚書。考紹宗。縣學生。以君貴。贈如君官。君諱繩。孫字蓀友。娶王氏。中憲大夫。知福州府事。□□之女。封安人。子三。沈曾。殤。泓曾。溶曾。孫六人。曾孫五人。卜兆也。在縣西蕭家灣。銘曰。

君之通籍也。天語諄諄。謂史局不可無此人。君之請假也。行將發軔。敕錄所撰詞以進。蓋受主知者深矣。蕩蕩之橋。洋溪之潯。秋水時至。比于君心。陸羽王紱。庶嗣其音。

#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七

## 墓誌銘四

### 朝議大夫戶科給事中降補國子監學正趙君墓誌銘

君諱吉士字天羽一字恆夫姓趙氏世居徽州之休寧仕爲光祿寺丞諱廷賢者君曾祖考也贈昭武將軍諱完璧者祖考也封文林郎進階奉直大夫贈朝議大夫諱時腴者考也妣汪氏累封恭人贈淑人君入籍杭州補府學生順治八年舉浙江鄉貢進士康熙七年謁選知太原交城縣事縣居嵩山中巖磴參錯孔河出塔莎谷東南流會于汾故水曰交水山曰交山縣曰交城地近屈產畜馬絕有力又饒灌木歲取其材以爲利君至日民間牧馬有禁上官廢南堡村木廠許沿河市賣山是利爲文水商民所奪交人重困往往去爲盜依山負固散則民聚則寇勢方張旁掠清源汾陽邢臺三縣君思翦除之首閱武于郭南令下士卒進退有序捐萬錢犒焉還語賓從曰民可用也會年饑君錄餓者七十人完廨舍垣牆使家人與處詢羣盜出沒所在多得其實爰申明乘墉保甲團練之法君乃言曰凶歲良民易迫爲盜吾當撫之遂詣河北都行荒政諭山農毋爲盜所脅日暮留宿陶穴詰朝相度蹊徑通塞村砦近遠知最險者三坐崖東西兩葫蘆川繞其下塞葫蘆口則官軍不得進保三坐崖則官軍不克登君默識之而還十年十



月朔。總督檄縣進勦。君行令山麓蒼靜安堡。期以月幾望。官兵進屯。先七日。置酒城隅。卻月湖。張樂于舫。許老穉。夾岸縱觀。越宿。復要崐山顧炎武。華亭陸慶臻。上海蔡湘。翦燭賦詩。密誡司夜者。促更籌。于子刻打五鼓。君起送客出郭。則守備姚順等。已先受約。統步騎兵四百集南關外矣。疾行四十里。饗士卒于水泉灘。別爲三隊並進。入兩葫蘆川。據三坐崖。賊烏獸散。散復合。且戰且奔。官軍分搜巢窟。先後獲魁渠二十二人。餘或降或自剄。君別淑慝。召山農終始不作賊者三十七家。賫以羊酒。其素不常夫徭者千四百三十家。編其籍入都岡。入山旬有六日。交山之寇悉平。君治交五載餘。修圖經。新橫舍。立倉廩。定軍營。折疑獄。罰賄鍰。使種柳鑿山。通龍門渠。溉田十萬四千頃。又力請上官復南堡村木廠。秣善馬于驛。士飽馬肥。用降賊攻賊。故能成功。巡撫上其狀。徵入爲戶部山西司主事。居母憂。還籍。服除。補戶部河南司主事。載丁父憂。起復。補戶部四川司主事。十四年。覃恩由文林郎進奉直大夫。二十年。奉使徵揚州關鈔。君寬以惠商。負販乘舢舨出入者。輒免譏察。輸稅者俾自封投槽中。胥吏苛斂之弊盡革。復命監督通州中南倉。旋入會典館。奉勅排纂鹽漕二書。二十三年。誥授朝議大夫。明年。戶部尙書科爾坤上言。賦役徵解。條目太煩。請更造簡明全書。天子允其請。開局山西司。君充纂修官。時總裁光祿寺卿龔佳育持議。謂州縣催科歲發由單。分壤地之則。使民知輸納之數。法至善也。惟因畿輔撥補地畝。歲有更易。而江浙稅課。起運存留。條目繁瑣。近例有司必合計州縣之田。刊入由單。尾數稍有不符。動行駁改。名爲易知。在百姓實

難知。請米數止升合勺。銀數止分厘毫。自秒撮絲忽以下悉刪除之。而升秒爲合。升絲爲毫。斯勘算易明。賦額仍無虧損。乃更定由單式。式未定。而佳育卒。計部在官人胥動浮言以畸零數不可除。古未有議刪去者。朝士多惑其說。於是給事中楊周憲特疏請勿更。天子下公卿議。君作論一篇。援唐元稹常州所上狀中云。斛止于合。錢成于文。在百姓納數。元無所加。于官司簿書。永絕姦詐。是則昔人已昌言之。且米有圭粟粒黍。銀有微塵纖沙。人之權量莫辨其形。鏤諸梨棗。徒繁其口。況會計凡析一爲三者。悉數之不能終窮。佳育議是事雖不果行。盈庭莫能難也。又明年天子需爭臣。試三十三人于保和殿。擢君戶科給事中。君上言。會典與紅本相表裏。故事內外章奏。付內閣典籍廳儲藏。歲久無隙地。因貯科房。往往散佚。又各部司簿錄。有第載國書。未譯漢文者。除二十五年前已經纂輯外。宜滿漢對譯。彙送內閣。以爲異日續修地。天子允行。旣而銜命勘河還。臺班有與居忤者。劾君父子各占籍。以仕吏議落職。久之。補國子監學正。君好學。善與人交。夙有知人之鑒。分校山西鄉闈。拔馮給事雲驢。又賞識錢府尹晉錫。汪編修灝。于未遇時。每常賦詩酬和。袞袞不休。疊一韻至万首。所居寄園。考定爲月張園故址。濬池累石。分布亭館。種花木。海內名士入都。恆留連不忍去。君脫略禮數。過者不知何者是客也。所著書有續表忠紀。寄園寄所寄錄。音韻正譌。徽州府交城縣志。詩藁尤多。俱鏤版行世。若交山平寇本末。則其友吳興夏。騶紀其事爲一書。君年七十有九。終于京師。卒之歲。康熙四十五年二月。朧也。娶汪氏。誥封恭人。子三人。道欽。貢生。候選。

儒學教諭。景從。山東布政司參議。分守濟寧道。景行。康熙丁卯舉人。內閣辦事中書舍人。女一人。嫁國子監生戴嘉猷。孫男一十二人。繼掄。歲貢生。繼扈。康熙己卯舉人。畢元。附學生。抗繼。撰國子監生。餘幼。未注士籍。女九人。曾孫四人。君之歸喪也。景從先卒。景行卜地于某原。葬有期矣。來請銘。嗚呼。君才傑也。宰百里之邑。積年未靖之寇。犯虎狼之穴。剗除之。其智勇有不可及者。而又詳于政典。使久居諫垣。言天下事。閭閻惻惻。何必不如古人。乃以微罪去位。一官左謫。徒令仰屋。梁著書以老。不亦可惜也夫。且徽州士族。多流寓四方。寄籍取科第。卽如先儒朱子。本婺源人。而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注籍建州建陽縣。羣玉鄉三桂里。彼夫城陽吳橫四子。吳守墳墓。吞居徐州。桂居幽州。炆居華陽。前史不以爲非。由是推之。君之子。似乎可道。吏議也已。銘曰。

宰山城。枹鼓鳴。探赤丸。吏不驚。去劇賊。枹鼓息。陟考堂。譽超特。入諫垣。進讜言。嗟青蠅。止于樊。官雖左。賓滿坐。人裸裎。焉挽我。酒百船。詩千篇。留述作。通都傳。伊人逝。孰譚藝。音徽亡。哀輓繼。策兆基。作銘詩。訂君實。無諛辭。

鄉貢進士魏君墓誌銘

君諱坤。字禹平。別字水村。世居嘉興之魏塘。今之嘉善縣也。曾祖考某。祖考某。考某。雖不仕。鄉黨稱善人。從祖吏科都給事中。大中。忤奄寺。受蒙蔽。刑死詔獄。世父學海。以哀毀卒。苦次。故言忠孝門者。首魏氏。君

十齡草今文。弱冠兼攻古文詩詞。家有田二十畝。不足供饘粥。父喪除。游京師。入太學。京師貴人延君授經教其子。既而客中吳。與嘉定陸徵君元輔。海寧陸處士嘉淑。訂忘年之款。詩詞日益工。尋就試橋門。撰石鼓賦。國子師交賞擊。以爲絕倫也。屢試有司不利。乃託迹貧幕。東游歷下。謁孔林。南入楚。粵西浮彭蠡。淹豫章。年五十有四。始舉鄉貢進士。兩與計吏偕赴禮部。仍下第。歲乙酉。復書驢券北上。以歲除前一日。抵真定之南關。寒甚。擁爐捉酒。乍飲三爵。聞一嗽。而君逝矣。太守寶應劉君。中柱君之故人也。哭君于篋下。質明。視其斂。含載以輻車。歸其喪。于是君之子錫琦。錫璉。將葬君于遷善鄉之東蚤圩。凶服來請銘。嗚呼。君之學。叩之而不窮。其修辭動中事會。所填樂章。被歌管。悉合于律。宜其有浙西才士之目。舉于鄉。謂晚且達矣。乃反速之死于道路。天乎人乎。若其持己正。臨財廉。非其道。一介不以入懷。非其人。近乎膩而不污。可謂有君子之守也已。君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六十。先娶陳氏。繼娶王氏。有子二人。孫男四人。女二人。所著有倚晴閣詩鈔。秦淮雜咏。歷山唱酬集。粵游記程詩。水村琴趣。多行于世。銘曰。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久留些。反葬于鄉。樂哉斯丘些。將詩可傳。抑又何求些。

歲貢生程君墓誌銘

歙縣程君諱凌。字葛人。一字肅菴。通經史百家之言。寄籍杭州。補仁和縣學官弟子。屢試不利。以歲貢入國子監。居歙之岑山。山形鐵峻。特立新安江中。爲一鄉屏障。君董工治樓榭。繚以垣牆。守望相助。草竊莫

敢窺。又新宗祠。以陸媪合族姓。通其有無。少出嗣世父。晨餐夕膳。事二人盡歡。且眷戀所生。終身孺慕。親亡。以兩房考妣合葬于一塋。築丙舍墓旁。歲時腰臘。禮拜上食。如生存。榜曰侍初堂。友愛昆弟。無間言。交友重然諾。不因燥濕輕重。能爲人釋紛。嘗陳亭戶疾。苦于至尊前。顏色不少慙。里居逢寇警。率鄉勇防禦。寇退。官軍牧馬于郊。村民供芻。菱不繼。君言于主帥。旋師客安吉。茶陵兵變。有司苦無備。君從容代爲區畫。上官允其議。城得全。君歸理家務。然不廢學。兩淮都運司志。自徐鵬舉。朱廷立後。續者無人。君分門編輯。頗挈其要。暇輒治方藥。療有疾者。所活甚多。以是閭閻無貴賤。咸稱君善人。君以明崇禎十一年十一月日生。卒于康熙四十三年十月日。享年六十有七。曾祖某。祖某。考某。本生考某。均不仕。娶吳氏。子四人。長喆。中康熙己丑進士。次啓。次哲。俱候選州同知。次鳴。國子監生。女一人。嫁國子監生汪琮。孫男八人。女六人。君既卒。歛諸生百二十有七人。合辭請以君入鄉賢祠。下上之論交孚。乃設粟主送人祠。將葬。君之季子鳴。請予銘其墓。銘曰。

不以爲人後而孝衰于親。不以身不仕而善諉諸人。庸言諄諄。庸德循循。祀替宗兮。饗序卜吉壤兮。桑津若稽古昔。庶追蹤于叔度元考之倫也乎。

嘉定張君墓誌銘

嘉定張雲章。既合葬考妣于先世之兆。率諸弟乞秀水朱尊尊。銘其藏。雲章。才士也。以貧游京師。適貴人

館願得生稱弟子。不應歸謁節使。思強其在門。終不應也。以是屢試有司不利。歸愈貧。然其守己益嚴。義利之辨。動以古人爲師。自事親而外。孝養祖考妣。盡子職。蓋張氏世以孝友聞。由來遠矣。志之曰。君諱履素。字子旦。一字雯來。七齡喪母。父禔授以四子書。通一經。工楷書。弱冠補縣學生。奉繼母如母。友愛諸弟。田產僮僕。恆推與之。娶李孺人。武英殿中書舍人允新之女。姻壺行。君喜得內助。晨羞夕膳。克承二人歡。魚菽之祭。歲時以禮。舍人嘗以珠二索計百顆遺君。大者重一銖。君初不審視。孺人亦不以耀首也。會君坐奏銷逋賦尾數未輸。除名。悒鬱不自得。年四十四。病卒。孺人教諸子力學。躬治紡車。脩祀事。逾謹。曰。祭大事。吾家婦也。其可忽諸。賓客至。必供雞黍。舍人珠旣封完。屢空。闔以內無交謫語。雲章生時。孺人夢大星墜于懷。占者曰。後必顯。久而名不登仕籍。孺人安之曰。命也。君沒後。孺人力持門戶四十餘年。以康熙四十六年。月日終。孺人有子五。雲章。雲蔚。國子監生。雲從。雲揚。縣學生。雲縉。業儒。女子一。贈孺人塔。內閣中書舍人朱文龍。孫男一十六人。女八人。曾孫女三人。銘曰。

凡民喪度。丘隧墓大夫。正其位。張南渡。徙姑胥。稱萬戶。江橋居。依仁鄉。橫港里。祖居中。昭考妣。卜習吉筮。協從。銘貞石。埋桑東。

歲貢生潘君墓誌銘

鄉貢進士烏程潘麟。舍舟謁予。蹲賓橋畔。請銘厥考之墓。問其門。世居縣之匯沮里。高祖可賢。奉政大夫。

知合州事。與兄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季馴同舉于鄉者也。曾祖某。祖某。考某。均不仕。問其出處。少補學官。弟子晚充歲貢生。職常授儒學訓導。未銓。問其年。生崇禎七年。月日。卒于康熙四十三年。月日。問其撰述。何書。則有易解。春秋傳考。家禮。小學外篇。天文星野辨。方輿曆法。錢法。鹽法。備荒法。諸書。律呂志。河渠考。花月田家曆。東齋隨筆。又以儀禮經傳通解。經朱子草創。未成足本。思取先後鄭氏。孔氏。賈氏。王氏。衛氏。敖氏諸家。會粹爲五禮。條目繁重。一手未果。論定也。富哉立言矣乎。今士習日下。由山長旣廢。司教者罕得其人。栗果少年。日不識九千字。擁臯比。乘木鐸。師嚴道尊之謂何。惜也。君之學術。經六藝。緯三才。未沾一命。以樂育多士。天實爲之。嗚呼。悲夫。君之學。一主乎敬。行事必告祠墓。與朋友交。長筵廣席。衆或讙。侍者見其以手畫膝作敬字。人或負己無慍容。施于人。無德色。言必踐。善必躬行。嘗論學于家。其子問朱陸異同優劣。君曰。學者宜收拾身心。慎勿道聽塗說。業日修。得失自見。先儒優劣。辨之不差毫釐。與我何涉。邪。其于門弟子請業。亦未嘗高談性命也。君年十二。聞剗令下。髮落。輒以尺紙裹之。齒牙爪甲。謹藏之。箝沒入周身之具。生平敦睦。同氣善難。悉書。蓋潛德忽耀。幽宅不可無銘者已。銘曰。

君之居。在茗雪。字東暘。諱開甲。讀父書。通六經。曲臺禮。尤研精。不矜名。不嗜利。孝于親。友昆弟。廣述作。何紛綸。去者疵。歸乎醇。銘君藏。列其目。俾名山。得著錄。君四子。長曰麟。叔也。天仲季存。君善人。宜有後。勒吾文。表耆舊。

徐州蕭縣儒學訓導樂君墓誌銘

維揚有嶽奇磊落之士樂君諱又令字允諧一字介冰少能文學使者試童子拔置府學名第一其爲人孝弟廣交友輕貨財闢菴圃京江中焦山障其下芰荷葭蒲樹園之數重有橘獨立結實青黃足當洞庭百頭暇招番禺屈大均賦詩宛平韓昌援琴鼓羽化之曲陶然樂其志也旣而海鯨深入戰後廢爲牧馬之場乃移居江都郭東八十里築洗心亭雜樹花柳比于故園風景略似乃講神仙服食之法成都費密爲作記君嘗一至京師以歲貢生入國子監選人按籍除君徐州蕭縣儒學訓導而君堅不赴也居家遂潔白之養父喪廬墓三年因徧覽青紫囊書兆基考宅家祭立宗子主之通族墳墓咸爲修治戚懿貧不能昏喪者必資以私錢胸無水旱燥濕鄉鄰鬪者以片言釋其爭蓋君之爲善不倦如此君以明崇禎十年月日生康熙四十五年月日卒享年七十配杜孺人子十人男四人長經內閣中書舍人先君卒次緯江都縣學生次統候選儒學教諭次大維揚州府學生女六人一適江都縣學生蔣旼一適揚州府學生陳琴一適國子監生高鼎蔚一適候選儒學訓導湯有娥一適江都杜德馨一適歲貢生郭元銳孫男十一人長宮聲揚州府學生承重服三年喪者也女九人曾孫男二人君晚自號悟賓道人擇地于攝山戴家庫題曰悟賓歸宿處戊子正月旣望井椁葬焉銘曰

舍儒官師老氏吁嗟樂君葬于此



文學鄭君壙誌銘

君諱珩。字原道。更字隨始。姓鄭氏。世居嘉興縣梅會里。里故無巨室。數門才者。曰西毛東鄭。鄭氏有鄉貢進士。知興國縣事。諱士奇者。君之父也。曾祖某。祖某。父某。三世均不求仕。君少治春秋。既而嫉胡安國傳義之非。投牒更治詩。家無田產。授生徒自給。所居破屋三間。垣牆不蔽。井闌竈觚。紡輒畢。聚一室。客至呼主人。闔門而與之語。率以爲常。每文會賦詩。君堅坐不作。間擬樂府。音節出入漢晉間。一及諸經疑義。講說紛綸。闌前賢所未發。以是問業者漸多。束脩之入。積累十金。或勸君營什一之利。君乃畀里人褚已。浮舟于泖。販吉貝花。中塗爲盜所刦。已還語君。異日必償。君曰。盜刦子。吾責子償。是吾亦盜也。子勿復言。鄰有曹甲。貸君白金二鎰。賣藥于肆。以甘旨養其親。終歲子母不納。或諷君收其藥肆。君曰。甲藉是養其親。匪利我財。共子職也。封其肆。是奪之食。傷孝子之心。吾弗爲也。由是人皆曰。君長者。貴人延君訓其子。推大宅舍之。居數月。語人曰。華門圭竇。吾素安之。此非吾寢處地。竟辭歸。久之。家益貧。冬無衣。脚或不韞。然終不以告人。年七十有五。以疾終。娶崔氏。先卒。子三人。孫五人。貧不克葬。族人謀率私錢瘞君。乃書君言行納諸壙。系之銘曰。

子非墨氏之徒。而葬之薄也。猶勝僕而委諸壑也。嗚呼。斯命矣夫。

#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八

## 墓誌銘五

### 中憲大夫知思州府事陸公墓誌銘

去平湖縣治東六里五行澗。有丘陵然。爲故中憲大夫知思州府事陸公之墓。公諱世楛。字英一。別字孝山。曾祖考長庚。中萬曆八年進士。累官南京通政司使。進兵部右侍郎。祖考啓鱗。國子監生。以孫棻貴。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考濬容。宣府推官。始封內弘文院中書舍人。累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妣譚氏。山東布政司參政贈太僕寺卿昌言之女。累贈淑人。公少補學官弟子。有文譽。順治五年。以選貢生赴吏部。除平陽府通判。又四年。同知登州府。又六年。遷知南雄府事。後十九年。丁父憂。服除。補思州知府。蓋先後視府事二十四年。未得遷。告歸。四年卒。卒時年六十有五。公之判平陽也。甫至而姜瓖構亂。遠近蠢起。應之平陽被圍。守以下局縮不能畫一策。公貸粟于富民。籍其丁壯。登陴固守。百日而圍解。旋誘降其魁渠。釋其黨師。後大饑。人相食。公爲粥食餓夫。馬周于郊市。辨民色。先後給之。餓者全活。其在登州。海寇揚帆。猝至。將逼城下。公立設守具。率舟師禦之。寇乃逸去。時叛帥海時行剽剝州縣。僭稱王。以公知兵事。戒勿犯境。又登有嫠婦。夜爲盜所殺。鄰里訐其媳有所私。慮事露。殺姑滅口。公攝縣事。

察其寃。求殺人者不得。禱于城隍神。夢一馬騰蹕不休。晨徧呼死者戚懿。媿婦有姊子爲驛卒。公疑焉。訊之。卒言殺人夜投牒入府。公念投牒時日。有文簿可稽。取驗之。字屬改竄。卒乃引服。蓋卒初意行竊。方入門。媿婦突出。猝加刃焉。媿實不知也。南雄嶺嶠門戶。疆理初定。平南靖南兩藩王並駐廣州。羽檄不絕于道。部將更替出嶺。一日。筆死七人。公馳見帥。論軍士罪。有戴孔雀翎者二人。入始興山。自稱平藩侍衛。發民鑿礮。民盡恐。公往詰曰。王雖尊。不得擅役吾民。今不使太守知。詐也。遂縛二人送廣州。王不敢問。黠僧與平藩暱。結精廬府郭外。誘婦女入。鎖其夫後圃。而燬其妻。閉置者十餘。公詢知之。僧故拳勇。手一楮。百夫莫敢近。乃詭言營齋。延之至。入門。門焉者根鬪。及堂階。則胥隸畢集。縛之以前。僧瞑目呼無罪。公先時已別遣捕卒。盡執僧廬所藏婦女至庭下。僧辭窮。公斃之杖下。邦人皆以爲快。嶺南俗好訟。公曲喻以理。赴愬者漸息。暇築天峯書院。課諸生。溫鏐。王灑等講學。買田以饜之。去之日。老穉拒輪遮馬。不得行。立祠。府治東。士民春秋社祭。其莅思州。值王師凱旋。軍馬絛繹。府舊設平溪清浪二衛。後割歸胡廣。而站夫猶循例派協。公請于上官。得免。繼遭旱祲。斗米二千錢。吏請開徵秋稅。公不可。民德之。輸者過半。前守以增賦得遷。公覆丈以弓。無餘壤。請反其舊。又持議謂思州雖列爲府。所屬止四土司。居民附郭不滿百家。丁糧不及一小縣。而又商旅不通。營伍不設。供億難與他府齊。宜仿黔西平遠近制。降爲州。隸之鎮遠。而以施溪一土司割附銅仁。可救一方之困。議未允。公乃以病引歸矣。公孝事父母。友愛諸弟。篤友誼。能通財。

不以生死爲厚薄。家無美田宅。遇人有緩急必應。未嘗責報。歸田後。足跡不詣公府。有司行鄉飲酒禮。請公爲賓。辭者三。然後赴。晚結方外社。與禪人通復。今釋。縱譚清淨理。通復工于詩。今釋者。前進士仁和金堡也。公守南雄日。爲治丹霞精舍以居。公歸後。舍之于東園。遂終老焉。公于詩歸風合雅。不墮叫囂之習。文格醇正。手輯南雄思州二志。事必徵信。集若干卷。存于家。公生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配張恭人。生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合葬于墓。子男八人。咸有文行。一嗣仲父某也。女五人。俱嫁士族。孫男九人。女二人。銘曰。

嗚呼。古之循吏。久于其官。政以不煩。民以不冤。公于黔于粵。除惡必先。濟之用寬。客至張廬。廬旅居船。士也。討論。席研壺餐。志其山川。申畫十田。有德有言。溢于炎塵。宜爾子孫。克昌厥文。美哉鮮原。秀木丸丸。罔有後艱。

許封君墓誌銘

晨有造吾門。劓啄者。童子以告。眎其刺。則給事中山陽許君也。延之入。布衣菅屨。請以弟子禮見。主人固辭。稽顙而後言曰。志進不幸。連遭父母之喪。鮮民之生。分不如死。茲日月有期。將葬。惟先生之文無諛辭。庶取信後世。敢請銘。按狀。公諱某。字信孚。其先自吳徙于淮。世居山陽縣之東村。曾祖歲貢生某。祖鄉飲賓某。考柎師參佐某。公讀書通大義。不就試。居父喪。自初終及葬。一準于禮。母病。視藥餌。惟謹。祭必致齋。

家法嚴肅。不飲酒。不圍碁。無嬉戲之具。教諸子以義方。少不當意。輒施夏楚。性質直負氣。不肯下人。恆慷慨自許。曰。人生不行萬里。豪氣何由得伸。乃南浮江漢。北走燕齊。西逾河洛。歸治菹圃。將老焉。既而就給事君鐵嶺官舍。因東涉遼海。視其子。行取入京師。補戶部主事。改授兵科給事中。旋掌禮科給事中。印加五級。公初授封文林郎。進封朝議大夫。配周氏。慈惠有壺儀。初封孺人。進封恭人。子男三。長給事君。志進也。次某。次某。俱國子監生。女三。俱配士族。孫男三。女五。尙幼。公及恭人之還里也。給事君方擬奉潔白之養。而恭人以康熙四十四年五月先卒。公旋以四十五年正月病終。宜給事君之擗踊號泣。深以不幸自傷也。以予論之士。惟貧賤得顧父母之養。然無升斗之祿。糠粃不飽。雖欲啜菽飲水。盡其歡。難矣。若一登仕籍。官守言責。拘繫不得自由。聞親喪。逾時奔者有焉。不得奔者有焉。彼夫墨衰經以治兵。奪情而秉國政。豈其初心不作孝哉。殆亦時勢迫之。貪位之念。旣萌。立身一敗。遂不可以爲人子。今給事君以言去國。眷戀庭闈。朝餐夕膳。病奉藥裹。喪視斂舍。凡附于身。周于棺槨者。無不致其誠信。勿之有悔焉。而且吏不呼其門。朝不釋其服。孝子慎終之禮。斯可勿憾。毋亦不幸之幸也。與。銘曰。

淮之水。悠悠得地而流。有崇者丘。是爲太岳之裔。給事中之考妣。合葬于是。幸哉有子。

知交城縣事靳君墓誌銘

君諱治青。字東表。先世自歷城徙遼陽。曾祖某。贈光祿寺□。祖某。贈通政□。考弼。通議大夫。兵部職方司

郎中。君其第三子也。年十三喪父。習舉子業。服除。試不售。補筆帖式。以瞻敏稱。出知太原府交城縣事。交故巖邑。號難治。君至。興教化。勤撫綏。開誠布惠。民乃胥悅。歲乙亥。平陽地震。人死者萬計。君奉調勘災。掩骼賑飢。殫竭心力。會禁旅北征。道出雲朔。奉軍符協辦糧草。鄰縣率多浮派。君獨斟量緩急。極意節省。民無重困。又踰沙漠。送戰馬至大青山。不敢告勞。無何。郡檄下。督責文書過當。君素寬和。及是忿甚。因得心疾。不復出廳事。然庶務能舉。大綱無闕冗者。閱三年。乃請歸。歸六年。遭母崔淑人喪。疾益甚。又踰年。遂卒。子昔游太原。嘗一至交城矣。縶馬城隅。登萬卦山。日暮風雨作。遂留宿僧舍。夜聞擊柝雜魚板聲。山僧竟夕不寐。晨起。鋪眉苦眼。有髮色。詢之。山去縣西北五里。逼寇穴窟穴。其徒慮驚客也。其後錢唐趙君吉士宰是縣。請于上官。調兵勦平之。然遺種尙未盡。及君爲政。幾于臥理。而在交九年。邑無桴鼓之警。民樂其業。以是信君之才爲不可及已。君嘗依其兄養疴官舍。暇探四明三衢山水之勝。間賦近體詩小詞。清疎秀逸。頗入作者家數。惜乎短折。未克升堂入室也。君生于康熙己酉十月二十五日。歿于乙酉十一月三日。妻孺人李氏。故安徽巡撫都御史諱炳之女。柔順有婦道。生康熙丁未六月二十六日。歿于乙酉十月十三日。子寶齡尙幼。經紀君之喪。而合葬。君夫婦于某原者。君之仲兄寧波府同知治荆也。銘曰。一朝之忿。疾不可醫。胡才人之不達。而命止于斯。吾銘幽宅。太息齋咨。矧伊兄弟。奚其不悲。

儒學訓導倪君墓誌銘

同里倪君。識之四十年。君時授徒城東竹亭橋。卽其人。恂恂有君子之容。觀其文。悉本經義。君早見知于有司。九試場屋不利。年四十八。以歲貢入國子監。諸城李侍讀澄中。讀其廷試卷。亟薦之。榜發。以儒學訓導待銓。是秋。赴順天鄉試。復不遇。君乃焚所作詩文。就子宜南坊邸舍。講經義。學爲古文辭。其說經不專主宋儒。謂易有君子之道四。不當專主爲卜筮之書。又謂尙書古文可疑。武成紀日。與召誥。顧命異。益可疑。又謂孔子說詩。蔽以一言。曰思無邪。淫奔者豈暇作詩。而孔子取之。常依小序爲是。又謂大小戴同授禮。不當偏廢。大戴氏宜去。月令存。夏小正去。明堂位存。明堂投壺。則參用之。又謂說春秋者紛綸。皆害于義。孫復胡安國刻深尤甚。又謂羣經縱有錯簡。宜仍其舊。宋元諸儒多逞臆見更易。未免侮聖人之言。其持論頗與予合。因留不去。取韓嬰鄭康成以下詩說五十家。折衷而抄撮之。旣而予移家具寓宣北坊。轉徙斜街花市。君授經宣武門內。弟子著錄者日衆。乃避跡西山。君精于易卜。斷卦奇中。又善青黃紫囊之術。撥沙發水。偶爲主人相度。聞者造請日繁。君曰。吾術期避禍爾。諸公欲以化者要福。不可得也。先是有例。選人入貲者得先除。君念親老。思謀三簋以養。束脩之入。悉輸之官。名常注除日矣。或紊其籍。歷數歲。名反居後。遂引歸。歸事其父。飯糲焚枯。怡然樂也。逾年。痛其弟天無子。遂成痼疾。歲在丙子。筮之得乾之同人。曰。此六月之卦也。吾其以是月終乎。壬辰。果卒。年六十有一。君諱我端。字郢客。初名野王。字古期。先世嘉靖中。自紹興避倭亂。徙嘉興。曾祖文遇。國子監生。仕爲廉州府經歷。祖某。早卒。祖母胡。持苦節。授

君毛詩孝經者也。父某不仕。母張氏。妻吳氏。子二人。仁存。國子監生。鳳喈。海鹽儒學生。女一人。壻國子監生沈某。孫一人。女孫一人。君事祖母父母孝。友于諸弟。無間言。又急人之難。故人有孤。不負其託。平居義命自安。客或憫其不遇。秋試以關節進。拒不受。又臨財廉。口不言利。婦翁念其貧。贈以負郭田六十畝。君固辭。翁沒。亟還外家券。人有所負。不責償。其人內媿。久而獨完其逋。或以計中君。君亦未嘗宿怨。其學以正心術爲本。博通經史。尤邃于詩。橐雖未就。言詩者莫有過焉。間與浮屠道士還往。然臨終誠其子不得作佛事。其持正若是。嗚呼。今之爲校官者。許以費進。黃口白面。後生。目未覩九經之文。擁臯比自詡師表者。不可悉數。以君之學。俾登講席。庶幾合乎古之書院山長。足爲士子圭臬。而卒不得試所長。老于逢掖。死不亦可惜也夫。于其葬。宜有銘。銘曰。

文林郎知舒城縣事朱君墓誌銘

里有同進士出身。知廬州舒城縣事朱君諱振。字嗣宣。一字千仞。所居州東灣。在清香樓左。蓋府治卽秀州治。故名。君孝父母。友愛諸弟。睦族人。以兄事予。其論學。以主敬爲本。文尙體要。去枝葉。歲乙卯。受知崑山徐公秉義舉鄉試。第三人。己未。試禮部。釋褐于太學。丁卯。籤除今官。戊辰冬十月。覃恩授文林郎。壬申六月。卒于官。舒城自崇禎壬午遭寇亂。非邑丘墟。入皇朝。雖加意安集。然居民多鴈戶。遇歲凶。輟耕而走。



催科不前。又路處劇騷。送迎官長鮮暇日。俗好鬪。士多廢學。君至。首葺明倫堂。月課士子。以經書義。均賦稅。清保甲。勸農桑。息爭訟。凡害于民者。次第去之。莅官之明年。武昌兵變。王師有征。由舒入楚。民大恐。市肆皆閉。君曰。師行糧食。絕其食。是導之掠也。令大開縣門。悉民間市肆所有物。徙置兩廡。君立堂下。俾胥史輿隸。操斤權。具斗斛。束芻菱。洗盆甃。君平物價。而嚮之兵。兵獲醉飽。歌舞而去。先是上官欲調江寧兵。戍英霍府。檄下。俾封桃溪運米船。以載典史。請任其役。君曰。無庸。舒非必由之道也。旣而府檄復下。令釋所封船。人乃服君善料事。縣多槁壤。水利久廢不治。舊有七門三堰十塘。漢頡羹侯信始造。至魏。揚州刺史劉馥修復之。溉田二萬畝。迄于明。知縣事。范得民。劉顯。更事修築。民共其利。後爲勢家曲防。遏之。使不下。君循覽故蹟。毅然以疏濬爲己任。諏日鳩工。畚鍤聿興。克復其舊。舒民布穀旣稔。赤白相雜。計部以所輸米色不純。行令赤白分貯。山農苦于分揀。君力請漕督。援河南事例。免分貯。其言曰。身爲親民之吏。而民隱不知。罪已不勝誅矣。若知而隱忍。是視一己之功名爲重。而萬民之怨囂爲輕。義之所不敢出也。漕督嘉其強項。允咨計部焉。君治舒五年。盡心民事。不遑暇日。以勞邁疾。終于官舍。囊無長物。舒人祀之名宦祠。且率私錢。設祭道左。執紼泣下者千人。旣歸喪。以康熙四十二年十月。葬于嘉興縣北辰字圩祖塋之左。於是鄉之父老子弟。謂君循吏。宜配食鄉賢之列。衆皆曰。可有司得請。乃造栗主。送鬻宮。君之曾祖某。祖某。俱不仕。父某。敕封文林郎。舉鄉飲大賓。年九十而卒。母張氏。贈孺人。繼母父氏。封孺人。妻凌氏。亦

封儒人子三德溥嘉興縣學生修永益求俱國子監生女二一嫁王上舍藩一嫁吳上舍瓚孫男二人尙本向東女二人嗚呼今之號稱能吏者吸民膏髓以善事上官得拔擢入臺省部曹比比也若君之宰邑目不知有上官第以勤民爲先務或惜君脆促未盡其才然使再假之年彊直自遂難乎免于上官所勅是則君年之不永獲全其名未可謂君之不幸也已曩者君謁選人于京師就子舍館相與論古今得失聞予一善言喜動于色有過未嘗不相規也蓋知君之詳者莫予若德溥兄弟請誌君墓遂不復辭銘曰悅以使民民功曰庸胡不報最而遽凶終邑有俎豆里配瞽宗君可勿憾反葬家江

### 文學管君墓誌銘

管氏之望出太原又出彭城其自陝西三原遷于宣州則宋靖康間諱某始也自宣城遷懷寧則明洪武初諱某始也君諱某曾祖曰某有隱德祖某嘉靖癸酉舉人知金谿縣事考某縣學生員君年十八補學官弟子以文試有司輒置高等名籍甚于時貴池吳應箕次尾宣城管質無疑交譽君延之入復社復社者東南知名士相結持清議拒闖人黨與東林卿大夫聲氣相附和者也應箕實爲倫魁君辭不可謂必有鉤黨之禍未幾果然福王南渡馬士英阮大鍼柄用濫以名器假人江東諺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而大鍼之母君之姑也一日君往省焉大鍼留之邸謂曰弟欲官乎君不應曰道匪遠也池州太平需同知府事督餉數月可遷爾君以不習吏事辭遂亟引去大鍼既死平生藉其勢者或竄匿或繹純繫之

或遇于道。至唾其面。而君獨以遠權力。一無與焉。人曰。咎君可謂皎皎素絲。涅而不緇者已。君性孝友。六齡繼母。王撻之無完膚。幾絕。婢奔告其父。父大憾。君曰。母撻兒。教兒也。家人聞之。盡流涕。及父卒。執喪盡禮。讓產及其弟。鄰里匱乏。有昏喪。必助之。君始居懷寧縣北荻坂。廬舍爲寇所焚。乃徙桐城。棕川之梅渚。晚結茅杏花村。築之得坤之萃。曰。括囊无咎。无譽。因自號晚訥。書其壁曰。飽吾嬉焉爾。臥吾寧焉爾。醉吾陶陶焉爾。又曰。惟慎無憂。惟忍無辱。惟靜長安。惟儉長足。君子學博綜經史。旁及醫藥卜算之書。老而愛釋典。恆語其子曰。吾前身恍惚。忽在深山草閣中。積雪千丈。有龐眉叟。行送別。執手不能舍。來自雪中。吾生矣。吾沒之日。亦必以雪夜。及臥疾。天大雪。擁破起曰。吾其逝乎。遂卒。君妻阮氏。曾祖鸚。巡撫浙江都察院。右都御史。祖以臨。欽州知州。考士鑑。銓授府推官。歲乙酉。叛卒屠城。阮氏遇賊。以刃脅之。不從。身破重創。猶罵賊。幸不死。享年七十。乃卒。子男二人。茹芝。茹穎。女二人。孫男三人。女六人。曾孫女一人。銘曰。適來雪也。適去亦雪也。夫子之潔也。琢銘幽宮。永勿涅也。

文學曹君墓誌銘

君姓曹氏。諱山秀。字中峽。嘉興人。祖父皆不仕。君幼習詩。補縣學生員。歲乙酉。嘉興城破。子年十七。依外父馮君。避地練浦塘東。君世居幽浜。子兄事之。有吳君苴者。人目爲狂生。家橫涇水曲。相去各二里。而近中道。爲五兒子橋。三人者。暇輒相訪。糲飯一盂。肉一杓。酒一注。留必醉飽。日將暮。悵悵不忍別。及橋徘徊。

橋上縱論天下事。有不合。吳君瞋目視大譁。唾及人面。橋畔叢祠有病僧。聞之駭。蹣跚出窺戶牖。則見笑啞啞不止。疑始釋也。旣而予同君讀書烏木橋村。賦詩日酬和。君有詩曰。魯連思蹈海。申徒欲沉河。猗嗟古之人。不爲世俗阿。俄而盜劫主人。居君有弟從學。善泅水。盜至。遂投河。君亦亟投河。沉浮于水者數。其弟竟死。而君不善泅水。反得不死。鄉人以爲詩讖。君痛弟。故自是不復作詩。專治舉子業。弟子從之游者。漸衆。館真如僧舍。僧寂月通儒書。能詩。予每皆吳君造君。則寂月亦至。劇談移日不去。夜坐爇勒龜琉璃燈下。恆達旦不寐。寂月語人曰。與諸君譚。假令載筆記之。卽法言中說也。聞者怪之。不顧。予旣客游四方。久之。吳君亦入楚。轉客于黔。以卒。未幾。寂月亦逝。君十赴省試不利。乃附載運船。訪子京師。會子奉命主江南鄉試。君至。則大困。旅食淨度寺。著散懷錄。自遣。比予還。則君已病。遂不起。予往視其斂。兄子某扶其柩還。半塗亦沒淹。數月始達于里。子某葬之。先世之原。君娶某氏。繼娶卜氏。卒時年六十。嗚呼。方子與君田居。往還晨夕者。寥寥數子。相見肝膽畢露。妄謂天下無不可交之人。無不可言之言。其後朋游日廣。夷擇怨隙。皆非吾意所期。始信久要之難。悔少日之失。而轉惜舊友之亡。爲可痛也。銘曰。

生吾以爲兄。死吾與爲銘。人不如故。先民豈欺我哉。

### 張君墓銘

南徐之州斗分野。大江浮浮繞城下。吁嗟張君老環堵。易緯蒼牙詩媿雅。曉吟午誦夜膏火。稽之于古關

學舍包咸韋昭庶其亞。身雖不遇行則果。貽厥子孫三獨坐。施于有政無不可。譬諸江流千里寫。發源自岷者君也。有崇斯丘神所妥。斧屋旣封樹粉檜。納銘于幽告來者。

高士李君塔銘

高士李君者。自上海來平湖。割西宮道士之樓居焉。以醫藥自給。年七十病卒。君先世曰尙袞。曰中立。皆舉進士。尙袞未授官。中立爲大理寺右評事。又有立武功與倭戰沒者。建祠南匯城。代爲士族。而與君游者。多不知其門閥。年二十問道走桂林。名書什版。而與君游者。終不知其官資。君娶伍氏。再娶殷氏。鞠氏。先後生子九人。悉夭。而羣從皆學官弟子。與君游者。或不知其有家室子姓。於醫受業于季父中梓。士材中梓撰方書一十七部。君補撰藥品化義醫學口訣脈訣彙辨痘疹全書四部。刊行之。有延之治疾者。數百里必往視。疾愈不書報。或酬以金。輒從。西吳書估舟中買書。不論美好。由是積書三十積。繞臥榻折旋皆書也。與居游者。相對樓下。不知其儲書之富。客過無分出處貴賤。怡顏相接。暇則坐輕舟。載花郭外。藝庭前。飲客酒。必自遠致。山肴海錯。饌必豐。與君游者。不知庖爨何地。而君意所嚮何者。爲疎密也。歲在丁丑。冬十有一月。予至平湖。則君已疾革。視之。猶披衣起坐。出所著□□□□。南吳舊話錄。暨所撰詩古文。曰放鷗亭集。并以付予。且命弟子以所儲書二千五百卷畀焉。其餘散去。平居玩好。一瓢。一笠。一琴。一硯。悉分贈友朋。越二日終。遺命弟子。用浮屠法。盛尸于龕。焚其骨。瘞之塔。後二年。訪君葬所。則近在東湖。

之潰。其友江某。實治其藏焉。弟子蔣某。徐某。請子銘。以垂之永久。銘曰。  
君諱彥貞。厥字我生。後更延夏古。爰遁于野。改字辰山。亦曰寒村。被道士服。栖琳觀之側。汎汎松舟。而  
泝而游。疾者熏灌。或以解散。有花有苗。有甲有條。步攔兮逍遙。有經有子。有文有史。搖筆兮伸紙。有肴有  
脍。有藪有魚。留客兮康娛。嗟君之窈窕兮。忽自逃于釋兮。嗟君之去故都兮。委恆幹于東湖兮。或疑羽流。  
或謂僧伽。視我銘辭。其高士邪。



#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九

## 墓誌銘六

### 烈婦楊氏墓誌銘

華亭之鄉。伍胥浦之右。有水曰璜溪。陳氏世居其上。烈婦楊氏者。儒學生諱某之子。給事中諱某之孫。嫁陳某。生三子。一女。歲在乙酉八月。松江城破。游卒乘勝至璜溪。執陳某。斧傷其首。烈婦奔救其夫。卒舍某執婦。某得脫。婦給卒曰。毋縛我。我走及汝。卒信之。比登舟。遽躍入溪中死。時年三十有一。陳氏之僕。有妻曰張惜。匿葭葦中。見婦死狀。兵退。其長子曰治。年十二。號于溪畔。越二日。婦尸浮溪而得。就斂。當是時。游卒大掠溪上。一婦投溪之東。曰徽州商人孫氏之媪。一婦投溪之西。曰儒學生孫諤妻顧氏。三人皆完節死烈。婦幼能讀毛詩。孝經。列女傳。平居訓子女不輟。舍傍有梅三十本。皆其手植。蓋至今存也。治好學。多材藝。游于京師。以醫自給。將歸葬其母。乞其友秀水朱彝尊爲銘。銘曰。

溪之水。法法若斧者。墳於戲女子。而烈如是。旣活其夫。乃捐其軀。有子也賢。壺行斯傳。我銘于石。南史是擇。

### 蔣孺人墓誌銘



康熙二十有三年。彝尊謫官。居京師之宣南坊。武進龔勝玉持束紵。升堂再拜。請銘其祖妣蔣孺人之墓。彝尊老矣。而文不加進。恆自慙。許之而未果作也。後三年。勝玉復謁。予宣北坊。固以請。乃取其季父巖所爲行狀誌之曰。

孺人姓蔣氏。先世侯爵也。自宜興徙府城。曰某。曾祖考也。曰某。江西吉安府通判。祖考也。曰某。國子監生。考也。年二十三。歸龔某。事孀姑以孝。姑歿。哭盡哀。上膳繆慕。無異事生者。其持家以儉。蒿簪布裙。躬自操作。相夫子三十年。生產日益。既遭亂。率其子士樞。匿深村葭葦中。士樞中溼疾殞。叔子士黯亦殤。越三年而寡。孺人少知書。能讀孝經。列女傳。教其子若孫讀書。歲時臚臚。修祀事。惟謹。門以內肅然。睦于娣妯。族人喪葬。輒以錢資之。有貸者。靡勿與。與不責其必償也。孺人年七十。季子士燕。以治曆官。欽天監。歷科博士。假歸。於是五子及婦十孫咸奉觴爲壽。鄰里以爲榮。既而士燕又死。歲在己未。孺人亦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七。子男八人。女一人。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勝玉好學有文。以國子監生知名一時。昔河東柳宗元。于其母盧。叔妣陸。伯祖妣李。皆不外求。而爲之誌。勝玉宜古是師。顧數請于子。子則烏能詳孺人之壺行也。系之以銘。銘曰。

杞也如。宋也子。楚也芊。蔣諸姬。文公裔。封通侯。陽羨里。後徙郡。世廡仕。孺人賢。爲龔婦。孝厥姑。配嘉耦。訓子孫。勤莫比。善必昌。自今始。蓼莪山。樹枌梓。井同穴。葬于是。勒吾銘。庶垂久。

朱孺人墓誌銘

先太傅文恪公有女二人。其一作配臨安縣儒學教諭平湖陸君淪原。彝尊之王姑也。生子塾。以能詩聞于時。女嫁劉炳圖。文恪公子女中。孺人最少。年十四。嬪于陸氏。族黨交稱其賢。敬以事姑。謙以接娣。媿以自處。家人外。忘其爲宰輔臣女也。孺人生于萬曆三十八年正月日。歿于崇禎十六年十一月日。年三十四。卒之日。一女甫嫁。子猶未婚也。陸君悼孺人不已。遂不復娶。獨居四十年。及卒。有孫四人。曾孫男女七人。於是埜昇孺人之柩。耐葬于東湖之鱗圩。虞彝尊爲銘。彝尊生時。先太傅已卒。是時曾祖王母何太夫人尙存。孺人歲歸寧者再。伯叔舅弟姊妹羅拜于堂。猶記孺人貌言必莊。行坐皆有矩度。今老矣。回首少日事若夢寐。先人北門之宅。曩之聚族居者。已不可問。及孺人之葬北門。羣從少長。零落殆半。銘其墓。不禁涕泗之下也。銘曰。

朱氏之先。居商河之澚。贈少保者。孺人曾祖。祖同厥官。太傅爲父。實相熹宗。事在策府。陸亦清門。莊簡後昆。夫也通儒。子才逸羣。齒雖不永。後嗣則繁。東湖之澚。松柏在原。兆基井椀。孔固且安。孰銘幽宅。乃其歸孫。

嚴孺人墓誌銘

常熟隱湖之濱。隱君子毛翁居焉。其繼室曰嚴孺人。孺人者。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尙書。武英殿大

學士贈少保諡文靖諱訥之曾孫降慶丁卯鄉貢進士承廕中書科中書舍人諱治之孫國子監生諱構之女年二十有三嬪于毛氏孺人生長高族既嫁卻綺執金翠之飾簪蒿裙布甘與翁偕隱翁先有母戈甫昏疾篤孺人居姑喪所以致其孝者無不盡也翁先有一子三女孺人撫之若己出所以用其慈者無不周也翁于家祭折衷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行之孺人潔治錡釜所以將其敬者無不專也翁從游錢尙書謙益之門勤學嗜古博覽典籍謂經術必本漢唐庶窮源得以津逮乃于崇禎元年開黎藁之局發雕經十三史十七于所居汲古閣下時諸務未中條理明年孺人來主中饋分命僮僕各執其役黜勘之賓剗之工裝潢熟紙之匠各從其宜秩然有序則孺人內助之力居多自元典章用宋熙寧經義取士所主傳注率本淳熙諸儒明因之經生立異義者黜又以灑掃應對進退易古小學其後書數方名均置不講而識文字者寡矣挾三家村夫子兔園冊足以取高第靡好爵而有餘無事洽聞周見也翁深憂之力搜祕冊經史而外百家九流下至傳奇小說廣爲鏤板由是毛氏鏤本走天下翁既沒孺人持門戶又二十一年其季子辰精小學傳寫諸家金石書畫記及古五曹九章算經思盡刊刻以行可謂善述先人之事者已翁初名鳳苞字子晉後更名晉別字潛在天啓崇禎間屢試于鄉不利兵後遂高蹈不出有五孺人出者四曰褒曰衰曰表存者辰也孫二十人曾孫二十三人翁之葬也錢尙書銘其藏矣今以孺人附辰率其諸兄之子來請銘銘曰

裴宗五眷李族三祖志尙詩書相門之女河間汲郡抱經以傳隱君嘉耦其功媿焉同穴既封考宅永久  
我作斯銘竊附蒙叟

### 王淑人墓誌銘

淑人諱克榮姓王氏順天宛平人今保和殿大學士太子太傅兼禮部尙書加三級熙之女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尙書諡文貞諱崇簡之孫布政司使贈太子太保禮部尙書諱愛之曾孫太子少保吏部左侍郎山陰胡公諱兆龍之子婦河南提刑按察司使介祉之配也世祖章皇帝時王公胡公並以翰苑受知備顧問侍左右兩公交好日篤同居禁近無間言旣而胡公沒遺產甚薄公配劉夫人鞠育三歲孤比長延經師教之學脩脯必豐又睦于懿親日費恆誦持門戶甚力王公每歎其賢曰吾當以女爲之婦於是淑人年十五歸于按察君事姑惟謹不以生長富貴自矜也君旣通籍爲工部營繕司員外郎遷兵部車駕司郎中以清白自勵俸入苦不支淑人拆花鈿易米鬻嫁具于市不少靳及出爲湖廣按察司僉事督理驛鹽事務會王師平雲南凱旋橋櫓輶馬絡繹于楚君治公務不遑啓居淑人事其姑彌謹明年君移官山東布政司參議督漕運駐德州未行而淑人卒卒後遇覃恩誥贈恭人進贈淑人生于順治十七年十月甲寅沒于康熙二十二年七月辛巳年僅二十有三淑人產五女其三天謂按察君曰姑老矣宜亟見孫爲置妾媵二人視之若姊妹然及淑人沒舉子三人女四人嗚呼婦德之難也貴則凌長才則嫉

下蓋往往然矣。淑人孝事其姑，順事夫子，而仁以逮下，可不謂賢乎？且匪獨淑人之賢，亦以見王公門內之訓之嚴，交友之厚，而按察君伉儷之重，自淑人沒後，十年不更娶，皆人之所難能也已。銘曰：以淑人之德，曾不永年，迴鸞有紙，賁于下泉，伐石于燕，奪玉之白，刻我銘詩，可永無泐。

孫恭人墓誌銘

戶部廣西清吏司員外郎休寧程君岳，造予旅，昨奉幣稽首而曰：曩者屯溪石橋之建，先生記之以文，道先君子爲德于鄉里甚備，今不幸先恭人喪，將合葬于某原，卜兆有日，冀先生一言掩諸幽，敢以請，予不敢辭，迺按狀誌之曰：

恭人姓孫氏，世居縣之西山，父處士某，有五女，不生男子，恭人最少，嫻內則，處士憐之，及笄，歸程翁子謙，翁遠服賈，質邊滌泗，穎毫諸州，恭人居事舅姑，盡力潔盤餐，而能飭躬以儉，暇課婢種紫瓜，白苣蔬，果繞牆屋，夜督女婢篝火治機紵，以爲常，惟教二子，厚脩脯，延名師，講經義，每放假，叩以所學，則色喜，謀于夫子，置祭田，春秋聯其宗族，又念所生之不祀也，別爲祠屋，立粟主，俾二子陳俎豆拜焉，矜戚懿之窮者，賻鄰里，鄉黨之死喪者，至率水之隄，屯溪之石梁，動費金鈔累萬，恭人悉勸翁成之，蓋翁固樂善不倦，亦由恭人傾箱篋不少靳，蓋所見者遠，而所施者弘矣，今世祿之家，夫不以智率，婦不以義從，往往爲之婦者，輒制其夫，夫亦甘受制而不知恥，卽爲善之念，油然而根於心，而管鑰恆司於內，雖銖兩之需，不謀諸

婦不可得。由是失其初心者不少也。惟浮屠道士營造。動以禍福惑愚婦人。則施予者有焉。以予聞恭人臨沒。誠其子勿作佛事。嗚呼。恭人孜孜爲善若是。特不惑于二氏。此士君子所難能也已。恭人生于明崇禎元年。月日卒。以康熙四十二年。月日享年七十有六。以覃恩誥封子二人。長卽員外。君次崙。內閣中書舍人。出嗣世父後。女三人。均嫁士族。孫男五人。女一人。曾孫男一人。銘曰。

德積于身。寧責報于子孫。然不爽者天。徵信者文。吾銘其藏。豈惟以貽程氏之後昆。

### 馮媪家銘

嘉興縣治東南三十里。曰練浦。浦之東民居。曰馮村。村之女有終身不嫁。年六十七以死者。曰馮媪。媪之兄。歸安縣儒學教諭馮君也。葬媪于君之宅西二十步。而誌之以文者。君女壻朱彝尊。方媪年少。父母欲嫁之。媪之言曰。吾好直言而貌樸。好直言必獲罪翁姑。貌樸則不禮于壻。嫁焉未有不困者也。吾從兄嫂以居。而送父母老。何以嫁爲。馮君憫其言。不復強也。媪之父母旣沒。食于其兄者四十年。君旣就官。乃依予妻以居。抱予子女甚謹。予游嶺南歲丁酉正月。媪以疾卒。予妻視其殮殯焉。予哀媪無祀。爰封以土。銘其藏。在某年月日。嗟夫。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嫁而寡。守貞宜也。其或未嫁而夫死。雖未從之。以身守其言。不改其節。蓋世之所難能。故或旌其門。或表其閭。則猶有名焉。若媪之貞。無得而名焉者也。予嘗疑媪迷惑佛氏之言。詢之馮君暨予妻。則媪生平未嘗事佛。異哉。媪之所以自處也。銘曰。

猗女子之不字。無非無儀。瘞汝銘汝。夫又奚嗟。

葉姬冢銘

葉姬者。乳子于襁褓者也。子生四齡。姬歸。歸九年。浙東西大旱。飛蝗蔽天。歲饑。人相食。而姬之夫適死。因就食于家。子家自先太傅文恪公以宰輔歸里。家無儲粟。先大父繼之。益以廉節自礪。知楚雄府事。還力不能具舟楫。至是先大父已卒。先處士安度先生家計愈窘。嘗至絕食。從祖諱大定。通判成都。以蜀江米四斛貽處士。米色殷而糲。食之咽喉。若中魚骨。姬不得飽。乃流涕辭去。十年之中。凡五嫁。而夫輒貧。嘗語人曰。安得十郎驟富。使我老不復更嫁乎。其言可憫如是。十郎謂子也。姬年七十有一而死。死之日。後夫益貧。子妻爲典衣買棺以殮。越明年戊申。予在濟南。聞而哀之。資其夫錢若干。俾往瘞焉。寄之以銘曰。婦人五嫁。理則不可。貧實驅之。否誰依者。傷哉貧乎。乃至辱其身乎。

# 曝書亭集卷第八十

行狀

徵士李君行狀

曾祖考應徵國子監博士。祖考士標，寧海州同知。贈尙寶司丞。考寅，國子監生。君諱良年，字武曾，初名法遠，又名兆潢。年三十，乃更焉。先世江陰人。明洪武初，提舉行千四者，徙居嘉興長水上梅會里。七傳至博士中萬曆元年，舉人，有詩名。著澄遠堂彙稿，司承繼之。有蒼雪齋集。常同知寧海州事。值冷口兵入，圍城固守三月，以勞卒。而城陷，巡撫右僉都御史曾化龍上其事，得贈官。君之考上舍，以結客破家，餽粥恆不給。然必延師教諸子。妣顧孺人佐之。脯脩獨豐。故君之兄弟咸奮志于學。君九齡能草時文，十齡解賦詩。既而上舍客死詔州，家產益落，鬻其故居。兄弟並棲小屋。君又喪偶，就族人爲童子師。予方避地長水，偕里人詩篤酬和。處士屠曠謂予曰：子之才，里中罕儷。吾門有李生，將來庶幾與子並駕乎？予遂與君定交。晝輒劇譚，夜或褻被共寢。四方賓客至，則釀錢留飲，相與論詩文流別，議有不合，難答紛綸，聽四坐折衷而後已。君既再娶，始有居一廛。集同里詩人聯句樓上。君兄繩遠，弟符與焉。江鄉言詩者，目爲三李。時商丘侯方域、南昌王猷定，皆以所撰詩文鏤版于浙。君覽之終卷，曰：是不難。遂期予共作古文，沿流溯源論

行狀



次之於詩持格律甚嚴。嘗抄撮詩中禁字一卷授學詩者。繼乃舍初盛取中晚唐及宋元諸集。別出機杼。鏘洋淡沲。極唱歎之致。於詞不喜北宋。愛姜堯章。吳君特諸家。故所作特穎異。予游京師。轉客太原。後二年。君亦至都下。無所遇。留宣府。予從逆旅。見君。期之復入都。偕游西山。題詩于壁。傳抄者不絕。一時朝士爭欲識吾兩人。每召客。客輒詢坐中有朱李否。合肥龔端毅公鼎孳爲文酒之會。延知名士三十餘人。君以墮馬後至。獨見跋矣。必俟君至乃舉爵。宛平孫侍郎承澤謝客著書。特與君爲忘年友。長洲汪編修琬爲文高自矜詡。獨傾心下君。沛縣閻舉人爾梅論詩斷斷。惟與君相洽。君方欲羅當代之文。甄綜爲一集。曰文緯。人咸冀君之錄其文也。故縞紵之投恆倍。又持論和婉。多可少怪。善言作者之心思。故人皆樂就君論說。永年申檢討涵盼常語人曰。聞朱十論詩文。使人心慴。未若李十九之可親也。於時曹侍郎申吉出撫貴州。引君爲助。旣開三藩同撤。君曰。亂將作矣。遂力辭歸。爲母壽。旣抵家。雲貴告變。歲戊午。天子思得博學文儒。備顧問著作之選。君被薦入京師。己未三月朔。召試體仁閣下。賜大官饌。高坐而譙。中以詔旨。謂文武科進士殿試。未有此典也。君譙畢。纒纒千言。賦詩皆極瑰麗。閣臣以八十卷進呈。顧君不與焉。君旣不得意。有鳳陽守延君。君與偕。守重君。自畫諾外。悉以委君。君留久之。歸築秋錦山房于漾葭灣。其南曰觀樞。枿曰剩舫。北曰息游草堂。坐臥其中。弟子著錄者日衆。君精心計。其築草堂也。構楹柱枿。瓴甃之屬。一經鳩度。立匠人圻者于前。分授之斧斤。旣施。不爽尺寸。至于相原田。治耕稼。藝蔬果。雖農圃。恆歎。

以爲不及也。其後兩至福州。贊巡撫軍事。尋以崑山徐尙書乾學開書局于洞庭山。君應其招。助修一統志。自是歸不復出。予旣罷官。與君往還。投壺飲酒。無異少壯時。今年五月。君病瘧。旣痊矣。復病。竟沉。縣不起。享年六十。初娶錢氏。兵科給事中桐鄉諱允鯨之孫。生員汝邁之女。繼娶陸氏。子一人。潮偕。國子監生。孫男三人。菊房。莢房。蓉房。君所著有秋錦山房集若干卷。嗚呼。自君以薦入。不登朝簿。同時無不惋惜。雖然。才也者。衆人所嫉。當日與君並薦。稍以才自振。若宜與陳維崧。富平。李因篤。上元。倪粲。仁和。吳任臣。宣城。高詠。旣登用矣。皆未遷一階。以沒。以君之才。使入仕籍。安知不有忌者。而君得優游幕府。偃息于田里。菽水足以養親。大小之山。上下之澗。足以樂兄弟。詩書足以教子孫。耕桑足以課童僕。則天之所以予君者。不爲不厚。彼一命之榮。要不足爲君重也。竊意君雖未仕。他時國史傳文苑。宜及焉。乃因潮偕之請。書其平生大槩以爲狀。俾後之君子有所考。

### 國子監生錢君行狀

國子生錢君旣卒。其子炆。衰絰稽顙。請予作狀。予與君居同里。君之舅譚給事瑄。陸閣學棗。予中表兄弟也。炆又從予游。講經學。習聞君門世。及君行己本末。義無可辭。狀曰。君諱樞。初字又鶴。世居海鹽半邏村。本姓何氏。始祖某。于洪武中坐事戕。屬其次子某。于錢翁。遂更錢氏。五世祖徽。中嘉靖壬辰進士。官禮科給事中。以星變陳言。請斥方士。忤旨免歸。講甘泉湛氏之學。卒贈太常卿。高祖與映。嘉靖甲子順天舉

人曾祖周內閣辦事中書祖嘉徵以諸生入貢留京師值莊烈愍皇帝初踐位是時魏忠賢方怙勢人莫敢言嘉徵首上疏劾忠賢滔天十罪直聲動一時久之除知松溪縣事還卒于僧舍考泮崇禎丙子舉人妣譚氏山東布政司參政贈太僕寺卿昌言之孫官生貞和之子君生十齡而孤居喪如成人克盡禮服除兵起城遭屠乃奉母村居而君之祖留松溪唐藩建國擢監察御史時七閩未入版圖謀報有司奉臺檄捕家口繫君獄中祖還始得釋旋補學官弟子授弟楨以書或勸君入國子監試京闈君乃一至都念母譚孺人不已卽引歸鹽鼓菽水盡潔白之養有餘周其族鄰買田以供舅家墓祭俄弟楨歿以所愛子燔爲後及弟婦遺腹生男君殫心撫育之居母喪尤盡孝葺治先世丙舍手植松楸嘗稻麥果窳必薦新于祠屋至于私錢出入無錙釐妄費審緩急後先以分薄厚不嗇不濫人咸服君治家之有法而予嘗遇君子舅氏所劇譚古今事君世受尙書能辨析今文古文中文之別而兼通周官禮經國理才之方吾鄉自明宣德四年析嘉興縣地立秀水嘉善二縣其時祇依戶籍爲憑不以疆界分書故三縣之田互嵌民相安者二百餘年迨萬曆十三年嘉善之民忽以糧額不均起訟於是三縣爭訐紛綸不已蓋至今猶然江浙賦風重吳俗相傳明太祖惡張士誠拒守故重斂其民畝稅有輸官七斗餘者君所論辨其非是謂禍始于賈似道經界推排之役當日原有官田民田官田輸租民田輸稅其後知府事趙瀛取而均攤之嘉興官田不及二千頃而民田五千八百餘頃故其賦最輕嘉善民田止三千一百餘頃而官田二千七

百餘頃。故其賦于三縣中。差重。輕重由官民田數不均。非因嵌田之故。著論萬言。推行事始。更端詰難。其言旨悉與予合。予益信君學術之有本也。君娶陸氏。繼娶吳氏。子男六人。女一人。孫男七人。女十人。嗚呼。今之治舉子業者。局守宋儒之訓注。百翻兔園之冊。足以取科第而有餘。問以鄉曲之利弊。茫然如坐雲霧。其與斯世何裨焉。君能繼其家學。彊而自遂。又以餘力考稽財賦鹽筴之源。黎然有會于心。發爲論辨。無異建始文學御史之議。惜乎不用于時。終老牖下人。亦罕有知者。此予因焮之請。傷君之亡。不可以不述也。謹狀。

#### 亡妻馮孺人行述

孺人姓馮氏。諱福貞。字海媛。世居嘉興練浦之陽。考諱鎮鼎。歸安縣儒學教諭。妣胡孺人。生母沈氏。教諭君爲學官弟子有名。交漸廣。乃徙居府治之北。再徙碧漪坊。去先太傅文恪公第近止百步。教諭君年過四十無子。生孺人。特珍愛之。五齡延塾師陳翁。授毛詩孝經。有費姥者。往來教諭君家。見孺人聰慧。爲先妣唐孺人述之。唐孺人屬姥爲妣。是夕。教諭君夢文恪公衣袞造其門。遂以孺人許。孺人爲配。寒家自文恪公以宰輔歸里。墓田外無半畝之產。祖考忱予公。知楚雄府事還。僅敝衣一籠而已。至本生考安度先生。家計愈窘。歲饑。恆乏食。行媒旣通。力不能納幣。孺人年十七。爲贅壻于馮氏之宅。遭亂。兩家各去其居。唐孺人病終丙舍。安度先生攜兩弟播遷塘橋之北。生祖妣蔡孺人又歿。先生益窮苦。孺人旣昏。孺人贊

予往待養。教諭君以田二十畝持券付孺人。孺人語子曰：「割父之田以奉翁，非力養矣。」辭不受。挈其女至塘橋，鬻所有金條脫，治饔膳，爲兩弟補紉衣履，隘不能容。遂賃梅里道南茅亭之居。迎先生至里，繼又移居接連之橋。予授徒不給，遂南渡嶺，越二載歸。則孺人徙西河村舍。是冬，復還梅里。所居屋人傳多鬼物，日爲凶宅。孺人不少懼。每晦夜，滿屋梁皆白光，牆下鷄嗚，隔有聲。女巫來言，發之當得金。孺人謝曰：「吾夫家累世顯官，可以不貧。今貧若此，天也。非所得而得之，天其殃之矣。」蓋居是宅十一年，未嘗萌一念及室中之藏焉。教諭君卒于歸安官舍。孺人聞訃，攜子昆田及老嫗二人見星而奔。是時新塍以西盜賊充斥，舟子咸股栗。孺人拊心號哭至哀。羣盜舟泊岸，相顧不忍肆劫。予年二十，卽以詩古文辭見知于江左之耆儒遺老。時方結文社，輿詛誓樹同異。予槩謝不與，而四方知名士往來于禾者，輒造梅里。孺人治酒肴必豐，雖夜分區畫立辦。賓客過者，談讌極歡，或淹留旬日方去。花鈿無多，盡付質庫。晝夜紡績以贖。客至復質，如是以爲常。交謫之言，初不聞于楯內也。歲癸卯，予客永嘉。其冬，安度先生病革，將無斗儲。孺人邀予姊妹同視湯藥。予歸未旬日，而安度先生棄世。孺人哀毀，治喪事靡不中禮。旣而予游大同，轉客太原。入于京師，復留濟南。孺人力持門戶，歲時臚臘，修祀事惟謹。延經師于家，誨昆田，必具酒肉，操作愈勤。夜率二女治機，絞不輟。坐昆田于紡車之旁，執卷于燈背，令就火光課書所讀書，必成誦乃已。給紙筆使臨摹法帖。凡昆田交游至，或有燕朋雜于坐，孺人必嚴誡勿與交。越五年，予歸里，爲昆田婚，買宅于鄰。宅西

有竹曰竹垞。謀葬安度先生。唐孺人于長水之東。將井椁矣。葬師僉言不利主婦。謂改歲乃可。孺人語子曰。姑之柩留丙舍二十餘年。翁亦六年矣。此而不葬。葬何時乎。禍吾當之。勿悔也。乃克葬。葬尊以序。當後晦在公。孺人事公。無以異于事安度先生也。歲在乙卯。公歿于項氏寡姊之室。孺人往治喪。成禮。宗鄰稱其賢。孺人既嫁二女。教其孫及外孫。一如教子法。己未。予以薦召試體仁閣下。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辛酉。充日講官。知起居注。是年主江南鄉試。雲南平。覃恩封孺人。壬戌。挈孺人入都。癸亥。子入直南書房。賜居黃瓦門之東。甲子元日。彝尊方侍宴。天子念講官家人居室。特賜肴果二席。孺人九拜受之。洵異數也。是月。子被劾謫官。三月。移寓宣武門外。孺人尋病。病愈。以秋八月。浮舟潞河還。語子曰。君恩重。夫子且留。毋悻悻去。自是。予留京師。既補官。孺人聞之。乃復由江淮北上。抵泊頭。運河水合。孺人中寒而病。扶入車。既至。病漸痊。壬申正月。子復罷官。三月。解維張灣。津路濳紆。以五月次東昌。則分水牖已閉。舟中酷暑。孺人病又作。比旋里。爲長孫完娶。時生母沈先已病歿。家人祕不言。孺人詢知之。大慟。病復發。饘粥不進。其後時止時作。猶強起櫛沐。理家務。迨冬十一月。馮村族人以教諭君墓木且伐來告。孺人心悸。意謂未然。既而果遭伐。孺人悲憤。病愈劇。蓋自是臥不能起。醫藥不能療。及臨歿時。語不及家事。惟執昆田手曰。汝幼時。汝父遠客。我教汝讀書。冀汝上進。今汝七試。而名不成。我又不能待命也。夫語訖。昆田方哀號。而孺人逝矣。孺人生于明崇禎四年九月廿一日未時。卒于康熙三十三年二月十四日卯時。

享年六十有四子一人。昆田禮部注籍監生。娶沈氏女二人。一嫁吳江周能察。一嫁桐鄉儒學生員錢琰。又從弟麟性沒。二女無所歸。孺人撫爲己女。一攜至京師。嫁國子監生秀水徐雍。一嫁吳江貢生吳南齡。孫二人。桂孫稻孫。孺人歸。予將五十年。少日遭亂。恆與予夜避叢篁密篠中。流離顛躓。凡徙宅者十一。始克寧居。爲兩叔一子四女一孫。昏嫁治兩翁及母胡喪。備諸辛苦。又津塗往來。莫或遑處。蓋終身憂患。未嘗一日自安。平居慈愛。肯周人之急。所至鄰里戚懿。無不歡洽。雖漁娃竈妾。食必推與之。以是孺人之歿。聞者無不歎息。嗚呼。悲夫。謹撫其遺行。以告立言之君子。

誄

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浙閩軍務朱公誄

嗚呼。邾婁之後。望沛及吳。其在于齊。東郡是居。枝分葉布。本一根株。公之哲弟。讜言無隱。撫浙制畿。中法而殞。紀于太常。易名惟允。公也繼起。早歌鹿鳴。牽絲作宰。視草爲郎。黃圖樹屏。儷于薇堂。天子是葵。殊渥超拜。紅輪碧幢。填撫嶺外。入奏嘉謨。出承大賚。公旣莅止。綱舉目治。薄賦惠商。吏畏民懷。人不敢者。公乃有爲。盜先殺人。後收貨賄。舊染汚俗。積不能改。公捕獲之。悉沉諸海。江則有沱。船則有戈。商行千里。劃槩而歌。頌公之德。久而不磨。旣遷于閩。治與粵備。閩兵易譁。教之以整。閩俗易囂。鎮之以靜。公于仕己。喜慍不形。扁舟歸第。對客一枰。宣勞河曲。疾疾乃嬰。公疎禮法。胥無水旱。廚傳雖盈。濁醪糲飯。不知公者。謂公

爲媿。公率寮屬見必分曹。肺腑之語。辭不在多。不知公者。謂公爲驕。公今逝矣。還喪歷下。我瞻大東。老成徂謝。舍彼華堂。銜悲長夜。公之清忠。當代共知。吾思他日。國史紀之。無徵不信。視此誄辭。

### 哀辭

#### 沈武功哀辭

歲在己酉冬。予將往濟南。友人沈武功送予落帆亭畔。越二年歸里。武功偕予登胥山。賦聯句詩。未幾別去。予留江都。武功寄予書。將葬其父處士君世涵。具狀來請銘。銘未就。鄉人自南來。則武功以正月癸丑死矣。武功幼遭亂失學。九齡始自讀書。日記誦萬言。長工于詩。性恬澹。不樂仕進。居父喪盡禮。事母至孝。卒時年三十。沈氏自南京大理寺卿玄華。以廉慎聞。其子文琦。博洽負時譽。人謂必相繼取科名。卒不遇。再傳至處士君。省試將見錄矣。復擯。而武功亦困窮死。嗚呼。生才實難。顧武功以上世多文采。疑天子沈氏。獨厚。然皆終其身不得志以死。至死且天。此人事之最悲者。爰爲辭以哀之。武功諱傳弓。秀水人。辭曰。處賤以爲榮。遇不詭也。豐實而藏華。行勿毀也。孰是人斯。壽止此也。妻亡矣。遺其穉女。親老矣。鞠及童孫。菽水伊何。況甘旨也。嗟行之人。悲未已也。矧在同游。識君久也。嗚呼。欲銘其父。而先哭其子也。

### 祭文

#### 弔李陵文并序



朱子登乎采掠之巔。覽大漠之野。見有雪山。峙乎西北。若出若沒。若廬若旅。回睇從者。忽失其處。從者曰。是所謂天山也。李陵之臺在焉。朱子曰。噫嘻。有是哉。竊嘗論陵本文士。顧以家世爲將。欲立功殊域。方其召見武臺。恥隸武師軍。請得步卒五千。自當一隊。其才誠有過人者。及兵盡矢窮。以身降敵。知衣椎結。對蘇武泣下沾襟。抑何陋也。其身辱名隳。亦足爲負才喜功者之戒。然陵方降敵。隴西士大夫咸以爲媿。而司馬遷猶力爭以爲國士。雖大節如武。終不以衛律遇之。交好尤篤。則其情有可矜者也。河梁之詩。爲五言所自始。使得一鳴鏡歌郊祀之盛。庶幾史克正考父之美。復見于漢。乃委之漠北。幸而武奉使倡和之詩。得復流傳于世。迨武既歸。其悲惋無聊之思。必有甚于平昔者。登臺而望。豈乏感時懷友之作。惜乎不傳者蓋已多矣。自古愛才之主。宜莫如漢武。然其所好。特司馬相如靡曼之詞。枚皇東方朔俳諧之體。以遷之文。陵與武之詩。獨未聞有稱焉。至柏梁旣成。賦詩高會。當極一世之選。乃所與賡歌颺言。則衛青輩一二麁豪武人。及大官上林丞。刀筆俗吏八九而已。此何爲者邪。賈生之才。文帝不善用之。爲世所惜。若武帝之于陵。用違其才。殆又甚焉。嗚呼。才士之不遇于世。自古然矣。爰命從者。酌之以酒。而爲文弔之。其辭曰。

入雲中而四望兮。路百折以登危。既絕漠之驚塵兮。悼失身于騫期。嗟平城之搆患兮。三十萬其莫支。曾不念祖父之數奇兮。丕大賢于武臺。以五千當萬騎兮。固宜心一而不離。何女子載于行間兮。將在軍而

莫知。儒生不可使卽戎兮。妒人不可與謀。無援師以委敵兮。何百口之足讎。死既媿成安兮。生復慚乎泥野。憾因杼之妄言兮。遂投杆于謀者。前奚侯使上坐兮。後丁靈之嘲我。殺身既難能兮。寧歸國之不可。斧冰以爲糲兮。續帶以繩。瞻畢昂于南街兮。望天漢之東傾。朝忽忽其就暮兮。夜迢迢而獨興。雖永絕于君親兮。尙見思于友朋。刀環旣違願兮。何故鄉之足慕。驅橐駝于鼈牛兮。獵霜禽與秋兔。登荒臺之良絕兮。送故人于長路。舞短服于樽前兮。聽悲歌其如訴。身雖陷沙漠兮。盟未忘乎曹柯。歎形迹之長乖兮。豈忠信之可訛。居殊域而心故都兮。夫孰明子之無他。彼河梁之高倡兮。麗五字而爲詩。感杜甫之遺言兮。謂二子其吾師。斯人不可作兮。大雅其衰。才士自古而失職兮。奚吾生之足悲。

### 告江神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剛鬣柔毛。香帛之儀。致祭于大江之神曰。某欽承上命。主試江南。自誓此心。澄同江水。惟神昭察。濟以安瀾。如其寸衷有味。徇人賄託。廢棄真才。神靈有知。允當罰殛。復命渡江。甘葬魚復。以爲後鑒。謹告。

### 貢院誓神文

年月日具。官某等敢告于天地神祇先師孔子之前曰。某備官禁近。皇上拔於衆中。俾典試事。主恩深重。惟有同事一心。攬真才以佐盛治。命下之日。師友親懿。一概屏絕。今入棘闈。用白于神。如或心存曖昧。過

抑真才。狗一人之情。而受一言之賄。託通一字之關節。神奪其算。鬼褫其魄。五刑備其體。三木囊其頭。刀斧分其尸。烏鳶攫其肉。矢言之出。百神共聞。謹告。

祭孫侍郎文

公之歷仕。記則有史。公之生平。藏則有銘。我姑略焉。詳公交情。往歲丁未。我未公覲。公獲我詩。賓座賞擊。庚戌八月。謁公之堂。我祛公攬。借步于廊。款語未已。旋羅酒漿。自是過從。月必三四。公召我趨。我歸公至。嗟世論交。不樂草茅。雖在丘園。以位自高。誰肯忘年。攜謙用勞。公以先覺。自稱同學。題扁見貽。竹垞之楣。我歸二載。公顏未改。仰屋著書。一本程朱。河淮之議。水田之利。舍彼薦紳。芻蕘是詢。公學不泛。考古能鑒。示寶琰玉。僉口爲劍。尊曰不然。作釋圭一篇。公書報我。謂云可傳。歲且更始。祠考亭夫子。執於視壺。廢徹而備。公言子去。歲必來助。我考之喪。見星而奔。公命哲嗣。馳賻國門。書言臥疴。未克躬唁。期子重來。慮不爾見。我時臨發。對書載眺。朔南攸隔。歲月其愴。既達于京。公果逝矣。不覩公容。視公孫子。回憶公言。聲悲益吞。僅一人知己。而又不存。觴酒在筵。挺燭在几。我涕有盡。我哀何底。

祭納蘭侍衛文

嗚呼。往歲癸丑。我客潞河。君年最少。登進士科。伐木求友。心期切磋。投我素書。懿好寔多。改歲月正。積雪初霽。紉履布衣。訪君子第。君情歡劇。款以酒劑。命我題扇。炙硯而睇。是時多暇。暇輟填詞。我按樂章。綴以

歌詩。翦綃補衲。他人則嗤。君爲絕倒。百過誦之。迨我通籍。簪筆朶殿。君侍羽林。鮫函雉扇。或從豫遊。或陪曲宴。雖則同朝。無幾相見。我官旣謫。我性轉迂。老雪添鬢。新霜在鬚。君見而愕。謂我太臞。執手相勗。易憂以愉。言不在多。感心傾耳。自我交君。今逾一紀。領契披衿。敷文析理。若苔在岑。若蘭在沚。君於儒術。鏘學博通。文詠書法。靡有不工。康里巉巉。李尤魯紳。旣陞都刺。未知孰雄。君之勇略。侍帝左右。騎則籟雲。射必穿柳。出師絕漠。不憚虎口。乃眷帝心。倚毗良厚。當其奮武。不知善文。及爲文辭。不知能軍。允矣君子。才實逸羣。隨陸絳灌。異於前聞。和氣婉容。承顏以孝。友于昆弟。古昔是儔。謙謙者守。溫溫者貌。逆之勿詆。順之無傲。花間草堂。淥水之亭。有文有史。有圖有經。炎炎者進。或鍵而扃。縫掖之來。君眼則青。浮醪于觚。盛倉以筆。夜合惺忪。花散箴帙。聯吟比調。曾未旬日。詩朋尙在。忽焉輟瑟。蠶尊月朔。謂君尙生。問疾而止。入巷心慚。復者在屋。升自東榮。魂招不來。躑躅屏營。寢門旣哭。容車將騁。大泉一枚。蠟燭一挺。佑以荒辭。泣下如綆。靈兮有知。痛無不省。嗚呼尙饗。

### 祭劉太夫人文

嗚呼太君。其德斯柔。色斯愉也。孝以爲婦。而順以承夫也。以嚴則母。慈則姑也。卑尊長幼。咸克有孚也。樂善之勤。靡終初也。相少保公之起家。縣令而躋尙書也。太君子時。挽鹿車也。千里之行。奉板輿也。在汾之陽。在浚之都也。錦軍之城。白門之廡。往必俱也。總師于邊。贊中樞也。耆德旣降。壺範益據也。九伐司馬。五

教司徒也。三典司寇。進三孤也。榆翟之榮。錦韜象軸。賁于閭也。公沙六龍。皆民舉也。其三同懷。二人翰苑。女封夫人。則鳳雛也。孫曾則百。誦誦揖揖。螽斯如也。爰自侍郎公之填撫。竟青徐也。河山十二。極海隅也。沉寃之獄。滅其辜也。敝勅之民。緩其逋也。災傷之地。蠲其租也。賑者累萬。必及其孥也。是乃奉太君之教。以成公之訐謫也。蓋太君之仁。匪特下及家人子姓而已。凡賓客之至。問所須也。及饌遺所無也。貸者無不輸也。惠心淑問。難悉敷也。嗚呼太君。貴矣富矣。昌矣大矣。壽矣康矣。榮矣哀矣。稽之于古。殆莫之與符也。某等從侍郎公游。歷下獲拜太君于堂。而忽聞長逝。誠不禁涕泗之霑裾也。牲之糝也。酒之醺也。盤有果而俎有胾也。踞陳于筵几之前。念德容之如昨。而不可視矣。爲文告哀。冀靈之式鑒。而享此肴蔬也。

祭黃母周孺人文

嗚呼孺人。嫁不必鄉里。寓公是歸。產不必多男。有子而才。當其相夫子而仕也。六館四門。教胄子也。監丞之賢。孺人爲之耦也。及其殞所天而孀也。慈闈之訓。兼義方也。徵君之賢。孺人成其名也。嗟世營營。聲利是求。維孺人之德。安貧勿憂。餐以菽水。不事鼎飪。服以縞綈。不事玉錦。古聖微言。載在六經。有圖有史。百氏縱橫。香廚祕閣。易散難并。監丞就讀。廣爲探纂。徵君益之。凡八萬卷。朝哦夜誦。孺人佐之。機綬之聲。徹于書帷。歲著雍敦。敦。閏月修病。我辭白門。言歸柴辟。徵君邂逅。周在浚之宅。時鶴書初下。有司敦迫。人爲君喜。君盛其額。匪榮名是逃。念母氏兮劬勞。商秋乃發。達于燕郊。陳情之語。僅徹東曹。哀訃忽至。杖桐而

號見星斯奔。過市則哭。觀者道旁。屏營踟躕。矧在彝尊。猶子情親。帷堂未拜。漬酒遙陳。臨風涕泗。魄告哀  
之不文。嗚呼尙饗。



# 曝書亭集附錄

葉兒樂府

折桂合正宮

聞紅塵。袞袞公侯。白璧黃金。肥馬輕裘。蟻陣蜂衙。鼠肝蟲臂。蝸角蠅頭。神仙侶。淮王雞狗。衣冠隊。楚國獼猴。歸去來休。選个溪亭。作伴沙鷗。

又

故鄉人。千里書投。漁弟樵兄。盼我回舟。老僕長鬚。侍兒赤脚。穉子蓬頭。趁新雨。過時插柳。揀綠陰。深處騎牛。歸去來休。二頃秫田。一簣糟丘。

又

挂輕帆。潞水春流。夾路煙花。直下揚州。第二泉邊。第三船裏。第四橋頭。喚十五女青蛾。對酒。點兩三條紅蠟。藏鉤。歸去來休。老子尊前。最愛歌喉。

又

近南湖。結个書樓。橋影前溪。塔火中流。梅蕊衝寒。荷香銷夏。楓葉鳴秋。松樹底。一壺村酒。柳陰中。幾隻漁



舟歸去來休。典我春衣。日日郊游。

又

問先生。老矣何求。一片西山。幾載勾留。獻賦長楊。挂冠神武。捐珮瀛洲。也曾簪筆。跼螭坳。右手也曾移家。住。鼇禁東頭。歸去來休。閒把君恩。說與朋游。

天淨沙

一行白鴈清秋。數聲漁笛。幾點昏鴉。斷柳夕陽時候。曝衣人在高樓。

水仙子雙調

昏鐘百八戍樓敲。旅夢三千鄉路饒。平頭六十今年老。算不如歸去好。得逍遙。且自逍遙。閒摘朶山花簪帽。緊隨身。村沽滿瓢。醉拖條竹杖過橋。

又

半湖山上采樵夫。百步橋邊垂釣徒。三家村裏耕田父。這生涯。都不苦。要歸與。只便歸與。錦屏風。蒼厓紅樹。白雪灘。金盞玉鱸。綠楊灣。赤米青菰。

又爲毛大可輓姬人曼殊豐壘花匠女也

玉堂傳說小名兒。檀板能歌絕妙詞。銀鈎會寫相思字。記人扶。拜客時。勝豐臺。一捻花枝。留客住。豪端染。

紙想夫憐。箏柱調絲。今日箇長恨題詩。

沉醉東風

香茅屋。青楓樹底。小蓬門。紅板橋西。雖無蔗芋田。也有桑麻地。野蒿薇。結箇笆籬。更添種山茶。綠萼梅。這便是。先生錦里。

又題周編修漁隱圖

檝頭船。茶壚酒盞。藕苗衣。笏笠筠竿。撈鰕柳樹陰。放鴨蘆花岸。畫圖中。儘自消閒。縱使君恩未許還。終不學鋪眉苦眼。

清江引

西風古寺攀楊柳。落日低銜岫。山行萬里程。水次雙江口。鴈兒不來魚定有。

普天樂中呂

小樓前。疎林外。芟基丹井。顧況書臺。灣灣綠水深。點點青山矮。釣侶詩朋看都在。把封泥酒甕齊開。雞頭竹胎。穀芽餅餤。油菜花臺。

又

到清秋。開家宴。生魚切玉。野雀披緜。村村斲蟹肥。日日湖菱賤。對竹千竿書千卷。悶來時。別箇花船。白蓮

寺前青陽橋外金粟山邊。

朝天子送分虎南還

驢車慢些小住長亭者疎林不隔遠山遮。幾點新黃葉。雲脚天斜。鴈書橫寫。趁歸人南去也。離別漫嗟。只可惜中秋月。

又

魚標稻苗爭似南湖好。月寒沙柳夜蕭蕭。帆影卸三姑廟。暗水橫橋。矮屋香茅。看黃花都放了。絲繸布袍。再不想長安道。

又送融谷宰來賓

箏絃酒船且緩坐紅亭。勸仙兔飛度鷓鴣天。種柳濱江縣。木樨花邊。柑子堂前。算輕郵道六千。涼煙暮蟬。話十里河橋遠。

又

花時荔支日日堆江市。石牙山翠雨絲絲。榕葉交廳事。萬里相思。六六魚兒。盼雙雙新燕子。清詩小詞帶幾箇平安字。

同作

錢唐洪昇昉思

鸚鵡鳴。啼徧枕。柳樹鬱金香。散雨如酥。村社敲銅鼓。退食公餘。岸幘升車。向青山。開弔古。男巫女巫。醉酒拜劉因戶。

前題

秀水徐善敬可

梧邊柳邊。飛不到。衡陽雁。牂牁江上。伏波船。遙把才人餞。桂葉青圓。蕉實黃鮮。荔支林。紅萬點。葛仙鮑。仙天付與。丹砂縣。

前題

錢唐張翔麟衛園

雷江瘴鄉。到日官梅放。訟庭無事。畫簾張。沉水煙初颺。醒酒尚香。消食檳榔。緩平湖。菱芡想。琴堂笛牀。咏不了。蠻花樣。

落梅風查山探梅

十里青苔路。三更翠羽啼。泛輕船。太湖邊。檣等南枝北枝花。放齊也。未必明朝風起。

又

細細香苞綻。冷冷淺水流。趁快雪乍晴時候。把短簫橫笛催上樓。對七十二峯行酒。

金字經憶辰娘作

蝴蝶難分隊。鴛鴦擬作雙。行近秋花六扇牕。剛迴身。避乳獐。新霜降。紅葉溼。鞵幫。

又

碧浪湖邊樹。白蘋江上舟。風雨蕭蕭不耐秋。愁歸帆。郭外抽。從別後。無計再勾留。

山坡羊 雙林菴

涼雲池面。殘陽臺殿。綠槐不吐青蟲線。聞河淺。寺門偏。蹇驢斜背風中綫。可惜馬蹄歸路遠。船橋那邊。紅一翦。

又 飲池上

昏鴉初定。涼蟬都靜。絲絲魚尾殘霞剩。渚煙冷。露華凝。香笳笑卷青荷柄。我醉欲眠君又醒。箏簾內。燈花外。影。

醉太平

野狐涎笑口。蜜蜂尾甜頭。人生何苦鬪機謀。得抽身便抽。散文章。敵不過時髦手。鈍舌根。念不出摩登咒。窮骨相。封不到富民侯。老先生去休。

一半兒 西溪 商調

滿林殘雪碧山坳。人日春風金剪刀。孤棹野塘紅板橋。玉梅梢。一半兒開遲。一半兒早。

又 靈隱

冷泉亭子面山崖。蕭九娘家沽酒牌。壚畔碧桃花亂開。到重來。一半兒依然。一半兒改。

又淨慈

冷雲山寺畫屏秋。斷塔雷封殘照留。孤汶酒村風幔收。載歸舟。一半兒蓮蓬。一半兒藕。

又西湖

三潭新月浸魚天。十里長堤飛柳絲。尋到水仙王廟邊。裏湖船。一半兒剛來。一半兒轉。

又浙江

鯉魚風起鳳山根。白鷺潮來鰲子門。黃雀雨晴魚浦村。亂帆分。一半兒天斜。一半兒穩。

又釣臺

渚蘋山木古祠秋。漁子罟師橫小舟。爭道客星天上留。契相投。一半兒君臣。一半兒友。

又長山瀧

鷗鷺灘冷渚風清。謝豹花繁春雨晴。烏柏樹翻秋葉鳴。挽船行。一半兒山腰。一半兒嶺。

又九峯

一峯低映一峰高。十里沙連十里橋。曾記小船迎晚潮。冷蕭蕭。一半兒蘆花。一半兒草。

又虎丘

生公臺上鬪茶山。短簿祠前羅酒樽。眞娘墓傍疑舞塵。款游人。一半兒櫻桃。一半兒筍。

又錫山

錫山泉近筍輿稀。竹火鑪輕松葉肥。蘭草岸回花舫齊。恣攜歸。一半兒香醪。一半兒水。

又金山

城頭殘角戍樓開。天際征鴻丁字排。攜手試登上臺。暮潮來。一半兒江聲。一半兒海。

又淮浦

行來沙際柳陰疎。望裏村邊酒幔孤。聽得渡頭人語無。遠模糊。一半兒吳音。一半兒楚。

小桃紅題王元章墨梅

斜飛蝴蝶撲枝圓。不怕游絲罥。疎影依然水清淺。嫩寒天。墨痕澹處珊瑚軟。似曾相見。稽山風霰。一樹小

牕前。

又送德尹還里

揚州樺子小於龜。粉額朱紅檻。一路垂楊繫船纜。水拖藍。初鴻幾點秋容澹。梅花酒酣。蘆花風穆。夢穩到

江南。

又前題

謝家兄弟舊田廬。好續春池句。兒女團圓紙牕戶。儘歡娛。閒尋捍海塘邊去。村醪遠沽。罾船橫渡。山似小葫蘆。

叨叨令

一年一夢空愁思。六張五角難成事。千呼萬喚無由至。姑負了。燒春酒。美文君市。悶殺人也麼哥。笑殺人也麼哥。相見了。只勝常。兩個消魂字。

又

烏巾斂了煩遮護。縞衣借了親分付。畫船橫了愁行路。有一日。踏花鹿。女花間步。行不得也麼哥。留不住也麼哥。算後會。他生未卜今生誤。

黃鶯兒

碧玉小人家。兩眉彎。雙鬢丫。春風愛立疎簾下。佳期最佳。陽差不差。心知消息今年嫁。翦秋紗。紗幫合畫。畫取並頭花。





皇清勅授徵仕郎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竹垞朱公墓誌銘

經筵講官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加三級澤州陳廷敬撰

康熙初北平孫公北海老而家居以經學詔後進予亦往遊焉孫公盛稱秀水朱君錫鬯之賢一時東南文學士游京師者共推謂爲老師宿學予心嚮往焉而莫之能識也後舉博學鴻詞授官翰林已而長直內廷予朝夕與君相聚甚驩也甫及一年以謫去予亦以他事引嫌求罷仍留書局兩人者時復得以閒居相過從爲文字之娛游觀之樂數年至今過槐市虎坊之間未嘗不黯然以悲也君旣南歸後又數年予扈從河上至吳門得見君于南園至武林又見君于湖上文采風流不殊曩昔而予則頽然且老矣又三年君歿君外孫周子象益以君狀來借查子悔餘謁銘于予云非夫子孰可志其墓者予弗敢辭雖然予旣不能爲信今傳後之文亦姑識其平生出處交游之節槩凡吾意之所不能盡者世之君子庶幾有得吾兩入之心于語言文字之外則君有銘而予亦可以無憾矣君諱彝尊錫鬯其字號竹垞先世居吳中自吳江遷秀水高祖諱儒以醫顯官至奉政大夫太醫院院使以子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曾祖諱國祚以醫院籍由順天府學中萬曆壬午鄉試癸未進士第一人除翰林院修撰歷官吏部右侍郎引疾歸光宗初起南京禮部尙書入東閣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尋以戶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歸卒贈太傅諡文恪文恪公六子長諱大競仕至雲南楚雄府知府子五人長茂暉以廕授

中書科中書舍人好學問樂取友爲復社宗盟輯馮貢補注君嗣父也本生父諱茂曙楚雄公第二子也天啓初補秀水學生甲申後棄去卒私謚安度先生撰兩京求舊錄有春草堂遺稿安度先生子三人君其長也舍人無子以序立君爲後君少而聰慧絕人生數歲嘗見諸神物異怪狀不類人世及他人視之輒無所見書過眼覆誦不遺一字塾師舉王瓜使屬對君應聲曰后稷師怒笞之爲舉業文千言立就已能工詩崇禎十三年浙東西大旱饑人和食自文恪公以宰輔歸里家無儲粟楚雄公清廉安度先生貧至絕食君守書册自若也旣而曰河北盜賊中朝黨朋亂旣成矣何以時文爲不如舍之學古乃肆力于周官禮春秋左氏傳楚辭文選丹元子步天歌人皆笑以爲狂迂未幾亂果作君年十七贅婚嘉興練浦之陽馮村馮公有客于鹿柴華亭名士也見君大奇之曰此必以詩名世後君名益高四方以幣聘者爭集其門所至皆以師賓之禮遇焉客游南北必橐載十三經二十一史以自隨已而遊京師訪孫公子退谷公過君寓見插架書謂人曰吾見客長安者務攀援馳逐車塵蓬勃間不廢著述者惟秀水朱十一人而已君旣以博學徵試之殿廷相國馮公得其文歎曰奇才召以檢討充起居注日講官在內直間語子曰公直似益都清如曲沃予謝不敢當以君之賢至今思其言因以自策勵其亦不得不謂之知言也歟君雖以被劾鐫一級罷尋復原官歸里後數年駕巡河上至江浙賜御書四字曰研經博物禮遇之隆固無替于昔時也君旣退而著書有日下舊聞四十二卷經義考三百卷明詩綜一百卷瀛洲道古錄□十

卷五代史注□□卷禾錄□□卷巖志□□卷巖志者。通政使曹公寅。與君合撰者也。曹公爲君刊曝書亭集八十卷。未卒業而君歿。君之自立如此。回視京華儕輩。奔走塵埃中。所辛勤而僅有者。猶泰華之于丘垤。衰遲蹇鈍之人。佞倨然莫適從也。得失之林。亦可考而知己。君閒居謂其孫稻孫曰。凡學詩文。須根本經史。方能深入。古人窈奧。未有空疎淺陋。勦襲陳言。而可以稱作者。記云。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予舉此以爲教子弟之法焉。君在翰林。預修一統志。主考江南。覃恩授徵仕郎。馳贈生父。家居十有九年。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卒。年八十一。配馮孺人。歸安儒學教諭馮君鎮鼎女。前十六年卒。子一人。昆田。國子監生。賢而有文。前卒。女二人。一適吳江周能察。一適桐鄉貢生錢琰。孫二人。桂孫。國子監生。稻孫。府學生。曾孫男二人。振祖。賜書。孫女二人。銘曰。

或史而野。或經而葩。物亦有然。爲蓬爲麻。嗚呼竹垞。天邪人邪。得于天者。旣傾孔多。人其謂何。



秀水朱檢討竹垞先生。有才子曰昆田。字文盎。天下之得交於先生者。鮮有不兼交文盎者也。文盎之才。清雄絕麗。得之胎性。而先生於書。無所不窺。其奧博。非特今世人所罕及。文盎趨庭之暇。略能盡通其家學。以其餘技。發而爲詩。其小得固已精緻雋潔。大者磊落排奐。世之讀之者。不以爲入玉谿樊川之室。則以爲登昌黎眉山之堂矣。獨怪今世才人。橫飛捷出。充塞皇路。而文盎年未五十。竟以窮死。豈天之生若人。豐其才。而塞其遇邪。抑先生之泊然寧靜。不欲以世人之所榮者榮其子邪。獨其所成就如此。無忝其家。爲可傳也矣。先生有文類及騰笑集。行于世。膾炙人口。續集之成。復甚夥。而文盎自名其所著曰笛漁小藁。先生將薨。而刻之。附其集以行。而屬序於予。予惟東坡先生嘗言。在海外時。其子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東坡之稱其子如此。必非徒然者。而今世叔黨斜川集。罕傳。文人學士。往往以爲恨。文盎既能以其金玉珠貝之文娛先生于生前。歿而得附先生之集。以行于無窮。吾知後世必將比之蘇公父子。而無復遺憾者。其在笛漁小藁之刻也夫。嘉定張雲章。



秀水朱供奉竹垞先生。以文章名海內垂四十年。今其令子文盎。復以才稱京師。呼爲小朱十。夫弓冶之子。學爲箕裘。司馬氏之史。劉氏之經術。杜氏之詩。蘇氏之文章。各有淵源。文盎之才如此。其得力于家學者。良有自耳。然吾聞供奉而好游。游必數千里。或万里。經年始歸。歸輒復往。老謝一官。卽窮愁著書。無室家兒女之戀。其於庭訓之日。宜無多。文盎嗜書性成。睥睨流俗。踴躍古今。幾幾於父子之間。各欲成其不朽。夫禮泉無源。芝草無根。已足爲天下之寶。況其名父之子邪。且供奉亦難乎爲繼矣。方其攜書載酒。南窮海陬。北極關塞。凡齊楚燕趙甌閩。所過却掃。學士大夫。惟恐朱先生不一至。碑版屏幃。照耀四裔。下至旗亭酒肆。兒童婦女。無不邀片詞隻字。以爲榮。及其入承明。賜宅禁垣。備朝夕顧問。文人之出處。孰有如供奉者。乃文盎能爲極盛之繼。其游蹟所歷。翰墨風流。紀載成罔。並追蹤接武。由此登前閣。司文章。將見九重動色。而歎蘇瓌有子。供奉此時。或常展然一笑。不以予言爲鄙陽之諛也。予於朱氏兩世交最篤。絕艷其父子作述之盛。因文盎出近詩問序。輒從而誇歎之。至文盎之詩。上窺韓杜。下汲蘇黃。推陳出新。瑰奇光怪。識者自知之。予烏容致喙。且天下讀供奉之詩久矣。其亦常辨氣而三歎也。與華亭高厓雲菴村序。





# 笛漁小彙目錄

## 第一卷 古今詩五十首

西湖

劉撫軍席上咏珍珠泉二首

寄魯松江

孤山拜林和靖墓

抵舍三首

有感

南渚歸清溪久不至以詩招之

初秋風雨兼旬南渚再過草堂賦此志喜

次演溪老人韻送南渚之白下

題查客羅羣譜

宿橫塘

登康山

西厓歸自桂林訪予長水不值而去三首

次韻答蘅圃

寓昭招同西厓泛舟湖上得六絕句

過演溪書屋

南渚至自清溪出示黑蝶齋近詞和演溪老人韻

夏日村居二首

小齋聽雨同南渚遠士分賦得羣字

九月七日同遠士飲菘塍齋

贈錢武子先生

次韻答耕客蘅圃

題蘅圃西湖雨泛圖三首

次耕客韻卽送入都

再疊前韻送蘅圃入都

三疊前韻與蘅圃追話舊游

題蘅圃擔花圖二首

題耕客行脚圖二首并序

梁溪華胥爲蘅圃寫僧裝小影侍以雙女一拈花一奉梵書取心經色空二語曰雙是戲題絕句

遠士以玉狸見餉戲作長句

喜晤辛齋菊隱樗菴三先生卽席分賦一首

過姊妹橋

清溪訪南渚

用王臨川贈曾南豐韻寄蘅圃

送樊谿之泰安

第二卷 古今詩四十七首

得耕客都下書云首夏歸桃鄉喜而賦此

出門示遠士

過白蓮寺

萬安橋候潮

魯松江餉鱈魚

競渡歌

題荷包牡丹

題查客畫扇二首

飲心在齋分得花字

蘅圃寄竹根杯

落帆亭

和遠士無題六首

題聲山仗劍圖

露筋祠

題東川先生讀書秋樹根圖

送客子歸平湖

珍珠泉

且訂探花之約焉

次止淵病起二首

詠史二首

第三卷 古今詩三十首

元日立春和逋客

送王秀才之明州三首

官園種菜呈丹徒公

食鯉魚

嘉禾篇

京口阻風

寶應

題明妃出塞圖

和題硯溪紅豆書齋五首

張上舍盛誇亳州牡丹遠過洛下因賦十絕以紀

晚步泉上

夜夢

又和止淵八首

送廣文韓生之官符離四首

首春同逋客止淵陪丹徒公晚坐珍珠泉上二首

喜小舫初成和丹徒公二首

對菊

次夕復攜酒對菊疊前韻

食鮮鯪魚

喜雪呈丹徒公

止淵逋客旣和拙詩越日風雪復作止淵又賦二百字索和蓋欲以強韻相壓也彘硯呵凍復成是作

食鱖魚和止淵韻

泉上書懷和丹徒公韻

第四卷 古今詩四十四首

杏花用昌黎韻

疊前韻

丹徒公於漣源堂後穿池種荷賦詩四章敬次原韻

春日珍珠泉雜興五首

海棠半開小雨初過醺飲花下醉賦二十韻

九日對菊和丹徒公

和止淵餠菊

樓桑謁劉先主廟二十韻

爲樗菴題水村圖二首

和宋牧仲先生西陂雜咏六首

淥波村

釣家

和松軒

緯蕭艸堂

芟梁

放鴨亭

田綸霞先生許惠羅酒久之不至以詩索之

次樗菴韻壽菊隱徵君

客子人都出扇索書率賦二絕

送呂仲之山右二首

雨稼止酒經年冬夜過余以詩勸之

詩勸之

題客子茜莊圖二首

第五卷 古今詩七十一首

食嘉魚和澗芳

過墟梅花

寄崧塍次衛圃韻二首

九言戲爲鷓塘壽

索禹尙基畫月波吹笛圖三首

我所思三章送虹亭先生歸吳江

無功招集一峰草堂學香山體

題禹尙基並頭茉莉扇二首

張大司寇生日

送吳上舍歸鹽官

雨稼飲二十杯而腹痛竟夕委頓復欲止酒再以

德尹表叔偕耑木過宿古藤書屋次韻奉答二首

題夏重表叔抱膝圖

悼秦吉了

寄南淳卽和南淳送畊客韻二首

寄魯謙菴太守

題陳書崖納涼圖

題查田蘆塘放鴨圖二首

題田樂種紙圖

題周燕客別駕所藏畫卷

紅花埠遇雨題壁

傷柳

別田綸霞先生

題林先生聽鶯圖

自題月波吹笛圖二首

勸農詩爲陸江陰作

春中墓

題女郎周禧荷包牡丹扇頭三首

登君山二首

題雙鬟索句圖三首

題錢舜舉春郊醉社圖

題萃橋水榭圖

題坐花圖

北發

丹徒

渡江

閩門

菽乳和楊芝田先生

送柯翰周之蕪湖四首

金山口

過合肥欲訪龔恕愚爲同行者所阻悵然賦此二首

拙宜園補題三首爲楊崑木賦

苔逕

巢經樓

竹瀝

贈王浦雲二首

題烟江撒網圖

題蘭亭祓禊圖

初夏村居

卽事

南湖

示德鉉弟二首

夏日村居戲作吳中田婦詩十首

第六卷 古今詩六十七首

途中和答張闡成六首

題清溝朴上人小影三首

題蔡中允早朝圖二首

題梅定九山居圖

戲題嫦娥折桂圖

送蔣上舍歸里二首

與庾齋話別用無九韻二首

送幼鯤游嵩山四首

和王清遠西城別墅詩十三首

石帆亭

樵唱軒

半偈閣

大春軒

雙松書塢

小華子岡

小善卷洞

春艸池

三峰



嘯臺

石丈

竹逕

綠蘿書屋

爲新城夫子題畫

送悔人兄還楚

壽黃封公六首

三月十五夜濟南道中遇雪同澗芳賦

鍾聖輿招諸同人泛舟大明湖八首

過臨淮

贈宋山言三首

上九江郡守叔

梅心驛書所見

同心蘭花

初食新州荔支色香味已變戲成二律

再食新州荔支色香味無損疊前韻二首

初食新州荔支以色香味已變漫寓憾詞夜來重噉風韻劇佳已疊前韻二首再賦一律爲十八娘解

嘲

七夕

七夕後一日

雛鸚鵡

諸葛武侯銅鼓歌爲家中丞賦

第七卷 古今詩五十三首

題秋原放牛卷二首

七月十四夜立秋二首

題天女散花圖

題水墨羅漢卷

題四時寫生折枝圖四首

閨七夕

佛手柑

五色鸚鵡三首

嶺南述懷寄澗芳四十韻

汲古堂前紅梅秋日吐花和青叔韻

滄浪亭看桂

狸奴歎

中秋前一日飲東園桂花樹下卽事

蘅圃車駕視權粵海久之不至昨聞已抵三水喜

賦二律

寄宋山言

題洋畫二絕句

中秋東園宴集分韻得弓字

又得河字

英石硯山歌

對雨遣懷和韻二首

晚秋雜感四首

六言絕句十六首送青叔北歸

讀青叔北歸集戲書一絕

魚梁晚望

經嚴陵釣臺下作

第八卷 古今詩五十八首

赤烏松二十韻同張超然龔蘅圃高查客聯句

送查浦入都

送海鹽李明府入覲

題喬無功餉烏圖

題汪無已秋林讀書圖二首

題郎與賢多麗圖五首

贈顧渭符四首

海棠歎五首并序

題楓江漁父圖二首

題雪中山茶畫扇

偕水村育齋南歸初出齊州途次口占

陷灣泉

題趙子固水仙

爲水村題采桑美人三首

調育齋二首

夜發新開河聯句二首

題寫山樓主人墨梅二首

題汪無亢松陰濯足圖二首

題沈厚餘侍兒索句圖

贈嚴星如

閏月朔日偶成

寄張鶴洲先生六首

題汪樸畫

萊襦叔席上觀樂同禹平卓崙賦五首

張夏

過任城

贈眼醫方叟

采桑女

午日過夏鎮聯句

瓜步阻風聯句

丹陽觀競渡聯句

第九卷 古今詩三十九首

抵舍

六月張燈口號二首

送水村育齋偕游滇南四首

題列子御風圖

秋日訪王東巖明府適弄珠樓落成因賦二首

題紀山秋林抱琴圖二首

題客子吳船醉吟圖二首

爲紀山題南溇書

常湖李潛夫馬和衷兩孝廉各抱高節邑人請祀鄉校沈客子首倡兩俎詩邀和因次其韻

送元上人游廬山

題金聖歎詩牋

題鑿微上人折枝蔬果

京口阻風二首

同十八弟登金山

天門

登石鐘山

舟中不寐聞孤鴈哀鳴有感而作

馬當山阻風

補田婦詞二首

爲笑嶠題黃葉老人詩卷

題賈黃州百石圖四十韻

楫堂索題秋林聽泉圖卽以四字爲韻各賦五言古詩十六句

題竹林書屋冊

題碧川竹塢攤書圖

鄰犬

怪鷗

第十卷 古今詩三十六首

以武夷茶餉穗園穗園以葛粉見答因賦長句

送補山赴楚幕

碧川以芥茶見貽走筆賦謝

盆蘭忽放同心並蒂二花各賦一律

余詠蘭二律同人和者甚衆聚緘謂與奇花寫照以不用仙妹美女草木禽魚蟲豸相比者爲高因

再各賦一律

題三緘齋

三詠同心蘭

並蒂蘭

醜舫老梧爲大風所摧枝葉零落感而賦此

穗園以白石榴花索詩戲賦一律

病後自遣用水村韻

題畫二首

寄調潛竹納姬三首

小池水深荷花至秋始盛賦此志感

寄樊涇

自適

閉門和碧川韻

碧川疊前韻見贈走筆奉答

水村近詩手筆高妙顧猶深賞拙作此則歎菱之嗜也病後無聊撫今追昔感慨以之因成五言古

詩三十韻題倚晴閣新稿之後

小園散步

晉民碧川過訪留飲小齋晉民有詩紀事卽次原韻

疊前韻索碧川和

秋日偶成

立春日病體少蘇偶賦二律

笑崢以巨鯽二尾見贈口占奉謝

羅浮蝴蝶歌

晉民見和羅浮蝴蝶長歌一篇遠勝拙作因取前詩未盡之意再成一歌

題雪夜問酒圖

題陸平仲小照二首



# 笛漁小橐卷第一

## 西湖

水仙祠宇沒平蕪。寶所山圍異給孤。白塔亂堆歌舞地。青山舊繞帝王都。好風昨日又今日。新漲外湖連裏湖。安得六橋重插柳。飛花徧撲酒家壚。

## 登康山

五三六點社公雨。二十四橋商女樓。我上康山高處望。鱗魚網已發瓜洲。

## 劉撫軍席上咏珍珠泉二首

石家銑谷三斛。漢苑金莖一盤。可惜廉泉明瑟。主人不愛珠官。東西牆出復入。大小波濤忽跳。落花不知幾曲。漂過明湖七橋。

## 西厓歸自桂林訪子長水不值而去三首

詩人磨蠍是身宮。到處相隨有五窮。万里歸尋雞黍約。片帆真似馬牛風。蠻煙瘴雨今無恙。竹屋秧田恨未逢。忽憶去年當此際。吟情恰在兩湖中。手持秋卷哭黃埃。君走浯溪我却回。悵別忽驚雙歲換。傷心不見尺書來。斷無巨手爲推轂。獨有長鬚解



愛才。西庄有老奴曰勤豐。真蕭類士之僕也。舟過三湘沉楚棹。定知弔屈有餘哀。

千金散盡烏裘敝。一榻橫眠白日長。我輩未能齊得器。俗人求備到文章。平生碌碌輕餘子。歲月堂堂歎幾將。二頃若謀田負郭。不教作賦擬前揚。

寄魯松江

江村長日臥三椽。生事蕭然絕可憐。歲熟仍書求米帖。市喧因想買山錢。尋花借馬吟情健。留客聽泉地主賢。準擬中秋月圓候。顛魚筐蟹醉深筵。

次韻答蘅圃

遠夢漁竿投柘步。石城三槳打春暮。一笑欣辭沒馬塵。歸向煙波伴鷗鷺。長腰江米炊紅蓮。大袖田衫裁白布。易野直追羲炎民。酸寒戲學烏可句。有時下帖招溪朋。細君除釵付酒庫。弄水競采芙蓉花。結巢同醉海棠樹。大戶分曹鬪酒兵。小蠻隨地攜果具。分湖圓渚恣還往。細雨斜風何足懼。馬楫紫蟹壯可釣。桃莊黃雀肥堪捕。上鄉水田足收割。準擬開筵落場圃。仙郎吟屐何時歸。好傍梅花溪上駐。結鄰莫忘往時約。避俗要當如脫兔。我行到處有杜鵑。夢魂不踏天涯路。

孤山拜林和靖墓

鶴語聲塵隔嶺村。孤亭寂寂倚雲根。一坯荒土埋詩骨。幾樹野梅開墓門。剩水殘山悲往事。暗香疎影欲

銷魂斜陽回望皆陳迹。試覓漁樵與細論。

寓昭招同西厓泛舟湖上得六絕句

湖雲湖雨移單櫂。愁水愁風換夾衣。除却顛狂二三子。誰將眠具出城扉。

茶籃酒榼攜菱角。漁弟樵兄唱竹枝。始悔紅塵長插脚。十年纔得一軒眉。菱角香山童名。

壁絮雲遮紅杏寺。帶絲禽泊紫菱灣。好景眼前誰畫得。徐熙花鳥郭熙山。

山光水色尋常好。看到月明景愈奇。瑪瑙坡前波浪闊。水精丸湧碧琉璃。

數錢不用瀝春灰。脫殼鵝兒瀉臘醅。犯卯未醒入正勸。楊梅如雪隔江來。白楊梅產山。

月明風熟符簷路。飯細魚香菡萏天。一片煙波拋不得。牽船日日住湖邊。

抵舍三首

倦客歸三徑。長貧薦七蔬。但令巾有酒。寧歎食無魚。夢斷邯鄲枕。閒乘穀觶車。故鄉風日好。揮手謝嚴徐。  
瀉蕩圍溪而柴門縛樹身。重招逃酒戶。小醉落花晨。倦以石爲枕。狂憑草作茵。我生百無用。甘作太平民。  
似鳥初辭筮。如駒乍脫銜。謀生無上策。託命只長錢。穀賤糧仍絕。愁多酒未緘。蕭然在鄉井。終勝駕車帆。

過演溪書屋

棊閣經牕倚亂坡。春風隨意發高歌。舍前舍後梅花放。閒往閒來酒伴多。古樣寬衫裁白罽。新方小釀瀉

紅螺日長無事須尋句。第一先防熱客過。

有感

深紅落盡古長吁。十載相期計本迂。咫尺花源迷徑路。年時桃戶記根株。溪邊枉結千絲網。袖裏難尋一串珠。幽恨欲消消不得。擬將心事付圓蒲。

南亭至自清溪出示黑蝶齋近詞和演溪老人韻

庚申接月客京師。長記挑燈夜雨時。感舊最工長短句。倦游還著苦辛詞。氍衫席帽愁邊老。鈿合金釵夢裏遺。莫怪相看倍惆悵。年來儂亦鬢成絲。

南亭歸清溪久不至以詩招之

一艇清溪擁亂葦。早將聲利付東波。夢魂久矣名山約。貧病兼之好事魔。小屐幾時陪謝客。嬌兒終歲倚鄒婆。見香山詩。洗車雨過秋身健。埽漑軒牕待爾過。

夏日村居二首

小溪新漲水泔泔。竹傘芒屨自在行。滿意插秧三寸雨。連村裹繭十分晴。郊童近喜無仇餉。沮叟新來約耦耕。早謝軟紅塵沒馬。嬾將心力事浮名。

隻雞斗酒話新桑。得馬亡羊絕較量。衰病何堪徒校走。夢魂不羨甲科郎。文章報國談何易。貧賤驕人計

本良坐哭行歌君莫怪。世間原有接輿狂。

初秋風雨兼旬南渚再過草堂賦此志喜

往來盡放形骸外。爾我原非勢利交。把槳細攆蕩葉路。持杯同醉海棠巢。荒涼病橘千頭種。跌宕新詞十手抄。離角泥深無客過。愛聽風雨響檐梢。

小齋聽雨同南渚遠士分賦得蠶字

悲秋時節雨方酣。自覺年來百未堪。病久頭垂如中酒。愁多心懶似眠蠶。滴殘千里初回夢。點破三生靜裏參。枕上魚經看已熟。臨溪待結小圓菴。

次演溪老人韻送南渚之白下

片帆又指莫愁村。風物江鄉試一論。紫鰻飛絲堪下箸。黃甘落爪欲開園。別多作惡須清聖。病不禁秋是太元。髮神字太元。見內景經。寂寞湖邊三畝宅。離根分井付空言。

九月七日同遠士飲菘塲齋

定酒招強戶。烹雞破小齋。因爲豪士飲。笑脫隱居釵。冒雨移亭菊。尋山貯蠟鞵。故鄉重節近。吹帽好相偕。

題查客羅裙譜

紅絲小硯試煙丸。鈿鏡朝朝對伯鸞。解道羅裙新譜好。曹家碑背記曾看。

贈錢武子先生

先生七十鬢蒼然。合在人間作地仙。留客每沽深巷酒。分題時聳夜寒肩。苦齋江外傳新法。子蟹杯中疊小錢。老去飛揚尙如許。何須更讀古苔篇。

宿橫塘

淒斷更樓末尾聲。烏篷七尺太愁生。橫塘一夜風吹雨。鄉夢如何作去聲得成。

次韻答耕客蘅圃

歲歲江南一解裝。酒徒迎客小山旁。病來猶倒三升榼。醉後同眠六尺牀。鉏菜幾時分瘦地。叉魚只合老寬鄉。夜涼西北頻牽夢。苦憶庭闈鬢欲霜。

題蘅圃西湖雨汎圖三首

自炊荻米煮香菰。船尾長攜酒一壺。此樂吳儂頻入夢。算來真箇負西湖。梨花邨口雨悒悒。裊裊魚絲一半沉。記取他年支竹傘。寶雲橫處約相尋。花南水北結湖莊。雨過風吹滿葉香。冷境自來歸客少。桃漿誰奠水仙王。

次耕客韻卽送入都

三李君最貧。連年走東西。歸囊薄似葉。一手能提攜。社日哭慈母。丁年悼賢妻。數椽初卜宅。信宿辭花谿。

江城住未久。又蹋渾河堤。帽幫風獵獵。裘袂霜淒淒。冷人趁熱官。何異稻作齋。大笑蒙莊子。物我安能齊。車亦具雙輪。馬亦卓四蹄。獨有落魄人。周行多窮迷。曉驛三十二。脰膊荒山雞。棗林覓草店。北酒開餅泥。旅枕歸夢濃。定憶桃鄉犁。卦爻畫平田。碁局布方畦。撥穀出苦口。村尾朝朝啼。吳農良可樂。何必登金閨。爲想耦耕暇。折松代揮犀。枯荷裹紅飯。老節搜青藜。南歸計若遂。尺紙先緘題。

再疊前韻送衡圃入都

貧別真可哀。月魄沉天西。酸薄酒一杯。臨行教重攜。索去計亦得。備春對梁妻。所以連夕夢。夢必尋清谿。歸興不可遏。如決河之堤。君車又將駕。風鐸聲滄淒。急雪打吟袖。凍手按橙壺。勞舟發秦淮。倦馬嘶青齊。肩經長安游。祝歲操豚蹠。回思紅蕖莊。一逕荒煙迷。春水浴花鴨。秋燈鳴莎雞。此景絕可愛。芒屨衝吳泥。勸買春耕犍。搶雨同扶犁。早種韭幾稜。晚收芋半畦。不如歸去好。飽聽林鷓啼。花機響迴織。札札停深閨。粲然發一笑。笑齒明如犀。人生行樂耳。安用宵然藜。唯當檢蕊書。一一爲籤題。

三疊前韻與衡圃追話舊游

歲月如奔流。一去不復西。歎息十年內。親串長分攜。平生万里游。入不謀諸妻。結交得龔五。登涉窮山谿。兩客舊燕館。三過前隋堤。酸寒帽撼耳。哦詩聲淒淒。求名等說餅。欲速空吹壺。嘈嘈雜筇音。抱瑟徒干齊。去來埃風中。不惜羸馬蹏。白日似夜行。往往要路迷。襤襪拳足驚。咿喔斷尾雞。春晚歸故園。竹篙插蓮泥。

耦耕約沮叟。同扶牛後犁。夏稅望麥隴。秋租登稻畦。百指得一飽。滿屋無飢啼。竭來次畿曲。訪道尋石閨。薇省十日留。痛飲黃支犀。歸人捷于鳥。士餽仍羹藜。寄爾村居圖。一作驚蛇題。

題蘅圃擔花圖二首

花擔春來慣款門。尙留小墜護香根。沉吟欲傍妝樓種。絕勝歐家插畫盆。剪剪鮮風坼小苞。捉團蝴蝶趁花梢。山居要術如尋得。種樹方應手自抄。

題耕客行脚圖二首并序

碧雞狂道士。謂耕客是前世廬山種菜僧也。耕客遂發願于十年之後重尋匡俗。屬畫史寫行脚圖。篆癸西二字于瓢。以志入山之期焉。

卯君顛顛坐詩飢。耕客小字卯君笑著三生片佛衣。燒硯舊曾煩畫史。打包又欲問禪扉。

蚪枝六尺挂楠瘤。夢裏名山恣意游。遲我十年婚嫁畢。去尋廬嶽舊園頭。

梁谿華胥爲蘅圃寫僧裝小影。侍以雙女一拈花。一奉梵書。取心經色空二語。曰雙是戲題絕句。一雙天女玉差肩。卑鉢羅花貝葉篇。若使香門盡如此。丁年儂亦願逃禪。

遠士以玉狸見餉戲作長句

腐儒齒牙習藜藿。久與梁肉成疎索。三句九食歎不飽。漸看骨瘦頭圍削。朝來食指動不已。日午中庭啗

乾鵲。蔡子初自吳興來。餉以玉狸涎已落。老饕不暇計利害。急命饗奴洗鑊杓。細君搖手戒勿食。嬌兒挽鬢苦相攬。簪包麪裹如糝蒸。絕勝羊羔灌杏酪。約升香飯炊吳秔。夜闌飽送如填壑。幾年夢想苔中遊。至今未果扁舟約。此行何難故踟躕。食言屢矣寧無怍。青鞵布韞及早春。與君同試游山脚。

喜晤辛齋菊隱樗菴三先生即席分賦二首

迎寒尋舊雨。入夜話鄉關。掃榻竟須住。抽帆未許還。細傾官字蓋。暫解旅人顏。輸爾吟情健。清才不可攀。十炕添薪火。寒廳對雪天。墨場甘袖手。酒戶敢差肩。歲暮嗟爲客。家貧怯換年。蟬連今夕語。早見蠟花偏。

過姊妹橋

十二樓空徧野苗。女郎花發鬪嬌嬈。舞衫歌扇銷磨盡。孤負風流姊妹橋。

清溪訪南渚

花深疑是避秦村。映竹臨溪見笑痕。破屋數間堪送老。晴山九點正當門。秫田未買巾無酒。菜圃初治芥有孫。歸去南湖欣共載。船頭落日已如盆。

用王臨川贈曾南豐韻寄蘅圃

我交天下士。龔子信奇最。下視九州人。聳身若登太。萬里歎絕迹。孤標出埃壘。才大猶江湖。細不擇畎澮。辭吐春空雲。態度何杳靄。使便十圍腹。貯書如填廩。高言盡新獲。一一不可汰。嗟予十年來。隨風任漂沛。



結想山水間。抽身塵土外。此願久未果。何異足受鉢。乞食走四方。山資向誰丐。我狀劇可憐。我意時肯會。抱玉鬻諸市。作合苦無儔。寅年到于今。行人歲致楡。唐風歎無衣。杜陵歌有妹。所幸同學中。如子足倚賴。歲時勤問遺。菽帛雜金貝。勸子學從軍。勉力荷戈戩。儻能立少功。聖澤自汪濊。焉知鍛翻鳥。乘風已難翮。逝同糜鹿游。長林憩蕭賴。去來紅塵中。寧能免狼狽。生事殊悠悠。天道亦昧昧。長袖困短舞。到處均無奈。齊門遂吹竽。越人竟滯帶。俯仰逐時好。口腹爲心害。蹭蹬名場中。否極不逢泰。覽子述懷作。恍若聞清籟。夜牕百迴讀。燭盡復燃檠。譬之飲露蟬。迎風欲靈蛻。我詩非大手。自顧誠微叢。急思從子游。舊學鉏荒艾。去日一以多。來日眞足悵。緬子北征時。雨雪正滂霈。千掖縫狐裘。衝寒蕩行軌。煙霧埋江山。瞻望眼迷肺。回思武林春。南北峰蒼藹。吟身在輦轂。歸志託渦瀨。屈指上巳前。定當返征旆。湖魚墜釣肥。最好郎官膾。酒軍遇詩敵。彼此相磨蓋。時時出銳師。賴有沈與蔡。謂沈南存蔡遠士二子也郝誠小國耳。淺陋比曹鄴。幸毋強凌弱。請以小事大。執爻効前驅。亦或挫利銳。而子居中堅。援椽惟視楹。策勳詩早成。清風響杉檜。與其飽憂患。何如具麤糲。湖山放浪行。永日弛巾帶。雅集繼西園。粉墨可圖繪。

送樊谿之秦安

酌君以蓮花之酒。贈君以竹節之鞭。春陰漠漠泥路滑。傷心早是迎梅天。嗟予十載屢行役。征衫著破芒屨穿。長風驅沙騎北馬。高浪駕屋乘南船。往來萬里飽憂患。白髮久矣抽蒼顛。歸家一載謝人事。竹牀蒲

梅長高眠。鄉里小兒肆嘲笑。俗人與我原無緣。惟君日日肯過從。紅藤杖挂青銅錢。認旗沾酒藉草飲。脫略禮法無拘牽。屈指曾無三日別。坐必接席行差肩。忽聞束裝走齊野。雙淚迸落如春泉。上巳後清明前。風吹雨打花信歇。南浦送君真可憐。橋竿已插帆已挂。相看無語心茫然。菖蒲酒熟江榴發。待爾同開解纜筵。



# 笛漁小橐卷第二

得畊客都下書云首夏歸桃鄉喜而賦此

去歲送君桃葉渡。紛紛雨雪江城暮。今歲憶君梅花谿。落紅如雨成春泥。一春飽聽雞頭鶻。爲怕愁多睡連月。陌上開殘似面花。水邊不見滴裙靴。桃鄉寂寂無人烟。古水百折流涓涓。吳牛兩具犁兩架。結鄰並蓋茆三椽。萬里知君遊已倦。逃名舊日曾燒硯。試思紅塵插汗脚。何如白水釣線。朝來門外傳素書。發函伸紙心顏舒。書言南歸計已決。春尾定得栖林廬。牛車曉出青門道。拄杖無邊堪寄傲。不將澹面對公卿。只辦清樽共傾倒。春山筍蕨如蜜甜。朱藤百尺繚花黏。人間富貴何足數。吟興從教日日添。

出門示遠士

年來乞食走連連。一飽何由謝俗纏。懷刺復游鎗脚郡。載書止借檝頭船。半家寒骨愁無賴。幾緡芒屨著屢穿。安得與君尋舊約。租牛同種上鄉田。

過白蓮寺

梓樹花開講寺門。琉璃照殿畫昏昏。牆邊古佛存泥骨。壁上番書滅漏痕。入社詩篇同隔世。故人墓木走長根。淒涼舊事憑誰說。剪紙難招散客魂。亡友沈武功讀書寺中今十五年矣。

萬安橋候潮

華亭昔載秀州版。相依有若齒與脣。一從行省畫江浙。民分壤錯猶爲鄰。我來破荒始辛酉。於今三度浮輕輪。萬安橋邊水似箭。憂心釋釋蠶抽綸。船頭拽筴尾振柁。撐拄復用雙篙人。奔流不受兩岸束。其勢桀驁來無垠。客舟到此每小泊。偃杠且復留逡巡。白潮始生候潮落。日影過午還加申。十五年來走万里。不測屢涉魚龍津。沙頭長跼謝河伯。荻夾再拜祠江神。前年高郵湖水決。堤口百道如鎔銀。舟師歌笑一不戒。幾與川后爲編民。當其痛定乃知痛。垂堂之訓非無因。所願衣食得充足。三椽一席寧棲貧。尋常不出數里外。牛背穩臥行何馴。未須切切愁行路。長作江鄉自在身。

魯松江餉鮭魚

楊花落後到江鄉。脫網鮭魚白似霜。馬上寒冰初入貢。雨中穿柳忽分將。行廚亦解和鱗煮。緩帶先拚恣意嘗。太守新來招一戶。官齋直欲醉千場。

競渡歌

白龍潭圓如鏡。年年五月龍舟競。市上紛紛走少年。未到五月先斂錢。今年龍舟更加樣。擔酒椎牛集丁壯。競兒醉飽笑象龍。一一乘潮能越漲。五月五日天氣晴。空城倒巷奔吳僮。人頭戢戢如束筍。人聲隱隱如飛蚊。或聚如鬪蟻。或散如驚麇。朱樓臨水簾半開。紅牕小舫連翩來。盤雲髻滑金釵溜。窄袖衫輕白苧。

裁。琥珀光傾大小瓮。定州盜盤出水鯁。命縷新纏五色絲。香蘆小裹九子粿。醉眼爭看日端午。春雷填填聞打鼓。龍頭卷晴波。龍尾攪素浪。吳綾翦作旗。蜀錦裁爲障。競兒把槳各竦聽。疾徐恰與鼓聲應。鼓聲徐輕擣。緩棹閒以舒。鼓聲疾長招。幹波無一失。忽然趁勢眼水中。似欲入水尋龍宮。四圍觀者盡失色。蹶然而起何其雄。亦有好事者。買鴨投龍潭。鴨頭乍沒水。羣龍爭來擣。標竿一丈船心轟。直上竿頭齊詫速。斜懸倒挂比猿猴。橫身更以竿壓腹。復有快船紛如麻。名爲護龍森矛叉。茸城俠少好身手。各逞長技交相誇。須臾日落龍舟卸。細柳纏頭口瘡癒。舟沉野港人始散。我聞此俗尤堪詫。此俗江湖傳已舊。淫風最是吳人狃。枯槁忠臣不可招。婆婆少女安能救。今春連月雨不收。大小麥子皆無秋。急宜插秧向田頭。何爲輟耒事嬉游。當年元江陵。作詩諷競舟。岳陽刺史賢。百舟一不留。我作此詩非夸稱。亦欲竊比元江陵。

題荷包牡丹

小包輕縷蹙紅羅。一一緘愁貯恨多。籬落白憐顏色好。人間姚左待如何。

題槎客畫扇二首

滿槽春水漲蒲萄。浪濶波肥駕小舸。記得天門山下路。江魚如雪鱸蘆刀。歸向漁村作釣徒。湖田幾稜足支吾。黏天高浪魂猶悸。愁見江南萬里圖。

飲心在齋分得花字

每嗟相見似團沙。卯飲渾忘到日斜。未肯逢人輸酒戶。不愁受病在脾家。倚聲欲和短長句。

陳子允文出牡丹花詞甚

工。乞畫定須凹凸花。

張僧繇畫花遠視作凹凸狀近看却平。曹子十經頗得是訣。

西郭還扶殘醉去。迎神隊裏逐鈿車。

蘅圃寄竹根杯

朱生飲家稱小戶。終日多不過三蕉。性雖不飲喜人飲。愁壘每借生春澆。傾家一釀一百斛。舣船斗醖羅深宵。酒徒醉眼若魚貫。快意寧顧家人枵。今年一貧不可奈。種種已爲官租銷。官哥汝定不可得。無錢更買宣皇窯。景德新瓷價亦貴。鬪雞舊樣仍輕描。楠榴杉瘦但臃腫。椰瓢楷節非堅牢。吾鄉匏卮最晚出。五峰死後魂難招。每因酒事覓酒具。牀頭但有顏生瓢。龔五知子嗜奇最。竹根十節精鏤雕。或作折枝垂果實。或作細草抽苗條。或于古藤竄鼯鼯。或于叢棘棲鷓鴣。秋蟲一一列瑣細。恍若趑趄還嚶嚶。水邊老屋足幽趣。松牀茵枕同香寮。此杯雅與野人稱。罍師篋友分頭邀。銀杯羽化何須惜。長把荒齋破寂寥。

落帆亭

又攜書卷走風塵。錄別誰行酒一巡。惟有落帆亭畔柳。尙將青眼送愁人。

和遠士無題六首

每嗟相見太匆匆。一片紅牋恨未通。幾向小梯行細步。爲憐宋玉在牆東。細細輕幫薄薄衣。斷人腸處總依稀。溫幃願結交加夢。化作雙雙蝴蝶飛。

燕釵新綴小於菟。五色絲纏八角符。午日龍舟看勝會。者番拋却繡工夫。  
幾日無心奉阿瓊。密書草草背人題。書成最恨無青鳥。獨上南樓帶粉啼。  
匆匆過盡可憐春。收淚還將粉臉勻。鏡裏但留顏色在。他時好作比肩人。  
小股平分九子釵。雙飛願作並頭鞦。如何抵死催人去。悵斷長安十二街。

題聲山仗劍圖

查生讀書如破竹。查生飲酒如淋灰。撐腸何止五千卷。空腹一倒三百杯。好色亦如書與酒。空中延想珊瑚釵。圓珠三斛安可得。只憑畫史爲良媒。羅襪細細衫葉葉。玲瓏小髻梳慵來。疾琴一張錦爲襍。澀劍一把銅生苔。有時嫣然出秀句。紅絲片石生光煤。酒邊記曲喚娘子。歌容宛轉聲徐徊。人生如此足快意。安用九陌衝黃埃。

京口阻風

江燕風中飛。江豚浪中舞。瓜洲對蒜山。有楫不敢鼓。久知踏浪危。不若歸踏土。飢復來驅人。歎息貧士苦。  
露筋祠

水面紛飛豹脚蚊。荒祠寂寂倚湖垠。高舸滿載西江女。猶復含羞說露筋。

寶應



八寶湖中水聲同。萬馬奔浪高。城岌岌。堤滑雨昏昏。人以魚爲飯。家惟荻作門。十年昏墊苦。有口向誰論。

題東川先生讀書秋樹根圖

秋山骨峻嶒。秋水流澹溼。西風烏柏樹。冉冉舞紅蝶。境冷人不爭。日與空翠接。先生乞假歸東湖。清泉白石無處無。山拳自昔讀書地。一峰老人曾作圖。

題明妃出塞圖

馬上琵琶聲最悲。漢官無復有蛾眉。丹青不是汚顏色。爲乏金錢買畫師。

送客子歸平湖

恨斷家山未得歸。深秋作客計全非。霜楓落後烏菱老。秔稻熟時黃雀肥。小棹三升傾別酒。新絲一稱補征衣。輕鞭短鏡輸君決。冷夢空尋舊釣磯。

和題硯溪紅豆書齋五首

幾束荒茅縛作亭。篔簹宛轉勝雲屏。更添小閣疎花外。恰對何山九朵青。早稻收時堆滿門。齊民要術篋中存。閒田幾椽舍南北。不讓西風碌磳邨。吾家父史兩山東。小小莊窠與此同。細雨衝泥跨秧馬。肥波射鴨把桃弓。硯溪小隱吾曾到。紅豆書齋亦再過。城市山林俱秀絕。不歸君意欲如何。

經義紛綸井大春。每聞妙解脫陳塵。一塵舊有葑門宅。擬作亭前問字人。

珍珠泉

中丞官舍第三泉。水面跳珠顆顆圓。小舫不妨牽岸上。羣山無限落亭前。舊游欲說還同夢。勝地重過合是緣。十七年來成底事。鬢絲如許實堪憐。

張上舍盛誇亳州牡丹遠過洛下因賦十絕以紀且訂探花之約焉

洛下家家種牡丹。歐陽小譜舊曾看。年來寂寞花王國。譙邑春風綻滿闌。

好種曾誇九十餘。花名記得小屏書。若於雙桂堂邊見。雙桂樓中也不如。上舍所居曰雙桂堂。錢忠公於

九十餘種。

花外春春列小筵。每因客到輿尤顛。待尋穀雨前頭約。日下叉頭百個錢。

天生花葉出尋常。一朵傾城插晚妝。好似玉環微醉後。沉香亭下舞霓裳。太真晚妝。花之上品也。

小小燕支染玉盤。徐熙崔白畫應難。虛黃夜點宮人臂。莫作楊家一捻看。花色如玉。有丹砂一點。著於瓣上。每點不同。土人謂

之燕支點玉。

輕紅淺綠破天慳。無限名花盡貶顏。淳化街頭新樣好。春游不上大房山。綠牡丹惟大房山有之。亳州新產綠水紅蓮。其色尤奇。

姚左紛紛未足論。支紅孟白變陳根。不妨數十千錢買。池館栽看到子孫。支紅孟白皆花品之佳者。

斬新瑤朵出僧區。月下看來色似無。試比白家花更好。不須爭賞玉盤盂。健上人種花色如雲母土人謂之健白

新來學得漿花法。欲把千株種廣陵。他日紅橋傳勝事。不教芍藥數龍興。弱牡丹嫩條和熟土封裏謂之漿花。上舍欲以是法移千本於

廣陵梅花溪上徑三三。歸夢濃于酒半酣。見說接花開亦好。與君分種種江南。

晚步泉上

難得人生十日閒。行吟頓覺旅愁刪。珠跳的的泉中水。螺擁層層郭外山。魚檻坐看長線鼻。石橋望斷小門關。狂思弄水偷船去。北渚亭邊一往還。

次止澗病起二首

又作齊東客。來看歷下山。論交得同調。終日話鄉關。藥物非容易。詩篇賴往還。朝來成健起。吟卷待君刪。文章乖俗尚。丘壑寄吾情。窮鳥初成賦。閒鷗舊結盟。新愁來似瘡。歸夢重於醒。幸有鄉門老。新詩照眼明。

夜夢

夜夢不知遠。忽然侍庭闈。父兮課我書。母兮攬我衣。怪我書去手。憐我衣減圍。愁多學易荒。客久身不肥。語我懸望切。何爲音信稀。哽咽欲置對。急雪敲牕扉。覺來淚飄枕。殘燈寒無輝。

咏史二首

瓠子秋風信手裁。須知漢武是雄才。侍臣縱有枚臯在。一字如何代得來。  
見說三神路渺茫。歲星偏愛近君王。若非蘇識神仙字。那得長爲漢侍郎。



# 笛漁小豪卷第三

## 元日立春和逋客

元日逢春首重回。東風眞解帶愁來。浮身似梗歸難得。鄉夢如雲撥不開。歷下忽爲三月客。江南已放五分梅。椒新菜細官廚出。且復含情進一杯。

## 又和止淵八首

年年爲客淚沾衣。擬結茱萸訟昨非。我與世間何所戀。春當好處肯忘歸。半湖插竹分菱蕩。長線懸鶻坐釣磯。糲飯濁醪原易足。底須步步踏危機。

客況淒涼若箇知。翻雲覆雨實堪悲。休嗟世上憐才少。自怪年來見事遲。漁釣夢尋鄉路遠。江湖與引早春時。官齋無計消長日。算盡分先兩路基。

老親此日定淒然。兒女何人在眼前。終歲但聞長太息。開春不算小行年。曾跨禁內三花馬。未有囊中一個錢。歸去含飴弄孫子。玉堂茅舍總隨緣。

二分頭髮已先秋。乞食頻年歎遠游。窮是舊交何忍送。春如過客不能留。三椽擬作歸休計。一劍渾忘細碎讎。浮世功名安足數。幾時眞得臥林丘。

逢春已覺客愁添。爭奈空中又撒鹽。八口飢寒無可訴。一生貧病每相兼。只憂屋裏琴書蠹。更想山中筍蕨甜。南客東來方幾日。早于夢裏覓郵籤。

去年江南作好春。芹芽蘆葦登科新。挽鬢未噴兒女問。把酒聊潤窮愁身。家中自從貧作別。困內豈有陳相因。病妻驕子久無耗。淒斷客懷惟此辰。

安得身同脫網魚。載書一輛雇牛車。全家穩下江南路。三畝將營水北廬。春日春花香細細。秋原秋黍熟。與與算來只有爲農樂。不向天涯歎索居。

北望京華南望鄉。今朝顛倒著衣裳。夢魂來往各千里。骨肉飄流非一方。架上任從書卷亂。筵前不放酒杯狂。客中元日真無賴。矮紙裁詩細作行。

送王秀才之明州三首

魯酒山來不醉人。銜杯且復話逡巡。自憐客況真蕭索。愁裏看看又一春。

花滿江南鶯亂啼。燕來新筍迸吳泥。每因送客鄉心動。也擬歸尋舊藥溪。

東南山水數明州。二十年來夢裏遊。君到西亭休悵望。江瑤入饌最風流。

送廣文韓生之官符離四首

詩成卽席韓公子。客到無氈鄭廣文。休道齏鹽半羣屨。經師如子亦超羣。

符離學舍小於舟。醉後休嫌屋打頭。猶勝長安宦游子。一生辛苦事王侯。  
年少無妨作冷官。他時九万看風搏。好攜才子珊瑚筆。暫對先生苜蓿盤。  
故園此日正芳菲。油菜花黃豆莢肥。儂是天涯斷腸客。好春時節送人歸。

官園種菜呈丹徒公

官園蕪不始。百草各自長。公來一散步。惜此數畝荒。乃招雙畦丁。令棲亭之旁。一月酬千錢。直與功相當。  
手把鴉鬚鉏。瘦地看翻將。中如易爻畫。外若碁枰方。桔槔取次成。打水池中央。老圃知菜性。下種先分行。  
日夕勤芟除。不爲異類傷。土鬆水又甘。雜然出青黃。種之不數日。小把分筠筐。登盤頗香滑。把箸恣意嘗。  
頓令東南客。不想筍蕨鄉。菜根有妙理。此味期勿忘。

首春同逋客止淵陪丹徒公晚坐珍珠泉上二首

閒隨杖屨過樓亭。雨後看山分外青。隙地栽花煩畫手。謂逋客也荒畦鋤菜課園丁。撇管欲試羅家酒。煎點教  
依楚客經。莎坐苦行談。轉劇一雙蝙蝠撲牕櫺。

紅香片片逐晴絲。綠樹陰陰四月天。燕子低斜風力峭。魚兒撥刺水痕圓。已令巧匠裝輕舫。況有吳童輓  
蜀絃。門外七橋煙景闊。不妨乘興一洄沿。

食鯉魚



水南老楊飛白花。水北弱柳垂鬢髮。風吹水而作萍子。下有水族紛如麻。螺蝦瑣細不足數。棄之無異池邊沙。盤針擘粒下長線。小魚出水何紛拏。老魚狡猾不受釣。搖深舞闊誰能遮。臨淵羨之亦已久。每思手挺風中叉。朝來第一指忽動。起聽池上聲喧嘩。老魚擺子恣跳躍。豈知失水眠枯槎。蠻童拾之貫以柳。尙看巨口開呀呀。錦鱗山來三十六。當場一道曾無差。夔子受魚揮雪刃。蜀薑吳鼓還教加。銀丁小簇釘柳菌。玉箸寸斷添蒲芽。更令開餅瀉羅酒。七雙竹椀杵中投。赤鯉於魚本凡品。詩人入詠同鱸鮒。吳儂半載住北地。遂覺此味真堪誇。堂上主賓正歡噱。水中鱸鮒應咨嗟。

喜小舫初成和丹徒公二首

官齋爲有漁竿客。小舫裝成似越舡。柳上泊時青作纜。水邊行處綠開萍。扣舷共限詩三刻。放槳還傾酒一餅。湖上自來風月好。夢魂先到水西亭。

小舟只在畫中間。洗盡風塵十載顏。高著篷兒緣放釣。不安牕子爲看山。一條泉細流花圃。百頃湖圓近水關。何日煙波歸倦客。罾船來往遂留蠻。

嘉禾篇

翠輿去歲東方過。放丁減賦流恩波。中丞十二分山河。神羊一角冠我裘。大賢爲政平不頗。飲水拔薤除煩苛。憂民之外心無他。初時飢者肩相摩。拜疏請發常平糶。爲粥食飢飢者差。昔何切如以良藥投沉痾。流

離還集居則那。租牛合耦耕陂陀。種種高下種不訛。東土寸寸無荒嗟。天爲我公陰陽和。凶年樂歲在轉  
眠。今茲美麥復美禾。一莖五穗抽駢羅。子粒堅好光璀璨。黃塵六月驅疲騾。齊東去來同投梭。下騾入田  
親爲攏。到手不敢微拖抄。農言到處垂蓑蓑。入眼乃識言非詫。沈人謂幾日風打雨復搓。幸有神物爲搗  
訶。亂水赴壑流逶迤。嘉禾得雨益發科。屈指秋熟只一俄。大車滿載膏盛輜。內盈箱困外籬穰。如山處處  
堆莊窠。主家客家爭舌嗟。杭炊香飯糯壓醅。餘粒出磨爲餽籬。秋原作社舞傴僂。黃童白叟聲囉囉。催租  
不聞縣吏譁。胡戈此地遂爲安樂窩。太平上瑞真堪哦。九蒸靈芝雙頭荷。豈若此禾生滿坡。天公雨粟會  
幾何。異畝同穎焉足多。翻書古少五穗歌。歌以紀實非云阿。翠岱之石高嵯嵯。我歌一勒永不磨。

對菊

亭菊初移檻。官齋共舉杯。但聞香散處。亦有蝶飛來。較戶多多飲。分盆細細開。公無留案牘。客喜占池臺。  
珍珠泉在官舍西。上有亭對千佛山子館于此。異種先春乞。低叢入夏栽。癸辛雜識載菊花于梅雨時取嫩枝插土作養灰除蝸  
蠨蝨之食菊者齊養葉接莓苔。善養菊者必留葉連日籬頭望。西風歷下回。客衙真爛漫。佳色出汗萊。忽  
竹問呼爲蜘蛛計繁星並。俄驚亂雪堆。小燈停鳳脰。弱柳貫魚鰓。拚向花前醉。同傾臘後醅。帽邊須滿插。坐末幸長陪。爲  
愛霜蕤淡。渾忘夜漏催。夢迴三徑遠。歸去幾時纔。吟比離騷屈。書翻月令崔。靈方搜內策。落蕊救衰材。擬  
作延年計。長拋引睡媒。采宜防薏苡。譜爲辨根蓼。抱朴子曰菊花與薏苡相別以甘苦別之菊甘而薏苦

苦不堪晚節看誠好。流中効夙推。流中見鍾會賦。自非朱孺子。名山記朱孺子服菊草得仙

次夕復攜酒對菊疊前韻

菊序連宵飲。停杯復把杯。為憐花正好。且秉燭重來。伯雅無勞勸。秋英耐久開。雙文抽艾葉。五出鏤銀臺。艾葉銀臺皆菊名。雙文五出皆種之最佳者。北地欣初見。東籬憶徧栽。瓊蕤分素雪。黃蕊映青苔。心逐孤鴻去。家惟冷夢回。幾年馳道路。三徑沒蒿萊。知鋪長思荷。長餅舊作堆。飢因求鶯股。味只戀鱸膾。所幸依蓮幕。長教泛玉醅。流光成晚晚。高會恣游陪。獵獵霜風急。丁丁漏水催。編茗嗤我疾。織錦怪君纒。盧思道與庾知禮作詩知禮思道曰。自許編茗疾。廉他織錦。運止淵是夕。詩後成故云。莫笑酸寒孟。休誇敏捷崔。舉觴尋酒格。叉手覓詩材。壽客圖須畫。張祠部有壽客圖。菊為壽。新愁雨是媒。盆看移小檻。籤特記陳芟。甘杞名雖並。鍾潘賦共推。鍾會潘岳各有菊賦。范村諸種外。范石湖菊丙午。范村所植得三十餘種。悉為記。明年將益。詎求他品。為後譜云。欲續媿非才。

食鮮鮫魚

東海物惟錯。殼屬尤繁衍。鮫雖名為魚。實則殼之選。稗販走四方。纍纍長繩纒。南京薦柯肉。鮮者難致遠。傳聞隆冬時。蓬萊水清淺。海戶醉入海。利刃產崖癘。刺之一不中。帖石難再搨。非若蝸螺輩。沙面手可撻。揭從馬上來。腥風吹一翦。似蛤訝乍分。比蚌笑更扁。中含島中沙。上帶石上蘚。雜雜排空星。有若巧匠碾。連筐付官廚。清泉為漱洗。沸湯脫其肉。輕刀去其殼。風味勝車螯。何況蛤與蜆。吳儂初得嘗。不復計沉瀣。

昔人有嗜好。往往見前典。惜哉烟海珍。曾爲兩雄輦。我欲易其名。夙恥快一洒。竟呼石決明。收羅入詩卷。  
喜雪呈丹徒公

黑雲堆青山。風吹雲不動。寒氣烈于冬。土牛未能送。滕六失職久。天意寧肯縱。改命付蒼官。夜半騎白鳳。  
紛紛盛羽衛。有万玉妃從。春花恰五出。翦刻覩妙用。翁翁厚載危。習習陰機弄。灑勻瓦平溝。壓重屋敲棟。  
遙天詫鎔銀。大地訝流汞。起看岡巒沒。頓覺宇宙空。遺蝗盡入土。宿麥久分種。以此占有秋。庶可道飢凍。  
吾公急命駕。青絲早春鞵。開河排衆議。爲粥損清俸。朝來豁愁顏。踏雪深沒鞵。豐年入吾手。命客飲須痛。  
地爐紅玉然。酒瓊烏銀重。絳蠟燒珠燈。花盞出水鱖。高談起爭端。得醉卽喧闐。直因忘形骸。不復計嘲諷。  
公爲一笑解。人物賴甄綜。流光弦吐箭。游子衣拆縫。立雪留師門。還山斷鄉夢。今春飄瑞葉。去臘懸霧淞。  
齊地早寒。夜氣如霧。凝于木上。如雪封條。謂之霧淞。蓋豐年之兆也。作詩續齊諺。一助歌飯。齊人之諺曰。霜淞兼。

止澗逋客既和拙詩。越日風雪復作。止澗又賦二百字。索和蓋欲以強韻相壓也。炙硯呵凍復成  
是作

小國偶致師。強鄰遂樓伐。我衰已中休。衆怒亦稍歇。雪意朝來酣。戰氣復浮浮。茅簷雀啾啾。紙牕風颭颭。  
細若毛擗鵝。紛如尾斷鷹。天意憫三農。盡補去歲闕。寒暗拳足雞。狂吠短喙獾。苦心索荒怪。險語恣斷掘。  
爐深添櫟炭。徑滑鋪木屑。午餘灑更急。勢若万弩發。飲思覆餅罌。冷怯對林樾。遙看龍沙度。只恐麥隴沒。

山中老屋倒。澗底長松折。書生望豐年。不復惜凍骨。買甕貯濟謠。陽春和楚闕。廣廈庇寒士。眼前想突兀。和冰研糜丸。入硯禿棗核。吳音共唱和。連日快更迭。吟成矯首望。忽露半破月。天意變須臾。相顧但驚咄。

食鮭魚和止淵韻

葡萄綠漲圖山曲。鮭魚脫網新蒲束。罟師雪浪煮霜鱗。夜傍山根然老竹。余昔北游出京口。鴨鶩吳船江上宿。銅錢一把買一尾。入饌俄驚挂帆促。自從作客舜子郡。日聽清泉漱鳴玉。泉中有魚可釣罩。魴鯉紛紛總羶俗。豈如俊味來江鄉。小糝吳糟紅蕨蕨。登梓正值細菜新。鳴甕況常春酒熟。烹時方法按食經。醉後糾彈罷觥錄。回思前事條二載。客邊不覺雙丸速。年來妄念汰已盡。此生一飽万事足。夜闌改席張明燈。哀絲豪竹聲相逐。但令磊落倒長瓶。何必雲霄誇一蹙。中丞愛客興未已。盡出青州從事六。雪麴更蒸乳鹿尾。冰盜復削花豬肉。香山妙語不可刊。所恨飽來無兩腹。

泉上書懷和丹徒公韻

濟水別爲澗。百道清泉流。我來舜子郡。日向泉邊游。或如立素雪。或如鳴清瑤。或如下急雨。或如翻名謳。或如越練拓。或如楚穀浮。或怒而砰汎。或潛而深幽。或蛇乍赴壑。或龍初辭湫。或紛紛絮起。或裊裊絲柔。水態變萬狀。對之明雙眸。幾日東風吹。積凍消來不披草。試一坐。爽籟聞鸞鷗。下有珠方斛。中有魚千頭。飛飛下白鷺。汎汎浮霜鷗。羣龍恣擊攫。照影枝相樛。其北花樹密。其南煙巒稠。軒軒丹徒公。手挾風雅勳。

每攜椰子瓶。來放鯿魚舟。支鎗燒落葉。汲水煎風漚。良辰多樂方。美醞無停酬。有時窮遠目。接足登高樓。以茲磊落人。況遇山水州。小子奉几杖。二載官齋留。南湖收釣艇。長水荒耕洲。三椽老屋下。泱泱流深溝。此地與故國。風景還相猶。兼之戀函丈。百籍容旁搜。頭顱已如許。名位焉可求。壯夫有不爲。作文類俳優。古音奏今耳。自笑非良謀。不如拋睡媒。烟波任浮休。青箬帶雨笠。香蕪懸魚鉤。沙鳧盟可結。蓮社名須投。人生有如寄。何事自買憂。形容半枯槁。誦讀長呀嚶。鈍比鮎上竹。快羨鷹脫鞴。紅塵一投足。難得歸林丘。思之良足歎。且醉缸而甌。公才如大楚。邾莒安能倚。筆陣壓羅趙。鼎吟嘲劉侯。春光等逝水。警眼驚颺悠。



# 笛漁小橐卷第四

## 杏花用昌黎韻

游絲百尺飛晴空。杏花向日舒小紅。生香活色自絕代。嫣然一笑當春風。歷下亭邊花信早。氣候頗與江南同。玉船百柁恣意倒。醉鄉好去尋無功。絳筓仙子苦幽獨。忽然邀我紅雲中。須臾化作兩蝴蝶。隨蜂逐燕停芳叢。夢回酒醒良快意。不羨聽漏趨丹楓。名園芳菲正未歇。官齋唱和還無窮。穿池種藕不數日。早有魚戲蓮西東。興來每跨果下馬。葛疆到處尋山翁。

## 疊前韻

羅浮山下曉夢空。武陵溪頭樹未紅。杏花獨占二月尾。妖姿一一迎春風。不施朱粉色自絕。名花原與傾城同。我聞三郎打羯鼓。樹頭迸發誇神功。又聞仙人好種之。神淵遠在南海中。何時移根植小圃。牆角爛漫開春叢。有如斷霞遮晚日。又若野火燒霜楓。十分琥珀鬪酒瓊。我公好客情無窮。長安幾輩馬蹏疾。而我二載留齊東。對花但願醉兀兀。少壯未幾成衰翁。

## 丹徒公于漣源堂後穿池種荷賦詩四章敬次原韻

數弓營隙地。百指鑿清泉。春漲鴨頭水。光搖魚尾天。鏡中千嶂入。花外一亭圓。擬傍官園住。來耕舜子田。



放鴨沙叢裏。招鷗水葉間。移花連熟土。翦樹出晴山。似燕年年客。如僧處處閒。紅塵飛不到。白版畫常關。愛酒公山簡。隨行我葛彊。池頭看種滿。水面想吹香。試以松爲杓。何須石作梁。官齋無一事。終日醉淋浪。草書蟠詰曲。妙語吐滂葩。復見長牋劈。爭看小字斜。閒時惟領客。連月早休衙。他日來銷夏。千頭出水華。

春日珍珠泉雜興五首

插柳尋花匠。穿池喚瀟夫。枯松橫略約。新葉長蕪蒲。到處泉爭瀉。無名鳥自呼。誰知官舍裏。宛似水村圖。雨洗春山活。池添野水肥。孤亭收列岫。小舫泊平磯。卷幔移時坐。垂竿向夕歸。此間多樂事。不歎故園違。拂水長條舞。穿林小逕斜。幾番風壁絮。連日雨催花。樹樹開紅杏。絲絲映白沙。更教移菊地。宛轉結籬笆。水北方疏沼。花南擬結亭。數科評蕩樣。一卷借魚經。爲想風敲柱。生憎絮作萍。新來有吟課。得句卽書屏。簇簇蘆抽筍。茸茸藥綻荷。鵝兒浮水面。鳳子撲花梢。北酒開春瓮。南烹薦客庖。相期十日後。同醉海棠巢。

海棠半開小雨初過釀飲花下醉賦二十韻

西園經旬罷扁輪。海棠已吐燕支萼。綠房亂點沙斑斑。檀口乍施朱薄薄。玉環中酒白嫵媚。飛燕臨風原綽約。紅珠斗帳睡未足。午夢方回旋掠削。絳紗衫子輕若霧。半掩玉肌通體弱。花雖無言殊有意。似伴詩人春寂寞。畫叉各下青銅錢。樹底結巢來醢醢。豈知天公敗人興。每遇花開風雨作。漠漠初昏楊柳枝。霏霏漸灑秋千索。趁香花下蝶翅重。濕鵲梁間燕泥落。飛牋乞放十日晴。天公憐我一笑諾。麴塵壓住卷風

幔。雲葉埽空露晴。垂垂絲輓色欲滴。翦翦風輕態逾嫵。丹青豈能傳畫手。愛惜且教張錦幕。半開長是近寒食。上頓還須傾大杓。湖魚一尾新柳貫。乳酒幾餅青篋絡。茶苓蜜荔快初嘗。燕菌雞羹還小嚼。興酣日落客未散。促席分曹相獻酢。對花不飲豈得計。無異黃金鑄大錯。須臾圓月生天東。更洗花瓷夜深酌。

九日對菊和丹徒公

去年花前作重九。沉吟直至雞三號。今年花前作重九。但思痛飲瓊千艘。詩當大敵久袖手。酒遇強戶恆分曹。朝來滿城風雨橫。佛山無計同登高。霜蕤百本移小檻。朱朱白白圍周遭。滿頭插如浣花杜。盈把摘比柴桑陶。官齋對此足快意。況逢四野豐田毛。先時天公久不雨。蝗蟲生蝻蝻生蠅。銅錢五百買一石。連車擲擔填空壕。頓令東土絕遺孽。如雲秋稼輸官廩。今茲二麥盡入土。憂心輒輒停抽繅。掀髯一笑命治具。沉沉夜酌涼葡萄。披絲黃雀越糟漚。團臍紫蠟宣薑蕈。絳羅縫囊佩萸糝。彩貓將子蹲花糕。興酣盤空出硬語。飽霜一試秋籬毫。句奇字險未易和。蛟螭蛙蚓形難逃。文章政事公兩擅。餘子焉敢連雕尻。一鼓新儒作長句。孟酸豈足常韓豪。

和止澗瓶菊

秋花開徧澗源堂。一束無妨手自將。重節豈須排日飲。六時惟覺和詩忙。煩君後圃栽花鏃。伴我空齋夢蝶牀。試向銅餅添活水。折枝也解十分黃。

樓桑謁劉先主廟二十韻

系出中山舊。名從下密通。艱難權席履。濟哲自兒童。身手由來好。聲聞豈不聰。樓桑枝挺拔。羽葆舍南東。果應中興兆。徐看大業崇。平原迴客刺。新野脫途窮。結紹非長策。依劉亦小忠。幸逃繻葛矢。翻射越人弓。謀主來麾下。真王拜漢中。緯書符曜度。炎運復昭融。吳魏三分並。關張一氣同。惟因收國士。足以壓羣雄。顧命雖傳蜀。遺孤詎放桐。關山徒設險。曆數乃先終。幕閉黃腸遠。魂歸玉座空。虛檐藏凍雀。壞壁響陰蟲。只有樹黃落。曾無花白紅。邨巫懸社鼓。鬼馬戀神叢。正統存良史。編年允至公。古祠丹粉在。想見永安宮。

爲樗菴題水村圖二首

垂虹亭長好畫手。戲作水村第二圖。何日閒田買千稜。濃花淡柳占分湖。菰邨蕩蕩花灘。鵝柵雞栖鬪鴨闌。料得茆堂無熱客。許儂雙槳割湖干。

和宋牧仲先生西陂雜咏六首

淥波村

沙鷺小橋獨木。柳梢虛閣三間。溪翁弄船歸去。日日斜掩關。

釣家

釣筒釣車釣艇。魚竿魚網魚叉。夕陽幾樹紅葉。中有魚師釣家。

和松菴

主人有琴百衲。松下。一彈再彈。彈罷松間月上。長廊五月生寒。

緯蕭艸堂

橋東橋西蟹火。舍南舍北漁磯。豆葉黃聽蟲語。蓑衣綠見人歸。

芟梁

鴈齒橋迴幾曲。狸頭筍長一園。到得秋來更好。烏菱白芡堆盆。

放鴨亭

青竹竿搖白水。繡鴨翎分翠萍。添箇楸頭艇子。便如第四橋亭。

我所思三章送虹亭先生歸吳江

我所思兮鱸魚鄉。烏柏赤兮鴨腳黃。三高祠兮洲曲。青杉爲柱兮。縛香茆以爲屋。君歸兮雪灘。見鷺白兮飛翻。飛翻兮忽下。兩忘機兮成保社。

我所思兮垂虹亭。二月三月兮花冥冥。鴨頭兮水綠。螺髻兮山青。君歸兮放櫂。蓴菜黏篙兮。斑魚墜釣。尋君兮水涯。把細槳兮樺通波。夜涼兮月上。差並宿兮雲沙。

我所思兮鸞脰湖。漾寸寸兮白魚。白魚兮紅目。在水兮一角。弼輕紗兮夾細竹。沂清流兮獨麗。君歸兮湖

滑調瓦釜兮留賓。勝鹿尾兮猩脣。平波臺兮騁望。欲濯纓兮無塵。

田綸霞先生許惠羅酒久之不至以詩索之

凍酒常苦烈。雪酒常苦甜。房酒清香薄。東酒濁者黏。何況梨花春。味惡脣難沾。燕市多酒家。家家颺青帘。釀法爭相誇。小印泥頭鈴。飲者雖有曹。我心終不忤。先生家德水。屋接羅氏檐。依方寅合麴。渣米夜覆苫。紅槽一以注。臘甕排長欄。往年過漪亭。留醉十日淹。酌以定州瓷。有若冰在匱。神人下姑射。朱粉皆嫫媧。昨冬來薊丘。雨雪瀉鞞轡。相見話契闊。憐我塵容黔。張筵所居堂。盡下堂中簾。槃餐跋燭一寸。爐簇火一炊。羔以杏酪灌。羹以梅漿醑。我非高陽徒。茗芋意易厭。先生顧之笑。却詫酒戶添。連瓶肯見遺。許我固不廉。別來條經月。出戶頻窺覘。未爲臥瓮卓。翻作止酒潛。春風逼上巳。河柳垂纖纖。斜街盛花事。雜卉羅勾尖。思攜雙魚榼。泥飲朋游兼。投詩一相索。伸紙毋譏嫌。

無功招集一峰草堂學香山體

杜陵未老歸茆屋。覓句攤書曠子存。三徑割來花隔舍。一峰留得翠當門。試將新水添春沼。不異金釵澗畔村。

次樗菴韻壽菊隱徵君

先生昔應詔。兀兀乘柴車。自投直言社。惟願深山居。來若入籠鳥。去若縱壑魚。經旬而不洗。累月頭不梳。

四百廿甲子。日日惟著書。寬衫袖禿筆。濃墨澆長裾。羣書悉抄撮。百事咸芟除。下至啓禎末。上至羲皇初。長安何所戀。三載辭林閫。所戀書船來。往借盈篋輿。如賈岡市利。如農勤菑畝。只愁歲月邁。豈問升斗儲。遂令白鶴江。寂寞瓜牛廡。先生今七十。貌似生芙蓉。醴錢買春酒。酒伴猶未疎。一聞妙義陳。使我心顏舒。立言去枝葉。衆說徒紛拏。人方比匡鼎。自謂同莊樗。經生多長年。此語誠不虛。作詩頌先生。幘固張蒼如。

題禹尚基並頭茉莉扇二首

細細香風入綺櫳。柰花並綴玉玲瓏。夜涼未伴釵頭燕。先絡紅珠斗帳中。寫生自昔數崔徐。茉莉雙頭譜未書。解作花枝帶風露。禹鴻臚畫有誰如。

客子入都出扇索書率賦二絕

我方觸熱欲南去。君又衝塵向北來。行遍天涯知己少。不如茆屋掩蒼苔。餘子紛紛未足論。對君每欲把降旛。九條陌上三年別。袖裏書成又萬言。

張大司寇生日

張夫子家京口灣。千秋之橋萬歲山。下有江水流滌滌。天生人傑自有地。宜在蒜嶺金焦間。高門義義列五戟。年始十六登賢關。紅綾餅宴曲江後。二十載侍蛾眉班。憶昔柔兆敦牂秋。使車遠自吳會還。盡收桃李遺榛菅。五色不眩黃朱斑。千門曉入鳴獸鑾。詞頭草罷貂裘頒。有時散直宮月彎。史家直筆得南董。作

者意匠歸輸般。容臺典禮手自刪。金鑑之錄垂人寰。年來里居三改火。主恩未許林泉閒。官同宣尼掌司寇。刑鑄子產潛神姦。式敬庶獄心痼瘕。十囊視等土直錢。一飯不忘民生艱。燕京六月荷花殷。南城綠樹高回環。柳弧懸處將進酒。把杯一笑舒丹顏。黑頭入相本常事。今我夫子髮未鬢。

送呂仲之山右二首

呂郎秋卷最清雄。還往無人遇未通。時士子互相標榜。謂之選往。見王定保摭言。雪後太行山色好。蹇驢駛入畫圖中。

楓涇水接朱涇水。小舫輕帆恣意行。鱸白蜆黃蓴菜紫。者番輸我促歸程。

送吳上舍歸鹽官

出門無路孟東野。送客還山高達夫。自入清秋同寂寞。遙憐旅況轉羈孤。霜黃橘柚千重樹。月白鷓鴣一片湖。到及寅前封臘甕。花時容我醉春壺。

雨稼止酒經年冬夜過予以詩勸之

饑狄一婦人造酒功則大。伯禹獨惡之。是亦聖人過。周公執羣飲。沉湎罪斯坐。衛武賦賓筵。但立監史佐。厥後漸踰閑。意態恣沓拖。簡著羅而倒。卓抱甕而臥。載劉舂鍤埋。吐丙車茵灑。於時口號嗽。於時足僂佻。所以柴桑翁。止酒詩乃作。常其東籬秋。黃金花箇箇。南山色娟秀。翠壓髻婀娜。白衣荷擔至。一笑械終破。昔我遊五茸。小舟泊江邏。舉子江滸住。邀我洗寒餓。村沽清若空。中有黃蘗釀。大小戶不均。一醉混強儒。

去冬入國門。河沿卸鈴馱。我往子亦來。相遇塵堀堞。春秋換鷓鴣。愁悵擬騷些。飲子子不飲。急歸勤夜課。今秋仍不遇。有酒止則那。終年賃僧廬。兀兀守茶磨。酒星安可囚。酒泉豈可唾。不如踞壚頭。歌哭荆高和。布囊乏篋錢。尙有裘可貨。或貰尋陽昌。或沾訪劉墮。一瓶齊得喪。三爵消坎壈。且拚日醪醕。莫憚時詆挫。歲晏吾將行。樞馬嚼豆莖。逝肯偕我還。買田種黃穉。

雨稼飲二十杯而腹痛竟夕委頓復欲止酒再以詩勸之

子飲可百觚。茲盡二十鍾。方思同旅話。已似垂頭龍。呼之瞭不語。耳熱而發矜。腰如小錘墜。腦若亂杵舂。隱隱雷鳴腸。汨汨水盪胸。敗眠百起倒。氣幘神忪忪。告我繼自今。決計仍緘封。毀榼壺卮罇。挨排過窮冬。翻因一沉頓。用博長懼恟。子言未脫口。四座交相哄。一誤已不堪。再誤毋乃恣。我今爲子譬。勿謂言多囑。人生若草木。所貴勤培養。及時爲灌溉。枝葉青玲瓏。水泉一以涸。安望花茸茸。酒以滌藏府。洵足媚子容。有酒則觀禮。爲德豈必凶。就米汁者佛。作鯖鮮者宗。日月在醉鄉。不見皇甫松。嗟子抱渴久。飲伴無留踪。迹來沉髮積。腹有如肝蝕。非酒破除之。藥石不可攻。中宵起如廁。還坐不復疼。披絮圍輒爐。相對多歡悰。檐外風獵獵。城頭鼓瑟瑟。重開臘甃泥。細細傾醇醲。羅列杯小大。楷竹匏髯形。俄焉寒更殺。遠寺撞初鐘。辭我出門去。見者訝所從。昔顏枯槁木。今顏生芙蓉。

德尹表叔偕耑木過宿古藤書屋次韻奉答二首



憔悴京華又隔年。舊冬衣冷未裝緜。人來巷北明燈裏。夢遶溪南老屋邊。秋晚分扶間收秔稻熟。夜涼貪伴鷺鷥眠。何時得遂比鄰約。同上斜塘放鴨船。

湖上荒涼舊釣壇。今番作客最無端。文章未必輸餘子。還往何緣有熱官。万里尋來詩卷重。六街難得酒升寬。欲同旅話宵連榻。遲我驢車趁曉寒。

題客子蒨莊圖二首

草色分翳。湖光濕鏡。奩白榆飄。莢旋去聲。黑蝶趁花黏。伐竹錢菱港。攤書卷荻簾。楊梅園最近。曾憶渡品鹽。

九派東湖水。層軒一望收。花南沾酒市。竈北賣魚舟。客饌秋墳烏。鄰租夜碓牛。下洄餘隙地。須爲故人謀。

題夏重表叔抱膝圖

士生各有志。何必慕管樂。今人愛古人。古人何所學。當年南陽翁。時數值昏楮。一爲梁父吟。託意在蕭邈。豈有王佐姿。甘與霸才較。乃知史傳文。往往可評駁。先生我父行。風骨洵秀濯。下馬賦清詩。上馬橫大槩。出門一十年。足迹遍南朔。荆方犯烽燧。蠻府贊帷幄。及歸煮海村。茆屋風雨剝。吾鄉老畫師。張遠品尤卓。邀之寫成圖。粉墨洗垢濁。一老樹槎枒。一卷石磴确。先生坐其間。麈尾懶不捉。抱膝偶然耳。此意人鮮覺。奈何詩人詞。比擬盡乖角。去年來燕市。酒地手重握。春藤陰並坐。秋棗晚同撲。曰歸歸未遂。枉訂歸期數。

馮南雁北向。歲歲占候確。知來不知往。乃類長尾鷲。首春誓偕還。驢券已在擲。莊窠住匪遠。門許交剝啄。  
租田插露苗。釣水背煙殼。魚鰕午罩汕。芋栗夜煨爆。得酒互招尋。得句互磋琢。斯圖須更寫。何處訪虔岳。



# 笛漁小彙卷第五

## 食嘉魚和澗芳

蠻村已熟桃花米。官舍初嘗石乳魚。湘峽往來經兩月。始添一則嶺南書。

## 悼秦吉了

黃綏黑羽可憐生。染墨塗梳畫未成。不與鷓鴣同宿食。只和鸚鵡鬪聰明。酒邊按拍偏能趁。花底呼人最有情。惆悵客窗歸夢斷。蠻天惟剩鷓鴣聲。

## 過牆梅花

不似吳根試蕊遲。小春早已剪離思。黃衣稚蝶尋難到。翠羽天禽去復窺。蠟粉影遮雲過處。蟬紗香透夢回時。花開花落憑誰問。除却詩人總未知。

## 寄南渚卽和南渚送畊客韻二首

解秋細雨壓輕塵。丁卯橋邊甲子旬。歸去分湖垂釣好。畫中眞羨蓑蓑人。小門開處接溪梁。九疊螺峰鴈浦長。他日扁舟尋瘦沈。共攜笈笈入鱸鄉。

## 寄崧隆次衡圃韻二首

瘦弟先歸烟水鄉。病夫又治倦游裝。雪天凍手頻提轡。負日何妨打稻場。  
聞說西泠抱布衾。船窓幾費短長吟。舊游曾擲詩瓢在。煩爾停橈仔細尋。

寄魯謙菴太守

西堂密宴歲將更。量醖分曹鬪酒兵。重聽尊鄉輪背雨。還尋胥口渡頭旌。官情只爲鱸魚美。詞筆真同雪  
碗清。入室願爲詩弟子。可容奉席擬橋衡。

九言戲爲鷗塘壽

今秋作客燕市最無賴。逢君初度酌酒開心顏。節移重九二八月。旣望年過四十一。雙鬢未斑。有時狸膏  
鬪雞棋底去。不爾獵騎射虎山中還。人生行藏進退貴適意。置身豈必驚序蛾眉班。

題陳書厓納涼圖

杜甫南鄰也。姓朱。柴門月夜每招呼。新來歸作詩人伴。消暑牆頭過酒壺。

索禹尙基畫波吹笛圖三首

朱三十五住吾州。也戀蓴鱸買釣舟。我亦還家作漁父。夜涼吹笛月波樓。  
吳儂種水是生涯。朝對荷花暮芡花。蟹舍郎當漁屋小。垂楊影裏占鷗沙。  
禹郎畫筆近來無。邀寫鴛鴦一片湖。不見當年黃子久。由拳曾作讀書圖。

題查田蘆塘放鴨圖二首

漾水投波各一羣。半湖淨綠皺圓紋。誰知煙雨冥濛裏。絕勝塵沙漲帽羣。  
朝把竹竿驅鴨去。暮把竹竿闌鴨歸。柳陰日午了無事。剪得綠蓑編雨衣。

題田樂種紙圖

小謝詩篇小令書。綠陰一片閉門居。雨餘葉大斜紋滑。十樣蠻牋總不如。

題周燕客別駕所藏畫卷

是日登  
岱遇雨

一生最愛米家山。雲在千峰下上間。著我今朝圖畫裏。拖筇頂笠上孱顏。

紅花埠遇雨題壁

行到江南雨便多。油衫席帽塞驢馱。小桃樹樹飄紅淚。亂水村村卷白波。野店客稀煙未起。壞橋泥補滑難過。不如歸放湖中釣。低蓋烏蓬枕綠蓑。

傷柳

沿河一帶綠于烟。生近江南倍可憐。見說堤徭猶未息。監工新散柳夫錢。

別田綸霞先生

公昔視學江南北。喝道不用車前騶。行攜坐對盡文士。我亦載筆從枚鄒。馮梅湯惠今作者。勝我奚啻三

十籌。一時拱手悉聽命。有似五霸樓諸侯。區區小國未量力。交綏一敗不可收。猶憶庚申十二月。月十五夜。經高郵。風饕雪虐。冰乍合。沙鷗兩兩停輕舟。我曹壁牋各鬪句。公亦笑染南豪柔。昌黎硬語走籍湜。彌明健句儼侯劉。自此絕口不復道。別後鷓鴣移春秋。我方乞食走東郡。公忽領客登南樓。蒲萄水漲去帆疾。芙蓉花發歸帆抽。六街九載始一遇。名場屢躑真堪羞。鮎魚豈能上竹節。菱角安可磨雞頭。相看憐我太顛顛。畫許清閒夜許休。狂奴故態遂復作。作詩屢索缸面籜。長鉞遣送堆老屋。得醉便斷胸中愁。中丞由來任最重。最重淮海惟揚州。我公清節上所悉。帝心特簡非人謀。臨行邀我入盛幕。覓舉未跨三花蚪。豈知宋五又坦率。瘦童羸馬無門投。公聞我狀良太息。作書招我來長洲。周旋不以榮悴異。此道今世殊悠悠。官齋坐臥席未暖。豈知改撫西南陬。正如飢人乍得食。奪之不令填咽喉。天公本意欲扼我。乃累公作萬里遊。黔陽事簡號易治。不若此地庭喧啾。千山繞城瘴雨洗。五月遍地蠻花稠。人生所貴適意耳。莫以道遠生煩憂。我亦還家謝塵鞅。典衣及早租吳牛。

題林先生聽鶯圖

授罷羣經卽把杯。聽鶯終日坐莓苔。不妨更倩傳神筆。畫取門生載酒來。

自題月波吹笛圖二首

夜色模糊水面寬。涼烟漠漠月團圓。一枝漁笛一枝檣。半入蘆灘半蓼灘。

人間隨地是風波。湖上歸來樂事多。載得漁兒與菱女。楚歌不唱唱吳歌。

勸農詩爲陸江陰作

春夏吳船因送迎。插秧又苦十分晴。平鋪冰簟無心臥。遍踏桑田觸熱行。此日一犁扶白雨。他時千頃割紅秔。不煩雞子供亭長。父老村村說尹清。

春申墓

江雨江風暗愴神。我來江上弔春申。三千食客皆珠履。國士故應無一人。

題女郎周禰荷包牡丹扇頭三首

風朝霧夕只緘愁。紅淚涓涓滴未休。可惜離邊好顏色。歐家花譜不曾收。裊裊垂垂態最佳。紛紛姚左豈能儕。紅珠一索和烟剪。曾上玲瓏白玉釵。傾城原不在知名。別有風流勝洛京。小院尋春無路到。妒他蝴蝶趁新晴。

登君山二首

日日波濤日日風。海門只在縣樓東。一山如畫興亡裏。萬戟空沈浩淼中。擬結漁樵爲伴侶。不將成敗論英雄。長江流恨原無盡。謾說長江至此窮。

千古風流一浪消。愁多酒少豈能澆。望中隻候連雙候。暗裡江潮接海潮。向夕漁舟還汎汎。無風蘆葉亦



蕭蕭烟波萬里蓬萊遠。縱有神仙不可招。

題雙鬢索句圖三首

端州子石蜀州牋。畫裏詩人正少年。一曲填成付娘子。不將陳譜入輕絃。  
一縷茶煙兩鬢絲。烏闌紅袖憶當時。年來憐我心情減。無復新詞與雪兒。  
西園玉山兩雅集。王顧家姬入畫圖。花下幾時成勝聚。未妨側帽著狂夫。

題錢舜舉春郊醉社圖

坎坎鼓蹲蹲舞。祈秋成。祀田祖。田祖醉。徹酒脯。速翁媪。將稗乳。相挽攬。來田頭。草爲茵。花爲籌。酌大瓢。紛  
勸酬。日未落。飲不休。或皤腹。或睥目。或拍手。或頓足。或招或攜。或追逐。或號或呶。或趨起。葫蘆頸長盛餘  
酒。茨菇葉香裹餘肉。但願一歲中。三十六雨七十二風。蝗蟲入土一千尺。水旱不作村村豐。麥兩歧。禾九  
穗。桑無附枝瓜並蒂。秋蠲租。夏放稅。安眠不聞吏打門。家家盡作膨脝計。牲如山。酒如蔗。更率篋錢作秋  
社。

題萃橋水榭圖

水檻風檣面而開。好書讀罷試茶杯。不須竹下柴門閉。此地從無熱客來。

題坐花圖

溪上桃花一色開。小船日日恣沿洄。怪君一事真成錯。不著櫻鞵桐帽來。

北發

南北東西不暫停。一身漂泊似浮萍。鄉心自此真難遣。別酒無多最易醒。蟲語草根驚客夢。螢飛水面亂  
繅星。孤舟夜宿塘西路。愁說長亭共短亭。

丹徒

望裏雲帆曲曲遮。縈紆一綫走修蛇。晚潮入浦舟難上。高岸如山日易斜。軋軋小車裝酒母。紛紛鄉客買  
魚花。丹徒不似江南景。到此令人便憶家。

渡江

風打潮春鐵甕城。禁江猶復剪江行。片帆未可憑忠信。三槳真堪寄死生。路險孰憐游子苦。家貧漸覺此  
身輕。自來歸計誠難料。莫怪東坡負昔盟。

閩門

每到閩門使小留。鴛鴦多在百花洲。綠窓呢呢聞私語。翠被厭厭恨早秋。壘鼓催人辭好夢。亂蟲爲客訴  
離愁。燕吳南北三千里。第一難忘是此樓。

菽乳和楊芝田先生

淮南王食經。八公九師撰。惜哉其書亡。饌法不可見。偶然香遺術。啜菽物至賤。叟叟井華淘。齒齒石磨旋。香同杏子粥。細比葛花麩。若酪蹴乳房。若芻撇缸面。若蔗漿初榨。若飴黍暴煎。淋漓百長杓。滓汁瀝生絹。未明雞三號。乍啓門一扇。篝燈挂屋壁。漑釜燃蒿蕪。須臾魚眼沸。以策攪百遍。圓紋皺冰穀。斷褶揭霜練。或以山礬收。或以鹽鹵澱。苦辛澀酸鹹。方法從所便。拉殼吳地能。泡漿杭俗擅。我鄉近瘠貧。鬻者滿村堰。魚標酒望間。水車幅片片。禾中村民鬻腐者。以車輻標于林表。移舟就客航。壓擔入僧院。綠葵紫牙薑。清齋每同薦。有時配紅鰕。食之已饑噉。乾將酒糟瀆。敗候梅黧變。其味益以佳。往往走異縣。都人慣食肉。羊豕日割刺。是物纔入市。塵沙糝如霰。以此仕官家。弃不錄廚傳。編修在金門。索米類曼倩。不因官獨冷。止酒罷談讌。菽乳造法殊。其訣本陽羨。黃豆來西沽。紫磴徙南淀。浸以一斗泉。漉用五尺箒。流匙訝香滑。舉坐盡誇銜。脂麻與罌粟。瑣細費撇漩。未若此易成。指顧具鄉饌。我本茹菹人。羶葷非所戀。春去秋復來。飛光等劈箭。無心趁杯酌。久欲焚筆硯。有客誦新詩。令我聽忘勸。壓倒孫滄蝶。濟濟衆才彥。作者各擅場。後來豈能先。過門思大嚼。舍鐵但白戰。

送柯翰周之蕪湖四首

軟紅十丈跨疲驢。何似歸乘轂轅車。京國舊游疎索盡。并無人讀絕交書。孝廉行卷歷時流。五上春司不見收。絕似秦川貴公子。異鄉漂泊賦登樓。

鏡裏清容祇自憐。誰知圖畫各爭妍。龔寬樊育紛紛在，只少龔寬樊育漢元帝時畫工見西京雜記。匳中五萬錢。龔寬樊育漢元帝時畫工見西京雜記。幾日星隨使者輶。到時寒水七磯消。吉祥寺酒開缸面。愛殺濃香煮藥苗。

金山口

四圍山色翠相連。積潦成湖遠浸天。千尺敗堤眠斷虹。上聲。一丸寒日落荒烟。水夫拄杖爭馱客。舟子拏篙橫索錢。道路杠梁盡王政。山來迂闊獨前賢。

過合肥欲訪龔恕愚爲同行者所阻悵然賦此二首

宣武門西送子行。飄然我亦返鄉城。腸迴南楚風波惡。書到東吳涕淚傾。雞黍往時曾有約。輪蹄不駐豈無情。仇離生怕從頭說。且逐征夫趁晚程。

覆雨翻雲莫挂懷。得歸且復掩柴吟。身未必常如瓠。酒量依然闕似淮。客到恐煩奴入市。筵開免泥媿除斂。悠悠不是同行路。悵望高城粉堞排。

拙宜園補題三首爲楊崑木賦

苔逕

竹筐挑築海沙簾。石子圓勻巧匠鋪。到地雨絲簌滑澗。壓頭花影杖枝梧。結疎籬截常年客。疊矮牋招小飲徒。預筭吟邊秋太澹。課童添土插紅芙。

巢經樓

白藤爲笈竹爲箴。小閣三間取次成。笙典珠墳閒擲拾。秦灰漢柏日縱橫。欄高不放梅賊入。芸細何愁蠹  
繭生。媿我鈔書漸零落。匹如殘月配長庚。

竹澆

一匳清鏡拭花南。冷翠千梢醜嫩藍。懸綫芎香魚受餌。掠波萍動燕辭龕。粉苞初脫題詩滑。石鼎閒支試  
水甘。擬學松陵製漁具。割茅先結箇圓菴。

贈王浦雲二首

手拈雙管興淋漓。廿載江南老畫師。絕似當年張水部。一爲枯草一生枝。  
淞江絹熟越牋生。大幅長圖一掃成。只合呼爲王潑墨。軸頭幀尾換新名。

題烟江撒網圖

江樹模糊雨欲飛。碧蘆根短浪花肥。披圖未羨漁郎樂。我亦新從畫裏歸。

題蘭亭祓禊圖

芳草如裊滿地鋪。一觴一詠儘堪娛。雖無醉本蘭亭在。猶喜流傳祓禊圖。

初夏村居

枯港新添碧一灣。蜻蛉忙亂鷺鷥閒。黃梅果下連絲雨。綠樹看成平遠山。塍口涓涓秋水足。籬根策策草  
籬還。瓦盆注後渾無事。半扇柴門盡日關。

卽事

貧偏客死富生還。歌哭紛紛一室間。不爲期功廢絲竹。幾人能學謝東山。

南湖

南湖六月煙波闊。不見荷花水面開。閒殺風標兩公子。幾回飛去復飛來。

示德鉉弟二首

萬里風埃兩鬢霜。十年京國困名場。何如老弟拋書卷。捕蟹叉魚住故鄉。  
家世無田莫怨貧。閉門竭力事雙親。菘菱儘足供常膳。鵝鴨休教惱比鄰。

夏日村居戲作吳中田婦詩十首

河頭楊柳弄鵝黃。乳燕飛時日漸長。摒擋遊春衫入篋。不辭辛苦作蠶娘。  
短髮低鬢黑似鴉。愛他摠不御鉛華。自從四月收蠶後。頭上惟簪繭子花。  
縵絲纔罷又分秧。惟有農家最得忙。羨殺紅閨諸少婦。早裁翠被待新涼。  
白紵衫輕紅襪斜。吳娃生長自田家。最憐雙足渾如雪。日日河邊去踏車。

村酒煨來竹葉清。枯魚一片瓦盆盛。三錢蒲扇堪障面。日午田頭餉耦耕。  
先種荷花後種菱。小舟如葉泊溪稜。蓮歌唱罷菱歌起。遇著人呼便不磨。  
烏柏陰濃一逕開。四三女伴坐青苔。笑看黑線翻花樣。知是城中學得來。  
茨菇葉大苧頭長。小甌蒸時滿屋香。炊就麥糕先祭竈。勝如富室宰黃羊。  
終歲惟須兩對衣。木棉花密苧麻稀。自來夫壻無離別。不用安排織錦機。  
門前宛轉結笆籬。竹簾纏牀任意移。來往無人拘束少。豆花棚底納涼時。

# 笛漁小彙卷第六

## 途中和答張開成六首

故人一半飄長翻。惟我卑飛劇可憐。帖地只應隨燕雀。嬾將短翼刺青天。  
年來意氣摠消磨。窮達其如有命何。翻怪當年王處仲。唾壺擊缺尙高歌。  
牀頭有蝸真堪畏。案上多蠅最可憎。顧我狂如浣花老。每思赤脚踏層冰。  
長途最喜得良交。酒分詩情特地豪。君本有才過屈宋。我應無日短劉曹。  
張郎筆力能扛鼎。跋扈飛揚冠一時。今日看予避三舍。始知文陣有雄師。  
滿地江湖發興新。浮家只願學玄真。會當一掉黃塵首。常作烟波自在人。

## 題青津朴上人小影三首

千林紅綻三光杏。十里青排五粒松。他日相尋半山路。畫圖約略記雲峰。  
山廚夜火蒸黃獨。野菜春風長豆苗。閒倚長松無一事。靜看日影過溪橋。  
薊北埃風日日吹。沙塵黃不到山茨。分明歡喜阿羅漢。傳寫龍眠李伯時。

## 題蔡中允早朝圖二首



紅珠帳煖翠衾香。初試溫磨豆蔻湯。門外馬頭風細細。又馱殘夢入宮牆。  
十二銅街漏水催。玲瓏髻子挽慵來。自從朶殿簪毫後。無復閒情詠玉臺。

題梅定九山居圖

白雲欄斷峰腰路。紅葉斜開嶺上門。酒一千餅書万卷。只留老友住山村。

戲題嫦娥折桂圖

十分圓月暈微黃。桂樹婆娑影漸長。笑折花枝踏濃露。夜涼親自覓吳剛。

送蔣上舍歸里二首

鞍背船唇漸不支。涼宵有夢戀東籬。何如鄉里開冬學。老作兒童句讀師。  
愁裏匆匆送子行。蹇驢整躡片帆輕。村南村北相尋便。恨我還家計未成。

與庾齋話別用無亢韻二首

還往無人濫卷生。秋風又作苦辛行。酒邊三日遲君去。雨雨風風最有情。  
面稿心灰鬢髮殘。家書猶自說平安。世間未有窮如我。莫作尋常敗舉看。

送幼鯤遊嵩山四首

錢郎才氣真無敵。萬里秋旻鷹隼橫。此去學書并學劍。底須淡墨榜題名。

我曹面目寒如鐵。豈有熱官相往還。不學乞兒爭向火。自應僵臥老空山。  
紛紛凡肉飾華鞞。伯樂難逢死卽休。莫怪馬房諸廝養。眼中原不識驂騑。  
君向嵩山結草亭。亭前三十六峰青。惟攜一把金鴉髻。日日松根采茯苓。

和王清遠西城別墅詩十三首

石帆亭

峯如巾子高。亭比艇子窄。不因五兩風。常挂一片席。肯學湖海人。振柁騎浪脊。

樵唱軒

朝樵斧丁丁。暮樵擔納納。樵風一以送。樵唱互相答。欲尋樵子語。前路白雲合。

半偈閣

千轉陀羅尼。八念阿那律。盡祛文字煩。半偈了可畢。午夢曲尺牀。春浮影入室。

大春軒

蜚蜚葉底飛。螻蛄草間語。不知大春年。乃有八千許。軒中著書人。上與蒙莊侶。

雙松書塢

塢間所移松。恰得杜陵半。枝垂鸛鵲踏。花落鼯鼯竄。安得宏偃筆。對之寫直幹。

小華子岡

平岡路透迤。下上可登陟。割來輞川圖。寸寸皆秋色。泉流小草中。漚漚鳴不息。

小善卷洞

洞戶深窈窕。石扇生苔衣。習坎行有尚。肥遁心所希。偶持松炬火。亦有蝙蝠飛。

春草池

謝公春池上。草與水色同。語鴨菰葉裏。睡鵝茴香叢。有時明月夜。閒擲釣魚筒。

三峰

華山有兒孫。江郎有兄弟。小大雖不齊。削成亦具體。亭亭三朶峰。一一露華洗。

嘯臺

公子洵逸羣。抑揚研嘯旨。擁膝坐層臺。泠泠風入耳。乃知自然音。絲竹非所擬。

石丈

車前望塵趨。堤畔埽門謁。何如呼石丈。下拜具衫笏。願學狂米狂。惜此百鍊骨。

竹逕

綠玉萬餘个。一逕風脩脩。移來墨王亭。喚作瀟灑侯。課童埽蛙粉。延客煨貓頭。

綠蘿書屋

書庫在城北。書屋在城西。薜蘿風裊裊。綠映書籤齊。何年突相訪。朱墨翻標題。

爲新城夫子題畫

竹枝鉤鑿水洞灣。枯木查牙巨石頑。不學吳裝徒斌媚。天然老硬似荆關。

送悔人兄還楚

髯兄別我去。歸臥楚江烟。飯熟長腰米。魚肥縮項鱸。高堂雙望眼。才子十差肩。樂事家庭得。超然謝俗纏。

壽黃封公六首

當年七聚早牽絲。定武鸞盤壁荔支。盡說涪翁有家法。輕紅句並少陵詩。  
一從左宦下天津。素雪千堆白勝銀。七載西沾佐鹽筴。何嘗顛顛似靈均。  
蠻花犴烏遍荒陬。佐郡曾爲萬里遊。日酌靈泉一杯水。至今深箬有歌謳。  
本朝遼左比南陽。大邑分符綬綰黃。瀕海人家半漁捕。催租不用下村莊。  
關東魚美不論錢。土菌綿黎味更鮮。難得懸弧恰長至。幽歌聲裏瀉瓊船。  
玉堂官燭樺烟輕。才子思親隔鳳城。佇見雙鳧飛闕下。六街同聽漏琤琤。

三月十五夜濟南道中遇雪同澗芳賦

來往齊州熟似家。村旁古路認三叉。風顛久擘千絲柳。春老還飄五出花。入壠無聲滋小麥。舞空有力戰飛沙。晚登舜子城樓去。白玉堆中看雒華。

鍾聖與招諸同人泛舟大明湖八首

蘆筍齊抽碧玉簪。柳垂長線水拖藍。郭中到處通遊舫。除却江南便濟南。三分春色已過二。湖上風光倍可憐。縱使鍾郎無酒榼。也須終日恣洄沿。家家湖而築平堤。界畫分明似卦畦。雇得藕夫先放水。一年一換種花泥。湖邊亭榭摠荒涼。惟有韓家竹籬廊。試問主人緣底事。不安牕子只安牆。人生笑口劇難開。經歲良遊僅此回。一事尙然餘悵望。敲冠不見趙三來。

謂豐原也。

李杜遺蹤半有無。惟餘歷下一亭孤。怪他後輩輕前輩。又作天心水面呼。

自從邊李登壇後。若箇詩才迴絕倫。休說邇來名士少。諸君已是濟南人。

同游諸人皆先後流寓。

山水齊州信足誇。山多藥草水魚鰕。稻田半頃如容買。便借臨湖館作家。

過臨淮

病臥驂肩六尺輿。飯糲餅大客嗟歎。今朝喜向臨淮過。一把銅錢買鱗魚。

贈宋山言三首

小宋詩才勝小蘇。共驚文采似於菟。他時修史燒官燭。畫苑應添半臂圖。  
龍文百斛筆能扛。高築堅城受我降。悔不從君經歲住。花時同倒鬪雞缸。  
灘石稜嶒嶺險巖。珠江重到鬢如絲。較量一事應輸我。五月堆盤噉荔支。

上九江郡守叔

九派烟江接蠡湖。潯陽風物儘堪娛。蓮花擬結東西社。羸髻遙看大小姑。  
謝客近多池草句。阮咸許入竹林圖。官廚脫網鱖魚美。到此令人懶問途。

梅心驛書所見

兩兩相攜女伴行。鳳陽花鼓最知名。笑他也學羅江怨。對客低頭作慢聲。

同心蘭花

濯枝小雨灑珠江。並蒂蘭抽白玉缸。未見崔徐勻粉墨。空憐屈宋賦離莊。  
黃蜂背蕊偏成對。國香譜載蜂蕊以背負之。錦蝶尋香也作雙。天末消魂是孤客。幾回護惜拓紗牕。

初食新州荔支色香味已變戲成二律

蘭湖兩遇發南颺。未噉新州蠟荔支。翠籠分裝纔幾日。冰盤競擘已過時。  
多情莫厭徐娘老。赴約須知杜牧遲。西蜀酸甜小紅顆。也曾撩得少陵詩。

輕紅挂綠早登盤。自笑新來最漸寬。當暑最能消客夢。飽嘗幾度廢中餐。殼如蚶子紋還皺。核比丁香結。乍乾。漢主不知三日變。空令蠻徼遞長安。

再食新州荔支色香味無損疊前韻二首

十八雲鬢趁曉颺。競將圓頰染燕支。芙蓉選入濃烟裏。翡翠虛當細雨時。芙蓉選入濃烟裏。皆嶺南地名。樹底珊瑚垂子重。園中烏雀繞枝遲。本草荔支熟時人若未采則蟲鳥不敢近。一經攀摘蟲鳥競集故土人必于日中采之。蜀山閩海知難及。玉局仙人屢賦詩。珠露瀼瀼荷折盤。嫩涼消暑客愁寬。官齋閒許諸孫住。香荔拚教恣意餐。椰酒滿瓢殊少味。蔗漿迎節易中乾。何如頓頓瓊霄。藥竈無煩砌下安。

初食新州荔支以色香味已變漫寓憾詞夜來重噉風韻劇佳已疊前韻二首再賦一律爲十八

娘解嘲

楊梅盧橘爲先驅。細蹙紅羅裹玉膚。七聚未須誇玳瑁。兩川何必重珍珠。謾將西子輕唐突。亂寫明妃入畫圖。嗤點傾城吾甚悔。頓教人說是傖吳。

七夕

盼到秋河絡角時。露香風細慰相思。素娥凝恨成遙妒。是夕天陰無月。靈鵲多情赴好期。暮雨又留來歲約。愁機重織斷腸詩。別離情緒難消遣。只有雙星脈脈知。

七夕後一日

掩袖傾囊怯早秋。河邊灑淚雨初收。風筵乍寫經年恨。夜帳新添一段愁。金井有時桐葉墮。碧天無語杵聲幽。懸知萬頃星灣畔。妒殺鴛鴦睡插頭。

雛鷓鴣

慧禽生小已嬋娟。好似邊鸞畫裏傳。薄薄香唇緣食啓。纖纖素趾動人憐。芳林暗妒鷓調舌。綺閣偏憎燕比肩。只爲聰明絆<sub>合</sub>索。羨他野雀性靈全。

諸葛武侯銅鼓歌爲家中丞賦

建興三年春三月。丞相奉命揚王廷。白旄黃鉞左右列。曲糞孔蓋高亭亭。羽葆鼓吹各一部。前後導擁將皇靈。更有虎賁士六十軍。裝劍佩聲玲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蔡蠻梗化常事耳。遣將亦足征殊庭。何爲重煩元老出。注爝無異輸滄溟。若曹若孫均漢賊。曷不告廟行天刑。豈知純臣有長算。根本之地須先寧。國家盡無南顧慮。乃可北出施雷霆。況此四郡最雄富。幃寶賾縑堆蠻坳。欲令輸誠出供億。能不整旅搖旂鈴。丞相仍服儒者服。綸巾羽扇升輕輅。遂于五月渡瀘水。黃茅瘴雨瀾滄哈。初時羣蠻尙鴛鴦。紛紛屯聚秋田螟。狼獾烏潯率異類。獐狍犴獾偕獠狎。吞蛇啖蜮齒牙黑。跨犀騎象容顏頰。深林密箐竄伏易。往來跳擲追飛捷。篋筭削竹染毒草。鑿鐵蘸刃磨霜礪。設奇制勝賴丞相。鞭扶六甲驅



六丁從來王佐有神授。此術出自陰符經。豪渠指顧就束縛。麀奔鹿駭狼顛暝。擒之縱之如是七。輪誠歸命無稽停。群蠻擎蹠獻方物。背負銅鼓行伶俜。比之于鐘製。知縮方之于磬音。磬冷。華人共詫日未覩。非鏞非鐸非叮嚀。鏗也。出晉語。粵稽史册始東漢。伏波鏞寫神駒形。西南諸屮最寶此。戰伐祭祀爭撞釘。當其冶銅鑄初就。設食召客烹禽猩。鈎藤之酒滿缸貯。男女雜選羣撩拾。項珠圓碾海羸殼。頭髻亂插山雞翎。黃銀白金釵股重。持以扣鼓傾鬢聽。留遺主人不將去。傾刻攪拾盈畚辭。筭也。樹陰恣飲各半醉。嘔哇欸猥歌哈哈。筒拍長腰響鞳鞳。葫蘆短頸吹瓏玲。筒拍鼓。葫蘆笙。皆蠻人樂器。葫音泊。其聲悉赴此鼓節。一酣累日何曾醒。自從羅拜獻大漢。牛車牽載辭鈎町。丞相製作極天巧。行軍甌釜搏新型。坎離水火一以濟。不用炊煮師飽饑。埋藏往往鬼呵護。此鼓獨立千餘齡。何時流傳入南粵。簞致幕府青熒熒。中丞於今文武特。碧幢紅綸臨丹冥。勞心填撫已四載。至誠直可通圓窻。七十二風應候至。三十六雨隨時零。生黎鴛岐肯向化。馬人蠻戶從使令。乃於暇時出此鼓。八扇盡拓紅窓櫺。紫梨四旁斲作架。碧綿九股接爲綆。高齋槌擊韻呶轄。亭午日射光曬哈。摩挲兩手拊其實。良久絕不聞銅腥。我聞古器厚者贗。似此堅薄難摹倣。厥高四尺徑三尺。一一穿剝蝸蠹涎。天然盡作臘茶色。色分子午殊嫫媿。其餘諸色咸遜此。砂斑翠綠苔花青。鼓心如日圓且滑。炎焰四散輪龜龜。蠻書誕怪了難讀。筆墨茫味徒留銘。雲雷泉紋逐層繞。大小碎乳排萍星。又聞赫連昔曾鑄。塗金飾以蚩廉颺。歐陽頤亦屢貢獻。紹興祕閣誰其聆。未若此鼓號諸葛。湯盤孔鼎同流馨。器

卽不佳人可重何況神采飛燼燼。作詩渾忘氣力弱。三錢軟筆揮蚶蛤。



# 笛漁小豪卷第七

## 題秋原放牛卷二首

簞角常懸一縹壺。花村草市酒堪沽。每思細雨溟濛裏。寫作騎牛第二圖。  
最憶秋田稭稻香。催租吏不到村莊。閒跨烏犍尋鄰叟。橫笛歸來已夕陽。

## 七月十四夜立秋二首

我本悲秋客。天涯怯素秋。吳根縈夢寐。海角又勾留。暗砌風梧脫。涼蟲露草幽。一丸明月上。隔座好探鈎。  
未得消糜力。杜園香謂丸藥爲消糜。俄驚節序催。涼蟾明夕滿。新鴈一繩來。促織纏愁緒。流螢撲老苔。不須燒樺燭。共倒白盜杯。

## 題天女散花圖

尺三汗脚踏紅埃。夢裏難逢優鉢開。我亦年時頻示疾。只無天女散花來。

## 題水墨羅漢卷

龍眠遺跡總茫然。意態看來以老蓮。如此阿羅生面好。擬礬東絹乞君傳。

## 題四時寫生折枝圖四首

嫩蕊緜香煙霧團。黃蜂白蝶繞雕闌。自憐一別三三徑。花朵經年畫裏看。  
嶺外常留倦客居。海花蠻草最愁予。筆頭能帶江南色。大小三黃也未如。  
折枝叢豔寫新圖。試看南唐有此無。勾染儘教誇院體。懶勻朱粉再三塗。  
小白長紅風露零。好呼花匠蒔閒庭。何時一縷茶烟外。拗取鮮枝插膽瓶。

閏七夕

又趁秋宵月一弦。停梭搖珮踏涼烟。新愁暗數三千刻。良會難逢十九年。  
厄減儘教烏鵲把河填。曆家七夕如頻閏。拚與支機作贈錢。

佛手柑

彈指無心學趙州。越娘纖手摘來柔。腕邊乍脫珍珠釧。掌上堪懸茉莉毬。  
天女散花因問疾。麻姑搔背恰逢秋。武皇內傳留遺事。也擬良宵剖玉鈎。

五色鸚鵡三首

奇姿惜未載禽經。番舶凌濤度紫溟。麝幃護寒遮蜚雨。玉籠流影入倭屏。  
借翎羅浮山有蝴蝶洞中產五色蝴蝶其翎大如扇。休說綠朝雲語巧。採蘭志載河間王琛有妓朝雲善歌有綠鸚鵡善未如  
時樂鳥偏靈。西陽雜俎載唐明皇時有五色鸚鵡性最靈張燕公表賀稱時樂鳥。

孔翠應慚品格低。獨憐万里只單栖。梧桐葉底輸么鳳。豆蔻江頭妒錦雞。金縷含愁歌夜月。綵衫凝恨舞晴霓。秋涼莫道思歸字。貞觀時林邑進五色鸚鵡。每言苦寒思歸。其聲清怨。才子爭拈翠管題。

妙舞蹁躑似麗娟。縈絲吸蕊綺牕前。越瀾有吸華絲。凡華著之。不即墮落。用以織錦入貢。漢武以賜麗娟作舞衣。春暮舞于花下。落蕊滿身。謂爲百花之舞。啄殘紅豆愁無語。按罷霓裳態可憐。神女韞羅三素繞。仙姝霓褶百華全。天生豔質須珍重。野鷺家雞莫鬪妍。

嶺南述懷寄澗芳四十韻

失意三秋後。沉憂百疾攻。由來多羶穢。只爲遇冬烘。衫色猶青草。霜威逼紫濛。藥方終日檢。酒債幾時空。漸獲蔓荅效。籠收麴蘖功。新黏牕紙密。深築地爐煖。矮炕溫糜火。羸軀血脈融。瓦甌糜夜煮。髹碗乳朝桐。稍稍交游集。欣欣意氣通。旅顏從此豁。酒聖有時中。越嶠書初到。燕臺歲已終。裝須重拊擋。行怪太倥傯。遠別親朋惜。離懷父子同。自非貧次骨。安用走如蓬。腸斷三叉路。神飛一畝宮。遷延過上巳。筆墨戰羣雄。莫訝人皆醉。渾疑世盡聾。腰圍原似沈。髻髮已悲逢。覽鏡愁無極。常筵恨亦充。我嘗嗟計拙。君又歎塗窮。遂結淒惶伴。低跨蹇蹉驂。杪春辭冀北。十宿抵齊東。塵拂齋前榻。韉披廢上聰。鶴華雲滃滃。鈞突雪濛濛。壠上置山雉。湖邊擷水蕩。井梧光黯淡。堤柳影龍葱。小墜栽亭菊。涼棚縛海榕。丁香開瑣細。翠尾茁豐葇。鶯粟花千瓣。雞頭竹數叢。院心碁匾膊。簷底鳥惺惚。競把長箋擘。爭誇句子工。杯傾金鑿落。曲奏玉玲瓏。絳蠟燈猶焰。驪駒轡又擁。村醪膏棗麥。土銜苦悁悁。驛路黃梅雨。江程白蔣風。泝灘驚退鷁。踰嶺怯啼猿。

夾岸榕陰綠。連村荔子紅。五羊仍作客。四度月呈弓。才子頻搖管。新詩寄滿筒。天涯思聚散。吟和絡絲蟲。

汲古堂前紅梅秋日吐花和青叔韻

三八瑤姬酒興闌。臨風醉倚玉欄干。霞痕入曉光欺杏。脂氣迎涼韻勝蘭。不逐冷香春日夢。愛分秋夜露珠團。絳紗衫裏肌如雪。莫作濃花豔蕊看。

滄浪子看桂

盡捲湘簾十二行。閒園日似小年長。青瑤枝綴金鵝碎。紅木杵敲玉子涼。竹下酒杯思舊侶。謂潤芳聽叔也。亭前粉蝶撲繖香。南湖此際笙歌沸。暗想儂家綠雨莊。綠雨莊在南湖上有桂四株。大皆合抱。開時游人最盛。

狸奴歎

我讀狸奴歎。不獨歎狸奴。芸生自茫昧。遂謂天地無。孰知有定分。冥冥衡毫銖。嗜欲焉可縱。口腹焉可逾。先正誕告誡。一一存盤盂。昔者帝縉雲。有子雄牙鬚。每食恣饕餮。竄逐不與俱。至今敦鼎上。銘寫留形模。穢物充肥腸。適足戕爾軀。奈何後來者。對案猶睢盱。狸奴於毛羣。顏狀如於菟。捕鼠乃專責。報蜡紛神巫。倘年不順成。牲酒徹杓壺。空餐尸厥職。誰容逃其辜。苟爲肆偷竊。罪大誅難逋。官園廳宇曠。狸實縣有徒。銜蟬上樹枝。探雀蹲棧爪。藥闌撲蝴蝶。蕙壻擒螻蛄。巧伺綠鸚鵡。亂踏紅氍毹。搖尾翻盤碟。潛身入庖廚。夏踞光滑簟。冬偎溫燉爐。叫喚夜逐隊。跳擲晨引雛。飽卽占藤壑。倦卽眠花塢。一任鼠陸梁。敲文籍衣襦。

青箬裹晶鹽。聘爾何爲乎。買魚穿細柳。因歎涪翁愚。我亦致其一。欲保殘書圖。昏黃每逸去。飢則不待呼。稍稍加束縛。縛急聲豪籠。終宵攪客枕。鼠輩爭掀掀。比聞東齋北。玉缸水盪盪。小魚數十頭。白碧青黃朱。三尾短頸頰。銀沫相吹煦。炎方足蚊蚋。更畜四靈夫。翠茸將紫鬣。其樂真于子。忽遭老狸虐。食肉先食腴。磨牙澤口吻。惡嚼園南隅。嚼嚼意未厭。且且猶窺覷。往往騎牆頭。自朝至日哺。急思乘間躍。將躍偏踣踣。人前故回翔。反若無所須。昨日日午時。一線注清臚。偶噉菰葉。味勝濃屠蘇。興酣遂高眠。禍機動須臾。詩人惡之甚。趨結不受拘。爰張牙。稍弓。爰抽金僕鐸。壹發洞胷臆。垂斃還奔趨。快事洩衆憤。有笑無嗟吁。狸固不足惜。但惜弧矢汗。有虎伏林莽。有蛟幡江湖。有駭嚼禾苗。有羆啖雞豬。亦有跋扈狼。亦有大鸞烏。亦有兩頭虺。亦有九尾狐。由來剪貪殘。貴在窮根株。

中秋前一日飲東園桂花樹下卽事

三載不到此。景物忽改觀。霜風披炎州。秋半暑已殫。亭前桂花發。一榻亭中安。綠鬢綴金粟。意態何珊珊。粧臨淥水鏡。袖倚翠竹竿。紅蕉亦媚媚。開傍卍字闌。檉柳姿娘娜。枱欄影團圓。弄晨光熹微。搖暮烟霏霏。橙移細雨後。枝綴黃木難。菱雞啼池藻。穀犬嗥沙壖。層層粵王臺。飛閣晴流丹。名園割勝地。暇日陪清歡。醞傾倭漆盞。鱸疊哥窯盤。枸櫞指信屈。郭索臍尖團。匕抄蒟葉醬。匙舀桃花酸。轟飲不知醉。爲樂非一端。較戶戰兩軍。鬪句登高壇。伯仲二叔氏。朗朗雙明玕。書羊真孔草。詩孟澹李寬。弱毫握玳瑁。古墨磨躬桓。



每常文字飲。不畏觥籌攢。香羸鯨吸呷。粉紙蛇糾蟠。矯矯天馬駒。逸足難遮欄。半酣氣磅礴。競脫蕉紗爛。玉籠飲言鳥。銀鑄追翔翰。汲泉洗雲根。乳竇探靈撥。開櫳放孔雀。珠尾搖鑿跚。行疲蒼苔滑。坐怯石磴寒。靜聆山水音。有似湘瑟彈。改席賭園碁。屢敗醜屢乾。巢邊烏漸歸。墻角日已曷。青蘋發涼颼。戛戛吹篠鏹。遙天鋪藍羅。飛上白玉丸。還期續雅集。趁此桂未殘。

蘅圃車駕視權粵海久之不至昨聞已抵三水喜賦二律

黃塵六月去京師。万里蠻江得到遲。天末故人凝望眼。篋中幾卷續新詩。鷓鴣聲裏山如畫。橄欖村邊雨似絲。可惜使車來較晚。未逢荔子出園時。

自別君來入瘴天。天邊月子六回圓。吳魚嶺鳥沈鄉信。藥裹繩牀送好年。笠澤草荒垂釣碣。浣花詩乞築堂錢。須知不負當時約。一笑狂奴又放顛。

寄宋山言

歸心久逐檳榔水。客淚新濺蕩蕩花。開篋看酬東浦句。謂海人兄也。尋僧知鬪北藍茶。詩圖筆陣逢今雨。畫棟珠簾賦落霞。剩有梅根坑石好。異時攜贈注蟲銀。

題洋書二絕句

樺皮蓋屋島中間。水面鷓鴣挂小環。蔗酒滿螺人醉後。蹋歌騎膊競登山。

海外山川入畫圖。笑他潑墨總模糊。筆踪纖細渾如髮。宋織看來得似無。

中秋東園宴集分韻得弓字

節物珠江摠不同。四時花發一園中。桂枝尙未飄黃雪。荷葉猶堪飲翠筩。基譜細翻蝴蝶局。射棚小試鳳凰弓。是日於園中奔射以賭酒。秋來最數斯游樂。坐看蟾光上碧空。

又得河字

不用香茵盛舞羅。清沾如濟濁如河。衝簾歸燕飛雙剪。裂藻游魚擲亂梭。粵秀山頭雲玉葉。滄浪亭外月金波。世間兒女團圓日。客裏淒涼醉裏過。

英石硯山歌

英州之石最巉巧。大逾數丈小一拳。園亭几案入清矚。爭購豈復論金錢。于中小者更難得。其值往往同珠璣。士人潛行恣剽掘。沂錦流水投靈泉。故翁老學庵筆記英州白鍾山涉錦溪至靈泉乃出石處。上中二品盡藏匿。惟將下品充門廩。我游南粵已三載。遍買不獲心悄悄。平生託志在巖穴。所嗟二頃無良田。小山湖石漸頽落。亂草沒徑苦封岑。歸未終月出累歲。回思故岫曾煩煎。廿年行役似萍梗。推篷委轡看山川。高峰巨嶺不暇上。深澗絕島何由沿。力微況乏濟勝具。每遇登涉翻遷延。九州先後踏其六。更歷河濟江淮壩。經山名勝指可屈。雲烟過眼恒流連。向平婚嫁尙未畢。安得洞府追潛仙。三神五岳料無分。一丘一壑還思專。耳聞目見亦

已夥。試隸石事書長牋。到公奇礪石丈六。當時輸送華林前。歐公菱溪有石二。至今屹立梅花邊。菱溪石在滁州

醉翁亭梅花側其梅則歐公手植也。錢唐龔氏舫齋畔。玉玲瓏刻宣和年。玉玲瓏宋花綱石也。上刻宣和年月。書家北米劇

好事。良鄉巨石留荒阡。房山有奇石立巖麓。米仲詔欲致之勾園中。重輪十輜。百夫曳之。事家凡此數石我盡

覩。筆不能盡言能傳。其餘一一有載記。更爲具述辭囉噠。奇章一品衆客詫。有道二字良工鐫。玉清昭應

發硯礪。文饒詩句劖蒼翠。壺中九華在湖口。百金歸買留詩篇。東坡題壺中九華有百屏風三疊號肘後。

二者謂可齊跟肩。湖口鄒生以三石折疊爲屏風。山谷涪翁此語定不謬。所惜奇物終沈湮。仇池雙石尤

足寶。韓幹二馬差和權。蹲師子與睡鵝驚。仲恭堂外曾羅駢。襄陽袖中次公攬。自後不笑元章顛。東京苑

內疊良岳。花石綱連行連連。險怪萬狀割羣玉。奇詭百態縈洄漩。奔馳惟恐稜角損。孔洞悉用黃泥填。更

和膠土裹其外。烈日曝令乾而圓。麻筋百道細束縛。千夫喘汗紛扛牽。李曹百絕咏初就。良岳初成。徽宗

曹組各爲賦一篇并咏百絕句事載揮墨錄。金人裝載歸幽燕。今京師瓊華島石更有筆山亦神品。白石一點明峰巔。銘哉赤

壁賦中句。御書小字形迥妍。宋廣濟庫有壁石筆架。徽宗御書武林故事兩奇石。南極北斗分星躔。武

故觀堂內漆廚中龜二石一有星似南極。一有星似北斗。公謹小有洞窈窕。小有洞天。并陽周密遜叔平遠稽迴旋。錢遜叔家所藏黃

州怪石堪作供。前蘇後宋爲收甄。西陵宋先生判黃州時。獲石十六。各以形象詩人到處手摩弄。廉吏歸

去帆飄。文紀取壓鬱林舫。休映搬入西陵船。中粵承裝誓不治。清德洵足逾前賢。邇來有客贈一石。白

云得自鍾山俗。胡桃殼皺紋理蹙。彈子窩小繩絲穿。水痕羣褶秀莫比。聳身拽脚平無偏。首尾向背盡合法。嵌空峭拔由天然。坎窪未須盜未刷。纖細何用魚膠聯。形模雖微氣勢闊。衆峰朵朵芙蓉鮮。凌晨霏霏帶峽霧。際晚裊裊飛江煙。磬山田探合退後。林慮坑產慚居先。羅浮匡廬妙比擬。詩成日未移三甌。七言五字各據勝。篋吹埤和聲相宣。我家舊蓄寶晉石。一峰華蓋如撐天。翠巒玉筍鬪翠芳。片巖一片光嬋娟。方壇妥帖若碁局。龍池津潤疑珠淵。下洞三折通上洞。水注成瀑空中懸。寶晉齋研山圖說詳載陶九成轅耕錄中。常時匣之。甸漆合。數兩裹以吳蠶綿。百年累葉遞相保。珍重不顧黃金千。按圖來索靳勿與。寧使玉碎無瓦全。豈知收藏稍未密。和璧終爲秦人捷。研山一旦不復見。空中故物惟青甌。當年此石去海嶽。蟾蜍清淚流涓涓。米南宮有硯山不復見。哦詩徒歎息。惟有玉蟾蜍。向余清泪滴一絕。茲來英石且難得。令我萬里長思愆。君子寓意不留意。此語能使痼疾痊。太湖山石摠蚰蛙。宋時一武臣中牒論太湖石云。此件石蚰蛙不堪用。亦可一結瀟灑緣。搜奇抉異興已懶。人生所貴無拘攣。巧偷豪奪請勿慮。比來我意同枯禪。

對雨遣懷和韻二首

風雨蕭蕭打翠檣。梧殘蕉敗不堪聽。心存千里驥伏櫪。恨隔層霄鶴剪翎。倦客愁拚雙鬢白。空齋魂怯一燈青。何時斫竹支層架。枯蚌然油照小牕。

溪南茅屋掩荒苔。有夢恒從熱處回。經歲故園無信到。一箏新鴈送愁來。驅寒夜進蕉三葉。壓藥晨傾粥

半盃天末多情惟措措。似憐憔悴爲頻開。

晚秋雜感四首

定武蘭亭墨搨輕。學書愛就紙牕明。龍頭鎗內酒初熟。鵲尾爐中灰漸平。歸羨斷雲排鴈字。愁聽落葉攪  
蛩聲。燕吳兩地無消息。旅況今番已飽更。  
漸噉紅蓮飯半升。夾衫初試鶴紋綾。吟邊落日山一桁。客裏望鄉樓五層。事逐江波流浩浩。病如僧骨瘦  
稜稜。手中書卷全拋棄。小幟無煩障蠟燈。

晚來仙鼠撲虛簷。香噴餞金嚙鎖蟾。冬冷驅寒須紫桂。夜涼遮霧下黃簾。依茶經次看魚眼。抄藥方多禿  
兔尖。恨殺年華如逝水。領間已白數莖髯。

短髮新來不滿簪。官齋景物我能諳。迎冬葉脫羣山出。向夕風收萬籟含。朱橘分瓢香細細。綠蘿裊月影  
毵毵。醉鄉不用尋王績。一枕還家夢最酣。

六言絕句十六首送青叔北歸

楊柳青歸沙岸。葡萄綠漲珠江。畫鷁漫催疊鼓。鬪雞且倒深缸。  
惜別江淹作賦。思歸王粲凭樓。剛剩一分春色。又添兩地離愁。  
三口水邊多麗。翠葉斜侵鬢脣。江上晚來風起。遶橋燕燕留人。

烟暝鶉鴝聲急。雨昏豆蔻花開。船似畫中行去。酒從村尾沾來。  
蠶子舟輕似葉。細鱗網得香鱸。搖櫓粵娘問客。可有桃花米無。  
鳥語鞦韆格磔。蠻詞欵狻阿部。翻就竹枝短調。試教持楫人歌。  
舟行十里五里。岸上千山萬山。峽雨峽雲陣陣。江花江草斑斑。  
水驛鴛鴦波暖。山程躑躅花紅。江口尙拖青雀。嶺頭先驟香驄。  
塵外亭前灘密。鬱孤臺下江清。試看長年捩舵。真如老將行兵。  
三月尾多烏信。算程已至南昌。怕有拋車雲起。須尋余大娘航。  
官亭乞得如願。安穩分風渡湖。向晚雨香雲膩。留客大姑小姑。  
江魚日夜西上。江水日夜東流。七十二鱗無恙。十三行字緘愁。  
皖口波連浦口。東梁山對西梁。曾記昔年歸路。歲肥筍美魚香。  
十二紅樓佳麗。淒迷斷草荒烟。獨有秦淮湖上。至今猶放燈船。  
良夜二分明月。香風十里珠簾。杜牧正當年少。揚州好夢厭厭。  
到日鶻華橋畔。一家游比烏衣。更喚酒邊舊侶。藕花深處籌飛。

讀青叔北歸集戲書一絕

用夢付  
唐時西江客船最大  
航最大

小長干畔小停舟。江上多情是石尤。見說春光在桃葉。自無好夢到揚州。

魚梁晚望

風卷濃雲送雨還。陰崖豚柵已先關。行人歇馬魚梁店。斜日尙留山外山。

經嚴陵釣臺下作

未信綸竿天半垂。高風自足動人思。娶妻難得梅福女。求友悔結劉欽兒。光武爲南頓令欽之子。七里山花明躑躅。一灘烟水沒鷓鴣。臺西誰擊竹如意。問著土人都不知。

# 笛漁小橐卷第八

赤烏松二十韻同張超然龔衛圃高查客聯句

惠山寺東南有松蒼然立。昆田近與山爭高。遠遠共壇相揖。百尺乃結頂。翔麟長身戴圓笠。不鸞石楠杉  
柏桐。厥勢那得及。昆田遙遙一舍外。凝望無停楫。遠茲來約游朋。際曉寺門入。翔麟言尋小僧寮。竹壓荒  
徑溼。不鸞紅白花參差。遠淺深水滄溼。磴帖卵箇箇。昆田嶼迸角觶觶。牆危古蔓絡。翔麟亭偃香茆葺。昆  
田天風何處來。頭上聲颯颯。不鸞角簪鱗之而。昆田乖龍老不墊。翔麟山僧前致辭。此樹志郡邑。遠種自  
吳赤烏。昆田證古發藤笈。閱歷年歲千。不鸞經過喪亂廿。昆田不爲勢家奪。翔麟寧許樵斧執。遠嗤彼岱  
宗拗。蒙秦大夫級。昆田吁嗟華蓋山。誰復見五粒。不鸞愛此螭蟻姿。烏鼠亦翔集。翔麟盤桓日亭午。遠始  
去躡峒岌。不鸞

送查浦入都

平生諸故人。盡作金閨彥。惟我名未成。四十尙貧賤。時時縫征衣。頓頓食破硯。愁腸輪九迴。傲骨剛百鍊。  
叩門無曲拜。對客乏佞面。常懷磨滅刺。不理生熟卷。因之與俗迕。七試七不薦。鬚黃枯似草。衫碧黯於靛。  
先生本高才。交友徧畿甸。秋風屢遭斥。乃與我同傳。掉頭辭名場。兩載臥鄉縣。圈篷船互擊。無事數相見。



小槽壓村酒。得醉頭脚旋。狂吟每抱膝。倦臥時側弁。租田約耦耕。仕官焉足羨。朝來忽過我。云欲赴文戰。無錢辦行裝。脫典細君釧。年來釀畝心。翻然又一變。丈夫當雄飛。未可守荒曠。邀我同脂車。而我興已倦。自從離京華。歲月如抹電。紅塵夢不縈。白髮親最戀。何能違高堂。對食不下嚙。況思人海中。亦復少強援。豈堪倚市門。晚以醜自銜。先生盍少留。茅舍羅小餞。三升傾畫榼。一斗糴青蜺。禾中蜺以斗量買謂之糴雲泥從此分。臨別情眷眷。且秧魚半池。更咒雞一線。聞雞一線作一羣見戴復古詩集寄語湯與楊。吾其老漁叟。謂四崖耑木也

送海鹽李明府入覲

賢侯才氣絕世無。超超逸足天馬駒。妙年香名動紫路。百里再見分銅符。赤城之霞滿廳事。種花又徧鷓鴣湖。武原瀕海號劇邑。案多訟牒租多逋。侯來治繁若治簡。衙清惟酌水一盂。諸鄉十風一朝變。千村秔稻爭先輸。堂鼓牆天不改作。松杉百柱紛支吾。寬民之財息民力。鼙鼓久息羣歡愉。晝簾常垂靜無事。齋中只有絃與壺。冷金宮牋試古墨。硬黃舊榻臨官奴。近聞詔書訪循吏。節府交薦飛雙鳧。我來送侯飲我。了頭之蟬巨口鱸。坐間出示詩二首。如百二十圓勻珠。玉鞭三尺裊冰雪。春前便可歸皇都。天子用人方不次。況侯才地尤魁殊。上馬能執丈二戈。下馬筆陣排千夫。櫻欄別殿一召對。會見威鳳停高梧。口呵硯冰作長句。句法定笑劉叉麤。

題寫山樓主人墨梅二首

墨梅舊數楊補之。今看尺幅橫一枝。盡刪海粟百絕句。寫山樓有無聲詩。  
冷蕊疎枝色斬新。鮑夫人合管夫人問。君嫵媚何能爾。莫是羅浮夢後身。

題喬無功餉烏圖

白田烏尾畢。遁舍彼苑集於枯。辛苦覓食哺其雛。雛生翅勝乾。朝飛暮宿歡相呼。老拳忽遭雲隼擊。惡口又被林鴟誣。鳳凰百鳥王。絕不明區區。拘烏入雕籠。不令飲啄栖江湖。羽毛襍。形影羈。孤淪精雪窖。喪魄煙蕪。啞啞雛悲鳴。南飛返故都。銜土壘爲墳。口瘡血模糊。異哉孝感庭中烏。一日三匝繞堂廡。炊香菹滿盤。孟餉烏鳥反哺。見之雙淚迸。落如圓珠。祝烏父子好相守。爵羅羣翬隨地鋪。嗟嗟白田烏。良工慘澹寫作圖。此圖畫院從來無。

題汪無亢松陰濯足圖二首

文陣雄師銳莫當。交游海裏放顛狂。人間無地堪容汝。來試松風六月涼。  
兄弟平分上下洞。嬾尋九陌踏風埃。看君淨洗紅塵腳。笑入蓴鱸小社來。

題汪無已秋林讀書圖二首

南船北馬廿年餘。頭白慵開夾注書。羨爾秋鷹雙眼細。不令故紙飽蟬魚。  
粟馬紛紛作好官。荒林誰肯小盤桓。讀書原是君家事。況值秋楓葉又丹。

祭酒先生有楓林圖。曩曾屬題。

題沈厚餘侍兒索句圖

沈郎秀句近來多。風貌還能敵阮何。他日相逢五亭畔。當筵須喚雪兒歌。

題郎與賢多麗圖五首

文人武士載連車。把筆彎弓盡不如。戰罷鐵衣才卸卻。又鋪匹練草軍書。  
一榻橫眠不據鞍。腰間革帶十圍寬。疑君而有封侯骨。拂袖如何便去官。

漫說佳人絕世無。繞身一一姓名姝。更看意氣旄豪甚。滿耳金環立罔姑。胡姬也。見元  
龜谷聽詩。

我見猶憐未可期。別裝金屋貯蛾眉。牛車塵尾須更樣。莫似王郎見事遲。  
鍾乳金釵興未忘。溫柔鄉勝白雲鄉。人生樂事無如此。不羨朝韉趁曉霜。

贈嚴星如

昔子居保陽。俠氣凌朱郭。快意輕千金。久要重一諾。傾貲嫁老女。仗劍赴朗約。我時聞子名。襟契願相託。  
攬環恨未能。遠在天一各。我宗高唐公。相士比良樂。持節撫南州。攜我莅炎惡。招子屢致書。三請乃不卻。  
飲食同杯盤。居處共門闥。椰子命深斟。賓郎勸小嚼。一當清暇時。往往合絃酌。賓主無嫌猜。節序有酬酢。  
花前肆吟謔。燈下縱蒲博。酒邊籌縱橫。亭上基膈膊。歡然兩相得。豈復歎寂寞。我狂子則狷。玉石互磨錯。  
聚首無幾何。一旦遂分索。我方困棘園。子亦就蓮幕。陸機爲州民。緣實天所作。銜清但飲冰。暮夜金不撻。

昂然對上官。焉肯獻諛。我心益重子。於職了無忤。禾中再判袂。彈指更歲籥。金陵重合并。相顧但貽睨。齒髮俱變衰。田園各零落。低心謀饕餮。俛首受羈絡。每因今艱辛。始悔昔揮霍。龍鳥想歸林。池魚思縱壑。不久常別離。進子苦口藥。士途真險巇。百事須付懣。

贈顧渭符四首

入世人人似走珠。骨經百鍊只寒儒。顧郎自是難衣食。莫爲天寒便解襦。用南史顧協事。

征衫留得淚痕斑。詩酒新來膽不獐。猶喜相逢作吳語。一燈如豆話鄉關。

歲暮春初動客心。鄉愁如瘧日和尋。不因葉子終宵戲。官舍難禁漏鼓沈。嘉定出草檠。最宜暑月。

閏月朔日偶成

作客偏逢閏。鄉心似酒濃。釐多添嚙語。金盞駐愁容。室有嗷嗷口。書稀短短封。思憂尙無暇。一任笑乖慵。

海棠歎五首并序

珍珠泉有海棠數株。大皆合抱。開時如張紅雲之幔。去書室咫尺。而花時無過之者。朝來至園中。落紅如雨。傷物生得地。而有時不遇。賦以志感。

佳人墮空谷。顧影長太息。寂寞海棠花。誰憐好顏色。

名花生得地。其奈反蕭索。春風十日中。自開還自落。  
傾國非無色。消魂亦有香。雨中醒蝶夢。風裏斷鶯腸。  
點點飄紅淚。紛紛蓋綠莎。春陰那可乞。春事已無多。  
白白與朱朱。繁華滿田里。如何絕世姿。不若閑桃李。

寄張鶴洲先生六首

九陌抽身廿載餘。晚年心事託樵漁。縱教寓客寬新令。也返成都舊廬。  
鞍背船唇子細語。曾陪游屐半江南。篋中剩有蠻牋好。字小渾如未浴蠶。  
椽木成陰竹放梢。園翁溪叟日論交。有時送客柴門閉。一卷丹經手自抄。  
只今錦里稱耆舊。獨有先生似散仙。未必邦君皆俗吏。不知誰送草堂錢。  
紅魚蒼鴈杳難通。又得清談對阿戎。忽憶高郵湖上泊。滿天兵火話川東。  
青衫白髮走黃塵。別後猶然食舊貧。聞說浣花田易買。欲依杜甫作南鄰。

題楓江漁父圖二首

儂已全家住釣船。一枝斜笛趁涼煙。畫圖輸與先生好。蘆白楓丹十月天。  
馬蹄也怕踏黃埃。殺訂魚衫稱意裁。儻欲尋人樺細槳。不妨遠喚阿咸來。

題汪樸畫

蔽日梧桐百尺餘。濃陰一片補芭蕉。愛他物外多閒日。老屋荒山讀道書。

題雪中山茶畫扇

凌冬百卉盡飄零。開處常愁素雪停。最好溫磨乳爐畔。一枝紅插硯頭餅。

萊襦叔席上觀樂同禹平卓崙賦五首

齊童明豔勝吳童。小部團成數月中。絲竹悱歌細細。回頭一笑軟塵紅。  
管脆絃么拍板清。雍熙樂府譜新聲。歌喉一索明珠滑。恰似春三自在鶯。  
一片燈光接劍光。錦衣玉貌並登場。西河妙舞應如此。合在公孫弟子行。  
酒邊歷歷試歌唇。惟有文郎更絕倫。暗裏時時作眉語。固應狂煞瘦腰人。  
幾日頻逢舊酒徒。衝筵不待屢招呼。更須妙選丹青手。畫作花間按樂圖。

謂調芳也。

偕水村育齋南歸初出齊州塗次口占

依人慵作客。結伴且還鄉。灤酒無勞勸。山程分外長。離離麩麥熟。細細棗花香。指點停車處。荒林戀夕陽。

張夏

市井蕭條甚。殘黎尙保居。租苗催轉急。粟廩散成虛。轆釜分鄰飯。迎門止客車。呼童買麋肉。一飽虎狼餘。

陷灣泉

陷灣泉畔相逢處。舊事思量已四年。今日籃輿同過此。青袍如草各淒然。

過任城

故人爲政地。不到已三年。東國游重續。南池夢久懸。遠攜窮伴侶。來讀好詩篇。八插仍封閉。還遲下水船。

題趙子固水仙

西堂時展玉丫叉。冰雪人看冰雪花。好似夢迴人醒後。燈昏留影在牕紗。

贈眼醫方叟

年來銀海倏生花。牕下觀書似霧遮。好乞金鑿刮塵膜。此生還欲盡三車。

爲水村題采桑美人二首

底須結網網西施。陌上偏多絕世姿。恍似春常三月半。女兒溪上見來時。如此雙飛蛺蝶何。眠人裙摺撲春羅。自從一月單栖後。怪殺田家禁忌多。

采桑女

采桑女。清且妍。盈盈纔十五。鬢髮初覆肩。生長村舍中。不識黛與鉛。新春買得流年圖。把蠶最好惟小姑。吳蠶三眠復三起。紫山看火屋角呼。采桑女。采桑宜及時。采多畏葉乾。采少憂蠶飢。蠶不飢齊上簇。三日

山頭繭如纈。小繭作絲光比銀。大繭作絲軟勝茵。城中美人學歌舞。羅綺成堆視如土。霜風獵獵十月寒。采桑女兒衣仍單。

調育齋二首

日長門巷雨昏昏。不把征衫拭淚痕。臨到孝娥碑背字。第三隱語最銷魂。  
倭墮鴉鬢勝越娃。夢餘髮滑溜金釵。怪君鑄鐵真成錯。不乞紅羅繡鞞。

午日過夏鎮聯句

一朵紅榴插鬢新。育齋常牕瞥見柁樓人。征衫乍換含風葛。西曉客舫輕分貼水蘋。已悔七年淹海國。水村又逢五日過河漕。育齋遙思競渡招菱女。西曉畫鼓填填細槳勻。水村

夜發新開河聯句二首

河畔月初上。水村舟行風定時。年凶憂盜賊。西曉客倦厭奔馳。濁酒長餅罄。育齋孤衾瘦骨支。桃源在何許。水村頻起問篙師。西曉

草蟲鳴斷岸。西曉夜色轉蒼涼。堦遠宵沈柝。水村堤高影沒橋。愁攻鄉夢短。育齋老畏客塗長。輸與沙頭鷺。西曉無心覓稻梁。育齋

瓜步阻風聯句



正擬張帆行。水村江豚拱鬢鬢。船頭愕篙師。西陵船尾噤漁婆。千堆雪浪卷。青齋一片墨雲壓。偃岸草靡靡。水村摧橋風獵獵。急收木蘭槳。西陵退入荻花夾。厄脫江面寬。青齋力競汶口狹。纒髮尙掀簸。水村碇下乃安帖。譟如蒐合圍。西陵謹若兵戰捷。縛柱支危篷。青齋拭艙整亂篋。煙中望金焦。水村兩點翠注睫。遙遙矚鐵甕。西陵齒齒排粉堞。開頭失前猛。青齋放脚鼓後怯。樹顛彈風烏。水村沙際拾石蛙。言尋瓜步城。西陵游覽性所愜。問途款門門。青齋對客語喋喋。叢篠遮重關。水村斷港喚小艤。迎神匝闌闌。西陵填路軋肩脅。士女紛紛觀。青齋樓閣遞相接。徑尺攏高髻。水村扶寸露香屨。擷金衫攢花。西陵罨畫裙簇蝶。豈乏窈窕姿。青齋所惜粉浣頰。迴舟穿綠楊。水村涼氣透白袷。叩天牋一通。西陵憑易著四摺。畫爻得既濟。青齋詰朝庶利涉。因歎廿年來。水村爾我落塵劫。燕市擊短筇。西陵齊門撫長鋏。空嗟鬢雙蓬。青齋膜有裝一葉。獨行笑狼狽。水村共命比鸚鵡。懷歸心方殷。西陵水陸句已浹。醜酒勞長年。青齋亟起勇持楫。

水村

丹陽觀競渡聯句

客舟疾於鳥。帆受好風送。西陵行穿丹陽城。恍入小有洞。水村羣雞叫花籬。亂犬吠柳街。青齋沿流伐畫鼓。匝市張錦幟。西陵水面龍爭嬉。舷側槳齊弄。水村葉葉朱旗翻。扇扇白羽孤。青齋蜿蜒牙角奮。拏攫之而動。西陵正如玉京子。帖耳任搏控。水村童誇帥戎裝。伶效蠻職貢。青齋枹停互退縮。權轉競喧闐。西陵

城窺塞。睥睨。橋規踏。蟠螭。水村步者道。駢肩。騎者岸。接鞚。育齋箔影。鬚垂蝦。舸采翅。團鳳。西峻生質美。而  
豔。炫服妖且衆。水村仍簪五色符。遠解九子糴。育齋稜梅致。鄧尉。脆李壓朱仲。西峻鏤薑。水雞。剝蒜和  
水鱖。水村風俗鬪華奢。那復畏嘲諷。育齋執銜孝女悲。誰抱貞臣痛。西峻且挂蒲六幅。共倒酒一甕。水村



# 笛漁小橐卷第九

抵舍

雨歇黃梅後。涼生五月天。歸人同夏至。明月到家圓。子職供多闕。鄰逋約又愆。一囊如紙薄。何事客經年。

六月張燈口號二首

聖皇三駕出臨戎。煖火遙傳絕漠空。昨日捷書頒節府。勸將歌舞答神功。料絲五色夾花綾。一片光凝六月冰。貧士惜無釵釧賣。竹棚仍挂去年燈。

送水村育齋偕游滇南四首

久爲齊東客。又問滇南程。爲有主人賢。不惜万里行。歸裝望日卸。別酒朔日傾。男兒劇可憐。衣食困此生。水村多良田。隱業何日成。離堂燭屢跋。拍翅頭雞鳴。万里塗遙遙。所歷盡詩境。夜吟箏船聯。曉咏筇輿並。當其得意時。僮僕亦生敬。淫哇一以放。險語各相競。遙想銀生鄉。自此文雅盛。書筒勿我疎。竹節一丈硬。問津檳榔江。取路橄欖坡。橄欖有正味。檳榔消煩疴。瘴雲黑如墨。況值黃芽多。蠻鄉足魑魅。客子慎所過。滇女白如雪。但令對酒歌。酒闌遣之去。勿縱伐性柯。

人生七十少。爾我已逾半。征衣以油爲。一歲每一換。奈何兩月中。草草論聚散。二子偕遠遊。互幸得佳伴。我窮靡所騁。暫爾守鄉閭。手拈永昌碁。懷人動長歎。

題列子御風圖

珠宮法律勝人間。況有狺狺豹守關。絳闕千尋雖在望。何如拂袖御風還。

秋日訪王東巖明府適弄珠樓落成因賦二首

東湖湖水十分清。百頃柔波鏡面平。曉市魚鰕人語鬧。晚汀燈火夜潮生。笙歌叢裏芳樽瀉。雲樹光中好句成。不是名賢來主邑。此樓安得遂崢嶸。

書闌面面豁新愁。水色山容四望收。九派晴波爭入浦。一丸明月正當樓。蛤蜊菰葉縈清夢。螃蟹鱸魚作側個切好秋。賴有詩人爲地主。未妨十日此勾留。

題紀山秋林抱琴圖二首

秋花錦石曉雲涼。猶有殘荷水面香。讀罷好書還獨坐。喜無閒客到湖莊。百衲名琴勝響泉。不將瑤軫上朱絃。世人盡屬箏琶耳。雅調如何肯浪傳。

題客子吳船醉吟圖二首

瓜皮艇子筍皮蓬。小泊菱花白鷺叢。笑殺東華塵土客。鱸魚一箸棄秋風。

鸚鵡洲前漲綠波。鷺鴦湖畔月明多。夜船吹罷玲瓏笛。更欲尋君學擢歌。

爲紀山題南亭書

秋林老樹染新霜。烏柏通紅鴨脚黃。鷄見前山亭子好。泥君攜酒作重陽。

當湖李潛夫馬和衷兩孝廉各抱高節邑人請祀鄉校沈客子首倡兩俎詩邀和因次其韻

李潛夫確

絃歌無意學陶潛。結屋龍湫占翠尖。潛夫自稱龍湫山人。換米有時治竹簞。先生貧甚。每自編竹簞以換米。畏人終日下蘆簾。一張榻剩遼東管。百箇錢嗤蜀郡嚴。此日祠堂增粟主。昌菴芳粹酒漿甜。

馬和衷嘉楨

賦車兩度壓香藤。千佛名經歎未登。亂後弟兄同避世。先生兄給諫亦負高操。生前粥飯只隨僧。高風似此真難及。野史無多近可憑。客子探集郡邑先達詩文。系以小傳其書將成。細讀新詩想清躅。正如六月對寒冰。

送元上人游廬山

我昔雲中望五老。急呼烟艇渡九江。羸車掀簸不可坐。數錢更顧籃輿扛。縈紆一逕入濃翠。東林古寺晨鐘撞。馬耳峰尖雲滃滃。猴溪橋底泉淙淙。三笑顏牆黯遺照。六朝老樹撐空腔。店旁虎踪大於楸。愛山不掩黃昏窗。匡廬雖然落吾手。真面未覩心難降。花宮五百勞夢寐。悔不著屐凌崆嶺。上人十年遍行脚。謂

我欲識廬山鹿。鳴頭水綠。鳴脚黃宮。亭湖而浮輕艘。紅藤七尺。拄絕頂。青鞵一緇。趨危矸。禪門邇來頗衰歇。縱有文字。徒紛噓。翁山歸儒。澹歸死。香林如爾。今無雙。我才郝莒小國耳。敢埽齊魯。稱大邦。新詩推與亦太過。傑句未免驚愚癡。投名入社儻和許。春頭爲我沾村缸。

題金聖歎詩牋

鍛冷嵇中散。鬚亡謝客兒。一牋遺墨在。腸斷是朱絲。

題鑒微上人折枝蔬果

老圃三蔬錢舜舉。幽風七月馬和之。未如釋子彌天秀。淡著鉛黃寫折枝。

京口阻風二首

輕裝附楚船。遠役逼歲暮。此行有底急。直以飢寒故。同舟客未來。半月泊江步。局促短篷中。有若雞在笊。掀掀竈竈嬌。淘淘波濤怒。遙想家中人。謂我已前路。豈知蒜山下。日夕神魂怖。傷哉游子心。有口向誰訴。陶有乞食詩。顏有乞米帖。古來賢達人。亦爲飢所脅。低心向親朋。未免口嚙嚼。我徒拙治生。終歲行劫劫。天寒風雪緊。波浪乃輕涉。朝餐箸或停。夜枕夢屢壓。冷披舊征衫。悶理破書篋。何時足山資。不與人世接。

同十八弟登山

廿載身爲南北客。呼船屢渡楊子江。非徒行役有牽迫。涉險先已神魂懣。金山咫尺不敢上。但見突兀撐

青篔平生恨事此其一。寸心耿耿何能降。曷來沙頭十日住。楚舸牢繫枯楊椿。新安大賈久不至。船頭猶未支長杠。朝來塔鈴送好語。似欲招我凌苔矸。興來不暇顧性命。遂攜瘦弟登輕舩。須叟停擲泊山脚。老僧揖我言多哢。僧旁沙彌健於鳥。相引不惜芒屨雙。我來看山非佞佛。不用鐘鼓交錚撻。磴高層層踏白石。廓回曲曲開紅牕。花宮七級壓巖巖。粉亭四面流琤淙。呀然石洞深且黑。白日火焰琉璃釘。所惜山僧不好事。爭結屋宇遮崆峒。惟餘東而露沙土。修竹百个攢雞腔。妙高臺高徑斗絕。聳身直上酸醞醞。坐久春天怒浪作。賈泉何必傾罍缸。長風萬里巨鯨吼。峭壁千尺洪濤撞。中流回顧翠欲滴。亭亭如建蓮花幢。

天門

天門屹然峙。江水流其中。若非帝遣巨靈劈。卽是大禹治水施神功。不然一峰何爲忽中斷。斷處鏗削之迹還相同。雙崖壁立各千尺。遙遙競長如爭雄。千艘晚泊估客權。萬鼓夜吼蛟人宮。我昔買輕舩。放櫂自皖公。賤天乞風天已許。飛廉嘯強不肯從。微如蟻蝨敢徑請。此子狂悖猶虛全。是時孟夏正暄暖。打頭三日吹顛風。阿香玉女乃其黨。急電閃爍雷豐隆。雨師空中亦助力。大點颯颯敲烏篷。舵工生硬不解事。片帆斜挂如驚鴻。飄翻不可住。直至天門東。忽逢淺沙開。始覺生氣融。仰看山頂上。萬丈宛宛垂長虹。仙人欲下衆神散。恍忽旄節紛洪濛。雲頭漸露星數點。水面更浸月一弓。山靈與我舊有分。茲焉瞥過何匆匆。天門依然翠可搥。所恨髣髴同秋蓬。



登石鐘山

兩脚一月不蹋地。好山過眼青嶮嶮。如飢見食不得食。涎流口角心徒餓。蓬牕終日但兀坐。憂來意態真同獬。用皮製美語四更起碇拽檣索。快風飽送雙高帆。篙工柁師互歌笑。蒼鷹脫鞵馬脫銜。算程頃刻已百里。遙望湖口波黯黯。石鐘山忽落吾手。先登不用僮扶攬。大石耽耽踞猛虎。小石帖帖眠神獫。縈紆一徑盡犖确。但有枳棘圍枯椽。女牆攔山去八九。止留一笠高巉岵。郭中人家占佳處。往往屋後多松杉。茲山得名在音響。何必更論壑與巖。邇來世人好箏笛。一聆古奏翻譏諷。后夔伶倫不復作。有耳焉得聞韶咸。急呼小艇款山脚。筓若鬼刻神雕劂。噲吟鞞韃亦何有。昔賢毋乃欺愚凡。不知我來值冬仲。雨雪早已飛廉靈。江水落槽湖水縮。安得駭浪衝空嵌。蒲萄綠漲理歸楫。大樂豈肯終藏緘。會須磨厓紀歲月。江波永作青瑤函。

舟中不寐聞孤鴈哀鳴有感而作

荻蘆已伐稻已割。夜聞孤鴈聲嗷嗷。江湖滿地無樂土。嗟爾翅翮徒能高。自從塞垣來。增繳幸不遭。豈意中途有離散。哀鳴万里求其曹。天邊影隻欠點書。箏上柱獨難嗷嘈。清宵半丸月皎潔。斷楮一片風颼颼。方圖此鄉好栖啄。不意到處成荒臯。既下若鸚鵡巧言語。又不若鴛鴦好羽毛。爪無鷹隼利。音乏鷓鴣豪。從何得食飽爾腹。反讓斥鷃槍蓬蒿。客心耿耿不能寐。作詩亦似寒蟲號。

馬當山阻風

馬當天下稱至險。客子未到魂先怖。江山好處心又愛。亟問柁師頭屢顧。前時泝流夜過此。及至回看但烟霧。身雖脫險心未愜。千里猶然寄遐慕。我今西歸歲將盡。雨雪紛紛氣寒沍。輕舸傍晚發湖口。疾如有約渴欲赴。小姑朝來髻鬟簪。鏡裏盈盈半身露。片帆已掠亭宮祠。豈意東風忽狂鷺。退飛十里宛似鷁。始遇淺沙拋碇住。篷鼓槳折繩索斷。瓶倒甌翻童僕仆。因思死生在呼吸。悔不先時買纜瓠。衝灣潑岸浪洶洶。直至三朝復三暮。船船縛急等連雞。安得修焉同脫兔。湖神有婢曰如願。解使風分令客渡。同行勸我作詩乞。我縱有詩終不吐。自從子安食言後。文士定爲神所怒。酸寒句子何足取。豈肯欣然遺妖嫖。西江大估舟十丈。笑擁高資泊江步。磔雞醜酒響斯答。絕勝微吟達誠素。須臾風順船盡開。月明直下江南路。

補田婦詞二首

過了清明日漸長。先游硤石後曹王。紅蠶未浴無些事。就近還燒十廟香。  
幾日猶吹擲鷓風。開裙時見下裳紅。怪他年少多輕薄。偏笑兒家鞮未工。

爲笑崢題黃葉老人詩卷

字如瘦竹枯欲死。詩似秋雲淡欲無。我願事公如島佛。六時常禮倚梧桐。  
香山樵叟尚友圖凡六人老人倚梧桐聽黃宗伯論書貌甚肖

題賈黃州百石圖四十韻

古來畫石者。但取傳形模。皴法只數家。彼此相描摹。往往落窠臼。西抹還東塗。誰能出新意。卓卓超恆區。雪堂太守賢。治行冠楚都。大薤拔一本。清水盛一盂。鈴齋寂無事。嗜古忘百須。周遭攢竹樹。左右羅絃壺。書盈鄴侯架。畫滿將軍廚。花開硯頭餅。香炙戟耳爐。乃於一歲中。寫作百石圖。非惟狀貌異。兼之肌理殊。墨爲陰陽炭。筆作造化樞。有時舍筆墨。其法絕代無。或木皮草根。或竹葉花鬚。或絲泉果窠。輿到隨所需。經營出慘澹。變化成須臾。人工奪天巧。遲速自不拘。庚庚駭神助。磊磊疑鬼輸。有若熊豹踞。有若猿狙踞。有若牛奮角。有若羊垂胡。有若鳳回喙。有若龍伸軀。有若睡鴻鵠。有若蠹鷓鴣。有若蹲愁鷗。有若栖寒鳥。有若芝菌頂。有若芙蓉趺。有若折竹節。有若枯松株。有若瘦在柳。有若瘤生榆。有若瓜瓠懸。有若花蕊敷。有若飄飄雲。有若纍纍珠。有若佛髻撐。有若仙鬢扶。有若雷斧劈。有若神刀屠。有若女媧煉。有若秦皇驅。有若防風肝。有若王莽顛。種種秀可愛。一一怪自娛。往者玉局翁。醉後畫石筮。一拳兀齷紙。旁有竹木枯。爲貽貧處士。索價高金瑜。試以百相較。今賈勝昔蘇。比聞裝作冊。且復名其廬。乃知廉吏心。斷不爲錢愚。

楫堂索題秋林聽泉圖卽以四字爲韻各賦五言古詩十六句

皇天分四時。最好無如秋。楚客雖云悲。藉此文章適。秋山葉微脫。秋水潦乍收。葉脫山可屐。潦收水可舟。脩然成獨往。高懷緬前修。朝與雲俱興。暮與鳥共投。回看九陌中。平地多摧輳。所以澹蕩人。甘作寂寞遊。一徑細窈窕。淞溪入中林。林中縛香茆。結亭當清陰。情超無近迹。境勝必遠尋。藤蘿互纏絡。樹石相凌侵。

嘶巖瀉危瀑。跳珠濺衣襟。冷泠聞風松。如奏羲皇琴。淨洗箏笛耳。聆此太古音。於焉哦新詩。豈作鄭衛淫。詩人性愛山。雲壑寄幽興。選山得勝地。人復能濟勝。策策踏黃葉。遍歷黽黽徑。瘦藤不用扶。下上凌翠磴。林深日景微。岩逼泉聲應。紅塵飛不到。水石清眺聽。支鎗燒墮巢。茶熟酌花定。何當從君遊。頑懶藉砭訂。可翁畫詩書。直逼玉局仙。趨庭有令子。才亦如斜川。千秋雪堂中。文采相後先。憶昨經黃州。船泊赤壁前。肩輿忽過訪。一笑齒粲然。所嗟挂帆速。未得長周旋。茲來索我詩。遠寄羅紋牋。畫圖但想像。會合知何年。

題竹林書屋冊

竹林屋數間。經歲無客至。中有白髮人。能說前朝事。

題碧川竹塢攤書圖

習氣知君尙未除。竹間猶自畫攤書。誰於十丈紅塵裏。肯憶江南半畝居。

鄰犬

主人昔未貧。來往客如識。咄嗟具盤餐。不復計省嗇。童僕飽有餘。截汁棄溝洫。其時有鄰犬。搖尾來趁食。主人憐其飢。呼蹴無不卽。出入庖廚間。徘徊几案側。夜吠繞垣牆。午眠帖闔闔。迎門攔乞兒。踞竇拒竊賊。儼然等家犬。舊主那復憶。歲月忽屢更。人事難忖測。主人一朝貧。有突不得黑。掉頭從此去。眨眼若不識。磨牙欲反噬。聞者爲惕息。君看翟公門。野雀可羅弋。客去惟恐遲。轉盼忘大德。彼人而且然。此犬何足責。

怪鷓

荒林有怪鷓。寄養於鳳皇。鳳實覆翼之。日夕還相將。栖梧食竹實。嗚鳴高岡。百鳥時來朝。鷓亦蹲其旁。託身既得所。復與鷓頡頏。九苞下千仞。爲爾增輝光。豈朝鳳德衰。去去岐山陽。鷓恃毛羽豐。都邑巧自藏。兩昏月黑時。叫跳勢遂張。呼朋引黨類。白日同披猖。嗉鬪食腸寬。直欲空太倉。鷹隼不之擊。恐與鳳有傷。不知鷓得志。爲惠久已忘。且見鷓苦飢。翼搨頭搶佯。翻然相決絕。可笑不自量。鷓鷓豈相耦。感慨成此章。

# 笛漁小橐卷第十

以武夷茶餉穗園穗園以葛粉見答因賦長句

我贈君以紅雲雀舌之茶。君報我以黃海葛花之麩。茶香溪口初搗焙。麩細山中久澄練。茶無一撮麩。百  
俞以少易多。駢我面。枕榔爲糝。糜爲粉。落落嚙喉。曾飽嚙。葛花消酒。素所惜。此外功能少。聞見急翻本草。  
考藥性。解躁除煩。効如箭。我今半歲疾未已。鬱火燒心頭目眩。連抄數匙白於雪。喚婦煮湯調以薦。沈疴  
不覺頓然釋。手脚俄焉輕。可旋。所惜如蠶酒戶窄。未克從君夜談讌。君飲一石亦不醉。鹿藿爲糜原不羨。  
本草葛一名鹿藿。爲鹿食九草之一。惟當筭葉裹新茶。白日相期作茗戰。

送補山赴楚幕

楚鄉雖是舊游地。地主誰如昔日賢。暑雨共傾梅會酒。秋風獨放洞庭船。壇場久已推前輩。筆墨何堪事  
少年。同學惟君猶愛我。病中惜別淚潸然。

碧川以芥茶見貽走筆賦謝

我病久不差。半載墮悶景。婆婆小室中。惟有形共影。邇來勢少減。瘦鶴一伸頸。昨者吳興翁。筠葉裹芥茗。  
云此品劇佳。採自廟後嶺。其氣郁於蘭。直壓洞山頂。方兄久絕交。有價不敢請。携籠聽之去。殊覺心耿耿。

碧川於我厚。一月承屢省。知我性嗜之。雙包纏素縈。作書遣長鬚。兩脚踏泥濘。打門忽見貽。豐惠再拜領。我聞明月峽。直接陽羨境。芥居兩山介。羅氏名獨炳。西卷近夕陽。十里平倜倜。離披向南熱。不復分畦町。其地最高寒。飽受風露冷。摘當春夏交。蒸焙法井井。較之雨前芽。標格尤清迥。吳越種雖多。得此皆可屏。急喚丫髻童。穩支折脚鼎。連朝送梅雨。瓦溝瀉若綆。盛之滿瓷盎。舀取入瓩甌。火活湯再沸。煎點在俄頃。龍壺與時洗。一一羅器皿。香清色似雪。爲味甘且永。不惟驅昏邪。實可解煩惱。因笑唐宋人。紛紛貴團餅。研須倚石臼。打或藉銀梗。盧歐梅蘇黃。詩句頗雄騁。屹於百年來。衆作等蛙黽。誰能追古人。敢以奇自逞。君才健如虎。臨敵氣愈猛。力疾爲致師。筆陣欠嚴整。

盆蘭忽放同心並蒂二花各賦一律

同心

一雙玉女鬪嬋娟。素質亭亭看比肩。蝴蝶作團停葉底。蜻蜓相戴立風前。宵幃共綰鴛鴦結。曉鏡齊拈翡翠鈿。好與吳娘新髻樣。不須依舊學秋蟬。

並蒂

弱翰同心已足誇。又看並蒂發瓊葩。水妃共踏承雲鞵。宮女爭勻襯臉霞。丹竈紅休憐一線。珠江碧漫詫雙丫。閩之龜山產一線紅。有花對節。粵之蘭一莖上兩花皆貴種也。惟應插上麻姑髻。絕勝仙家綠玉花。

余詠蘭二律同人和者甚衆聚緝謂與奇花寫照以不用仙姝美女草木禽魚蟲豸相比者爲高  
因再各賦一律

同心

蘭譜曾誇大小張。分來好種自金漳。八花尾簇玲瓏玉。雙素英飛穠馥香。曉露引蜂珠並綴。午風送蝶夢俱長。狂思折贈傾城客。挂在珊瑚却月梁。

並蒂

笑他花史說吳潘。似此駢頭畫亦難。雨後並開香細細。月中同立影珊珊。爲雲只恐雙飛去。倚柱還容盡日看。若使一年抽一箭。也應喚作我家蘭。宋朱僉判家所種蘭人至今呼爲朱蘭

題三緘齋

宰相惟堪啗飯耳。此語於臣信有之。刺舌引錐終不戒。始知緘口是良師。

三咏同心蘭

莫是蘭芝與蕙芳。羨他交頸學鴛鴦。黃輕似剪同功繭。紫淺疑熏百結香。吟處傷心追楚客。分來纖手想閩娘。神光離合魂俱斷。玉體橫陳夜未央。

並蒂蘭



國香兩兩試精神。似欲雙栖共一身。互惜好丰姿綽約。交憐真骨象停勻。凌風冉冉扶紅索。按舞翩翩踏翠茵。待覓畫師來寫照。障中長作比肩人。

醜舫老梧爲大風所摧枝葉零落感而賦此

前年七月中。暴風飛大屋。百萬羊角旋。并一以爲酷。連朝勢不已。直欲翻地軸。折我青桐柯。有若僧頂禿。西齋夏日長。恨失半牕綠。炎威不可支。補種數竿竹。青桐兩年來。稍稍生意復。露香華黯淡。翠挺枝蠹櫛。攢攢蓮花簪。著子多於菽。清陰漸如舊。瀟灑過三伏。我貧少長物。空室類枵腹。惟緣此樹高。市近居不俗。竟日陳縹緗。無心羨梁肉。神豈或忘之。飛廉復肆毒。立秋已逾旬。無奈暑猶溽。東風似虎狂。一吼怒一蓄。近憂田禾眠。遠恐海浪蹴。海昌湖水噴塘方在修築我聞廟堂上。辛苦調玉燭。如何太平年。生理反局促。謂當不鳴條。曷意屢拔木。青桐枝又摧。擔拾餘十束。苦中埽青璣。竈底煨碧玉。攤書與乍減。繞樹頻頻顛。懼爲螻蟻穴。難託鳳皇宿。邇來天道變。淫善錯禍福。栽者培不先。傾者覆不速。爲木惟凡材。造物斯樂育。試看舍東偏。張王惟老穀。用東坡語

穗園以白石榴花索詩戲賦一律

其花七月中方開

石家阿措愛新涼。又試風前別樣妝。不使紅裙妒顏色。只和秋月鬪容光。房黏粉蝶翎無影。蕊蹴黃蜂足有香。好與玉妃爲侍從。珠宮舞遍白霓裳。

病後自遣用水村韻

醜酒如何恣意嘗。狂泉不飲我非狂。貧尋田父租農具。病與醫翁試藥方。浮世豈堪愁是壘。餘生合以醉爲鄉。耳中鈴鼓喧闐甚。一笑村伶正作場。

題畫二首

就樹常坡縛草亭。泉春白石響泠泠。斜陽已閃寒鴉背。冷徑從無熱客經。米家畫法出新意。黑樹濃雲粹關山。畢竟毫端有書卷。文人例不數荆關。

寄調潛竹納姬三首

千絲舉網得西施。八插清宵一舸馳。人月嬋娟秋乍半。知君不負已涼時。遠遠春山淺淺霞。北支南黛少容華。香奩有句吟須穩。高擁黃紬放早衙。金縷翻成付玉人。綠牕呢呢學鶯唇。從今對客能吳語。不讓風流賀季真。

小池水深荷花至秋始盛賦此志感

池水半篙綠。荷花秋始開。雨收殘暑去。風送暗香來。有恨紅衣斂。無言翠蓋迴。後時君莫笑。物理細應推。

寄樊涇

客裏偏多病。愁中定有詩。故人頻入夢。吾道久堪悲。藥裏拋來未。淮漕放莫遲。舊交零落盡。待爾慰相思。

自適

背市柴門靜。蕭然二畝餘。但看貧士傳。不報熱官書。留客教蒸鴨。呼兒學釣魚。閒來無一事。高枕覓華胥。

閉門和碧川韻

六枳爲籬裏釣家。一竿閒占白鷗沙。儘容梧下稱高士。何必關前犯夜叉。老我魚舟無一葉。笑他馬鬣剪三花。縱經風雨園林靜。不似紅塵九陌華。

碧川疊前韻見贈走筆奉答

小長蘆畔是吾家。怕見黃沙見白沙。但使荒田租一稜。不須古路問三叉。數竿趁雨移新竹。幾樹連墩種好花。欲買湖莊號魚計。知五心已厭紛譁。

水村近詩手筆高妙。顧猶深賞。拙作此則。歎菱之嗜也。病後無聊。撫今追昔。感慨以之。因成五言。

古詩三十韻題倚晴閣新稿之後

君才逐年增。我才逐年減。相逢出亂纒。彼此互披覽。一如食虻蚋。一如食橄欖。罄空齒徒嚼。漿美頭屢顛。君詩風格老。光氣不可揜。和能平人心。險可破鬼膽。忠臣千載魂。有作靈亦感。湖城張唯陽朝極靈應。水村去歲過謁歸而神類入夢意在索詩。水村因賦五古一首。五言句尤超。往往到平淡。鮮雲媚松柏。初日明菡萏。試看造語工。并識醇酒以焚之。其夢遂息。真異事也。

用意慘。我詩十載前。遇敵頗剛敢。謂柱怒可折。謂山勇可撼。謂鯨牙可拔。謂虎鬚可攬。豈知數多奇。舉足

皆培宮。傾心甫盟敵。着面已領額。擠排出死力。爲計刻以潛。剪翎鳥入籠。破篚魚投椽。自此辭名場。不復肆虓闕。荒山東走齊。亂石南沂贛。竹輪穿恓惶。紙船凌黯淡。邇來貧且病。意欲老葭葦。囊無繫螿絲。廚絕聚蠅糝。髮白光比銀。衫青翠於纈。心思漸枯槁。顏貌亦黧黯。隨農架短犁。逐圃抱長槧。偶爲勞者歌。無意登版塹。君如富家兒。酒肉恣飲噉。胡然變嗜好。有取蒿蒲歎。蟬聯語不已。街聲鼓統統。作詩附君橐。爲我弄箱篋。

小園散步

閒拖竹杖到南垞。雨後新涼透薄紗。莫怪小園秋太澹。牽牛新引一籬花。

晉民碧川過訪留飲小齋晉民有詩紀事卽次原韻

年來抱疾苦中乾。那得西山藥一丸。舊雨有情深眷眷。新愁入骨瘦纒纒。貧如能設三升酒。夢不尋思十段官。好趁尊鱸成小社。從今肯負釣魚竿。

疊前韻索碧川和

征衫幾見淚痕乾。日月驅人似進丸。好友于今半零落。故園難得小團圓。多愁似我還多病。待句如君勝得官。以蚓投魚新有計。笑拈霜管當文竿。陳簡齋詩書生得句如得。官以蚓投魚用北史語。

秋日偶成

倦鳥無心更刷翎。千莖髮白一衫青。閉門願作村夫子。閒向兒童說孝經。

立春日病體少蘇偶賦二律

小牕依竹樹。一片射朝暉。鳥悅風前性。花歸凍後魂。瘦肌知節換。敗絮覺春溫。生意吾猶足。非關啗草根。  
七旬眠食廢。筋骨似烟輕。直可騎黃鶴。翩然迺紫清。松根丹竈冷。洞口藥苗榮。爲有高堂在。還須戀此生。

笑崢以巨鯽二尾見贈口占奉謝

一雙健鯽柳穿條。味勝槎頭縮項鱸。惟有笑崢真愛我。臨溪買送不論錢。

羅浮蝴蝶歌

我曾南游南海披圖經。朱明之洞恨未探。幽局一寸二寸花。開萸蒲節。千個万个竹篆蚪形。巡山啞虎履尾亦不唾。修蛇毒螫焉敢來。栖停。惟聞青羊黃麟雪花鹿。寶衢雲術往往逢真靈。更有碧雞五距雀五色。千年老鶴彈舌音。冷泠。麻姑釀酒百盡東海水。書邀王母畫下扶珠幘。雲璫霞珮冉冉衆仙集。九靈之簫一奏羣山青。花前爛醉不復顧禮法。拍肩挹袂彼此相擦拾。烟裙霧袖一笑看盡裂。化爲蝴蝶百万飛。鈴躡蓬萊左肱上有田七畝。亂抽紫芝黃獨葢朮荅。紛紛飲香吸露嚼瓊蕊。一一黏枝裹葉懸金鈴。五羊城邊昔遇梁太史。喜獲一雙之繭浮歸舫。蠻江春風未滿五十日。雌雄並出光射船窗檻。惜無入神好手爲圖畫。但見珠娘織錦梭。瓏玲垂虹亭長昨歲客嶺表。石樓千仞石上追飛。斑白藤笈中亦攜鳳皇子。遠

分一繭燦燦同華星。挂之紅羅復帳近端午。謂已乾死有若囊中螢。朝來忽聞蔌蔌破繭出。仰眠牀上不覺神魂醒。陸離光怪更異昔所見。縱有孔雀局縮羞開屏。張如東洋摺疊翡翠扇。掠如古洞撲鹿蝙蝠翎。綠毛倒挂無此好顏色。而況金花蟲子紅蜻蜓。何當粵客歲致繭百斛。一花一蝶遠我香茅亭。

晉民見和羅浮蝴蝶長歌一篇遠勝拙作因取前詩未盡之意再成一歌

詩人手襪烏絲牋。牋書細字如蠶眠。長歌和我蝴蝶句。笑石筆勢何翩翩。此地雖仙山。迢迢五千里。豈意黃梅天。破繭忽飛起。吳儂對此喜欲狂。前詩未悉請再詳。春風一吹洞門暖。花間百万爭飛揚。山中之人云是葛翁麻姑衣所化。天生瑰異非尋常。顏色羞雷同。各各矜文章。卽如此蝶極奇麗。六足四翅頭昂昂。鬢如鬱金毳。腹如古錦囊。綠如山遠橫秀黛。赤如初日升扶桑。黑如黟山萬年松烟色。抹漆白如秦臺一轉丹。粉光凝霜。瑩如洋玻璃。駁如番瑪瑙。閃如紫毛毯。絕如金花草。活剝瑤瑁甲。生割孔雀屏。亂掉錦雞翅。細簇翡翠翎。九張機。五色線。六銖衣。七華扇。頃刻容光看百變。紛飛飛尋仙。常繞白玉扉。伏怙怙作繭。齊黏烏相葉。一年一度韶華轉。定有神蛾來抱繭。此蝶雖飛啄菹成。伴我衾枕久始生。衆中文采有如此。不枉人呼鳳皇子。江南雖好非爾家。可憐飄泊天之涯。黃葵花已盡。豈忍仍籠加。石樓鐵橋山遠水更遠。崎嶇風浪焉能返。我聞句曲已字山。下有華陽洞。洞中一徑直通朱明曜。眞之仙關。仙人來往於其間。蝴蝶蝴蝶放爾從此還。沈香薰爾像。色絲繡爾顏。生綃圖爾形。渲染黃朱玕。滕王搦本大小海眼皆可刪。未

許輕狂野蝶夸妖嬈。

題雪夜問酒圖二首

從古詩人多愛雪。只於冷境託閒情。前村已熟茆柴酒。肯向笙歌闌處行。  
我居村北子村南。來往籬根小徑三。試脫銀貂多換酒。老梅花底恣同酣。

題陸平仲小照二首

弟兄共住三間屋。家業惟存一笥書。莫怪衣冠皆古樣。只因牛馬半襟裾。  
趨時不作鯨華夢。避俗常携冰雪文。試看如瓜有仙骨。如瓜骨出  
人倫書

